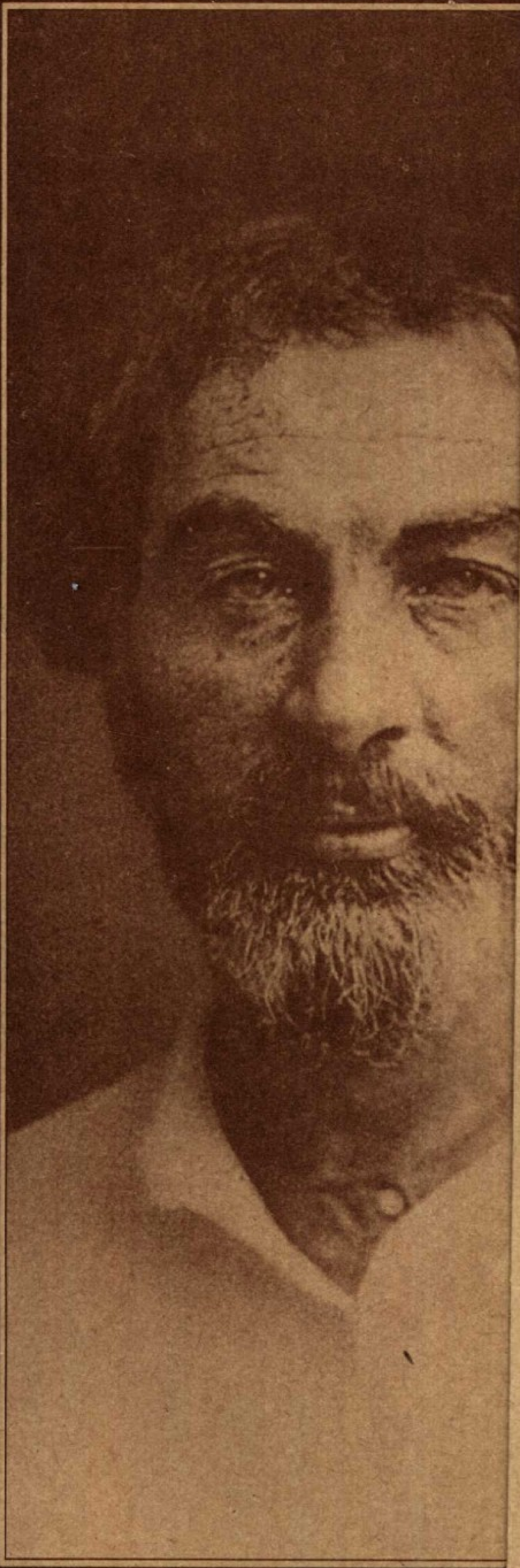


惠特曼精选集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山东文艺出版社

李野光　编选

惠特曼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8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惠特曼精选集
李野光 编选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3.75印张 6插页 544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ISBN7—5329—1353—8
I·1189 定价 29.80元

出 版 说 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本社隆重推出“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卷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编选者序

关于惠特曼及其作品

李野光

编完这部选集，再过十天便是惠特曼逝世一〇四周年纪念日了。这时候动笔来写序言，我自然想起了四年前在美国爱荷华参加诗人逝世百周年纪念活动的情况。那次为时五天的盛会内容极为丰富多彩，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场景：一是放惠特曼朗读他的短诗《美国》的录音时，大厅里那肃穆而亲切的气氛；二是在"惠特曼与世界"座谈会上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学者以各自的语言译诵《草叶集》中诗篇时那令人神往的情状。当时我想：惠特曼说过，"作为一个诗人的凭证是他的国家钟爱地吸收他，犹如他自己吸收了它一样"，如今历史证明诗人已经被他的国家钟爱地吸收了。当时我发现，惠特曼在《向世界致敬！》的末尾发出的那个信号如今已引起全世界的回声，诗人胜利了。是的，惠特曼在他的文学事业中备历坎坷，到晚年才开始受到重视，以致他去世前不久，《哈珀斯月刊》专栏作家柯蒂斯还说："没有哪个当今的批评家能够预言一百年后我们的好朋友惠特曼究竟是作为一位伟大诗人被人们接受，还是像无数过眼诗人

那样沦于湮没无闻之中。"① 一百年过去了，经过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斗争，伟大的诗人终于巍然屹立在我们面前，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惠特曼出生于长岛一个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只受过五年初等教育，十一岁即走向社会独立谋生，先后当过律师事务所和医生诊所的勤杂工，后来到印刷厂当学徒和排字工，当乡村学校教师、报纸编辑、地方党报社论撰稿人。他在青少年时代接受了民主自由思想，逐渐成为一个杰斐逊——杰克逊式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沉浸于自己的政治雄心和党派热情之中。因他在地方党内部斗争中频频被人利用，受到保守党的打击，到三十岁时便毅然跳出了政党政治的漩涡，转而致力于文学事业。

惠特曼在当印刷厂学徒时开始学习写作，十二岁在《长岛爱国者》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到1834年，他的作品初次在文学周刊《镜报》上刊出；1841—1842年全国著名的《民主评论》接连采用了他的好几篇小说。他同时给许多报刊投稿，写些带伤感情调的小品和诗歌。但所有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停留在因袭模仿的阶段，尽管作者的动机是积极的，如提倡节制，反对旧式教育，针砭时弊，等等。比较重要的是1846—1847年他编布鲁克林《鹰报》时期的收获。那时他将报纸头版广告改为登载欧美作品的文学专栏，并自己写了关于卡莱尔、科尔律治、歌德、乔治·桑、许雷格尔等以及美国许多作家的二百多种作品的评介。通过阅读和评论，他获得了广泛的古今文学知识，熟悉了英国从乔叟到丁尼生的丰富的诗歌传统，这对他后来从事

① 埃·福尔逊：《惠特曼逝世百周年论文集·前言》，爱荷华大学出版社，1994。

新的探索和写作很有益处。

新的创作经过一个较长的酝酿阶段。正如诗人晚年回忆中说的：五十年代初期是“准备的岁月，积聚的岁月”。那时候惠特曼离开了新闻界，处于失业和贫困的状态。他曾经办过一个小小的印刷厂，有几年还继承父业经营房屋建筑，但都没有赚到什么，以致有个时期不得不当计日木工，带着饭盒上工地，拿起锯子干活。不过正是这几年，他刻苦自学，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乃至考古等方面大大充实了自己，为《草叶集》这部涉及面很广、有如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打下了基础，也找到了创作灵感上的契机。在这个时期，英国思想家卡莱尔和美国超验主义文学运动领袖爱默生先后成了他敬慕的对象；他们在哲学和文学思想上给了他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爱默生，惠特曼说过，“那时候我正在冒泡呀，冒泡呀，可爱默生一下子使我沸腾起来了。”

从以上所述惠特曼的大略经历中可以隐约看出《草叶集》诞生的背景，但这部诗集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毕竟太奇特了，它不能不使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即1849年以前那个在报刊上发表三流诗歌、伤感小说和说教小品的惠特曼怎么会忽然写出《我自己之歌》这样的诗来呢？历来的研究家们对此发表了种种不同的见解，主要的有这么三种：第一种是“天启”说，它从带有宗教意识和神秘主义色彩的“顿悟”观点来解释，说惠特曼在某一天忽然变成了“巨人”，犹如释迦牟尼、圣保罗和穆罕默德那样，是受到了宇宙间那个至高主宰的启示，获得一种“宇宙意识”的功能，从而可以看见物象背后那个精神实体，等等，并引用《草叶集》中一些描写诗人的“恍惚”神态的节段来加以证明。第二种是“性爱”说，它从性心理的观点出发，以所

谓“新奥尔良罗曼司”[1]为契机，说惠特曼是受到爱情的启发之后顿时成了天才诗人，像一条蛹蜕变为蝴蝶似的。第三种是“补偿”说，它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认为惠特曼是由于自己在身体、性爱、家庭和社会关系等方面存在缺陷或遭受了挫折和损失，为了到艺术想象中去寻找精神补偿而写《草叶集》的。这些臆测显然既不科学也不符合历史实际，而这个问题只能从诗人的社会经历、思想发展和艺术探索中寻求解答，并且从他自己的说明中找到印证。

惠特曼在《过去历程的回顾》(1888) 中写道：“我没有赢得我所在的这个时代的承认，却退而转向对于未来的心爱的梦想”；接着又说：“我发现自己在三十一岁到三十三岁时仍然醉心于一个特别的热望和信念……这就是想要发愤以文学或诗歌的形式，将我的身体的、情感的、道德的、智力的和美学的个性，坚定不移地、清楚地说出并忠实地表现出来……”表现个性，这当然与从前那种直接干预社会的文学不同，或者说尽管最终目的依旧但途径则完全改变了。关于这个新的途径，惠特曼在另一处说得很清楚：“在我的事业和探索（我怎样才能最好地表现我自己的特殊的时代和环境、美国、民主呢？）逐渐形成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提供答案的主干和中心，必然是一个彼此同一的肉体和灵魂，一个个性——这个个性，我经过多次考虑和深思之后，审慎地断定应当是我自己——的确，不能是任何别的一个。”

从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反映、社会理想的追求，特别是政治

---

① 1848年2月至5月惠特曼曾在新奥尔良主编《新月》，诗人逝世后一位传记家根据他当时发表的某些“特写故事”的内容，推测他在那里有过一桩恋爱事件，给了惠特曼以终生的影响。

斗争的实践中回过头来，回到诗人认为是一切之“中心”的个性及其代表者我自己，并通过它来“最好地表现我自己的特殊的时代和环境、美国、民主”——这正是惠特曼总结了三十年的经验、吸收了近几年的研究探索的心得之后，主观而又明确地提出的自己文学事业的纲领，即后来整部《草叶集》所体现的主旨和基本内容。

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在经济上虽然发展很快，但仍基本上处于欧洲殖民地的地位。至于文化，则主要从属于英国，还没有建立起本民族的与合众国相适应的民主主义文学。从三十年代开始，以爱默生为首的美国超验主义者提倡个性解放，鼓吹打破神学和外国教条主义的束缚，给了浪漫主义文学以新的血液，至五十年代乃出现了初步繁荣。那时爱默生的《代表人物》（1850）、霍桑的《红字》（1850）、梅尔维尔的《白鲸》（1851）、梭罗的《沃尔登》等作品相继问世，但其中没有一本是诗歌。1842年爱默生曾在《论诗人》中表示，希望美国诗坛上将出现一种“有专断的眼光，能认识我们的无与伦比的物质世界”并歌唱“我们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以及北部企业、南部种植业和西部开发”的歌手。时隔十年，这样的诗人仍未出现，这说明诗歌领域在新英格兰学院派诗人的控制下，因循守旧的势力是多么顽强。但是，就在这样的历史隘口，惠特曼高举《草叶集》闯出来了。

《草叶集》，这部以自然界最平凡最普遍而密密成群、生生不息之物命名的诗歌，1855年7月上旬悄悄出现在纽约百老汇一家颇相馆里，摆在那些经常陈列着的稀奇古怪的杂品当中，一点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是由惠特曼在印刷界两位朋友的帮助下，自己参加排字，用手摇机印出来的；印了大约八百到

一千本，但售出极少，大部分由作者本人和代销商送掉了。可喜的是爱默生收到赠书后很快给特曼惠写了封感谢信，称赞它是“美国迄今作出的最不平凡的一个机智而明睿的贡献”。这封信 10 月 10 日出现在纽约《论坛》报上，这才引起文化界的轰动，但出人意料的是轰动中的主旋律竟是骇异和喧嚣，讽刺加谩骂，连少数的同情和赞许也几乎给淹没了。例如《标准》周刊在批评了爱默生的“介绍”之后写道：“至于诗集本身，我们只须指出它有力地证实了轮回转生的学说，因为除非作者是由一只前世死于失恋的蠢驴的魂灵投胎而生，否则很难想象一个人居然会写出这么一大堆无聊的脏话来。”① 现在看来，《草叶集》其所以有这样的遭遇，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它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语言都与当时流行的美国诗歌和整个英语诗学传统大不相同，因而使读者难以接受；其次，更重要的是初版中就有不少显得“粗陋”的东西，如《我自己之歌》中某些写性欲的节段，惊世骇俗，引起了极大的反感。而后一方面到第三版又有发展，便进一步构成了《草叶集》“秽亵”的罪状，以致内战时期作者被内政部长解职，1882 年《草叶集》被波士顿检察官禁止发行，诗人终生都受到指责。

初版《草叶集》包括十二首诗和一篇冗长的序言。那些诗都没有标题，以后来题为《我自己之歌》的长诗打头，它始终是诗集的“主干和中心”；内涵深广，气象恢宏，至今被誉为十九世纪以来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长诗之一。对于这首诗的理解，首先要弄清楚“我”的多重意义。第一当然是诗人自己，他在诗中有种种自白，这是读者最先认出的。第二是作为一般人的

① 《惠特曼：评论遗产》，密·兴都斯编，伦敦路特列支出版公司，1971 年，第 31—32 页。

"我"，他在代替各种各样的人发言、感受、行动等等。第三，在某种情况下则是宇宙万物乃至宇宙本身的"我"，它是一种泛神论生命力的人格化。由于这几种身分在诗中交替出现，彼此混淆，所以许多地方便不好懂了。不过，只要我们记住惠特曼是在写那个以"我自己"为代表的个性，写它的神圣起源、发展以及在生活中所能获得的幸福和快乐，同时如诗人的朋友布罗斯说的，我们也紧紧盯住诗中那个"君临全篇并始终盯着我们的个性"，我们便会看出个眉目来的。

初版还推出了几首在全部《草叶集》中也比较重要的作品。如《各行各业的歌》，它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赞美抒写时代的风貌，通过歌唱普通人的劳动塑造了这一切后面那个崇高的生产者人格。《我歌唱带电的肉体》阐述肉体不能与灵魂脱离又是灵魂的寄托所在的道理，而"电"就是精神，是灵性，灵肉结合，发为歌唱，既打破了历来重精神轻肉体的传统观念，又从肉体的神圣上升到了人格的尊严。《回答者之歌》，其主题思想便是《序言》中那个"伟大诗人"作为精神导师的任务。"回答者"即诗人，他为一位"向一切负责者"传达信息。这首诗对于了解惠特曼的文学思想颇有价值。《睡觉的人们》以其艺术特色著称，批评家们认为其中采用了后来称之为意识流的手法。诗人以夜象征精神世界，以睡眠作为灵魂从身体的解脱，使它以及周围事物得以实现平时无法实现的幻想，直到"宇宙整整齐齐，万物各得其所"。在几首带哲理色彩的诗中，《有个天天向前走的孩子》很惹人注意，它写那个孩子每天看到的事物都变成了他自身的一部分，好像是说孩子在客观影响下不断成长发展的意思。这不一定是诗人有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证明，但实质上是近似的。

当然，初版只是一个雏形，它后来陆续充实、增长，第二

版和第三版即相继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第二版中，诗人已不再主要写自己，而开始更多地歌唱美国和民主，其胸襟和视野还扩大到全世界，进入了所谓“宇宙诗人”的意境。《向世界致敬！》便是这一发展的代表，它声势浩大，想象壮丽，是诗人神游寰宇的生动写照，也是世界民主的赞歌。其次是《大路之歌》，它以国家与个人的生活理想为主题，最好地反映了诗人及其时代的精神面貌。它将人生和人类的发展比作旅程，从而为以后许多写“走在大路上”的美国作家开了先河。《大斧之歌》主要歌颂人类劳动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创造功能和成就，同时也揭露了反动势力阻挠历史前进的残酷性。但是从思想与艺术两相统一所达到的水平来看，第二版中的最佳之作应推《横过布鲁克林渡口》。诗人艺术地总结了他自幼在这里朝夕横渡的体验，从中感悟到过客往返有如人生的代代嬗替，灵魂的永远轮回，抚怀今昔，展望未来，不胜沧桑之感。这首诗在意境、形象、节奏、结构等方面都有特点，而且十分协调，是惠特曼有意致力于艺术的第一个标志和可喜的成就。

《草叶集》第三版端出了又一首较长的诗，即《从巴曼诺克开始》。它是带有传记性和纲要性的作品，从诗人的出生、祖先和经历开始，写到他的创作纲领和主题，即民主、爱、友谊、宗教和个性。这相当于初版的序言，所以作者把它排在《我自己之歌》的前面。但整个第三版的主要贡献在于《亚当的子孙》和《芦笛集》这两组新作。前者写男女性爱和生殖，有些地方略嫌“浅露”；后者写男性友情，但似乎流露着同性爱的渴望。因此许多人把它们都当作“性诗”看待。惠特曼一反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说，认为性欲是宇宙万物起源和发展的原始动力，亚当在伊甸园里摘吃禁果和与夏娃婚配是正当的，他们赤身裸体过着的性爱生活也很纯洁，应当歌颂。因此1860年在波士顿出

新版《草叶集》时，他拒绝了爱默生的建议，没有将《亚当》抽出。至于《芦笛》，诗人说他是把“伙伴之爱”作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纽带，是着眼于政治的一个命题，目的在于为美国的强大巩固和世界人民的友好关系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他晚年还说，“选择‘芦笛’这个词的微妙之处，可能寓意于它那最高大最坚硬的叶片”，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草叶”的更高发展的象征。不过，大多数评论家始终不同意诗人自己的解释，说他是在掩饰同性爱这个在当时很可耻的癖好，甚至认为惠特曼本人就是个同性恋者。这两组诗是惠特曼在一个精神上受到压抑、情绪焦躁不安和深感孤独的“危机”时期写的。他拼命要挣脱身上那张“死皮”，这样写也并非不可理解。

《桴鼓集》是反映美国南北战争的史诗，在《草叶集》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惠特曼在战时作为义务护理员，曾在华盛顿陆军医院照料伤兵，1863—1864年去过医院六百余次，护理和帮助过约十万名伤病员，《裹伤者》写的便是这方面的经验。他也到过前线不只一次，体验过部队战斗行军的生活，写了那些速写般的短章。这组诗的精神和实质表明，诗人的心在整个内战期间是同他的视若生命的统一联邦紧贴在一起的，而他那饱和着柔情的爱的目光始终倾注在那些战斗者、受伤者和牺牲者的身上。诗人自己对这组诗也颇为满意，说“它作为一个艺术品比较完整……表达了我经常想着的那个创作雄心，即在诗中表现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的国家，连同那血淋淋的一切”。

原来是作为《桴鼓集》续编的《林肯总统纪念集》，以《当紫丁香最近在前院开放》为主构，在美国诗歌史上给林肯竖立了一座丰碑。林肯曾是惠特曼心中长期盼望的政治家，他的出现给诗人后半生带来了新的力量和信心，他的死给诗人心灵的震撼更是突然而深巨的。诗人在丧亡之恸和忧国之情的波翻浪

涌中首先写下了《啊，船长！我的船长！》这首“最奇幻、最富象征性”的悲歌。接着，等到这种悲恸的激情逐渐趋于平静、深化，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琢磨，便产生了《丁香》。这首诗以史诗般的视野，哲理的概括和梦幻般的色调，通篇采用象征手法，凭借金星、紫丁香和画眉鸟三者来写作者对林肯的认识、敬爱和悼念，达到了意象瑰奇、神思绵邈和气氛静穆的境界，被英国诗人史文朋誉为“全世界教堂里曾经唱过的最洪亮的晚祷”，也是惠特曼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高峰。

与《丁香》同样受到评论家最高赞赏的，还有《从那永远摇荡着的摇篮里》这首旷世之作。此诗发表之前，作者便向朋友们说过它是写一只模仿鸟，并有一件真事作依据的。这件“真事”可以认为是诗人小时候在故乡海滨的亲身经验，即听到过那样一只失偶之禽在月下哀鸣。岁月流逝，阅历日深，挫折与教训使一个苦苦追求而迄未达到理想的诗人觉得好像那个理想已经丧失，而自己仍在不绝地呼唤，于是记忆中那只丧偶之禽的哀叫声隐隐出现了，而且愈来愈响亮悲切，不可或止。有些批评家认为，那只模仿鸟的叫声给童年惠特曼的触动就是他性灵的萌发，即他后来写《草叶集》的原始契机，这也值得参考。

《草叶集》中还有不少著名的重要作品，不妨谈谈。《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时》是诗人在《草叶集》头两版受到围攻、第三版无处印行时写的。那时他受到失业贫困的威胁，精神上也还没有完全摆脱那张“死皮”，因此自伤身世，情调比较低沉。《开拓者！啊，开拓者！》则截然相反，它是美国西部开发和建设大军的进行曲，也反映着美国人民在西半球开创新世界的豪迈气概。《暴风雨的壮丽乐曲》以探索生命的意义和诗歌的魔力为主题，但它引起批评家兴趣的主要是它的音乐性，说它好比一部浩大纷繁的交响乐，气象万千，神思飞动，真正写出了自

然、历史和诗人心灵之声的交响。《向印度航行》是为庆祝十九世纪世界三大工程即大西洋电缆、北太平洋铁道和苏伊士运河而写，它是诗人的宗教意识与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前景的探索相结合的产物。诗人有感于三大工程的威力，瞻望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不禁为之心怵，于是便向精神和宗教领域中去寻求解答和保证。这首诗在主题思想上与弥尔顿的《失乐园》有相似之处，它同样肯定上帝对人类的态度，但比弥尔顿的清教徒思想要乐观一些。《红杉树之歌》是惠特曼进入晚年时写的，那时他患偏瘫症已经一年多，偶尔从书中看到有关这种世界上最高树木的描写，便联想自己就像它们中间被砍伐的一株似的。他为它唱一支挽歌，并借以表白自己在做出了一生的贡献之后愿意接受那不可抗拒的命运。他相信一切都是发展的，旧的应当给新的让路，没有什么值得伤感的地方，尽管读者从字里行间仍能听到他那颗凄凉的心在颤动。《哥伦布的祈祷》直接反映惠特曼老病潦倒中的精神状态。他觉得自己的遭遇与当年哥伦布被困在牙买加岛岸边时的处境相似，同样怀着对上帝的迫切向往之情。诗中哥伦布的倾诉和祈祷都是诗人自己的，实际上他是借哥伦布之口在表白自己，抒发心中的哀怨。

惠特曼的短诗，大都寓意深远，清新隽永。无论是《亚当的子孙》、《芦笛集》、《桴鼓集》中的篇什，还是其他的短章，都诗情浓郁，别具一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路易斯安那我看见一株活橡树在成长》和《一只默默坚忍的蜘蛛》，因为从中可以看到诗人自己的不同侧面的写照。惠特曼觉得自己就是那株“粗鲁、刚直而健壮”的活橡树，孤独地站在那里生长、闪烁，他渴望自己也像它那样不断地吐出“欢乐的叶子”。诗人也像那只默默地抽着细丝“向那巨大空阔的四周探索”的蜘蛛，是一个孤独而坚忍的伟大探索者。这就是美国权威的惠特曼专家艾

伦教授（1903—1995）将他的惠特曼评传题为《孤独的歌者》的最好依据。这位孤独的歌者呕心沥血地歌唱，从 1855 年到 1892 年完成了他的个人史诗也就是十九世纪美国史诗般的《草叶集》。

说《草叶集》是惠特曼的个人史诗，这是最符合他的本意的。诗人在漫长的三十七年中精心地培育它，让它像个有机体似的诞生、成长和成熟，实际上到 1881 年第七版时已成为这样一个完整的结构：《铭言集》首先标出诗集的纲领，接着以《我自己之歌》体现其总的精神和中心内容，以《亚当的子孙》和《芦笛集》分别象征爱情和友谊，显示生命的发展、联系和巩固，以《候鸟集》、《海流集》和《路边集》表现生命的旅程及青壮年时代充沛旺盛的气象，而《桴鼓集》和《林肯总统纪念集》是其中的一段特殊经历和一个重要的插曲；然后是《秋溪集》、《神圣的死亡的低语》和《从正午到星光之夜》，它们抒写从中年到老年渐趋清明宁静的神貌，最后以《别离的歌》向人生告辞。1881 年以后的新作则相继编为《七十生涯》和《再见了，我的幻想》作为附录，并留下《老年的回声》这一标题，由遗著负责人辑录剩下的作品。这样一个“有机结构”是经过多年不断的调整完成的，尽管各辑中的内容与标题不尽相符，显得有些牵强，但总算体现出作者的主观意愿了。所以他在《再见！》中向我们这样交代：“伙伴，这不是书本，谁接触它就是接触一个人……”

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草叶集》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自由”。惠特曼认为，要描写宇宙万物和现代社会丰富多样的表现，必须创造一种新的诗体，将传统的常规如脚韵、格律等等一概摒弃。他甚至主张“打破散文与诗之间的形式壁垒”，而且自己

真的在这样做了。这虽然符合历史潮流的走向，但过于偏激，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便很难为批评界和读者所赞同。当然，他毕竟是写诗，不能不保留诗艺中的某些因素，所以《草叶集》里仍经常出现头韵、半押韵、重复、叠句、平行句等等，甚至还有若干带传统韵律的短诗和节段。他的一个创造是以诗行中的短语构成一种隐约的内部节奏，名之曰“有机韵律”，如果读者注意是很能欣赏的，不过译文难以传达罢了。至于惠特曼诗歌的另一特点，即与“自由”相伴而来的“单调”，则主要是指那些冗长烦琐的“列举”，它们是读者不愿接受的，好在到中期以后诗人在这方面已逐渐收敛。

惠特曼有他自己的诗学，其核心是《草叶集》初版序言中宣布的那个“现实与灵魂之间的通道”。这里有两重含义：一是诗人心灵和现实包括读者之间的精神联系，二是在读者心灵和客观现实之间起沟通作用，即让读者与诗人笔下的事物在精神上融为一体。为此，便必须赋予事物以灵性。事实上惠特曼经常以泛灵主义的目光看待万物，在创作中则特别重视灵感，强调诗歌不能是理智的产物，而是一种捉摸不着的内在活动，“其特性寓于灵魂之中”。他说诗人的手法只能是间隔和迂回的，含蓄和暗示的，它“将你带入主题思想的氛围中，让你自己去翱翔”。他常常让自己的“灵魂”携带着他的思想和意象，“犹如一只啁啾的小鸟从一物到另一物，从一地到另一地”，以神奇的速度飞掠着，结果是诗中那些“滑行的奇迹”联翩出现，令人惊愕不已！

概括惠特曼诗风的艺术特色，美国批评家奥·弗·马西森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比拟，即讲演、歌剧、海洋，值得参考。

惠特曼从小羡慕演说家，并几次想从事街头演说或旅行演说，但没有成功，却在诗歌创作中试用了那种自然流畅的、“经

常控制人的听觉”的演讲风格。不过，他所获致的效果作为诗的属性并不怎么理想，有时反而助长了松散芜蔓的毛病。他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迷上了歌剧，特别欣赏几位意大利歌唱家，从他们受到感染，便在探索新的诗歌形式时有意模仿那种乐调，创立他的所谓有机韵律的诗体。《草叶集》中有些佳作，最突出的如《从那永远摇荡着的摇篮里》，据诗人说就是“严格地遵循着意大利歌剧的结构方法”，交替运用宣叙调和咏叹调，产生了惊人的艺术魅力。但是，对惠特曼诗风影响最深的还是大海，是海流，它既是诗人的灵感之源，又是他的诗句结构和旋律的原始标本。诗人自幼喜欢在海滩上玩耍，那时脑子里就产生了海涛“这个流动而神秘的主题”。他觉得“一首伟大的诗必须是不急也不停地”奔流，并刻意追求这样的风格，于是便有了《草叶集》中那些随意涌流几近泛滥的长句，汩汩不息的词语，以及绵绵不绝的意象和联想。

惠特曼适应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的需要，按照他自己的初衷开创了一种新的诗风，对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近百年来的诗歌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美国，这种诗风已形成一个传统，成了自由派与学院派进行斗争的武器。尽管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惠特曼曾长期受到新批评派的压抑，但庞德不能不承认自己与惠特曼之间有着“精神上的父子关系”，说惠特曼“对于我的祖国犹如但丁之于意大利”，艾略特也不能不称惠特曼为“大师”，称他是“美国的一个伟大代表”。时至今天，惠特曼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更不是哪些流派的拥戴与否所能动摇的了。

批评家们认为惠特曼的“宇宙意识”和文学理想中似乎含有国际主义的因素，因此较易为世界所接受。当诗人在世时，他

的朋友布罗斯就说过，惠特曼是“在伟大的世界潮流之中”，这已为历史所证实了。作为百余年来世界自由诗派的先驱，惠特曼诗风的遗响是不难在维尔哈仑、洛尔伽、聂鲁达、希克梅特等人的诗中听到的。盖·威·艾伦说，惠特曼的观点，尤其是他的人道主义和神秘主义，以及重视现今和不加修饰的实用风格，非常适用于二十世纪的西方国家①，看来这一论断至今仍有意义。

惠特曼在“五四”运动诞生的年代来到中国，已经七十七年了。他以其高唱民主、科学和人类之爱的激情，以其大胆创新的勇气，鼓舞和影响了从郭沫若到艾青等几代中国诗人，如今正在新一辈中继续深入。如有的评论者说的，他对中国新诗豪放传统的形成起了有力的催化作用，使之“在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里很快从诗人的个人咏叹发展为民主的强大的歌声。”②而这种歌声仍是中国人民所十分需要的。

惠特曼在创作《草叶集》的同时写了不少雄辞闳辩的文论、政论和清新平易的散文，这里选入一部分有代表性的篇什，以反映这位诗人一生成就的全貌。

艾伦教授在惠特曼逝世百周年纪念论文中说，在英国，对于惠特曼生平的研究已告一段落，今后主要是作品阐释和语言学方面的探索了。③中国对于诗人的研究则仍在草创阶段，希望这部选集能给学术界和读者提供一些方便。

1996年3月15日，北京。

---

① 盖·威·艾伦：《惠特曼手册》，亨德利克出版社，纽约，1962年，第495页。

② 《美国文学丛刊》，1982年第2期。

③ 《惠特曼逝世百周年论文集》，第8页。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编　委　会

编选者简介

李野光，本名李光鉴，湖南涟源人，1924年生。1951年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毕业。曾在中央对外文化部门和外国文学研究机构工作，编辑过几种刊物，业余写诗。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风沙集——李野光诗选》。1980年开始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翻译，专著有《惠特曼评传》，编著有《惠特曼名作欣赏》和《惠特曼研究》，译著有《草叶集》、《画眉鸟》（塞菲里斯诗选）、《英雄挽歌》（埃利蒂斯诗选）及长篇小说《飘》（合译）等。1987年离休。

责任编辑：姚焕吉
装帧设计：韩济平
　　　　　刘小军
版式设计：黄晓春

目　　录

《草叶集》选

（李野光译）

① 括号内注明的是最初发表时间。

芦笛集

候鸟集

海流集

路边集

桴鼓集

林肯总统纪念集

秋溪集

文　论

（李野光译）

《草叶集》选

李野光译

卷首题诗

来吧，我的灵魂说，
让我们为我的肉体写下这样的诗，
　　(因为我们是一体，)
以便我，要是死后无形地回来，
或者离此很远很远，在别的天地里，
在那里向某些同伙们
　　再继续歌唱时，
(合着大地的土壤，树木，天风，
　　和激荡的海水，)
我可以永远欣慰地唱下去，
永远永远地承认这些是我的诗——
　　因为我首先在此时此地，
代表肉体和灵魂，
　　给它们签下我的名字。

Walt Whitman

铭言集

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

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一个单一的个别的人，
不过要用民主的这个词、全体这个词的声音。

我歌唱从头到脚的生理学，
我说不单只外貌和脑子，整个形体更值得歌吟，
而且，与男性平等，我也歌唱女性。

我歌唱现代的人，
那情感、意向和能力上的巨大生命，
他愉快，能采取合乎神圣法则的最自由的行动。

在海上带有房舱的船里

在海上带有房舱的船里，
四周是无边无际的一片苍茫，
是呼啸的风和悦耳的波涛，巨大而傲慢的波涛；
或者，一叶孤舟漂浮于层层翻卷的海面上，
小船欢乐而满怀信心，张着白帆，
在白天闪烁的浪花和泡沫中，或在夜晚的繁星下疾驶
向前，
在那里，像一个陆地的怀念者，我也许将被年青和年
老的水手们阅读，
终于同他们亲切地相处。

“这儿有我们的思潮，航海者的思索，
这儿出现的不是陆地，那坚实的陆地，”那时他们会这
样说，
“天空笼罩着这里，我们感到甲板在脚下起伏，
我们感到长久的波动，不息的潮涨潮落，
看不见的神秘的曲调，海洋世界的含糊而重大的暗示，
流动的音响，
那芬香，那些绳索的微弱的声息，那忧郁的唱和，
那远处漫无边际的朦胧前景和地平线，都在这里了，

这是海洋的诗歌。”

那时，我的书啊，请别犹疑，要履行你的宿愿，
你不仅仅是对陆地的缅怀，
你还是一只乘风破浪的船，尽管我不知驶向何方，却
　　始终满怀信念，
请伴着每一艘航行的船，扬帆前进呀！
请把我的爱包藏着带给他们，(给他们，亲爱的水手们，
我把它藏在每一页里面，)
我的书啊，加速前进，我的小船啊，把白帆高举，横
　　跨傲慢的波澜，
歌唱着，越过无边的苍茫向每一片海洋行驶，
将我的这支歌带给所有的水手和他们的船。

幻　　象

　　我遇见一位先知，
他在世界的万象万物前徜徉，
涉猎艺术、学问、乐趣和官能的领域，
　　为了要捡拾幻象。

　　他说不要再采纳
那些费解的时辰或日子，或者是部分、碎片，
首先要采纳幻象，如普照的光，如开场的乐曲。
　　要把幻象纳入你的诗篇。

　　永远是混沌初开，
永远是周期循环，是成长，
永远是顶点和最终的融合，（当然要重新开始，）
　　是幻象，是幻象！

　　永远是可变的，
永远是物质，变化着，碎裂着，又重新粘合，
永远是画室，是神圣的工厂，
　　生产着幻象。

瞧，我或你，
或者女人、男人，或者国家，无论有无名望，
我们好像在建造真正的财富、力量和美，
但实际是建造幻象。

外表是转瞬即逝的，
一个艺术家的心境或学者的研究其实质却能久长，
或者是战士的、先烈的、英雄的劳绩，
在塑造他的幻象。

每一个人类的生命，
(所有的元件都已收集、安排，包括每一思想、感情和
行为，)
无论大小，全部归总，加在一起，
都在它的幻象里。

那老而又老的欲望，
建立在古代的尖峰，以及较新和更高的尖峰上，
如今更为科学和现代所怂恿，
那老而又老的欲望，那些幻象。

如今，在此时此地，
是美国的热闹、多产而复杂的繁忙，
这包括集体和个别的，因为只能从那里，
释放出今天的幻象。

这些与过去的那些，

属于已消失的国家和大洋对岸所有的王朝，
属于古代征服者、古代战役和古代的海航，
　　都是彼此连接的幻象。

　　密集，生长，外观，
层叠的山峦，岩石，乔木，土壤，
远古诞生的、早在死亡的、长命的、要走的，
　　是连绵不绝的幻象。

　　高兴的，狂喜的，着迷的，
看得见的只是它们的环形倾向，
在孕育的子宫里不断地形成形成，
　　那宏伟的地球幻象。

　　所有的空间，所有的时间，
(那些星球，无数个太阳的可怕的紊乱，膨胀，崩溃，
　　完结，为了它们或长或短的用场，)
　　只不过充满了幻象。

　　那无声无息的万象，
百川倾注的无边无际的海洋，
像视线般分散的无数自由的个体，
　　是真的现实，是幻象。

　　这个并不是世界，
这些也并非宇宙；它们才是宇宙，
是生命的永恒生命，目的和意向，

这些幻象，这些幻象。

超出你博学教授的演讲，
超出你精明观察者的望远镜和分光镜，超越于一切的
数学之上，
超出医生的外科手术和解剖学，超出化学家和他的化
学，
实体的实体，是幻象。

没有固定而又固定了的，
总是将要发生、总是已经发生和现存的，
将现今迅猛地刮进无限未来的，
是幻象，幻象，幻象。

预言家和诗人，
还要保持自己，在更高的历史舞台上，
要向现代、向民主介绍，还要为他们讲解
上帝和幻象。

而你，我的灵魂，
在不停的锻炼、喜悦和得意中，
你的向往已终于满足，已准备停当，
去会见你的伙伴，幻象。

你的躯体是永久的，
那躯体在你的身躯内潜藏，
它是你那形态的唯一要旨，真正的自我，

一个肖像，一个幻象。

你的真正的歌并不在你的歌里，
它没有特别的曲调可唱，也不为自己而唱，
但是从那整体终于产生着，上升和飘浮着，
一个完满而滚圆的幻象。

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

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我听见种种不同的颂歌，
机械工的颂歌，每人以自己的心情歌唱，健壮而快乐，
木匠歌唱着，当他量着他的木板或横梁的时候，
泥瓦匠在准备上工或歇工时唱他的歌，
船夫唱着他船上所有的一切，水手在汽船的甲板上歌
　　唱着，，
鞋匠坐在他的板凳上歌唱，帽匠站立着歌唱，
伐木工人唱的歌，犁田的小伙子早晨出工或中午休息
　　或日落时唱的歌，
母亲的美妙的歌声，或者年青妻子工作时或姑娘缝洗
　　时的美妙的歌声，
每人都唱属于他或她而不是属于别人的事情，
白天歌唱属于白天的事情——夜里是强健而友好的年
　　青小伙子们在晚会上，
张开嘴放声高唱，那歌声雄壮而悠扬。

未来的诗人

未来的诗人！未来的演说家，歌唱家，音乐家！
今天还不能公正地评价我并说明我存在的意义，
可是你们，土生土长的，健壮的，属于本大陆的一群，
起来呀，因为你们必须给我以公正的评议。

我自己只给未来写下一两个带指示性的词语，
我仅仅前进了一会儿便转身急忙地回到黑暗中去。

我是个漫步向前的人，从没真正停止过，偶尔看你们
　　一眼，随即又转过脸来，
把一切留给你们去证实、阐明！
而主要的东西从你们身上期待。

从巴曼诺克开始

1

从鱼形的巴曼诺克我的出生地开始，
在那里我被一位完美的母亲所生育并抚养成人，
我漫游了许多地方，爱好热闹的街道，
作过我的城市曼纳哈达或南方草原上的居民，
或者作为驻扎在兵营里或背着行囊和步枪的士兵，或者一个加利福尼亚矿工，
或者居住在达科他森林中，过着以肉食当饭、以泉水解渴的生活，
或者隐居在某个幽僻的地方沉思默想，
远离人群的喧嚣，享受快乐幸福的时光，
意识到清新而不吝施舍的密苏里河流，意识到声势浩大的尼亚加拉瀑布，
意识到在平原吃草的野牛群和多毛的公牛，它那壮阔的胸膛，
意识到大地、岩石，观赏了五月花，对星星雨雪感到惊奇，
研究了模仿鸟的曲调和山鹰的飞翔，
听见了天晓时那无与伦比的从沼泽杉木林中传来的鸫

鸟的歌声，
这时我孤独地在西方歌唱，为一个新世界开始歌唱。

2

胜利，联合，信念，同一，时间，
不能分解的盟约，财富，奥秘，
永恒的进步，宇宙，以及现代的消息。

那么，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经过那么多苦痛和痉挛之后浮现到表面的东西。

多么新奇！多么真实！
头上是太阳，脚下是神圣的土地。

看哪，地球在运转，
祖祖辈辈的大陆在远方聚集，
现在和将来的大陆分居南北，大地夹在中间。

看哪，渺无人迹的广大空间，
它们仿佛在梦中变化，很快就得到充实了，
无数的人群涌现在它们上面，
它们现在已布满了最先进的人们、艺术和机构。

看哪，经过漫长的岁月，
为我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听众。

他们以坚定整齐的步伐走着，从不停息，
连绵不绝的人们，美利坚人，几亿的人，
一代人完成了它的使命后走过去，
另一代人跟着完成自己的使命，
他们向我转过脸或回过头来，
以回顾的目光望着我，向我倾听。

3

美利坚人！征服者们！人道主义者们的前进！
最先进的呀！世纪的进军呀！自由呀！群众呀！
这是为你们准备的一曲颂歌。

大草原的颂歌，
一泻千里直入墨西哥海的密西西比河的颂歌，
俄亥俄、印第安那、伊利诺伊、伊阿华、威斯康辛和
　　明尼苏答的颂歌，
从中心，从堪萨斯，并由此经过同等的距离，
放射出脉搏般永不停息的烈火让一切生机旺盛的颂
　　歌。

4

接受我的叶子吧，美利坚，把它们带到南方去，带到
　　北方去，
让它们到处受到欢迎，因为它们是你自己所生育。

从东方和西方环绕着它们，因为它们将环绕着你，
而你们祖先们哟，请与它们亲密地连在一起，因为它们也亲密地连着你。

我曾细心地研究历史，
我曾坐在伟大导师的膝前学习，
如今，哦，要是适宜，但愿大师们也回过头来把我评议。

难道我应该以美国各州的名义蔑视古代？
不，这些州正是古代的儿女，他们要为它辩解。

5

去世了的诗人，哲学家，牧师，
殉教者，艺术家，发明家，很久以前的政府，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形成语言的人们，
曾经强大而如今衰弱了、没落了或凋零了的民族，
只有我尊敬地信任你们所遗留至今的一切，我才敢前进，
我研究了这一切，承认它是可敬的，（一度在其中运动，）
认为没有什么能比它更伟大，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值得称赏，
久久地专心注视了它，然后把它撂在一旁，
如今在这里，我和我的时代站在我自己的地方。

这里是女性和男性的国土，
这里是世界的男继承权和女继承权，这里是物质的火
　　焰，
这里是传达一切的灵性，是公开承认的，
是永远向前的，是看得见的形体的终点，
是经过适当的等待后如今在前进的给人以满足的人，
是呀，这里出现了我的主妇——灵魂。

6

灵魂，
永远永远——比褐色坚硬的土地更久远——比时涨时
　　落的水流更久远。

我要写物质的诗，因为我想它们是最神圣的诗篇，
我要写我的肉体的和凡人的诗篇，
因为我想那时我才能为我自己提供关于我的灵魂和不
　　朽的诗篇。

我要给美国各州写一支歌，使没有哪个州在任何情况
　　下会服从另一个州的支配，
我要写一支歌，使美国各州之间和任何两个州之间都
　　不分日夜能和睦相让，
我要写一支歌，给总统的耳朵听，那里充满了武器和
　　彼此威胁的锋芒，
而在那武器背后是无数失望的脸庞；

我还要写一支歌，它歌唱一个由全体中形成的个体，
一个牙齿犀利、眼睛发亮和出人头地的个体，
一个坚强而有战斗性的、代表全体而又超乎全体的个体。
（无论任何别人的头多高昂，他的头在众人之上。）

我要承认当代各国，
我要走遍整个地球，礼貌地向每个或大或小的城市表示敬意，
还有，各行各业啊！我要把你们写入我的诗中，连同你们在陆地和海上的英雄主义，
我要以一个美利坚人的观点报道你们全部的辉煌业绩。

我要唱伙伴之歌，
我要说明只有什么才必然将这些最终连结起来，
我相信这些将奠定他们自己的男人之爱的理想的基础，将它表现在我身上，
于是我要让那威胁着要焚毁我的熊熊烈火从我身上点燃起来，
我要揭开将那些窒闷的火焰覆盖得太久的东西，
我要让那些火焰烧个痛快，
我要写伙伴和爱的福音的诗歌，
因为除了我还有谁能懂得那连带忧愁和欢乐的爱呢？
除了我还有谁应当做歌唱伙伴的诗人呢？

7

我是个偏于信任品质、时代和民族的人，
我从人民中出发，以他们自己的精神前进，
这里唱的便是不受拘束的信任。

全体啊！全体啊！让别人去轻视他们想轻视的事物吧，
我也歌唱写罪恶的诗歌，我也把恶引为同道，
我自己恰恰是又善又恶的，我的国家也是如此——而
且我说事实上并没有罪恶，
（或者，如果有，我说它对你对我或对国家也如任何别
的事物一样重要。）

我追随着许多人并为许多人所追随，我也创立一种宗
教，走入竞技场，
（很可能我注定要在那里发出高声的叫喊，胜利者的震
天的呐喊，
谁知道呢？它们还可能从我发出，并翱翔于万物之上。）

每一事物的存在都不是为它自身，
我说整个地球和天上全部的星辰都是为了宗教而生
存。

我说没有人已经有了他应有的一半那样虔诚，
没有人已经敬仰和崇拜得够一半了，
没有人已开始认识到他自己多么神圣和未来是多么肯

定。

我说这些州的真正而永恒的壮观必须是它们的宗教，
否则就没有什么真正而永恒的壮观了；
（没有宗教，也就没有了名副其实的品格和生命，
没有宗教，也就没有了国土、男人或者女人。）

8

青年人，你在干什么呢？
你那样认真，那样专心致志于文学、科学、艺术和爱情？
这些表面的真实、政治、观点，
不管怎样都作为你的雄心和事业来担承？

这是好的——我对此一点也不反对，我也是它们的诗人，
可是要当心！这一切将很快消失，为了宗教而烧得精光，
因为并非一切物质都是发热的燃料，无形的火焰，大地的基本生命，
像这些对于宗教那样。

9

你这样沉思默默地寻求什么？
伙伴哟，你需要什么？
亲爱的儿子，你觉得那是爱情吗？

听着，亲爱的儿子——听着，美利坚，女儿或儿子，
过分地爱一个男人或女人是痛苦的事，不过那可以使
　　人满足，也是伟大的，
但是还有别的事也很伟大，它使得全体一致，
它壮丽，超过物质，不断地以双手拂拭一切并给一切
　　以支持。

10

你知道，仅仅为了给大地撒下更加伟大的宗教的种子，
我才分门别类地写出了下面这些诗。

我的伙伴哟！
只要你和我分享两种伟大，第三种更丰富更辉煌的就
　　将萌发，
那是**爱情**和**民主**的伟大，以及**宗教**的伟大。

我自己是可见和不可见的混合体，
河川奔注的神秘的海洋，
在我周围摇曳和闪烁的物质的预言家精神，
有生命的东西，此刻无疑在我们不知道的空气中靠近
　　我们的个体，
每日每时都不愿放松我的接触，
这些选择，这些以暗示要求于我的东西。

从儿童时代起便天天亲吻我的人，

没有能将我缠绕住、捆住，紧紧地抱住，
像把我跟苍天和整个精神世界抱得这样紧，
他们给我做了那些之后，又把许多的问题向我提出。

哦，这样的主题——种种平等！哦，神圣的平凡！
太阳下的婉转歌唱，此刻、中午或日落时发出的歌吟，
低回地流过时代、如今在这里发出回响的弦乐，
我喜爱你们的不经意地组合的和音，我增添些新的，又
　　愉快地送它们前进。

11

当我清晨在亚拉巴马漫步的时候，
我在那里看见了雌模仿鸟在荆棘丛中的巢里坐着孵她
　　的幼鸟。

我也看见了那只雄鸟，
我曾停下来听他在近处鼓着嗓子唱出欢乐的歌调。

当我停步时我想到他并非真正就为那里而歌唱，
也不仅仅为他的伴侣或他自己，或由回声送回的东西，
而是为了一种微妙的、秘密的、在远处的，
给新生者传来的责任和玄妙的赠礼。

12

民主哟！你身边有一只笙簧正在鼓动着欢乐地歌唱。

我的女人哟！为着我们后面的和属于我们的孩子，
为着那些属于这里的和那些将要到来的人们，
我高兴要为他们作好准备，现在就唱出比大地上所曾
　　听到过的更为强大和骄傲的歌声。

我要唱出热情的歌来为他们开辟途径，
而你们不法的冒犯者的歌声，我也以同类者的目光审
　　视你们，像带走别人那样带走你们。

我要唱出真正的富裕之歌，
去为肉体和心灵赢得彼此依附和一路前进而不受死亡
　　制约的一切；
我要扩散自我中心主义并说明它是一切的基础，我要
　　成为一个歌颂个性的诗人，
我要指出男性和女性之间彼此平等的关系，
还有性器官和性行为！你们要集中在我身上，因为我
　　决心要以勇敢而明白的声音告诉你们，证实你们
　　是光明正大的，
我要说明现在没有什么缺陷之处，将来也不可能有，
我要说明对于任何人发生的无论什么事情都可能导致
　　美好的结果，
我要说明没有什么能成为比死亡更美的事情，
我要用一条线贯穿于我的诗中，使时间和事件都紧密
　　相连，
使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成为完美的奇迹，每一个都同
　　样深沉。

我不想创作关于局部的诗歌，
但是我要写有关全体的诗篇、歌曲和思想，
我不想唱关于某一天的歌，而要唱关于每一天的歌，
我连一首诗或一点点的诗也不想写，要写就写有关灵
　　魂的诗歌，
因为我已遍览宇宙万物，我发现没有哪一个或其中的
　　哪一部分不是与灵魂有关的。

13

有人要求看看灵魂吗？
瞧，你自己的形态和面貌，人物，实体，野兽，树木，
　　奔流的河，岩石和黄沙。

一切都紧抱着精神的欢乐，然后把它们释放；
真正的肉体怎能有一天死亡并被人埋葬？

你那真正的肉体和任何男人或女人的真正的肉体，
都会一个一个地逃脱洗尸人的手去充塞一个适宜的世
　　界，
带着它从出生的片刻到死亡的片刻所不断增添的东
　　西。

印刷工排出的铅字并不归还它们的字迹、意义和重要
　　的内容，
同样，一个男人的实体和生命或一个女人的实体和生

命也不会回到肉体和灵魂中，
无论是在死前或死后都没有什么不同。

瞧，肉体包含着而且就是那意义和主要的内容，同时
包含着而且就是灵魂；
无论你是谁，你的身体或它的任何一部分都那么卓越
而神圣！

14

无论你是谁，这是对你发出的无尽的宣示！

大地的女儿，你在等待你的诗人吗？
你在等待一个口若悬河、指指点点的诗人？
对这些州的男人，也对这些州的女人，
发表欢娱的言论，对各个民主地区的言论。

彼此交错的生产粮食的地区哟！
煤和铁的地区，黄金的地区，棉花、糖和稻米的地区！
小麦、牛肉、猪肉的地区！羊毛和大麻的地区！苹果
和葡萄的地区！
放牧牛羊的平原地区，世界的草原！空气清新、连绵
不绝的高原地区！
牛群、花园、健康的土坯房的地区！
西北哥伦比亚绕过和西南科罗拉多绕过的地区！
东部切萨比亚的地区！特拉华地区！
安大略、伊利、休仑、密歇根地区！

古老的十三州[1]地区！马萨诸塞地区！威尔蒙特和康
　　涅狄格地区！
海岸地区！山脉和山峰地区！
船夫和水手的地区！渔民地区！
不可分解的地区！那些紧抱在一起的地区！热情的地
　　区！
那些并排站着的！哥哥和弟弟般的！瘦骨嶙峋的！
伟大的妇女们的地区！女性的！有经验的姐妹们和没
　　有经验的姐妹们！
遥远的地区！被北极圈紧箍着的！吹着墨西哥微风的！
　　各种各样的！紧密连接的！
宾夕法宜亚人！弗吉尼亚人！两个科罗来纳州的人！
啊！你们全都被我热爱着，我的无畏的各民族哟！啊，
　　我无论如何要以全部的爱包容你们！
我不能与你们分离，不能与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分离！
啊，死亡！啊，尽管如此，我还是属于你们中那些看
　　不见的人，此刻正怀着不可抑制的爱，
行走在新英格兰，作为朋友，作为旅行者，
在巴曼诺克的沙滩上，赤脚踏着夏天微波的边沿，
横过大草原，又在芝加哥住下，在每个城镇留连，
观看各种陈列，诞生，改进，建筑物，艺术，
在公众集会上倾听男演说家和女演说家，
像活着时那样，属于各州又遍历各州，每个男人和每
　　个女人都是我的邻舍，
路易斯安那人，佐治亚人，都和我接近，正如我接近

① 指最初组成联邦政府的十三个州。

他们，
密西西比人和阿肯色人仍然和我在一起，我也仍然和
他们中的任何人在一起，
仍然在那主干河流西面的平原上，仍然在我的土坯房
子中，
仍然东返，仍然在滨海州或马里兰，
仍然有加拿大人冒着寒冬的冰雪愉快地把我欢迎，
仍然是缅因或花岗石之州① 或罗得岛州或帝国之州②
的一个忠实的儿子，
仍然在向别的海岸航行并占领它们，仍然在欢迎每个
新的弟兄，
在这里，当它们与旧的结合时，我让这些草叶适用于
新来的人，
我自己也来到新人中间成为他们的伴侣和同辈，现在
亲自向你们走来，
要求你们和我一起来表演剧情、人物和场景。

15

请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吧，但是要快，赶快向前。

请拼命地跟着我，
（也许要经过多次说服我才会同意将我自己真正委身
于你，但这有什么呢？

① 即新罕布什尔州。
② 即纽约州。

大自然不也必须多次说服吗？）

我不是怎么优美雅致的，
胡须满面，晒得黝黑，灰色的脖子，难以亲近，我来
　　到了，
当我走过时人们将与我为赢得宇宙间的坚实奖品而搏
　　斗，
因为我将把这些献给任何一个能坚持战斗来赢得它们
　　的人。

16

我在路上停留片刻，
这是为了你，这是为了美利坚！
我仍然高举着现今，仍然欣喜而庄严地预言着各州的
　　前景，
而对于过去，我要宣告大气中所保留的红色的土著人
　　种①。

红色的土著人种，
留下自然的呼吸，风和雨的声音，林地中的对于我们
　　已变成名字的鸟兽般的叫唤，
奥柯尼，库萨，渥太华，莫农加希拉，苏克，那捷兹，
　　查塔胡奇，卡克达，奥罗诺科，
瓦巴什，迈阿密，萨吉诺，奇佩瓦，奥什科什，瓦拉

① 指印第安人。

瓦拉，
把这些留给各州，然后他们消失了，给山川定下了名
称。

17

从此以后，便飞速地扩展着，
元素，种类，调整，混乱，迅速而大胆，
又是一个永生的世界，光辉的前景不停地涌现和分流，
一个新的种类支配着以前的各个种族，而且更庞大，引
起新的争斗，
新的政治，新的发明和技艺，新的文学和宗教。

这些，我高声宣告——我不再睡眠，我起来了，
你们这些曾经与我宁静相处的海洋哟！我在怎样感受
着你们深不可测的、骚动的、正在酝酿着史无前
例的暴风雨和狂涛。

瞧，驶过我诗中的冒汽的汽轮，
瞧，进入我诗中的不断前来定居的移民，
瞧，后面的那些棚屋，小径，猎人的茅舍，平底船，玉
蜀黍叶子，新开的土地，粗陋的篱墙，以及森林后
的乡村，
瞧，一边是西海，另一边是东海，它们在我的诗中，就
像在它们海滩上那样涨落和汹涌。
瞧，我诗中的草地和森林——瞧，野生的和驯养的动
物——瞧，在卡瓦族那边无数的野牛群在啮啃着

短而鬈曲的草丛，

瞧，我诗中的那些城市，坚固而宏大，在内地，有石铺的街道，有钢骨石块的大厦，川流不息的车辆，以及贸易，

瞧，那些多滚筒的蒸汽印刷机——瞧，那横穿大陆的电报机，

瞧，那穿过大西洋海底直达欧洲的美利坚脉搏，以及准时回来的欧罗巴脉搏，

瞧，那正在起动的、喘息着、吹着汽笛的强大而迅速的火车头，

瞧，那些犁地的农夫——瞧，那些开采的矿工——瞧，那无数的工厂，

瞧，那些拿着工具坐在长凳上忙着的机械工——瞧，从他们中间要产生的优秀的法官、哲学家、总统，走出来，穿着工装，

瞧，我徜徉于各州的商店和田野，被人们深爱着，日夜紧抱着，

听着我的歌从那里发出的响亮的回声——读着那些终于到来的指令。

19

啊，亲密的伙伴！啊，你和我终于见面了，只有我们俩。

啊，用一句话来扫清前面无尽的道路呀！

啊，某种令人陶醉而莫名其妙的东西！啊，狂奋的音

乐！
啊，如今我胜利了——你也会这样的；
啊，手拉着手——啊，健康的欢乐——啊，又一个追求者和相爱者！
啊，赶快握着手，握得紧紧——赶快，赶快与我一起向前进。

我自己之歌

1

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
我所承担的一切你也得承担起来，
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都同样属于你。

我闲游，邀请我的灵魂一起，
我悠闲地俯身观察一片夏天的草叶。

我的舌头，我血液中的每个原子，都由这泥土这空气
　　所构成，
我生在这里，我的父母生在这里，他们的父母也生在
　　这里，
我如今三十七岁，身体完全健康，开始歌唱。
希望不停地唱下去，直到死亡。

教条和学派先不去管，
暂且退回来，满足于它们的现状，可是决不能忘，
我一味怀抱自然，我允许无所顾忌地述说自然，
以原始的活力，谁也不能阻拦。

2

屋子和房间里充满了香味，架子上也满是芳香，
我独自呼吸这芳香，认识它也喜爱它，
那气息也会使我沉醉，但是我不让它这样。

大气并不是一种芳香，它没有那种气味，它是无臭无
　　味的，
它永远合乎我的口味，我爱上了它，
我要到林边的堤岸上去，去掉一切虚饰，赤裸裸地，
我疯狂地渴望它接触我的身体。

我自己呼出的热气，
回声，涟漪，嘤嘤细语，爱根，合欢树，枝桠和藤蔓，
我的呼吸，我心脏的跳动，我肺部中流动的血液和空
　　气，
绿叶和枯叶的气息，海岸和黑色的海边岩石以及谷仓
　　干草的气息，
从我喉咙里迸出飘散在旋风里的话语的声音，
几个轻吻，几番拥抱，两臂伸出的合围，
柔软的枝条摆动时光和影在树上的嬉戏，
独自一人或在闹市中或沿着田垄和山边行走时的欢
　　喜，
健康的感觉，正午的颤音，我从床上起来迎着太阳时
　　的歌曲。

你以为一千英亩就很多了吗？你以为地球很大了吗？
你曾经长期用功来学会阅读吗？
你因懂得诗歌的意义而感到骄傲了吗？

今天和今夜同我在一起，你就会掌握一切诗歌的来源，
你就会有了大地和太阳的好处（还留下千百万个太阳
　　呢），
你就会不再间接又间接地认识事物，或通过死者的眼
　　睛，或以书本里的幽灵来喂养自己，
你也不会用我的眼睛来观察，或从我获取事物，
你会向所有各方面谛听，并通过你自己把它们滤取。

3

我听见了谈话者的谈话，关于始与终的谈话，
可是我不谈论始与终。

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多的开始，
也没有过像现在这样多的青年和老年，
将来不会有像现在这样的完美，
也不会有像现在这样的天堂或地狱。

冲动，冲动，冲动，
永远是世界生殖的冲动。

对立的对等物从朦胧中前进，永远是物质和增殖，永
　　远是性的活动。

永远是同一性的联结，永远有区分，永远在繁殖生命。

有学问或没学问的人都觉得这样，用不着仔细说明。

像最确定的东西一样确定，垂直一样正直，紧紧拴住，
　　用梁木牢牢支撑，
像马一样健壮，热情，傲慢，带电，
我和这种神秘，我们就站在这里。

我的灵魂清澈而香甜，那些非我灵魂的东西也清澈而
　　香甜。

缺一则两者俱缺，看不见的由看得见的来证实，
等到后者也看不见了，又照样取证，轮回不已。

指出最好的并把它从最坏的分开，一代烦扰一代，
知道事物是十分和谐安静的，它们争论时我一声不响，
　　走去洗澡，自我欣赏起来。

我的每个器官和属性都受欢迎，任何热心而清洁的人
　　也受欢迎，
没有哪一寸或一寸中的哪一分是坏的，也没有哪一部
　　分比其余的较为陌生。

我很满足，——我看呀，跳呀，笑呀，唱呀；
那个紧抱着我和爱我的同床者通宵睡在我旁边，天一
　　亮就悄悄地走了，

留给我一些盖着白毛巾的篮子，满屋子都是，
我应该迟迟不去接受和了解它们，却喝斥我的眼睛，
叫它们别从后面沿着大路向前凝望，
要回头来仔细算算，
一件值多少，两件又值几何，以及哪一件最好呢？

4

游客和探问的人包围着我，
我所遇见的人，我早年的生活，我住过的地区、城市
　　或国家对我的影响，
最近的几个重要日子、发现、发明、社会、新老作家，
我的饮食、衣着、亲友、外表、问候、债务，
我所爱的某个男人或女人的真正的或想象中的冷漠，
我的一个同伙的或我自己的疾病，或者错误，或者金
　　钱的损失或缺少，或者抑郁或兴奋，
战争，内战的恐怖，可疑新闻的流行，时冷时热的事
　　件，
这一切日日夜夜向我袭来，又离我而去，
但它们不是我自己。

不顾任何拉扯，我作为我自己而站立，
站立着，愉快，自足，怜悯，悠闲而完整，
俯视，直立，或者将一条胳臂放在一个无形而可靠的
　　支架上，
歪着脑袋瞧着，且看下一步将发生什么，
既在局中又在局外，观望着，猜测着，

回过头来，我看见自己当年同语言学家和辩论家流着
　　汗穿过浓雾，
我没有嘲笑或争辩，我亲眼看着，等待着。

5

我相信你，我的灵魂，那另一个我决不向你屈就，
而你也决不屈从另一个。

跟我在草地上闲游，把你喉咙里的塞子拔掉，
我要的不是言语，不是音乐或韵律，不是习俗或演讲，
　　哪怕它们最好也不要，
我只喜欢安静，你那有节制的声音的低吟。

我记得有一回在这样一个明亮的夏天早晨，我们躺着，
你把你的头横搁在我的大腿上，在我身上轻轻地滚动，
然后把我胸脯上的汗衣解开，将你的舌头伸入我那赤
　　裸的心，
直到你摸触到我的胡须，直到你把我的双脚抱住。

一种无可争议的平静和认识迅速地在我周围升起和扩
　　展，
我知道上帝的手便是我自己的诺言，
我知道上帝的精神是我自己的兄弟，
所有出生过的男人也都是我的兄弟，女人是我的姐妹
　　和情侣，

而造化的一根龙骨是爱，
无穷无尽的是田野里那些挺直或低垂的叶子，
它们底下那些小洞中的褐色蚁群，
以及乱石堆、接骨木、毛蕊花、牛蒡草和曲栏上的苔
　　痕。

6

一个孩子说草是什么呢？他两手捧着一大把递给我。
我怎样回答这孩子呀？我知道的并不比他多。

我猜想它是性格的旗帜，由充满希望的绿色质料所织
　　成。

我猜想它是上帝的手帕，
一件故意丢下的芳香的礼物和纪念品，
我们一看便注意到，并说这是谁的？因为它的某个角
　　上带着物主的姓名。

我猜想或者草本身就是个孩子，是植物产下的婴儿。

我猜想或者它是一种统一的象形文字，
它意味着，在或宽或窄的地区同样繁殖，
在黑人或白人中间一样生长，
凯纳克人、塔克荷人、国会议员、柯甫人，我给他们
　　同样的东西，我对待他们完全一样。

如今我看来它好像是坟墓上没有修剪过的美丽的头
　　发。

我要温柔地对待你，鬈曲的草哟，
你可能是从年青男人的胸口生长出来的，
也许，假如我认识他们，我会爱上了他们，
也许，你是从老年人或者从很快就离开了母亲怀抱的
　　婴儿身上生长出来的，
而在这里你就是母亲们的怀抱。

这草叶颜色很深，不会是从老母亲的白头上来的，
比老年男人的无色的胡子也暗黑些，
黑得不像来自淡红色的上颚。

哦，我毕竟看见了这么多说话的舌头，
我看出它们不是无缘无故地从那些上颚来的。

我但愿能够译出那些关于已死的青年男女的暗示，
还有关于老年男人和母亲以及很快离开她们怀抱的婴
　　儿们的暗示。

你想那些青年和老年男人们后来怎样了？
你想那些妇女和孩子们后来怎样了？

他们还活着，好好地在某个地方，
那些最小的幼芽说明实际上没有什么死亡，
即使有过，它也只引导生命前进，而不在末了等候着

将它俘虏，
而且生命出现时它便结束。

一切都在向前和向外发展，什么也不会消隐，
而死不同于任何人所想象的，它更加幸运。

7

有人认为出生是幸运的事吗？
我赶快去告诉他或她，死去也一样幸运，而且我知道。

我和垂死者一起经过死亡，与新生儿一起经过诞生，而我不仅局限在我的鞋帽之间，
还要细察各种事物，它们没有哪两个是同样的，而且两个都很好，
大地很好，星星很好，附属于它们的一切也全是好的。

我不是大地，也不是大地的附属品，
我是人们的朋友和同伴，一切都像我自己一样是不朽而无穷的。
（他们不知道怎样不朽，而我知道。）

每种东西都是为它自己和它所有的一切，男性和女性都是为了我的所有，
那些曾经是男孩子的人和现在爱女人的人是为了我，
那个骄傲的和被人轻视时感到多么痛苦的人是为了我，

情人和老处女为了我，母亲们和母亲们的母亲们是为
　　了我，
微笑过的嘴唇、流过泪的眼睛是为了我，
孩子们和孩子们的生育者们是为了我。

去掉那些掩饰吧！你对于我是没有什么罪过的，也不
　　陈腐，也没有被抛弃，
我能透过那白布和花布看出个究竟，
我在你身边，固执，贪求，不倦，也摆脱不掉！

8

小家伙睡在摇篮里，
我揭开纱帐看了许久，用手悄悄地把苍蝇赶走。

小青年和红脸蛋的女孩转身走上灌木丛生的小山，
我从山顶上凝视他们。

自杀者横躺在卧室里血污的地板上，
我看见那头发粘着血液的尸体，注意到手枪掉落在什
　　么地方。

石子道的唧唧喳喳，车辆的轮胎，靴底上的污泥，散
　　步者的谈话，
笨重的马车，举着大拇指发问的车夫，马蹄敲打着花
　　岗石的嘚嘚的声响，
叮叮当当的雪车，大声的说笑，雪球的投掷，

对大众喜爱之物的欢呼，被激起的暴徒的愤怒，
带帘子的担架的震响，里面被抬往医院的一个病人，
仇敌的遭遇，突发的咒骂，打击与仆倒，
激动的人群，佩着星徽迅速挤到人群中心的巡警，
往返接送着回声的无情的石子，
中暑或发痉挛倒地的过饱或半饥饿者发出的呻吟，
因突发阵痛而赶回家去生孩子的妇人的呼喊声，
活着或已被埋葬在这里的人的演说的震响，为礼节所
　　抑制的嚎叫，
罪犯的逮捕，轻蔑，淫邪的勾引，接受，噘着嘴唇的
　　拒斥，
我注意这一切或它们的表现和反响——我来了又走
　　了。

9

村里仓库的大门打开了，一切都已准备好，
收获中的干草装满了缓缓行着的大车，
明澈的阳光照耀在两相辉映的棕灰色和绿色上，
一捆一捆的干草往斜翀着的草堆搬运着。

我在那里，我给人帮忙，我躺在重载之上，
我享受舒服的颠簸，我交叉着两脚，
我跃过大车的横档，我抓住稗子草和苜蓿，
我一个斤斗翻下来，头发上沾满了稻草。

10

我独自在野外和荒山中打猎，
漫游着，惊奇于我自己的欢快和昂扬，
到傍晚时找个安全的地点过夜，
烧起一堆火将新宰的野味烹享，
然后酣睡在堆积的叶子上，让我的狗和枪躺在身旁。

美国快船在它那摩天的风帆下，它冲开闪电和急雨，
我的眼睛凝望着陆地，我在船头弯着腰或者从甲板上
　　大声欢呼。

船夫们和掏蛤蜊的人起得很早，在停下来等我，
我将裤脚塞进靴统里，跟着去享受一番，
那天你真该和我们一起，围着那只杂烩的小锅。

我看远处西边露天下捕兽者的婚礼，新娘是个红种人
　　姑娘，
她的父亲和朋友们盘着腿坐在附近默默地吸烟，他们
　　脚穿鹿皮鞋，肩上披着又大又厚的毛毡，
捕兽人懒倚在河岸上，他穿的大都是兽皮，他那浓密
　　的胡子和鬈发围着他的颈项，他拉着他的新娘的
　　手腕，
她有长长的眼睫毛，她的头光着，她那粗直的长发垂
　　落在丰腴的四肢上，直到脚边。

一个逃亡的奴隶来到我的屋前，站在外面，
我听到他折断木柴堆上细枝的声响，
从半开的厨房门里我看见他是那么软弱无力，
便走到他坐着的圆木边，把他领进来，叫他别慌，
然后打来水倒进一只盆里，叫他洗洗汗湿的身子和受
　　伤的脚，
又给他一个从我卧室进去的房间，给他些干净的粗布
　　衣裳，
我还清清楚楚记得他那溜溜转的眼睛和他的尴尬神
　　情，
还记得用药膏涂抹在他颈部和脚踝上的创伤，
他和我在一起待了一个星期才复元，然后继续北上，
我曾经让他坐在我旁边吃饭，屋角里斜立着我的火枪。

11

二十八个青年人在海边洗澡，
二十八个青年人个个都非常友好，
二十八年的闺房生活却那样寂寥。

她拥有岸边高处那所精美的房子，
她俊俏，衣着华美，躲藏在窗帘背后。

那些青年人中她最喜欢哪一个呢？
哦，其中最平常的一个她看来最美。

姑娘，你要到哪里去？我看得见你，

你好像在那边的水中嬉戏，但却静立在自己的屋里。

跳着，笑着，沿着海滩，第二十九个洗浴者翩然来临，
别的人没有发现她，可她看见了他们并喜爱他们。

青年们湿漉漉的胡子在发光，水珠从他们的长发上滴
　　落，
他们浑身挂着些小小的溪流。

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在他们身上到处抚摩，
它从额角和肋骨往下移，微微地哆嗦。

青年们仰而浮游，他们的白肚皮朝着太阳隆起，也不
　　问有谁在紧紧地抓住他们，
他们不知道谁正低着头弓着身子在那里喘息，
他们没有去想他们击起的水花溅湿了谁。

12

屠夫的小伙计把屠宰服脱下，或者在市场的肉案旁磨
　　着屠刀，
我逗留在那里，欣赏他敏捷的对答和来回推动时舞蹈
　　般的动作。

毛茸茸的胸脯上满是汗渍的铁匠们围绕着铁砧，
一个个抡着大锤，使着浑身的力气，炉火中是最大的
　　高温。

我从撒满煤渣的门口观望着他们的动作，
他们那柔韧的腰身和那粗壮的两臂十分协调，
他们高高地抡着大锤，挥动得又从容又准确，
他们不急不忙，每人都打在正合适的地方。

13

黑人牢牢地抓住他那四匹马的缰绳，挂在链子上的木块在下面摇晃，
赶着石场里那辆大车的黑人，壮实而高大，一条腿站稳在踏板上，
他的蓝衬衣在腰带的上方解开，露出他那肥大的脖子和胸脯，
他的眼神镇静而威严，他把搭拉着的帽沿推往后面，
太阳照着他那鬈曲的头发和胡子，照着他那黑溜溜完美的臂膀。

我看见了这个图画般的巨人并爱上了他，可是我并不停留在那里，
我也跟马车一起向前走去。

无论在哪里行动，是向前还是向后回转，我身上永远有个生命的爱抚者，
我对僻静的角落和青少年都俯身照看，不漏掉一人一物，
我将一切吸收到自己身上，为了这首诗歌。

嘎嘎作响地背着牛轭和链条前进或停在树荫里的牛群
　　哟，你们眼睛里所表示的是什么？
这对于我好像比我一生读到的还要多。

在我整天漫游的长途上，我的脚惊起了一群野鸭，
它们一齐飞起来，它们缓缓地盘旋着。

我相信这些带翅者的目的，
也承认那红的、黄的、白的颜色都在我心中起作用，
我认为绿的、紫的和球状的花冠都各有深意，
并不因为龟只是龟而说它毫无价值，
林中的樫鸟从不学音乐，但我觉得它唱得很美，
栗色的母马只需一瞥，就使我对自己的笨拙感到羞愧。

14

野鹅领着鹅群穿过清冷的夜空，
它叫着"呀——哼"，这声音传来像对我发出的邀请，
粗心大意者可能认为这毫无意义，但我却细心倾听，
找到它的用意和冬夜天空中的踪影。

北方的尖蹄麋，门槛上的猫，山雀，场拨鼠，
在哼哼着的母猪身旁使劲拉扯着它的奶头的一群小
　　猪，
火鸡的幼雏和半张着翅膀的母火鸡，
我在它们身上和我自己身上看到了同一条古老的定

律。

我的脚一践踏大地就流出一百种温柔情意，
它们无视我为描述它们而作出的最大的努力。

我热爱在户外生存，
热爱生活在牛群中或尝着海洋或森林气味的人们，
热爱建筑工和船上的舵工，以及挥动斧头锤子的人和
马夫，
我能够一个又一个星期地和他们在一起食宿。

什么东西最普通，最廉价，最近，最平易，那就是我，
我去寻找机会，花钱买最大的收获，
把我自己打扮好，把自己送给第一个愿意接受我的人，
也不要求上天来俯就我的心意，
只永远把它无偿地四处散播。

15

琴室里柔和的女低音在歌唱，
木匠在加工他的厚木板，刨的铁舌头发出拼命高扬的
尖叫声，
已婚和未婚的小伙子们骑马回家赶赴感恩节的夜宴，
舵手抓住主舵柄，用强壮的手臂往下推送，
大副紧张地站在捕鲸船上，矛和鱼叉都已经准备好，
打野鸭的人悄悄地走着，小心地走走停停，
教会的执事们在圣坛前交叉着两手领受圣职，

纺纱女郎随着大纺轮嗡嗡的响声时退时进，
星期日漫步前来查看燕麦和裸麦的农夫停留在栅栏旁
　　边，
疯子的病已经确诊，被送进了疯人院，
(他再不能像以前那样睡在母亲卧室里的小床上了；)
头发灰白、下颚瘦削的排字工在他的活字盘边工作，
他咀嚼着烟叶，当他的眼睛给原稿纸弄模糊了；
畸形的肢体给绑在外科大夫的手术台上，
那些割掉的部分被可怕地丢进桶里；
黑白混血的姑娘在拍卖场出卖，醉汉在酒吧间的炉火
　　边打瞌睡，
机械工卷起了袖子，值班的警察在巡逻，看门人注意
　　着谁在走过；
小伙子赶着快车，(我爱他，尽管我并不认识他，)
混血儿将他的跑鞋系好，准备参加比赛，
西部的火鸡射猎吸引着老年人和青年，有的倚着枪，有
　　的坐在圆木上，
射手从人群中走出，站好位置，举枪瞄准；
新来的移民群拥挤在码头或大堤上，
头发茸茸的人在甜菜地里锄地，监工坐在马鞍上瞧着
　　他们，
跳舞厅里吹响了喇叭，绅士跑去找他们的舞伴，跳舞
　　者相对鞠躬，
年青人醒着躺在松木屋顶的阁楼上静听有节奏的雨
　　声，
密歇根人在注入休伦湖的小河湾里布下捕猎的陷阱，
裹着黄边围布的印第安妇女在兜售鹿皮鞋和用珠子串

成的小袋，
鉴赏者半闭着向下斜睨的眼睛，沿着展览厅的长廊行
走，
水手们把轮船停稳了，抛下跳板给上岸的旅客使用，
妹妹伸手撑着一团线卷，姐姐把它卷成球，不时停下
来解开疙瘩，
新婚一年的妻子一周前生了头一个婴儿，如今正在复
元，感到很快乐，
头发干净的美国姑娘在缝纫机前或者在工厂或车间里
工作，
筑路工人倚着他的双柄大木槌，报道员用铅笔在笔记
本上迅速书写，
画招牌的人用蓝色和金色在描字母，
运河上的小伙子在纤路上一步步移动，记账员在桌子
前算账，鞋匠在麻线上打蜡，
指挥在给乐队挥打节拍，全体演奏员都听从他，
孩子受洗过了，这个新入教者正在做头一回信仰表白，
比赛的船只布满了海湾，竞赛开始了，（白帆多耀眼
呀！）
赶牲畜的看守着他的牲口，他向那些要走散的大声呼
喝，
小贩背上扛着包，累得流汗，（购买者在争一分钱零
头，）
新娘抹平她的白礼服，时钟的分针在缓缓移动，
吸鸦片的人歪在那里僵直着头颈和刚好张开的嘴唇，
妓女拖着披肩，软帽在她那歪歪倒倒的长满了疙瘩的
脖子上颤动，

众人嘲笑她那下流的咒骂，男人们彼此挤眉弄眼地嗤
　　笑，
（可怜啊！我就不嗤笑你的咒骂，也不嗤笑你；）
总统在召开内阁会议，为那些显赫的部长所包围，
广场上有三位庄严友好的妇人在挽着臂膀行走，
一群小渔船上的船夫们将鲽鱼一层层铺在船舱里，
密苏里人跨越平原运送他的货物和牲口，
收票员在车厢中穿过，让手里的零钱锵锵作响以引起
　　注意，
地板工在铺地板，洋铁匠在盖屋顶，泥水匠在吆喝着
　　要灰泥，
小工们各自扛着灰桶成单行前进；
时序更迭，那些难以形容的人群聚集在一起，那是 7 月
　　4 日，（多么庄严的礼炮和轻武器的欢声！）
时序更迭，犁田的犁田，割草的割草，冬天的种子播
　　到了地里；
在远处大湖上捕梭鱼的人在冰上的洞边守望着和等待
　　着，
砍伐后的树桩在开垦地密密麻麻地站着，垦民们用斧
　　子把它们猛劈，
平底船的船夫们到黄昏时赶快把船在白杨和胡桃树附
　　近拴稳，
追捕浣熊的人走遍了红河地区或被田纳西河吸干的地
　　区或阿肯色河地区，
在查特胡奇河或阿尔塔马哈河上的黑暗中照亮着火
　　炬，
家长们坐下来晚餐，周围是儿子、孙子和曾孙们，

在土坯墙内，在帐篷下，猎人和捕兽者们在追逐一天
　　之后休息了，
城市睡了，乡村也睡了，
活着的人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睡了，死了的人也在他们
　　需要的时候睡了，
年老的丈夫在他妻子身边睡着，年青的丈夫也在他妻
　　子身边睡着；
这一切都向内进入我心中，而我向外走近他们，
正如这些事物是这样的，我也或多或少地是这样的，
我用所有这一切编织成我自己的歌。

16

我既年老又年青，既愚蠢又同样聪明，
既不关心别人又永远在关心别人，
既是慈母又是严父，既是孩子又是成人，
塞满了粗糙的东西又塞满了精美的东西，
是许多民族组成的民族中的一员，最小的和最大的全
　　都一样，
我是南方人也是北方人，是住在奥科伊河旁边的一个
　　冷淡而又好客的农民，
一个准备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经商的美国人，我的关
　　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关节也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关
　　节，
一个打着鹿皮裹腿在埃尔克霍恩河谷里行走的肯塔基
　　人，一个路易斯安那人或佐治亚人，
一个在湖上、海湾或沿着海航行的船夫，一个“乡巴

佬”，一个“獾子”，一只“蝴蝶”①，
习惯于穿着加拿大人的雪鞋，或者在丛林地带活动，或
者在纽芬兰跟渔夫们一起，
习惯于在一队冰船里与其他人一起航行，有时曲折前
进。
习惯于在佛蒙特的山上，或者在缅因的树林中，或者
得克萨斯的牧场上，
是加利福尼亚人的伙伴，是自由的西北部人的同志，
（喜爱他们的魁梧身躯，）
筏夫和运煤工的伙伴，一切握手欢聚和共进酒肉的人
的伙伴，
最朴实的人的学生，最有头脑的人的教师，
一个刚刚开始可又有了许多经历的新手，
我是个属于各种肤色和各个阶级、属于各种地位和宗
教的人，
一个农夫，机械工，艺术家，绅士，水手，教友派信
徒，
囚徒，幻想家，无赖，律师，医生，牧师。

我拒绝优于我自己的多样性的一切，
吸进空气，但将大量的留在我后头，
我并不骄傲，只是自得其所。

（飞蛾和鱼子各得其所，
我看得见的明亮的星球和我看不见的黑暗的太阳都各

① 这些分别是印第安纳人、威斯康星人、俄亥俄人的绰号。

自适得其所，
那些摸得着的适得其所，那些摸不着的也适得其所。）

17

这些真正是各个时代、各个地方所有的人的思想，它们并非从我开始，
如果它们不像属于我一样也同时属于你，它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毫无意义，
如果它们不是谜语和谜语的揭底，它们也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它们既不是接近又同样地不是遥远的，它们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是在凡有陆地和水的地方生长着的草，
这是洗浴地球的普通空气。

18

我带着我的雄壮的音乐，带着我的号和鼓来了，
我不单为公认的胜利者吹奏进行曲，我也为被征服者和被杀戮的人奏进行曲。

你听说过赢得胜利是好的吧？
我说失败也是好的，战争打败了或打赢了都是在同样的精神下。

我为死者擂鼓，
我通过我的管乐器为他们吹奏最嘹亮最欢快的乐曲。

失败的人们万岁！
那些在海上被击沉了战船的人万岁！
那些自尽沉落在海里的人万岁！
所有失败的将军、被征服的英雄们万岁！
那无数的与最伟大的英雄们平等的无名英雄们万岁！

19

这些平均分配的食品，这是为自然饥饿者准备的肉，
它是同样为恶人和正直的人准备的，我和所有的人订
　　下了约会，
我不让任何一个人受怠慢或被遗漏，
受人蓄养的女人、食客和窃贼在这里被邀请了，
厚嘴唇的奴隶被邀请了，性病患者也被邀请，
他们与其他人之间没什么区分。

这是一只羞怯的手在抚摩，这是头发在飘拂和散发香
　　味，
这是我的嘴唇在接触你的嘴唇，这是渴望的低语，
这是反映我自己面孔的遥远的深度和高度，
这是我自己的深思的融入，然后又露出。

你猜想我有什么复杂的目的吗？
是的我有，因为四月的阵雨有，岩石旁边的云母也有。

你认为我有意使人吃惊吗？
日光使人吃惊吗？早晨在林子里到处啼叫的红尾雀呢？
难道我比它们更令人吃惊吗？

此刻我要说些心里话，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可是我要告诉你。

20

谁在那里？那如饥似渴的，粗野的，神秘的，赤身裸
　　体的；
我怎么从我所吃的牛肉中摄取力量呢？

总之，人究竟是什么？我是什么，你是什么？

凡属我标明是我自己的，你都将用你自己的来抵消，
不然你叫我说话就会把时间浪费了。

我还为全世界那些哭哭啼啼而啜泣，
他们认为岁月空虚，大地只是泥潭和污浊而已。

把啜泣和献媚与药粉包在一起给病人去吃，让墨守成
　　规适用于极远的亲戚，
我高兴戴着我的帽子，无论是出门或在屋里。

我为什么要祈祷呢？我为什么要恭顺有理呢？

研究了各个方面，经过精密的分析，请教过医生，也
　　仔细计算过了，
我发现只有贴在我自己骨头上的脂肪才是最香甜的。

我在一切人的身上看到我自己，不多也不差毫厘，
我对我自己的褒贬对他们也同样合适。

我知道我是结实而健康的，
宇宙间的一切都向我长流不息，
一切都给我写下了，我必须了解其含义。

我知道我是不死的，
我知道我的环形轨迹不是木匠的圆规所能画成！
我知道我不会像小孩晚上用火棒划出的火环那样随即
　　消隐。

我知道我是庄严的，
我不想耗费精神去为自己申辩或求得人们的理解，
我懂得根本的法则从来不为自己辩解。
(我估计我的行为毕竟并不比我建造房子时所用的水
　　平仪更加高贵。)

我就照我自己的现状生存，这已经够了，
即使世界上再无人意识到这一点，我仍满足地坐着，
要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我也满足地坐着。

有个世界是意识到了的，而且对我说来是最大的世界，
　　那便是我自己，
无论今天我能得到或要千百万年以后我才能得到我应
　　得的一切，
我现在就愉快地接受，或同样愉快地等待。

我的立足点是同花岗岩连着的，
我嘲笑你们所谓的消亡，
我知道时间是多么宽广。

21

我是肉体的诗人，我也是灵魂的诗人，
天堂的欢乐和我在一起，地狱的痛苦也和我在一起，
我把前者嫁接在我身上并使之增殖，我把后者译成新
　　的言语。

我是男人的诗人，也同样是女人的诗人，
而且我说做个女人也像做个男人一样伟大，
而且我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大过人的母亲。

我唱着扩张或骄傲的歌，
我们已经低头和求饶得够了，
我指出宏伟只不过是发展的结果。

你超越了其余的人吗？难道你是总统？
那没有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不只到达那里，还继续前

进。

我是那个同温柔的、生长着的夜一起行走的人，
我呼唤着被黑夜半抱着的大地和海洋。

紧紧地压着吧，袒胸的黑夜——更紧些，有魅力的抚
慰人的黑夜呀！
南风的夜——疏星朗朗的夜呀！
静静地打着瞌睡的夜——疯狂的裸体的夏天的夜呀！

啊，呼吸清凉的妖娆的大地，微笑吧！
宁静地微睡着的树木的大地呀！
夕阳已坠的大地——云雾缭绕山头的大地呀！
刚染上淡蓝色的皎月光辉的大地呀！
阳光与黑暗斑驳闪映着河川潮流的大地呀！
因为我而更加明亮清澈的灰色云雾的大地呀！
远远地环抱一切的大地，开满了苹果花的大地呀！
微笑吧，因为你的情人来了。

浪子哟，你给了我爱情——因此我也给予你爱情！
啊，这难以言传的炽热的爱情。

22

你，大海哟，我也把自己委托给你——我猜得着你的
心意，
我从海岸上看见你那弯曲的手指在召唤我，

我相信你没有触摸到我便不愿回去，
我们只得在一起周旋一番，我脱下衣服，赶忙从陆地
　　上消失，
你轻柔地托着我吧，摇着我在大浪上昏昏欲睡，
用多情的水波冲刷我，我能报答你。

浪涛向陆地滚滚而来的大海呀，
呼吸粗犷和阵阵喘息的大海呀，
供人以生命之盐和无需挖掘而随时准备好了的坟墓的
　　大海呀，
叱咤风云、任性而又文雅的大海呀，
我与你合在一起，我也是既简单而又多样的。

我分享你的涨落，赞颂仇恨与调和，
我赞颂爱侣和那些睡在彼此怀抱中的同伙，
我是那个为同情心作证的人。
（我应该为屋子里的东西列出清单而漏掉保存它们的
　　屋子吗？）

我不仅是善的诗人，我还不拒绝做一个恶的诗人。

这种关于道德和邪恶的空谈有什么意思呢？
邪恶推动我，改邪归正推动我，我是不偏不倚的，
我的行为表明我既不苛求也不拒绝，
我给一切生长物的根芽浇水。

你害怕过因长期怀孕而得的瘰疬病吗？

你猜想过天国的法律还得重新制订和修正吗？

我发现一边是一种平衡，相对的一边也是一种平衡，
软性的教义也像坚强的教义一样是可靠的帮助，
现在的思想和行为能促使我们奋起并及早动身。

我现在面临的这分钟是从过去的亿万分钟而来的，
再没有比它和现在更好的了。

过去品行端正或现在品行端正都不是什么奇迹，
永远永远的奇迹是竟有卑鄙小人或不信宗教者出现在
　　这里。

23

千年万代留下的言语不断在眼前展开呀！
而我的是一个现代的词，"全体"。

这是个永不动摇的信仰的词，
此刻或今后它对我完全一样，我无条件地接受时间的
　　磨蚀。

惟独它没有瑕疵，惟独它使一切圆满、完美，
惟独那个神秘的令人迷惑不解的奇迹能完成一切。

我接受现实，我不敢对它提出疑问，
唯物主义始终贯穿在一切之中。

为实证的科学欢呼！精确的论证万岁！
把掺和着松杉和丁香枝的蝎子草拿来，
这是辞典编纂者，这是化学师，这个人编了一部古文
　　字语法，
这些水手将船只驶过险恶的不知名的海域，
这是地质学家，这个人用手术刀工作，这是位数学家。

先生们，最高的荣誉永远属于你们！
你们的事实很有用，但它们并不是我的住处，
我只是经由它们走进我居住的地区。

我的言语中涉及已知属性的比较少，
较多地涉及的是没有揭示过的生命，以及自由和解脱，
它轻忽中性和阉割了的东西，重视机能完备的男女，
还敲起号召叛乱的锣鼓，与亡命者和密谋造反的人在
　　一起逗留。

24

华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的儿子，
狂乱，肥壮，多欲，能吃，能喝，善于繁殖，
不是感伤主义者，不凌驾于男人和女人之上，或远离
　　他们，
不谦恭也不放肆。

把门上的锁拆下来！

把门也从门框上撬下来!

谁贬低别人就是贬低我,
无论什么言行最终都归结到我。

灵性汹涌澎湃地通过我奔流,潮流和指标也从我身上
　　通过。

我说出原始的通行口令,我发出民主的信号,
上帝啊!如非所有的人在同样条件下所能相应地得到
　　的东西,我决不接受。

通过我发出了许多长期哑默的声音,
一个又一个世代的囚犯和奴隶的声音,
病人和绝望者以及盗贼和侏儒的声音,
准备和生长轮转不息的声音,
连接群星的线的声音,子宫与精子的声音,
还有那些被别人践踏的人的权利的声音,
畸形者、渺小者、呆板者、愚蠢者、被蔑视者的声音,
天空的浓雾和转着粪丸的甲虫的声音。

通过我发出的被禁止的声音,
性的和情欲的声音,原来被遮掩而现在让我揭开了的
　　声音,
由我澄清并转化了的猥亵的声音。

我没有用手指堵住我的嘴,

我对于腹部周围像对于头和心脏周围那样保持高洁，
性交对于我并不比死亡更为淫邪。

我赞成种种的欲念和肉体，
视觉、听觉和感觉是神奇的，我的每一个部分和附属
　　品都是奇迹。

我里外都是神圣的，我使我所接触的及接触过我的一
　　切都变得圣洁，
这些腋窝里的气味是比祈祷更美的芳香，
这个头比教堂、圣经以及所有的信条更美。

如果崇拜一物胜过另一物，那我更崇拜的就是我自己
　　的横陈着的身体，或它的任一局部，
我的半透明的模型，那就是你！
荫凉的棚架和休憩处，那就是你！
坚硬的男性的犁头，那就是你！
凡是来到我的耕地的，那就是你！
你是我丰富的血液！你那乳状的流体是我生命的灰白
　　的奶汁！
紧压在别人胸脯上的胸脯，那就是你！
我的脑子，那就是你的奥秘的回旋啊！
洗涤过的香菖蒲的根子呀！胆怯的池鹬呀！被守卫的
　　双生鸟卵的小巢呀！那就是你！
在头上混杂和纠缠着的干草，胡子，肌肉，那就是你！
枫树的流淌着的液汁，刚毅的小麦秆纤维，那就是你！
多么慷慨的太阳，那就是你！

使我的脸时明时暗的蒸汽，那就是你！
你出汗的溪流和露水，那就是你！
用柔软而逗弄人的生殖器摩擦着我的风，那就是你！
宽阔健壮的田野，活橡树的枝子，我那曲径上的爱恋
　　的游客，那就是你！
我所握过的手，我所吻过的脸，我曾经抚摩过的生灵，
　　那就是你！

我溺爱我自己，这里有我包含的大量东西，还全都那
　　么香甜，
每个瞬间和任何发生的事情都使我因欢乐而微颤，
我说不出我的脚踝怎样弯曲和我的最微小的愿望来自
　　何处，
也说不出我散发的友情的根由，以及我重新取得的友
　　情的原故。

我走上我的台阶，我停下来想想它是否真实，
我窗口的一朵牵牛花比图书中的哲理更使我满意。

看看破晓时的光景！
那一点点曙光把庞大透明的阴影冲淡了，
我觉得空气的滋味那么清新。

在天真地欢跳着、转动着的世界大部分悄悄升起，清
　　新地渗着流着，
忽高忽低地倾斜着前进。

我看不见的某种东西高举着色欲的尖头工具，
海洋般明亮的液汁喷洒着天宇。

大地紧倚着天空，它们每天都连接起来，
那时我头上升起了从东方涌现的挑战，
嘲弄而威吓地说，看你能不能充当主宰！

25

强烈耀眼的朝阳会多么迅速地把我杀死，
假如我不能立即并永远将朝阳从我的心中送出。

我们也像太阳那样强烈而耀眼地上升。
啊，我的灵魂，我们在破晓时的安静和清凉中找到了
　　我们自己的本分。

我的声音追踪着我的眼睛所达不到的东西，
我以我舌头的转动绕遍无数的大千世界。

言语是我的视觉的孪生兄弟，它是不能凭它本身衡量
　　的，
它永远刺激我，用讥讽的口气说，
"华尔特，你包含得够了，那么你为何不把它放出呢？"

得了，我不会受你捉弄，你把发声看得太重要了，
难道你不知道，言语啊，你底下的花蕾是包着的？
在阴暗中等候着，受寒霜保护着，

污泥随着我的预言般的尖叫而退避，
我是最后使它们平衡的内在原由，
我的知识是我的活动部分，它与万物的意义相联系，
幸福，(无论谁听见我说起它，就让他或她今天出发去
　　寻觅。)

我决不把我的最终价值告诉你，我拒绝说明我作为我
　　的实质，
包罗万象，但千万别试图来包罗我，
我只要朝着你看去，便能勒索到你的最光滑最精美的
　　东西。

文字和言谈不能证明我，
我将一切证明和每一样别的东西都摆在我脸上，
我的嘴唇一闭紧，怀疑论者就对我实在是无可奈何。

26

如今我除了倾听以外什么也不干，
为了把我所听到的一切注入这支歌中，让声音对它做
　　出贡献。

我听见鸟雀的鸣啭，成长中的小麦的喧哗，火焰的闲
　　谈，烧饭时木柴的爆炸，
我听见我所爱的声响，人类谈笑的声音，
我听见所有的声音一齐交响，汇合着，混淆着或者彼
　　此追随，

城市的声音，城外的声音，白天和黑夜的声音，
健谈的青年对那些喜爱他们的人的谈话，工人吃饭时
　　的大笑声，
友情破裂后的怨怒，病人的微弱语调，
双手紧按在桌上的法官以苍白的嘴唇宣布死刑的声
　　音，
码头旁边卸货的船夫们的杭育声，起锚工人的反复哼
　　唱。
警钟的鸣响，火警的呼喊，伴着铃声叮当、灯光灿烂
　　疾驶而来的机车和水龙车的呼啸，
汽笛声，列车进站时缓缓滚动的轮声，
双人纵队行进时在它前头吹奏的慢声进行曲，
（他们去保卫死者，旗杆顶上缠着的黑纱在风中飘动。）

我听见提琴的低奏，（它是青年人内心的倾诉，）
我听见安着键钮的短号的鸣声，它迅速溜进我的耳朵，
它穿过我的腹部和胸膛，激起了剧烈而香甜的痛苦。

我听见合唱队，它是一部大型歌剧，
啊，这才是真正的音乐，它合乎我的心意。

一个像宇宙般宽广而清新的男音鼓舞着我，
他那圆圆的口腔把我灌注得满怀欢乐。

我听见一个很有修养的女高音，（与她的工作比起来我
　　这算得了什么？）
那弦乐队领着我旋转，使我飞得比天王星更远，

它从我心中攫取了我以前并不知道自己有过的激情，
它漂浮着我，我划着一双被懒懒的水波舔着的光脚游
　　动，
我为猛烈狂怒的冰雹所袭击，我透不过气来，
又沉浸在甜蜜的麻醉剂中，气管快要窒息，好比绞索
　　在勒紧，
最后又被放松，又来体验这谜中之谜，
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存。

27

以随便什么形式出现的，那是什么？
（我们一圈圈绕着走，我们都这样，而且总是回到原
　　处，）
如果什么也不发展，那么硬壳中的蛤蜊也就够了。

我身上的却不是硬壳，
无论我前进或停止，我浑身都是灵敏的导体，
它们抓住每个物体并领着它安全地通过我。

我只要动一动，按一按，用我的手指摸摸，就感到快
　　乐，
将我的身体与另一个人的碰碰，就叫我乐得难以消受。

28

那么这是一次接触吗？我颤抖着成了一个新人，

火焰和以太向我的血管冲来，
我那背叛的尖头也凑着挤过去帮助它们，
我的肉和血发出电光去打击那与我自己几乎没什么不
　　同的一个，
淫欲的挑拨者从四面八方袭来使我的四肢发硬，
压挤着我心的乳房，索要它所保留的乳汁，
它们朝着我放肆地行动，不容我拒绝，
好像有意要把我身上最精粹的东西剥夺干净，
解开我的衣扣，抱着我的赤裸裸的腰身，
使我困惑地淹浸在阳光和牧野的恬静之中，
将其他的感觉毫无顾忌地撩在一旁，
它们为了将触觉换走而使用贿赂，去把我的边缘细啃，
毫不考虑，也不顾及我那行将耗尽的体力和我的怨愤，
把周围牧群里的剩余者拿来享受了一番，
然后联合起来站在岬角上把我捉弄。

哨兵撤离了我的每一个其他部位，
他们抛下我无助地落于凶恶的掠夺者之手，
他们都来到岬角上观看并帮助反对我。

我被叛徒们出卖了，
我粗野地说话，我失去了理智，我自己而非别人才是
　　最大的叛逆者。
我自己最先走到岬角上，是我自己的双手把我带到那
　　里的。

你险恶的接触呀！你究竟在干什么？我的呼吸已经在

喉咙里梗塞，
把你的水闸打开吧，你实在使我经受不住了。

29

盲目的、热爱的、挣扎着的接触，带鞘的、戴着头巾
的、尖牙利齿的接触呀！
离开了我，也使你疼痛过吗？

离去之后是再来，永远偿还着永久的债务，
丰沛的阵雨，接着便是更加丰厚的报酬。

幼芽扎根了便繁殖，茂密而生机蓬勃地站在路旁，
被掩映的风景既开阔辉煌又威武雄壮。

30

一切真理都在一切事物中等候，
它们既不急于也不拒绝自己的分娩，
它们不需要外科医生的催生钳子，
那些微末的东西对我说来也像任何东西一样显眼，
(比一次接触少一点或多一点的是什么呢?)

逻辑与说教从来不能使人相信，
夜晚的湿气更深地渗入我的灵魂。

(只有那些对每个男人或女人证实自己的东西是这样，

只有那些谁也不否认的东西是这样。)

我的一瞬间和一点滴都能使我的头脑清醒,
我相信润湿的土块会变成情侣和灯,
而纲领中的纲领是男人或女人的肉,
它们对彼此的感觉是一个高峰和花朵,
它们将从那一课无限地分枝发展,直到能制造万物,
直到一切的一切使我们高兴,我们也使它们快乐。

31

我相信一片草叶的意义不亚于星星每日的工程,
一只蝼蚁,一粒沙,一枚鷦鹩蛋,也同样地完美,
雨蛙也是造物者的一件精心杰作,
四出蔓延的黑莓可以装饰天堂的客厅,
而我手上一个最小的关节能藐视一切机器,
低头吃草的母牛能胜过任何一座塑像,
一只小鼠便是奇迹,足以使千千万万个异教徒震惊不
　　已。

我发现我是片麻岩、煤、苔藓、果实、谷粒和可口的
　　菜根的混合物,
并且浑身粉饰着飞禽和走兽,
我还满有理地把背后的东西抛得远远,
但需要时又可把任何一件叫回到我面前。

逃跑或畏缩是徒然的,

火成岩喷出古老的烈火来抵制我的接近是徒然的，
乳齿象退缩到它自己的粉碎的骨头底下是徒然的，
物体远离我站着并装出种种不同的形状是徒然的，
海洋静伏在深凹处是徒然的，巨大的怪物低身偃卧着
　　是徒然的，
秃鹰让自己与苍天同住是徒然的，
蛇滑行着穿过藤蔓和木材是徒然的，
麋鹿躲藏到树林深处是徒然的，
尖喙的海鸟远远地向北漂航到拉布拉多是徒然的，
我迅速地跟着，我上升，直到悬岩裂缝中的巢穴。

32

我想我能转而与动物一起生活，它们是那么平静，又
　　那么自足，
我站着将它们观察了许久许久。

它们并不为自己的处境费力和叫苦，
它们并不睁眼躺在黑暗中为自己的罪过哭泣，
它们并不谈论它们对上帝的职责而令我厌恶，
没有一个不满足，没有一个因热衷于拥有财产而丧失
　　理智，
没有一个向别人或向一个生活在数千年前的同类下
　　跪，
整个地球上没有哪一个令人尊敬或整天憔悴。

它们这样表明了对我的关系，我接受了，

它们给我带来了我自己的表征，并且证明这些已为它们所据有。

我奇怪它们怎么会拿到这些表征，
难道我老早以前曾走过那里，不小心把它们丢了？

那时，现在，乃至永远，我自己一直向前行走，
一直在很快地收集和出示着更多的事物，
数量无限，包罗极广，其中也有与这些相类似的，
对那些接近我的作为纪念品的东西也不过分排除，
并在此挑拣了我所爱的一个，现在我和它一起前行，亲如手足。

一匹雄壮健美的骏马，精神抖擞，又欣然接受我的抚摩，
它前额高耸，两耳之间距离宽阔，
四肢光滑而柔韧，长尾拂地，
两眼喷射着机警的光芒，两耳尖如削竹，在灵巧地抖动着。

我的两个脚跟将它抱住时，它的鼻孔张大了，
当我们飞跑一圈又回来时，它那造型完美的四肢在喜悦地颤抖。

雄马啊，我只使用你一分钟，然后便放弃了，
我何必用你代步，当我自己跑得更快的时候？
即使我站着或坐着，我也比你更快呢。

33

空间和时间啊，如今我发现我所猜想的都对了，
我在草地上闲游时所猜想的，
我独自躺在床上时所猜想的，
以及我在凌晨逐渐暗淡的星光下散步于海滩时所猜想的，都一一证实了。

我的羁绊和镇压物离开了我，我的两肘搁在海湾里，
我绕着层峦起伏的山巅，我的手掌覆盖着大地诸洲，
我是凭我的幻想在周游。

在城市里方形的房屋旁——在木屋里，与木材工人一起露宿，
沿着没有关卡的路上的车辙，沿着干涸的溪谷和小河床，
在洋葱地里除草或是锄着一畦畦的胡萝卜和防风草，横过草原，在森林中漫步，
探矿，挖金，将新购进的树木用一根带子围上，
走过深到脚踝的灼热的沙地，将我的小船拖入浅浅的河流，
在那里，豹子在头顶一根大树枝上来回走着的地方，在羚羊狞恶地回头看着猎人的地方，
那里，响尾蛇在岩石上曝晒它那柔软身躯的地方，水獭在吞食游鱼的地方，
那里，鳄鱼披着坚硬的瘰疬在河湾里酣睡的地方，

那里，黑熊在寻觅树根和蜂蜜的地方，海獭以它的桨
　　形尾巴拍打泥土的地方，
在生长着的甜菜的上空，在开着黄花的棉田的上空，在
　　低湿田地里的水稻上空，
在尖顶的农舍上空，它顶上有扇形污迹，檐沟里长着
　　杂草，
在西部的柿子树上空，在叶子长长的玉蜀黍上空，在
　　纤巧的开着蓝花的亚麻上空，
在白色和褐色的荞麦上空，那里还有嗡嗡和嘤嘤的声
　　音，
在随风摇荡着形成光影细浪的暗黑色裸麦的上空；
攀登高山，抓住低矮坚韧的细枝，我抻着身子而上，
走在青草中被踏平的小径上，拂开枝叶纷披的矮树丛，
那里鹌鹑在树林和麦田之间鸣叫，
那里蝙蝠在七月的黄昏时飞舞，那里巨大的金甲虫掉
　　落在黑暗中，
那里溪水从老树根涌出，向草地流去，
那里牛马在站着，战栗地抖动着皮肉驱赶苍蝇，
那里奶酪布挂在厨房里，柴架放在炉板上，蜘蛛网像
　　彩饰般从椽上坠落，
那里大锤在沉重地打击，那里印刷机的滚筒在转动，
那里人的心脏可怕而痛苦地在肋骨下跳荡，
那里形状如梨的气球高高地飘浮起来，(我自己在里面
　　一起飘浮，安详地俯视下方，)
那里救生船用活套拖拉着前进，那里高温在沙坑里孵
　　着淡绿色的鸟卵，
那里母鲸携带着它的小鲸在游泳并从不把它遗忘，

那里汽船背后拖着长长的烟幡，
那里鲨鱼的大鳍像出水的一片黑刃劈开水浪，
那里烧掉了一半的双桅帆船在陌生的激流中漂行，
那里死者已在舱底腐烂，贝壳已在粘滑的甲板上生长，
那里星星密布的旗帜高举在队伍前头，
沿着伸展得长长的岛屿向曼哈顿行走，
在尼亚加拉下面，瀑布像一幅纱巾罩在我脸上，
在门前的台阶上，在门外硬木制的踏脚台上，
在赛马场上，或者享用野餐，或跳快步舞，或者痛快地玩着棒球，
在单身汉的狂欢会上，有下流的笑谑，放肆的嘲弄，狂舞，豪饮，大笑，
在苹果酒厂品尝褐色的麦芽汁，用麦秆吮吸着糖水，
在削苹果时我因找到多少鲜红的果子便要求吻多少次，
在集会中，在海滨聚会时，在联谊会上，在剥玉蜀黍和盖房子的时候，
那里模仿鸟在发出动听的咯咯声，有时高叫，有时低低地呜咽，
那里干草堆耸立在禾场上，那里麦秆散得满地，那里为生育而养的母牛在牛棚里等着，
那里公牛走来履行它的雄性职责，那里种马在走近母马，那里公鸡在踩着母鸡，
那里小母牛在吃草，那里鹅群在用扁嘴撮食东西，
那里日落时的阴影在无边和寂寞的草原上延长，
那里水牛群远远近近地散开在平原上蹒跚而行，
那里蜂鸟在闪烁微光，那里长寿天鹅的颈项在弯曲着

转动，
那里笑鸥在岸边急飞，它笑着近似人类的笑声，
那里蜂房排列在花园里被深草半掩着的灰色木架上，
那里脖子上戴着花环的鹧鸪围成一圈栖息在地上，只
露出它们的头，
那里载柩的马车在进入墓园的拱门口，
那里冬天的狼群在遍地白雪和树林冰冻的荒野中嗥
叫，
那里戴着黄色羽冠的苍鹭夜里来到沼泽边啄食小蟹，
那里游泳者和潜水者溅起的水花使炎热的中午为之风
凉，
那里纺织娘在井边胡桃树上把她那半音阶的芦笛吹
响，
走过那种着带有银色网络叶子的西瓜和胡瓜的小片土
地，
走过盐渍的或橙黄色的空地，或锥形的枞树下，
走过健身房，走过挂着帘子的酒吧间，走过办公室或
大会堂；
喜爱本地的和喜爱外地的，喜爱新的和旧的，
喜爱漂亮的女人也喜爱面貌平常的，
喜爱那正在摘下软帽和婉转地说话的教友派女教徒，
喜爱那粉刷得雪白的教堂里唱诗班的曲调，
喜爱那流着汗的美以美会牧师的恳切言辞，对露天布
道会有着深刻的印象；
整个上午观看着百老汇商店的橱窗，将我的鼻子紧压
在厚厚的玻璃窗上，
同一天下午仰面望着天空漫游，或者顺着小巷或海边

走着，
我的右臂和左臂搂着两个朋友的腰身，我走在当中；
跟那个沉默的黑脸颊的乡下娃娃一起回家，(天黑时他
在我后面骑着马，)
在远离居民点的地方研究动物的足迹或鹿皮鞋留下的
脚印，
在医院里的病床边把柠檬水递给一个发烧的病人，
当一切都寂静时走近棺材里的尸体，端着蜡烛仔细地
瞧着；
乘船到每个港口去做买卖，去冒险，
与现代人一起奔忙，那么热情而不稳定，
对一个我所恨的人发火，疯狂地准备好用刀子捅他，
半夜里孤孤单单在我的后院里，好长一会我完全走了
神，
与美丽文雅的上帝并肩步行在朱迪亚①古老的丘陵地
带，
飞快地穿过空间，迅速地穿过天空和星群，
飞快地在七个卫星和直径八万英里的大圆环② 中行
进，
飞快地跟带着尾巴的、与其他同伙一样抛着火球的流
星同行，
携带着将它自己的丰满的母亲抱在怀里的幼小的新
月，
震荡着，欣赏着，计划着，热爱着，慎重着，

① 巴勒斯坦南部古地名，耶稣曾在那里活动。
② 指土星光环。

退后又赶上，出现又消隐，
我整天整夜走着这样的途程。

我访问各个天体上的果园，观看那里的产品，
看到它们成百亿地成熟，看见有千百亿个还是青的。

我像一个流动的吞没一切的灵魂那样飞翔，
我的道路的取向在探测深度的铅锤下方。

我随意取用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东西，
没有哪个看守能挡住我，没有什么法律能叫我退避。

我只需把我的船停泊片刻，
我派出的使者便不断巡游，或把他们的回报带给我。

我去猎取北极熊的皮毛和海豹，撑着尖头长杆越过峡
　　谷，攀附着容易脆裂的蓝色冰柱。

我登上前桅楼，
深夜我在桅楼守望处守望，
我们在北冰洋航行，那里有充足的亮光，
透过澄明的空气，我饱览周围奇妙的美景，
巨大的冰块从我身边经过，我也从它们身边经过，四
　　面八方的景色都通明透亮，
远处可见满头雪白的群山，我让我的幻想向它们飞去，
我们在接近那个我们即将投入战斗的辽阔的战场，
我们经过营地的庞大前哨，放轻脚步，小心前行，

或者我们在经过郊区进入一座已沦为废墟的大城市，
它有着那么多砖石和倒塌的建筑，世界上任何现存的
城市都比不上。

我是一个自由的伴侣，我在进犯者的营火旁露宿，
我将新郎从床上赶走，自己和新娘住在一起，
我整夜抱着她，让她紧贴着我的大腿和嘴。

我的声音是妻子的声音，是楼梯栏杆边的尖叫，
他们把我男人的已经淹死的水淋淋的身子抬上来了。
我了解英雄们的宽阔胸怀，
现时代和一切时代的英勇气概，
那船长怎样看着那只拥挤的失去了舵的遇难轮船，当
死神在暴风雨中上下追逐着它，
他怎样紧紧把持着，一寸也不后退，白天黑夜都一样
忠诚，
并用粉笔以大字母在木板上写道："请满怀信心，我们
决不会抛弃你们！"
他怎样跟着他们，同他们一起抢风行驶，接连三天毫
不动摇，
他怎样终于救出这漂流中的一群，
那些瘦长的、衣服宽松的妇女们在她们坐着小船离开
那本已准备好的坟墓时是怎样的表情，
那些沉默的、面目苍老的婴儿，那些被扶起的病人，那
些尖嘴的没有刮脸的男人，又是什么样子；
所有这一切我全都吞下，它味道很美，我很喜欢，它
成为我的东西，

我是那个男人，我蒙受了苦难，我当时就在那里。

烈士们的蔑视和镇静，
古时候一位母亲，她被判为女巫用干柴烧死，她的儿
　　女在一旁观看，
被追赶的奴隶跑不动了，倚靠在篱笆边，喘着气，浑
　　身是汗，
足以致命的大小子弹，他腿上和脖子上像针刺般的疼
　　痛，
对所有这些我都感觉到，或者我就是那些人。

我是那个被追捕的奴隶，猛犬咬我时我也畏缩，
地狱与绝望降临到我头上，射击手咔哒咔哒射击着，
我抓住篱笆上的横木，我的血一滴滴淌着，但被我皮
　　肤上渗出的汗稀释了，
我跌倒在野草和石子堆上，
骑马者驱策着的不愿前进的马，一步步逼近我走来，
然后在我迷糊的耳边辱骂，用鞭杆猛击着我的脑袋，
剧痛对我像换一次衣服那样普通，
我不问受伤者有什么感觉，我自己就成了受伤的人，
当我倚在手杖上细看时，我的身上的痛处早已发青。

我是那个被碾压的救火夫，胸骨已经碎了，
坍倒的墙壁把我埋在它们的瓦砾中，
我吸进热浪和烟尘，我听见我的同伴们在大声喊叫，
我听见远处他们的铁镐和铁铲的咔嚓声，
他们把横梁挪开，他们轻轻地把我抬出来。

我穿着红衬衣躺在夜雾中，为了照顾我眼前是一片寂
　　静，
我终于没有了痛苦，虚弱地躺着，但不是不觉得孤独，
周围是一些白净美丽的脸孔，头上的救火帽已经脱了，
那些跪着的群众在火把的亮光下看不很清楚。

遥远的和死去的又活过来了，
他们显得像表盘或者像我的两手一样运动着，我自己
　　就是钟表。
我是一个老炮手，我讲述我在要塞上的事，
我又回到了那里。

又是鼓手们的隆隆不绝的击鼓声，
又是进攻的大炮，臼炮，
又是大炮声在我倾听着的耳朵中的反应。

我参加，我看见我听见全部情景，
叫喊，诅咒，咆哮，给打得准的炮击的喝彩，
缓缓经过和一路留下血迹的救护车，
调查破坏和进行必要的修补的工人，
穿进裂开了的屋顶的手榴弹，扇形的爆炸，
肢体、头颅、石块、木头、铁片在空中飞过时的嗖嗖
　　声。

又是我那垂死的将军嘴里发出的咯咯声，他狂怒地挥
　　动着手，

他透过血块喘息着说，别关心我——要关心——战壕。

34

现在我讲讲我少年时代在得克萨斯听说的事情，
（我不讲阿拉莫① 的陷落，
没有谁逃了出来讲阿拉莫陷落的情形，
那一百五十个人还默默地埋在阿拉莫。）
那是一个有四百一十二个青年惨遭屠杀的场景。

他们撤退时摆了个方阵，用他们的辎重当胸墙，
他们从九倍于他们的围攻的敌人中已经取得九百条生
　　命的报偿。
他们的上校受伤了，弹药打尽了，
他们交涉一次体面的投降，收到了签字文书，放下了
　　武器，作为战俘往后撤。

他们是巡逻骑兵这个兵种的光荣，
在骑马、射击、唱歌、宴饮、求爱各方面都无与伦比，
魁伟，好动，慷慨，俊秀，骄傲而多情，
长着胡子，晒得黝黑，穿着猎人的轻装，
没有一个超过了三十的年龄。

在第二个星期日早晨，他们被带出去分批处死了，那

① 1836 年 3 月 6 日，墨西哥军队攻入得克萨斯州安东尼奥的阿拉莫，消灭了美军驻军。

是美丽的初夏季节，
屠杀从大约五点开始，到八点完毕。

没有哪一个是听命下跪的，
有的进行了疯狂而无助的冲击，有的站得笔直，
少数几个立即倒下了，子弹打中了太阳穴或心脏，活
　　的死的躺在一起，
那些被残害的、缺臂断腿的在尘土里挣扎，新来者看
　　见他们在那里，
有些半死的企图爬走，
他们被刺刀解决了，或遭到枪托的连连猛击，
一个不到十七岁的小伙子揪住了刽子手，直到另外两
　　个人来把他解脱，
那三个人都被撕伤，浑身沾着小伙子的血迹。

十一点开始焚烧尸体，
这就是四百一十二个青年人惨遭屠杀的故事。

35

你想听听古时海战的故事吗？
你想知道谁凭月亮和星星的光辉打了胜仗吗？
听这个故事吧，像我外祖母的父亲那水手讲给我听的
　　一样。

我们的敌人可不是在自己的船舱里躲躲闪闪的人，我
　　告诉你，（他说，）

他有的是真正英国人的胆量，没有谁比他更顽强更过
　　硬的，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在看看天黑了的时候他来猛袭我们了。

我们跟他肉搏，帆桅和帆桅扭在一起，炮口挨着炮口，
我的船长亲自动手把它们紧紧地捆着。

我们受到了大约十八磅炮弹的水下射击，
刚一交火我们的下层炮舱便有两发巨大的炮弹爆炸，
　　杀死了周围的士兵，真是血肉横飞。

战斗到日落，战斗到黑夜，
到晚上十点，圆月正高高升起，船的裂缝越来越大，据
　　报进水已经五英尺深了，
纠察长把关在后舱的俘虏放了出来，给他们一个逃生
　　的机会。

进出弹药库的通道现在被守卫把住了，
他们看到那么多陌生的面孔，他们不知道该信任谁。

我们的舰只着了火，
对方问我们是不是要求投降？
是否要降下旗帜结束战斗？

现在我满意地笑笑，因为我听到了我们的小个子舰长
　　的声音，
我们没有下旗嘛，他镇静地叫道，我们这边的战斗刚

开始进行。

只有三尊炮可用了，
一尊由舰长亲自指挥，对准敌人的主桅，
两尊有效地发射葡萄弹和霰弹，压住了敌人的步枪并
肃清了他的甲板。

只有桅楼上在协助这个小炮台开火，尤其是主桅的桅
楼，
他们在整个战斗中英勇地坚持着。

一分钟也不停歇，
船的裂缝迅速扩大，抽水机赶不上了，火苗也在向火
药库延伸。

有个抽水机给炮弹打掉了，大家都认为我们正在下沉。

小舰长镇静地站着，
他不慌不忙，他的声音不高也不低，
他的眼睛放射着比我们的军用提灯更强的光辉。

将近十二点时，在月光照耀下他们向我们投降了。

36

午夜舒展着身子静静地躺着，
两只巨大的船壳伏在黑夜的胸脯上一动不动，

我们那只满身窟窿的船在缓缓下沉，大家准备过渡到
　　那只被征服了的船上去，
舰长站在后甲板上，脸色像一张白纸，冷峻地发着命
　　令，
近旁是那个在舱里值勤的孩子的尸体，
一个老水手的有着长长的白发和认真卷好的胡须的僵
　　尸的脸，
那竭尽全力也没能扑灭的正在上下狂舔的火焰，
那两三个还能执行任务的军官的沙哑的声音，
胡乱堆着的和单独躺着的尸体，桅杆和帆桁上的血肉
　　模糊的碎片，
砍断的船缆，晃荡着的绳索，平稳海面的微微震动，
黝黑而冷漠的大炮，散乱的火药包，刺鼻的气味，
在上空默默哀悼地闪耀着的几颗巨大的星星，
海风轻轻的呼吸，岸边田野和芦草的香气，委托幸存
　　者送出的死亡信息，
外科大夫手术刀的微响，他那锯子的嘶嘶声，
喘息声，咯咯声，鲜血泼洒声，短促的尖叫声，悠长、
　　暗淡和渐渐低微的呻吟声，
这一切就是如此，这一切都是无法挽回的事情。

37

你们这些在站岗的懒虫！当心你们手中的武器呀！
他们从被攻下的大门口挤进来了，我被弄昏了头脑！
作为一切亡命者和受苦者的化身，
看见我自己在狱中装扮得像另一个人，

并感受着沉闷的持续不断的苦痛。

那监视犯人的看守扛着卡宾枪守望着我，
我早晨被放出来，晚上又被关着。

没有哪个戴着手铐走向监狱的叛变者不是由我戴着手
　　铐作伴走在他身旁，
（我不是那里那个快活的人，而像那个沉默的，他的汗
　　水流到了嘴上。）

没有哪个青年因盗窃被捕时不是连我也带走，并且同
　　样受审和判刑的。

没有哪个霍乱病患者奄奄一息地躺着时不是在我也奄
　　奄一息地躺着的时候，
我面如死灰，青筋突露，人们丢下我走了。

求乞者将他们自己附在我身上，我附着于他们的身体，
我伸出手拿着帽子，满面羞惭地坐着行乞。

38

够了！够了！够了！
我有点发懵了。靠后面站吧！
让我有点时间醒醒我那挨了打的头，从昏沉、睡梦和
　　呆滞中休息过来吧，
我发现自己到了犯通常错误的边沿啦。

我居然会忘记那些嘲笑者和侮慢！
我居然会忘记那簌簌落下的眼泪和木棒与铁锤的打
　　击！
我居然会以旁观的目光来看待我自己被钉上十字架并
　　戴上血污的王冠！

现在我想起来了，
我重温那搁置得太久的部分，
石墓使藏在它以及别的坟墓里面的东西大大增加了，
尸体站起来，伤口愈合，锁链从我身上掉落。

我又充满了无比的力量前进，成为一个平常而又无尽
　　的行列中的一员，
我们去到内地和海边，越过所有的疆界，
我们的飞速的法则正在向全世界扩展，
我们帽子上簪着的花朵成长了好几千年。

小鬼们啊，站出来吧！我向你们致敬！
继续你们的评注工作，继续提出你们的疑问！

39

那个友好而洒脱的野蛮人，他是谁呀？
他在等待文明吗？还是他已超过并且掌握了它？

他是在户外长大的某种西南部的人？他是加拿大人吗？

他是从密西西比流域来的？从依阿华、俄勒冈、加利
　　福尼亚来的？
是山地人？是草原、丛林里的居住者？或者从海上来
　　的水手？

无论他走到哪里，男男女女的人都接受他，
他们渴望他喜欢他们，跟他们接触，跟他们同住，跟
　　他们说话。

行动如雪花一样放荡，言语像青草般朴素，头发从不
　　梳理，笑声不绝而又天真，
稳重的步履，平凡的相貌，平凡的举止和表情，
这些以一种新的形式从他的指尖降落，
与他的身体或呼吸的气味一同飘出，从他的眼神里飞
　　腾。

40

自鸣得意的阳光啊，我不需要你的曝晒，到那边躺着
　　去吧！
你只是照亮表面，我却从表面深入到底层。

大地呀，你好像在我手中寻找什么东西，
说吧，你这戴顶髻的人①，你要什么呢？

① 指戴头饰的印第安人。

男人或女人啊，我本可说明我多么喜欢你，但是我不能，
也可以说明我身上和你身上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不能，
还可以说出我心中的渴望和我这血脉的日日夜夜的跳动。

看哪，我并不讲演或给人以小小的慈悲，
我要给就拿出我自己。

你在那里软弱无力地两膝哆嗦，
张开你那张裹着的嘴，让我给你吹进点勇气，
摊开你的手掌，揭开你的口袋盖儿，
我是不让人推辞的，我强迫人家接受，我有大量的积蓄可给，
我要奉赠我所有的一切。

我不问你是谁，那对我并不重要，
除了我加于你身上的以外，你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干不了。

我俯身凑近棉田里的苦力或打扫厕所的工人，
我在他的右颊上给他以家人般的亲吻，
并且在灵魂深处起誓我将对他永不失信。

在适宜于怀孕的女人身上我留下更硕大更灵巧的婴儿种子，
（今天我射出的是傲慢得多的共和国的素质。）

对任何一个垂死的人，我都飞奔前去，拧开他的门把
　　手，
将被子掀翻到床脚下，
让医生和牧师各自回家。

我抓住那个快咽气的人，以不可抗拒的意志把他举起，
啊，绝望者，这里是我的颈项，
天哪，决不能让你下沉！快把你的全部重量压在我身
　　上。

我使劲用呼吸吹胀了你，使你浮起来，
我给屋子的每个房间里都驻满士兵，
那便是爱我的人们和战胜坟墓的人们。

睡吧——我和他们整夜看守着，
没有疑惧、没有死亡胆敢来侵袭你，
我已经把你拥抱着，使你今后归我所有，
等到你早晨起床时你会看出我说的一点不错。

41

我就是给那些躺着喘息的病人带来帮助的人，
对于那些强壮和能够行动的男女，我带来更多必要的
　　帮助。

我听到了关于宇宙的种种说法，

听到了，而且听了有好几千年，
一般说来还算可以——但这样就完了吗？

我来扩大它，应用它，
一开始就比那些精明的老贩子出了更高的价格，
我亲自量出耶和华的准确的尺码，
印刷了克罗诺斯、他的儿子宙斯和孙子赫拉克勒斯，
买下了阿喀琉斯、伊提斯、珀琉斯、婆罗贺摩和释迦牟尼的手稿，
在我的文件袋里散放着玛尼多，印成单页的阿拉，刻成图版的十字架，
连同阿丁和面目狰狞的麦西特里①，以及各个偶像和肖像。
完全按照他们的价值作价，一分钱也不多花，
承认他们曾经存在并在他们的时代起过作用，
（他们以前好像给羽毛未丰的雏鸟送过小虫子，而如今这些鸟应该自己起来飞翔和歌唱了，）
接受了那些粗糙的神的速写来更好地充实我自己，又大方地赠送给我所看见的每个男人和女人，
我发现在一个建造房屋的建筑工身上有着同样或更多的神性，
当他卷起袖筒、挥动钳子和凿刀时他能要求更高的尊

① 克罗诺斯，希腊神话中大神宙斯之父，宙斯则为诸神之父。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喀琉斯，埃及神话中的太阳，司生殖，为农神伊提斯之夫。珀琉斯，古代巴比伦人之大神。婆罗贺摩，是印度教中的宇宙的灵魂。玛尼多，美国红印第安人崇拜之神。阿拉，穆罕默德教徒对神的称呼，即真主。阿丁，北欧挪威的战争之神。麦西特里，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战争之神。

重，

我并不反对接受特殊的启示，认为一缕烟或我手背上的一根汗毛也与任何启示一样地奇异；

对我说来那些驾着救火车和攀缘绳梯的小伙子并不亚于古代战争中的诸神，

当我注意到他们那滚过毁灭性倒塌中的声音，

他们那健壮的肢体在烧焦的木板上安全走过，他们那雪白的前额完整无恙地从火焰中露出；

那个怀抱着婴儿喂奶的机械匠妻子就是在为每个出生者提出生之权利的申请，

三位健壮的、裙子在腰上鼓胀着的天使并排地挥舞着三把镰刀在嚓嚓地收割，

那牙齿不全的红头发马夫为了补救他过去和未来的罪恶，

在卖掉他所有的财产，为他的兄弟步行去雇律师，并在他因伪造文书而受审时坐在他旁边陪着；

那些散布得最广的东西也只散布在我周围一个平方杆之内，而且还没有把这个平方杆铺满，

公牛和小虫从来没有受到足够的颂赞，

粪便和泥土有梦想不到的可敬之处，

神异的东西算不了什么，我自己正等待着有一天也成为神圣之物，

那一天快要来了，那时候我做出像最优者那么多的好事，并显得同样惊人，

我指着生命的块根① 起誓！我已经成为一个造物者，

① 暗指睾丸。

此时此地我就将我自己放进暗影潜伏的子宫。

42

人丛中的一声叫喊，
我自己的声音，清亮圆满，横扫一切而很有决断。

来吧，我的孩子们，
来吧，我的男孩和女孩们，我的女人、家属和亲人们，
现在演奏家已经来劲，他已经用内心的笙管把序曲完
　　成。

容易地写成和信手演奏的和声啊——我感觉到了你弹
　　拨的高潮和尾声。

我的头在我的脖子上转动，
音乐悠扬婉转，但并非来自风琴，
人们围绕着我，但他们并不是我的家人。

永远是坚硬平坦的大地，
永远是些吃着喝着的人，永远是朝升夕落的太阳，永
　　远是空气和不停的潮汐，
永远是我自己和我的邻居，爽朗的，恶毒的，诚实的，
永远是古老的不能解释的疑问，永远是那个刺伤的拇
　　指，永远是那种发痒和渴望的呼吸，
永远是使人恼怒的咻咻声，直到我们发现了那个狡诈
　　者躲藏的地方并把他揪了出来，

永远是爱，永远是生命抽泣的泪水，
永远是颔下的绷带，永远是死人的床位。

这里那里眼睛给蒙上了小银币的人在奔走，
为了塞满无餍的肚皮，脑子在放肆地大搞诡计，
买呀，卖呀，捞取票子呀，却一次也不去参加节期，
许多人流汗，耕田，收割，却只得到秕糠当报酬，
几个懒怠的占据一切，他们不断把麦子据为己有。

这是那座城市，我是其中的一个公民，
凡是与别人有关系的我也同它有关，如政治，战争，市
　　场，报纸，学校，
市长和议会，银行，税率，轮船，工厂，货仓，店铺，
　　不动产与动产。

那些渺小而众多的侏儒穿戴着硬领和燕尾服在到处蹦
　　跳，
我知道他们是谁，（他们肯定不是蛆虫或跳蚤，）
我承认这些我自己的复本，其中最软弱最浅薄的也与
　　我一样长命不死，
我所有的行动和言论对他们都同样适合，
我心中翻搅着的每个思想都同样在他们心中翻搅。

我十分明白我自己的自我中心主义，
我明白我的兼收并蓄的诗行并且决不能少写，
并且无论你是谁也要拿你来充实我自己。

我的这首歌不是一些惯常的词句，
而是直率的质问，跳出很远但收得更近；
这是一本印刷和装订好的书——但是那印刷者和印刷厂的孩子呢？
这是些拍得很好的照片——但是那紧靠在你怀中的你的实实在在的妻子和朋友呢？
这艘装配着铁甲的黑色的船，它那巨大的枪炮安装在炮塔里——但是船长和工程师们的胆量呢？
屋子里有碗碟、食品和家具——但是主人和主妇以及他们眼中的表情呢？
天在高处——但是在这里或隔壁，或者在对过呢？
历史上有的是圣人和贤人——但是你自己呢？
讲道，信条，神学——但是那深不可测的人类脑子又怎样？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爱？什么是生命呢？

43

我并不轻视你们这些牧师，无论何时何地，
我的信仰是最伟大的，也是最渺小的信仰，
包括古代和现代的崇拜以及古代和现代之间的一切崇拜，
相信五千年以后我将再来到世上，
等候着神的启示的回答，尊奉诸神，礼赞太阳，
以最早的岩石或木桩作为崇拜的偶像，在巫咒的圈子里执杖作法，
帮助喇嘛或婆罗门修剪神像的佛灯，
在膜拜男性生殖器的游行队伍中沿街跳舞，在树林中

当一名狂热而严肃的苦行僧，
从头骨酒杯中啜饮蜜酒，崇敬《沙斯塔》和《吠陀经》①，信奉《古兰经》，
在阿兹台克的神庙②走动，那里有从石头或刀子上流下的血痕，
接受福音，接受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确信他神圣，
做弥撒时下跪，或者在清教徒祈祷时起立，或者耐心地坐在教堂的座位上，
在神志昏迷的紧要关头我胡言乱语，口吐白沫，或者如死人般等着直到苏醒，
注视着马路和地面，或马路和地面两旁的地方，
从属于那些绕着圈中之圈的人。

作为那个内向和外向的人群中的一员，我转过身来，像一个即将出门的人在交代事务似地说着。

垂头丧气的怀疑者，沉闷而孤单，
漂浮，阴沉，忧郁，愤怒，矫饰，失意，没有信仰，
我认识你们中的每一个人，我认识痛苦、怀疑、绝望和无信仰汇成的海洋。

鲸鱼的尾鳍掀起多大的浪花呀！
它们怎样像闪电般迅疾地扭动，一阵阵痉挛着喷出鲜

① 《沙斯塔》和《吠陀经》都是印度教的圣典。
② 墨西哥印第安部族的神庙。

血！

平静下来吧，怀疑者和郁郁不乐者的带血的尾鳍，
我在你们中间就像在任何人中间那样就位，
过去对你、对我和对大家都一样是一种推动，
那些还未经历过的以后会为你、为我、为大家所同样
经历。

我不知道那些还未经历过的和以后的一切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到时候它会证实是足够的，决不会错。

每一个过路的人都被考虑过了，每个停留的也受到了
考虑，一个也不会遗漏。

不会遗漏那个死了和被埋葬了的青年，
也不会遗漏那个死了和葬在他旁边的，
或者遗漏那个在门口偷看然后被抓回来并从此失踪的
小孩，
或者那个曾经无目的地生活并尝过比苦胆更甚的痛苦
的老人，
或者那个在贫民院中因饮酒无度和生活不规则而患了
结核病的人，
或者那无数被残杀被毁灭的人，或者那些被称为人类
秽物的粗野的科布人①，
或者那些只是漂来浮去、张口等着灌进食物的珊瑚虫，

① 即苏门答腊东岸的科布人。

或者大地内部或大地上最古老的坟墓深处的任何东
　　西，
或者无数天体上的任何东西，或者居住在这些天体上
　　的无穷无尽之物，
或者现今，或者已知的最微小的东西。

44

现在是说明我自己的时候了——我们站起来吧。

凡是已知的，我都抛开，
我带着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同我一起进入未知的世界。

时钟指出一个瞬息——但永恒指出什么呢？

我们至今已历尽亿万兆个冬天和夏天，
前面还有亿万兆个，还有亿万兆个在它们的前面。

出生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多样，
更多的出生还将给我们带来丰富的多样。

我不把某一个称为较大的而把另一个称为较小的，
那个将其时间和空间占领了的事物与任何其他事物相
　　等。

人类想谋杀或妒忌你吗，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我为你难过，他们并不想谋杀或妒忌我，

人人都对我温和，我不同忧伤打交道，
（我和忧伤有什么相干呢?）

我是已完成的事物的顶点，而且我包含着未来的事物。

我的脚踏在梯子的最高层，
每个梯级是一大段年代，梯级之间是更长的一段年代，
下面的一切都按时经过了，而我仍然在攀登攀登。

上升再上升，让幽灵们在我后面躬身俯首，
我远远往下看见那巨大的第一个乌有，我知道我甚至
　　曾在那里，
我总是在暗中等候，在冷漠的迷雾中昏沉地睡着，
不慌不忙，恶臭的碳质也不曾伤害我。

我被长久地紧紧抱住——很久很久。

为我而作的准备是很宏伟的，
忠实而友好的臂膀扶助了我。

无数个世纪引渡着我的摇篮，像快乐的船夫摇呀摇着，
星星为了给我让出地方而远远地绕着它们的圈子，
它们施加影响来照看我将要出现的场合。

在我从母亲肚子里出生之前，多少个世纪引导了我，
我的胚胎从不麻痹，没什么东西能使它窒息。

为了它，星云凝结成一个地球，
地层漫长而缓慢地堆积，让它在上面栖留，
大量的植物给它以营养，
巨大的蜥蜴把它含在口里运送并小心地将它伺候。

为了完成我并使我快乐，一切力量都积极地调动了，
如今在这个地点我才与我健壮的灵魂一起站着。

45

啊，青年时代！伸张不尽的弹力！
啊，成年时代，匀称，红润而又丰满。

我的情人们使我窒息，
挤压着我的嘴唇，堵塞着我皮肤的毛孔，
拥着我走过大街和公共大厅，晚上光着身子来到我这
　　里，
白天从河岸的岩石上叫喊“啊嗬”！在我头顶上晃着，
　　嘁嘁喳喳地嚷着，
从花坛、葡萄藤和交缠的树丛中喊我的名字，
栖落在我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以温馨甜蜜的吻亲遍我的身体，
又悄悄地从她们心窝里掏出来并送给我一把把的东
　　西。

老年壮丽地升腾！欢迎啊！临终日子的难以名状的佳
　　境！

每个情景不只宣告自己的存在，它还宣告它以后和从
　　它自己要产生的情景，
而且黑暗的寂静也具有同样的作用。

晚上我打开天窗，看见那远远散布的星网，
而我所看见的一切再乘以我所能想象出的最高数字，
　　也只能碰到那更远的星系的边上。

它们愈来愈广地散布，铺展，永远地铺展，
向外面，向外面，永远向外面。

我的太阳也有它自己的太阳，并环绕它顺从地旋转，
它联合它的同伙，那更高地环行的一群，
而后面有更大的一群跟着，使它们中那些最大的也成
　　了小点。

没有停止也永远不会有停止，
如果我，你，大千世界，以及它们底下或上面的一切，
此刻都还原到一种苍白的浮游物，那也会终归徒然，
我们一定会重新回到我们现在站立的地点，
一定会走得同样远，然后更远更远。

几个亿万年代，几个亿万立方英里，并不会危害这段
　　距离或使它性急，
它们只不过是局部，任何事物都只是局部而已。

无论你望得多远，还有无限的空间在眼界之外，

无论你怎样计算，还有无限的时间在周围等待。

我的约会地已经指定，那是确实的，
上帝会在那里等候直到我顺利地到了，
那位最伟大的伙伴，我所渴想的情人将在那里等着。

46

我知道我享有最优越的时间和空间，而且从来没有被
　　度量过，也永远不会被度量。

我走着一个永恒的旅程，（都来听听吧！）
我的标志是一件雨衣，一双好鞋，和从树林中砍来的
　　一根手杖，
我的朋友谁也不在我的椅子上休息，
我没有椅子，没有教堂，没有哲学，
我不把任何人领到图书馆、交易所或餐桌旁，
但是我把你们中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领到一个小山丘
　　上，
我的左手搂着你的腰部，
我的右手指着各个大陆的风景和那条大路。

我不能、别的任何人也不能替你在那条大路上旅行，
你必须自己走去。

它并不远，它可以达到，
也许你自从出生以来一直在走，但并不知道，

也许它在水上和陆上各处。

背上你的行李吧，亲爱的儿子，我也要背上我的，让
　　我们赶快前行，
我们一路上将观赏美妙的城市和自由的国土。

如果你累了，就把两个包袱都给我，并将你的手掌放
　　在我的臀部，
到适当时候你会以同样的方式回报我，
因为我们一出发就再也不会躺下休息了。

今天天亮前我登上一座小山，望着拥挤的天空，
我对我的精神说，当我们拥有这些星球以及它们身上
　　一切事物的欢乐和知识时，我们就充实和满足了
　　吗？
我的精神说不，我们仅仅达到了那个高度，还要越过
　　它继续前进。

你也在向我提出问题，我听见了，
我回答说我不能答复，你必须自己去寻找。

坐一会儿吧，亲爱的儿子，
这里有饼干可吃，这里有牛奶好喝，
但是只要你睡一觉换上舒适的衣裳，精神恢复了，我
　　便给你一个告别的吻，并打开大门让你从这里出
　　走。

你耽于可鄙的梦想已够久的了，
现在我要洗掉你的眼污，
你必须让自己习惯于刺目的阳光和你生活中某个耀眼
　　的片刻。

你胆小地抱着木板在岸边涉水已经很久了，
如今我要你做一个勇敢的游泳者，
要你跳进海里，又浮上来，向我点头，大喊，并笑着
　　把头发甩往脑后。

47

我是运动员的教师，
那个在我身旁挺着比我更宽阔的胸膛的人证实了我自
　　己的宽阔，
谁在我的教导下学会了推翻他的教师，谁就最尊崇我
　　的教导。

我爱的那个孩子，他长大成人不是靠外来的力量，而
　　是凭自己的能力，
他宁愿桀骜不驯也不要出于恭顺和畏惧的美德，
他热爱他的女友，津津有味地吃他的牛排，
他觉得患单相思或被人轻蔑比锐利的刀子还难以忍
　　受，
他在骑马、决斗、射击、驾船、唱歌或弹琴方面都是
　　第一流的好手，
他喜欢伤疤和胡子以及有麻子的脸孔，而不爱那些满

面皂沫的男人，
喜欢皮肤晒得黑黑的人而不爱成天不见太阳的家伙。

我教导人们离我而去，可是谁能离我而去呢？
无论你是谁，我跟着你，从此时开始，
我的话使你的耳朵发痒，直到你理解为止。

我说这些事并不是为了赚一个美元，或者在等船时消
磨时间，
（其实你也说得和我一样多，我只是充当你的舌头，
它给拴在你嘴里，而在我嘴里却开始解脱了。）

我发誓我永远不再在屋子里说起爱情或死亡，
我还发誓我永远不解释我自己，只有同他或她单独躲
在户外时才能破例。

如果你想了解我，就到山上或水边去吧，
近在身旁的小昆虫便是一种解说，一滴水或一个微波
便是一把钥匙，
那木槌，那桨，那锯子，都证实我的言词。

没有哪间紧闭的房子或学校能与我交流，
但是莽汉和小孩要比它们好得多。

年青的机械匠跟我最亲密，他熟悉我，
身上背着斧头和水罐的伐木工人会带着我整天在一
起，

在田里耕种的农家小伙听见我的声音时会感到快乐，
在航行的船上我的言语也在航行，我跟渔夫和水手交
　　往，我爱他们。

那个在宿营或行进中的士兵是属于我的，
在战斗打响的前天晚上，许多人来找我，我没有让他
　　们失望，
在那个庄严的夜晚（那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晚），那些
　　认识我的人都来找我谈谈。

我的脸去摩擦猎人的脸，当他在毯子里孤独地躺下的
　　时候，
赶车的人想着我，不顾他车子的颠簸，
年青的母亲和年老的母亲都理解我，
女孩和妻子也停针片刻，忘记了她们在哪里，
他们所有的人都在重温我告诉他们的东西。

48

我说过灵魂并不优于肉体，
我也说过肉体并不优于灵魂，
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包括上帝，是比他自己
　　更加伟大的，
谁要是走了一小段路程还没有给别人以同情，他便是
　　穿着尸衣走向自己坟墓的人，
而我或你身无分文，却可以购买世界上最高档的商品，
只要眼睛一瞥或指出豆荚中的一颗豆子，就能使古往

今来的学问无地自容，
任何行业和职务只有干着它的青年人能够成为英雄，
任何柔弱的物体都能作为旋转着的宇宙的中心，
我对任何的男人和女人说，让你的灵魂在百万个宇宙面前保持冷静和镇定。

于是我对人类说，不要对上帝怀有好奇心，
因为对每样东西都好奇的我却不那样看待上帝，
（无论用多少言词也不能说明我对上帝和死亡都看得多么平易。）

我在每件事物中都听到和看见上帝，可是对上帝却一点也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世上还有什么人比我自己更奇妙一些。

我为什么还要希望比今天更好地看见上帝呢？
每天二十四小时中每个小时乃至每一瞬间我都看到上帝的一些什么，
在男人和女人的脸上以及在镜子中我的脸上，我看见上帝，
在大街上我发现上帝丢下的书信，每封信上都签着上帝的名字，
我把它们留在原来的地方，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到哪里去，
别的信也会准时到来，永远如此。

49

至于你，死亡，还有你，给人以痛苦的致命的拥抱，你
想恐吓我是毫无意思的。

助产士毫不畏缩地上班来了，
我看见那只老练的手在压挤，在接受，在撑持，
我倚在那精致柔韧的门槛边，
注视着出口，注意到痛苦的减轻和消失。

至于你，尸体，我想你是很好的肥料，但这并不叫我
厌恶，
我闻到生长着的芳香的玫瑰，
我伸手去摸那叶子的嘴唇，我抚摩西瓜的光滑胸脯。

至于你，生命，我认为你是许多次死亡的残余，
（在这以前我自己无疑已死过一万次。）

啊，天上的星星，我听见你们在细语喁喁，
啊，恒星——啊，坟上的荒草，啊，永久的转移和推
进，
如果你们什么也不说，我又能说什么呢？

关于秋天树林中的浑浊的水塘，
关于黄昏萧瑟时从悬崖上降临的月亮，
摇曳吧，白天和薄暮时的闪光——在垃圾堆里腐烂的

黑茎上摇曳，
伴着枯枝的悲泣般的谵语摇晃。

我从月亮上升，我从黑夜中上升，
我发觉那惨淡的微光是正午太阳光的反照，
我从这大大小小的子孙出发向那稳定的中心前进。

50

我身上有些东西——我不知那是什么——但是我知道
它在我身上有着。

被折磨得浑身流汗——然后我的身体冷静而清凉了，
我睡觉——我睡得很久。

我不认识它——它没有名字——它是个没有说出的
词，
它在什么词典中、言语中和符号中都没有。

它依附着某种荡漾的东西，超过我所依附而行的地球，
对它来说，宇宙万物便是那个以拥抱摇醒我的朋友。

也许我可以说得多一点。纲领嘛！我为我的兄弟姐妹
们申辩。

我的兄弟姐妹们啊！你们看见了吗？
那不是混沌或者死亡——那是形式，联合，计划——

那是永恒的生命——那是幸福。

51

过去和现今凋谢了——我充实了它们，又掏空了它们，
还要去充实我那未来的第二层。

站在那边的谛听者呀！你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我？
请细看我的脸，当我嗅出黄昏在挨近，
（老实说吧，没有别人听见你，我也只再逗留一分钟。）

我自相矛盾吗？
那很好，我就自相矛盾，
（我博大宽广，我包罗万象。）

我专心注意近处的人们，我坐在门槛上等着。
谁做完了他当日的工作？谁将最快吃完他的晚餐？
谁愿意同我去外面遛遛？

在我离开之前你要说话吗？难道你要等到已经太晚了
　　的时候？

52

苍鹰在上空掠过并斥责我，它怪我饶舌和迟迟不走。

我也一点都不驯顺，我也是不可解释的人，

我在世界屋脊上发出我的粗野的喊叫声。

白天的最后的日影为我留连，
它把我的在其余一切后面并像任何事物那样真实的影
　　子投掷在多影的荒原，
它劝诱我走向雾霭和昏暗。

我像空气一样走了，我向正在消逝的太阳摇晃着我的
　　绺绺白发，
我把我的血肉抛入漩涡，像包在花边样的皱襞中漂泛。

我将我自己馈赠给秽土，让它生长在我所爱的草丛里，
如果你想再得到我，请到你的靴后跟底下去寻觅。

你很可能不会知道我是谁或我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仍然会有益于你的健康，
并将滤净和增强你的血液。

如果你一时找不着我，请仍然保持勇气，
一处不见就到另一处去寻觅，
我总会在某个地方等着你。

亚当的子孙

向那花园

向那花园，世界又重新上升，
那些能生育的配偶，女儿们，儿子们，带头前行，
爱，他们肉体的生活、意义和存在，
好奇地看着我在这里沉睡后苏醒，
那些大幅度旋转的周期再一次给我带来了，
色情的，成熟的，看来是那么美丽，那么令人吃惊的，
我的四肢以及在其中永远颤栗的火，
由于某些最奇妙的原因，
我既然生存，仍能窥见和看透，
她满足于现在，满足于过去，
夏娃在我身旁或后面随行，
有时走到了前头，我也同样跟着她行进。

从那些被抑制的疼痛的河流

从那些被抑制的疼痛的河流，
从我自身那命脉所系的东西，
从那个我即使完全孤立也要使之光大的事物，
从我自己的洪亮的声音，那唱着生殖器的，
唱着生殖之歌的，
唱着超等儿童和其中的超等成人的必要性的，
唱着肌肉的冲动和交合的，
唱着同床者之歌的，（啊，不可抗拒的渴求！
渴望着任何一个和每一个相互吸引的肉体啊！
渴望你无论你是谁你那交关的肉体，你超过一切地使
　　之喜悦的那个肉体啊！）
从那日日夜夜消蚀着我的如饥似渴的折磨，
从出生的时刻，从羞涩的痛苦，歌唱着它们，
寻觅着我找了多年而没有找到的东西，
随意唱着一阵阵激动的灵魂的真实的歌，
它与最粗野的大自然一起或者在动物中间新生，
我的诗报道着它和它们以及那些与之同行的东西，
苹果和柠檬的香味，禽鸟的配合，
树林的湿润，水波的拍打，
波涛向陆地疯狂的冲刷，我唱着它们，

那轻轻响着的序曲，先行的旋律，
受欢迎的亲昵，体形完美的模样，
在浴池中游泳或者静静地仰天漂浮的游泳者，
那女性的形体在靠近，我陷入沉思，爱的肌肉颤抖着
　　隐隐作痛，
为我自己，或者为你或任何人，展开一张神圣的图表，
脸部，四肢，从头到脚，以及它所唤醒的一切感受，
那神秘的昏迷，色情的狂热，彻底的放纵，
（请仔细静听我此刻对你说的悄悄话吧，
我爱你，啊，请全部占有我！
啊！你和我干脆把所有其余的人摆脱，逍遥法外，彻
　　底自由，
比两只空中的鹰、两条海里的鱼还更加不受拘束；）
猛烈的风暴在我的周身奔突，我激动得颤抖，
两人永远一起不分离的盟誓，那个爱我的和被我爱得
　　胜过生命的女人的誓言，
（啊，我愿意为你冒一切的牺牲，
啊，必要时就让我死掉，
啊，你和我！至于别人干什么想什么，与我们何干呢？
所有其余的一切与我们何干呢？只要我们彼此欣赏，必
　　要时还互相消耗；）
从那位船长，那个我向他交出了船的领港员，
那位指挥我和一切并掌握许可权的将军，
从那为计划所迫的时间，（确实我已徘徊得太久，）
从性，从经线和纬线，
从私处，从经常的独自怨尤，
从近处的众多的人和偏偏不在身边的意中人，

从那双把我浑身抚摩得柔软的手和梳弄着我的头发胡
　　子的指头，
从那个长久地紧贴在我嘴上和胸上的吻，
从那使我或任何男人为之陶醉和销魂的紧紧贴着的挤
　　迫，
从一个神圣的丈夫所懂得的任务，从父性的作业，
从狂喜、胜利和解脱，从晚上同床者的拥抱，
从眼神、手、臀部和胸脯的诗一般的动作，
从颤抖的手臂的缠绕，
从弯曲的弧形和紧搂，
从并排地躺着将柔软的锦被掀掉，
从那个多么不愿意让我离开的人，以及同样不愿意离
　　开的我，
（可是，多情的等候者哟！一会儿我就回来，）
从星星闪烁和露珠轻洒的时刻，
从夜里我迅速地浮现的一瞬间，
歌颂你，神妙的行为，你们，已准备好孕育的儿女，
还有你们，健壮的阳具①。

① 即生殖器。

我歌唱带电的肉体

1

我歌唱带电的肉体，
我所喜爱的大群的人围绕着我，我也围绕着他们，
他们不让我离开，直到我同他们一起走，答应了他们，
还要使他们免于腐朽，给他们满满地装上灵魂。

难道有人怀疑过那些败坏了自己肉体的人会隐藏他们
　　自己？
怀疑那些玷污活人的人也与那些玷污死者的人一样差
　　劲？
怀疑身体也像灵魂一样起着充分的作用？
而假如身体不是灵魂，那什么是灵魂呢？

2

对男人或女人的肉体的爱是难以说清楚的，肉体本身
　　就难以说清楚，
男性的肉体是完美的，女性的也很完美。

面部的表情是难以说清楚的，
但是一个长得很好的男人的表情不仅显现在脸上，
它也显现在四肢和关节上，奇怪的是在他的大腿和手
　　腕的关节上，
是在他的步态和头颈的姿势、他的腰身和膝盖的柔韧
　　上，衣服不能把他遮挡，
他所有的强健而美好的实质能将棉絮和毛葛刺穿，
你看他走过便能获得最佳诗篇般的享受，也许还要多，
你留恋地看他的背面，看他的头颈和肩膀的背面。

婴儿的活泼和丰满，女人的胸脯和头部，她们衣服上
　　的皱褶，我在街上走过时她们的风度，她们下身
　　的轮廓，
游泳池中的裸体游泳者，当人们看见他游过透明闪映
　　的碧波，或者仰卧在荡漾的水中静静地来回翻滚，
在划艇中前俯后仰地弯着身子的划工，坐在马鞍上的
　　骑手，
姑娘们，母亲们，主妇们，她们都在干着各自的工作，
一群工人正午时坐在那里，面前摆着揭开的饭锅，他
　　们的妻子在一旁侍候着，
那女性在哄着一个娃娃，农人的女儿在莱园或牛棚里，
年轻的小伙子在锄玉米，赶雪橇的人驾着他的六匹马
　　穿过人群，
角力者在角斗，那是两个长大了的土生土长的徒工，他
　　们强壮而和善，放工以后在日落时的空地上逞能，
外衣和帽子扔在地上，玩着爱的拥抱和抵抗，抱着上
　　身，

时上时下地扭抱着，头发披散着遮盖了眼睛；
穿着自己制服的救火员在前进，从他们整洁的裤子和
　　腰带中显露出威武的肌肉运动，
他们从火场缓缓归来，突然间钟声又响了，便站住，警
　　觉地谛听，
那自然、完美而多样的姿势，那低着的头和弯曲的头
　　颈，以及静静的思忖；
我爱这样的人——我放松自己，自由地走去，同那小
　　孩一起倚在母亲的胸口，
同那个游泳者一起游泳，与角力者角斗，在救火员行
　　列中前进，然后站住，谛听着，思忖着。

3

我认识一个人，一个普通的农夫，一个有五个儿子的
　　父亲，
这些儿子中也有人当了父亲，儿子的儿子又当父亲。
这个人精力旺盛，沉着，秀挺，
他的头形，他那浅黄色和白色的头发和胡子，那双含
　　着无限情意的黑眼睛，那种落落大方的风度，
这些我常去访问时都会看到，他为人也很聪明，
他身高六英尺，他已经八十出头，他的儿子们都高高
　　大大，整洁，长着胡须，脸色黝黑，相貌英俊，
他们和他的女儿都很爱他，所有见过他的人都爱他，
他们不只是由于宽厚而爱他，他们爱他都出自内心，
他只喝水，他那光洁浅褐的面容中透露深红的血色，
他常常打猎捕鱼，他亲自驾船，他有一只船匠送给他

的精美小艇，他还有几支猎枪，那是爱他的人们
送给他的，
每当他同五个儿子和许多孙子们出外打猎或捕鱼的时
候，你会看出他是那一群中最漂亮活跃的一个，
你会希望同他长久地在一起，你会希望同他并排坐在
船里，好彼此接触。

4

我已经发觉同那些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就满足了，
同别人晚上呆在一起就满足了，
被那些美丽的、好奇的、生气勃勃的、欢笑着的肉体
所包围就满足了，
从他们中间走过或接触任何一个，或者将我的手臂那
么轻轻地抱着他或她的脖子一会儿，那会怎么样
呢?
我不要求更多的欢乐，我置身于其中就像游泳在海里
了。

跟男人和女人们亲密地呆在一起并望着他们，同他们
接触并闻到他们的使灵魂十分欢喜的气味，那是
很有意思的，
一切都能使灵魂欢喜，但这些是最使灵魂欢喜的了。

5

这是女性的形体，

它从头到脚散发神圣的光轮，
它以无法抵御的强大吸力吸引着人们，
我为它的呼吸所吸住，仿佛我只是一种无助的气体，除了它和我自己外一切都已消失，
书本，艺术，宗教，时间，有形而坚实的大地，以及天堂里所能期待和地狱中被人恐惧的一切，都一去无踪，
狂热的纤维体和从中发出的不可控制的放射物，那反应同样不可控制，
头发、胸脯、臀部、大腿的弯曲，随意垂下的双手，全都松弛了，我的也同样松弛，
落潮为涨潮所刺激，涨潮被落潮刺激，爱的肉体膨胀着，在甜蜜地疼痛，
灼热而巨大的爱的清澈液体的无限制喷射，爱的震颤的胶质，白色美妙的浆汁，
新郎在爱情之夜，坚定而温柔地一直活动到疲惫的破晓，
波澜起伏地进入到乐意顺从的白昼，
沉没在依依不舍地拥抱着和香甜肉体般的白昼。

这是细胞核——后来孩子从女人生出，男人从女人生出，
这是诞生的沐浴，这是小和大的融合，又一个出口。

女人啊，不要害羞，你们的特权包括所有其余的人，你们在放出别人，
你们是肉体的大门，你们也是灵魂的大门。

女性包含所有的品质并调节它们，
她在自己的地位上十分平衡地活动，
她是一切适当地遮掩着的东西，她被动而又主动，
她既怀儿子也要怀女儿，既怀闺女也怀男婴。

当我看见我的灵魂在大自然中反映，
当我透过浓雾看见那一个难以形容地完善、明智和美丽的人，
看见那个垂着的头和交抱在胸前的两臂时，我看见了女性。

6

男性不多不少地也是灵魂，他也占据着他的地位，
他也是一切品质，他是行动和力量，
那已知宇宙的丰盈在他的身上，
轻蔑对他是很适合的，欲望和反抗对他是很适合的，
最恣肆、最巨大的激情，最高的祝福，最大的忧伤对他也很适合，骄傲为他所有，
男人的充分发展的骄傲能使灵魂镇静并对它十分有用，
知识适合于他，他永远喜欢它，他把一切拿来自己试验，
无论勘测怎样，无论海和航程怎样，最后他只在这里测量深浅，
（除了这里他还在什么别的地方测量呢？）

男人的肉体是圣洁的，女人的肉体也是圣洁的，
无论那是谁，它都是圣洁的——难道它是劳工队伍中
　　最卑下的一个？
它是那些刚踏上码头的面容呆板的移民中的一个吗？
每个人都像那些富裕的人，都像你一样，属于这里或
　　那里，
每个人在行列中都有他的或她的地位。

（一切都是一个行列，
宇宙就是一个有节奏而完美地运动的行列。）

你自己懂得那么多以致说那些最卑下的人是无知吗？
你以为你有权看一个好的景观，而他或她就没有这种
　　权利吗？
你觉得物质从它的分散浮游状态凝聚起来，土壤在表
　　面，水在奔流，植物在抽芽，
这些都只是为了你，而不是为了他和她吗？

7

一个男人的肉体在拍卖，
（因为在战前我时常到奴隶市场去观看这样的买卖，）
我帮助拍卖者，那龌龊鬼对他的生意一点也不明白。

绅士们瞧着这个奇迹，
无论出价的人出价多少，那对它总是不够的，

为了它，地球在没有动植物以前就准备了亿兆年，
为了它，那天体循环的周期的确在不停地转。

这个头颅里有能够战胜一切的脑子，
它里面和下面是英雄的本质。

检查检查这四肢五体吧，红的，黑的，或者白的，它
　　们的肌肉和神经都十分灵巧，
它们可以裸露出来让你仔细瞧瞧。

敏锐的感觉，生机焕发的眼睛，勇气，意志，
厚实的胸肌，柔韧的脊椎和头颈，毫不松弛的肌肉，匀
　　称好看的胳臂和腿子，
里面还有不少的奇迹呢。

那里面奔流着血液，
同样古老的血液呀！同样鲜红的奔流着的血液呀，
那里有颗心脏在膨胀，喷射，那里还有全部的激情，欲
　　望，希求，抱负，
（难道因为它们不表现在客厅和讲堂上，你就认为它
　　们并不存在吗？）

这不仅仅是一个男人，这是那些到时候也要成为父亲
　　的人的父亲，
人口众多的各个州和富裕的共和国都从他身上开始，
属于他的有数不清的不朽的生命，连同他们的数不清
　　的体现和欢欣。

你怎么知道今后若干个世纪中他的后代的后代里将出现什么样的人物呢?
(假如你能追溯到若干世纪以前,你会发现你自己是由谁繁衍而来的吗?)

8

一个女人的肉体在拍卖,
她也不仅仅是她自己,她是母亲们的丰产的慈母,
她生育的孩子们将要长大成为母亲们的配偶。

你曾经爱过一个女人的肉体吗?
你曾经爱过一个男人的肉体吗?
难道你没有发现这些对于世界上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所有的人都完全一样吗?

如果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人的肉体就是神圣的,
一个男人的光荣和甜美就是那未被玷污的男性的标志,
而在男人或女人身上,一个洁净、强壮、筋肌结实的肉体比最美的面貌还要美丽。

你见过那种败坏他自己的生机勃勃的肉体的蠢人,或者那种败坏她自己的生机勃勃的肉体的蠢人吗?
因为他们不掩藏自己,也掩藏不住自己。

9

啊！我的肉体！我不敢遗弃别的男人和女人的与你一
　　样的肉体，或它们的与你的同样的部分，
我相信那些与你同样的肉体将与灵魂的同类（它们就
　　是灵魂）一起坚持或凋殒，
我相信你的同类将与我的诗篇一起坚持或凋殒，而且
　　它们就是我的诗篇，
男人的、女人的、儿童的、青年的、妻子的、丈夫的、
　　母亲的、父亲的、年青男子的、年青女人的诗篇，
脑袋、脖子、头发、耳朵、耳坠和耳鼓，
眼睛、眼眶、眼球上的虹彩、眉毛、眼皮的启阖，
嘴巴、舌头、嘴唇、牙齿、上颚、牙床、咬嚼筋，
鼻子、鼻孔、鼻梁，
面颊、鬓角、前额、下巴、喉咙、后颈、颈椎，
强壮的两肩，威严的胡子，肩胛，后肩，广阔的胸部，
上臂、两腋、肘拐、下臂、臂筋、臂骨，
手腕和腕关节，手、手掌、指节、大拇指、食指、指
　　关节、指甲，
宽阔的前胸，胸腔上的鬈曲的汗毛，胸骨，腰窝，
肋骨、肚子、脊骨、脊骨的关节，
臀部、尾椎、坐骨、臀部的里外、睾丸、阴茎，
可靠地支撑着躯干的粗壮的大腿，
腿肌、膝头、膝盖骨、上腿、下腿，
脚踝、脚背、脚拇趾、脚趾、趾关节、脚踵；
一切姿势，一切美好的形态，一切属于我的或你的肉

体或任何人的男性或女性的肉体的东西，
肺的海绵体，胃囊，芬芳洁净的肚肠，
颅腔里面的脑子的皱纹，
交感能力，心瓣膜、味觉、性欲、母爱，
女性的气质和属于女性的一切，来自女人的男人，
子宫、乳房、乳头、乳汁、眼泪、欢笑、哭泣、爱的
眼神、爱的不安和兴奋，
声音、发音、语言、悄语、大叫，
食物、饮料、脉搏、消化、汗水、睡眠、走路、游泳，
臀部的平衡、跳跃、倚靠、拥抱、手臂的弯曲和伸张，
口和眼睛周围的曲线的不断变化，
皮肤、晒黑的肤色、雀斑、汗毛，
用手抚摩赤裸的肉体时引起的奇异的交感，
呼吸的循环之流，以及吸进和呼出，
腰肢的优美，由此而来的臀部之美，由此而来的直到
膝盖的下身的美，
在你体内或我体内的稀薄鲜红的浆汁，骨头和骨髓，
健康的美妙体现，
啊，我说这些不仅仅是肉体的诗篇和肉体的各个部分，
而且也是灵魂的诗篇和灵魂的各个部分，
啊，我现在说这些就是灵魂！

一个女人等着我

一个女人等着我，她拥有一切，什么也不缺，
可是如果缺少了性，或是缺少了健壮男子的水分，就
缺少了一切。

性包括一切，肉体，灵魂，
意义、证据、贞洁、雅致、成果、传送，
诗歌、命令、健康、骄傲，母性的神秘、生殖的奶汁，
地球上一切的希望、善行、赠品，一切的激情、爱、美、
欢欣，
地球上所有的政府、法官、神明，被追随的人，
这些，作为性本身的部分和它自己存在的理由，都包
括在性之中。

我所喜欢的那个男子毫不害羞地懂得并且声明他那性
的妙处，
我所喜欢的那个女人也毫不害羞地作同样的声明。

如今我要拒不接近那些缺乏热情的妇女，
我要去跟那个等着我的人，跟那些情欲如火的可以满
足我的女人们同住，

我看她们了解我，也不拒绝我，
我看她们值得我爱，我要做那些女人的强壮的丈夫。

她们丝毫不亚于我，
她们因日晒风吹而脸色黝黑，
她们的肌肤极其柔软而精力充沛，
她们会游泳、划船、骑马、摔跤、射箭、赛跑、攻击、
　　后退、前进、抵抗、保卫自己，
她们完全凭自己的力量，——她们冷静，明晰，有很
　　好的自制能力。

我把你们拉近身来，你们这些女人啊，
我不能放你们走，我会给你们好处，
我是你们的，你们是我的，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
　　是为了别人，
在你们体内睡着更加伟大的英雄和诗人，
他们拒绝在任何人的除非是我的接触下苏醒。

那是我呀，你们这些女人，是我在运动，
我严厉、苛刻、魁梧、不容劝阻，但是我爱你们，
我不会伤害你们，除非那对你们是必要的，
我倾出原料来生产适合美国的儿女，我以迟钝而粗鲁
　　的肌肉把它挤进，
我有效地支撑着自己，我不听任何恳求，
我不敢退却，直到我将体内积累了那么久的东西好好
　　储存。

通过你们，我排干了我身上禁锢的河流，
我把将来的一千年存放在你们体内，
我把我和美国最珍爱的新枝嫁接在你们身上，
我洒落在你们身上的那些点滴要生出泼辣而健壮的姑娘，新的艺术家、音乐家和歌手，
我在你们身上生殖的婴儿长大了也会生殖婴儿，
我将从我的爱的开销中索取完美的男人和女人，
我将期待他们像现在我与你们互相渗透那样也与别人互相渗透，
我将指望他们所倾泻的阵雨结出果实，正如我指望我现在倾泻的阵雨结出硕果，
我将从我现在如此热爱地播种的诞生、生活、死亡和不朽中寻找爱的丰收。

本能的我

本能的我，一如自然，
亲热的白天，上升的太阳，我高兴在一起的朋友，
我朋友的胳臂懒懒地搭在我的肩头，
由于花楸盛开而变白了的山坡，
同样的深秋，红的、黄的、黄褐色、紫的，以及浅绿
　　和深绿的色彩，
茂密如茵的草地，飞禽和走兽，幽僻而荒芜的堤岸，小
　　卵石，原生的苹果，
那些美丽的湿淋淋的碎片，一件又一件被忽略的事物，
　　当我偶尔把它们唤来或想起它们的时候，
那些真正的诗，（我们所谓的诗不过是图片罢了，）
那些关于黑夜的隐秘和像我这样的男人的诗，
这首我经常带着、所有的男人都带着的羞答答地下垂
　　着不让人看的诗，
（要彻底清楚，特意宣布，哪里有像我这样的男人，哪
　　里就有这强壮的躲藏着的雄伟的诗篇，）
爱的思想，爱的液汁，爱的香味，爱的顺从，爱的攀
　　缘者，以及向上攀缘的精液，
爱的两臂和双手，爱的嘴唇，爱的阳具形的拇指头，爱
　　的乳房，因爱而紧压着的粘贴在一起的肚皮，

贞洁的爱的泥土，只能随爱而降临的生命，
我的爱的躯体，我所爱的女人的躯体、男人的躯体、地
　　球的躯体，
从西南方吹来的柔和的午前风，
那只嗡嗡着忙来忙去的长着茸毛的野蜂，它抓住那长
　　得丰满的雌蕊，以淫荡而强有力的腿部弓身压在
　　她上面，恣意地摆布她，使劲地牢牢支撑着自己，
　　直到满足了为止；
树林在整个早晨披着的湿雾，
晚上紧挨着躺在一起的两个睡卧者，一个将胳臂斜伸
　　着横搁在另一个的腰部下方，
苹果的气味，来自揉碎的艾丛、薄荷和桦树皮的芳
　　香，
那少年的渴望，他向我透露梦中的情景时那兴奋而紧
　　张的表情，
那些在回旋飘扬然后悄悄而满足地掉落到地上的枯
　　叶，
那些被眼前的景象、人们和物体用来扎我的无形的刺
　　激，
我自身的带套的刺，完全像刺激别人那样地刺激着我，
那只有特许的试探者才能亲近其住处的敏感的圆圆的
　　被兜着的两兄弟，
那好奇的漫游者，那只在浑身漫游着的手，那手指温
　　柔地停留和挤入之处的肌肉的忸怩的退缩，
那青年男人体内的清亮的液体，
那如此忧郁、如此疼痛的被惹怒了的侵蚀，
那折磨，那不得安静的烦躁的潮水，

那种像我所感觉到的同样的滋味，与别人身上同样的
滋味，
那愈来愈兴奋的年青男人，那愈来愈兴奋的年青女
人，
那深夜醒来的年青男子，那只想把一个将要支配他的
冲动压下去的发烫的手，
那神秘的色情的夜，那些奇异的半受欢迎的剧痛、幻
觉和汗水，
那在整个手掌和颤抖着紧握着的手指中轰击的跳动，
那浑身赤热、又羞愧又恼怒的青年，
那淹没我全身的我爱人的海水般的汗渍，当我乐意赤
裸着躺在她身边，
那在阳光照耀下的草地上爬着的一对孪生婴儿的欢
乐，
那始终警觉地守望着他们的慈母，
那胡桃树干，那胡桃壳，那正在成熟或已经成熟了的
椭圆的果实，
那些草木、禽鸟和动物的节欲，
那种假如我畏缩或自觉下流时便会产生的卑鄙感，而
鸟兽却从不畏缩或自觉卑鄙，
那种可以与伟大的母性贞操比美的伟大的父性贞操，
那个我发了愿的繁衍后代的誓言，我那些亚当式的娇
嫩的闺女，
那种日日夜夜如饥饿般咬啮着我的贪欲，它迫使我让
那里完全饱和，能孕育出男孩来填补我退出后的
岗位，
那有益于健康的解脱，休息，满足，

以及这一束从我身上随便采撷的鲜花，
它已经完成了任务——我将它随意抛出，不管它落到
　　何处。

一小时的狂热和喜悦

来一小时的狂热和喜悦吧！猛烈些！不要限制我呀！
（那在暴风雨中把我解放的是什么呢？
我在狂风闪电中的叫喊意味着什么呢？）

让我比谁都更深地沉醉在神秘的亢奋中吧！
这些野性的温柔的疼痛啊！（我把它们遗赠给你们，我的孩子们，
我以某些理由把它们告诉给你们，新郎和新娘啊！）
我完全屈服于你，无论你是谁，你也不顾一切地屈服于我！
回到乐园去啊，腼腆而娇柔的人哟！
把你拉到我身边来，给你头一次印上一个坚决的男人的吻。

啊，那困惑，那打了三道的结，那幽暗的深潭，全都解开了，照亮了！
啊，终于向那个有足够空隙和空气的地方挺进！
摆脱从前的束缚和习俗，我摆脱我的，你摆脱你的！
采取一种新的从没想到过的与自然界一样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把口钳从人的嘴上摘掉！
今天或任何一天都要感觉到像现在这样我已经够了。

啊，还有些不曾证实的东西，还有些恍惚如梦的东西！
要绝对避免别人的掌握和支撑！
要自由地驰骋！自由地爱！无所顾忌地狠狠地猛冲！
让毁灭来吧，给它以嘲弄，发出邀请！
向那个给我指出了的爱之乐园上升，跳跃！
带着我的醉醺醺的灵魂向那里飞腾！
如果必要的话，就让给毁掉吧！
飨给生命的余年以一个小时的满足和自由啊！
给以短短一个小时的癫狂和豪兴！

从滚滚的人海中

从滚滚的人海中有一滴水走来温柔地对我低语：
我爱你，我不久就会死去；
我旅行了很长一段路程，仅仅为了来看看你，摸摸你，
因为除非见到你一次，我不能死亡，
因为我怕以后会失掉你。

现在我们相遇了，我们看见了，我们平安无事了，
便放心地回到海洋中去吧，亲爱的，
我自己也是海洋的一部分，亲爱的，我们并非相隔那
　　么远，
请看那伟大的圆球，那万物的聚合，多么完美呀！
可是对于我，对于你，那不可抗拒的海洋将使我们离
　　散，
叫我们在一小时里各奔东西，却不能永远使我们分离；
别着急——只一小会儿——要知道我在向空气、海洋
　　和陆地致意，
亲爱的，每天日落时，为了你。

我俩，我们被愚弄了这么久

我俩，我们被愚弄了这么久，
可现在变了，我们迅速逃走，像大自然一样逃走，
我们就是大自然，我们离开这里已经很久，但是如今
　　回来了，
我们变成植物、树干、树叶、树根和树皮，
我们被安置在地里，我们是岩石，
我们是橡树，我们并排地生长在林中的空地，
我们吃草，我们是野牛群中的两只，如大家一样自然，
我们是在海中一起游泳的两条鱼，
我们是刺槐的花朵，我们早晚在小巷周围散发香气，
我们也是兽类、植物、矿物的粗劣斑点，
我们是两只肉食的苍鹰，我们翱翔在高空，俯视下面，
我们是两个灿烂的太阳，我们在像星球般平衡着自己，
　　我们是两颗彗星，
我们张牙舞爪地在树林中逡巡，我们向猎物跃进，
我们是午前午后在上空奔驰的两朵云，
我们是交混的海洋，我们是两个欢乐的浪头，在互相
　　浇泼和连环翻滚，
我们是大气，明澈而善于接受，有时能穿透，有时不
　　能，

我们是冰雪，雨水，寒冷，黑暗，我们是地球上的每
　　种势力和产品，
我们绕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我们又回到家里，我俩，
我们避免了一切，除了自由和我们自己的欢欣。

我听见你，庄严美妙的管风琴

我听见你，庄严美妙的管风琴，在上个礼拜天我经过教堂的时候，
秋天的风，我听见你在高空那悠长的叹息，多么悲伤，当我傍晚在林中散步的时候，
我听见完美的意大利男高音在歌剧院演唱，我听见女高音在四重唱中高歌；
我心爱的意中人啊！通过你那挽着我头颈的手腕，我也听见了你的喁喁之声，
听见你的脉搏昨夜万籁俱寂时在我的耳下摇着小小的银铃。

从加利福尼亚海岸，面向西方

从加利福尼亚海岸，面向西方，
询问着，不倦地寻找着那尚未发现的东西，
我，一个孩子，很老了，越过海浪，朝着祖居，那些
　　迁徙者的地方，远远眺望，
从我的西海岸望去，几乎把圆周绕了一趟；
因为动身往西，从印度斯坦，从克什米尔山区，
从亚细亚，从北方，从上帝、圣人、英雄的故里，
从南方，从多花的半岛和出产香料的岛屿，
长期以来一直在漫游，漫游着环绕大地，
如今我又面对家乡，多么高兴而欢乐啊，
（但是我那么久以前出发去寻找的东西在哪里？它为
　　什么还没有找到呢？）

像亚当，一清早走出林荫

像亚当，一清早走出林荫，
因睡得很好，神采奕奕，
看着我吧，我正在走过，听听我吧，走近来吧，
碰碰我，用你的手掌碰碰我的肉体，当我经过这儿，
别害怕我的肉体。

芦 笛 集

在人迹罕到的小径间

在人迹罕到的小径间，
在池水边缘的草木里面，
远离于纷纷扰扰的生活，
远离所有迄今公布过的法令，远离娱乐、赢利和规范，
这些我用以饲养我的灵魂已经太久，
如今那些尚未公布的标准我才看清，看清了，
我的灵魂，那个我为之发言的人的灵魂，只在伙伴们
　　中间作乐，
在这里我独行踽踽，远离世界的喧腾，
在这里迎合着，听着芳香的言语，
不再害羞，(因为在这隐秘的地点我能作出在别处不敢
　　的反应，)
那不愿显示自己但包含着其余一切的生命有力地支配
　　着我，
下定决心今天什么也不唱，只唱男人们彼此依恋的歌，
沿着那真实的生命一路将它们散播，
由此遗赠各种各样的健壮的爱，
在我四十一岁第九个月的甜美的午后，
我为所有现在或曾经是青年的男人们奔走，
去诉说我的白天黑夜的秘密，
去歌颂伙伴们的需求。

我胸口的香草

我胸口的香草哟，
我采集你的叶片，我写作，为了以后细细地阅读，
在我和死亡之上长出的墓草，身体之草，
多年生的根，高高的叶，你冬天也冻不住的娇嫩的叶片哟！
你们一年一度地繁荣，从那退隐的地方重新长出；
啊！我不知道那许多过路人会不会发现你们或吸入你们的芳香，不过我相信少数的人会这样；
啊，细长的叶片哟，我的血液的花朵！我允许你们以自己的方式诉说你们底下那颗心；
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自身底下意味着什么，但你们不是快乐，
你们往往苦辣得使我难以忍受，你们烧灼着、刺痛着我，
不过你们，你们那浅红的根部，我看是美的，你们叫我想起了死亡，
你们带来的死亡是美的呀，(真的，除了死亡和爱还有什么是美的呢?)
啊，我想我不是为了生命而在这里唱我的恋人之歌，我想那一定是为了死亡，

因为，上升到恋人的境界，那会多么宁静而严肃啊！
那时我将不在乎生死，我的灵魂也拒不表示偏爱，
（我只确信恋人们的崇高灵魂最欢迎死亡，）
真的啊，死亡，我想这些叶片的意义正好与你的意义
　　一样，
美妙的叶片，长得更高些，好让我看到你！从我的胸
　　口长起来呀！
从那隐蔽的心脏中跳开去呀！羞怯的叶子，
不要这样把你自己包藏在粉红色的根子里，
不要这样腼腆地停留在下面，我胸口的草哟！
我下定决心来敞开我这宽阔的胸脯，被我压抑和闭塞
　　得够久了的胸脯；
我要把你们这些象征的、任性的叶片舍弃，既然你们
　　已不再为我服务，
我只是要说我所不得不说的话，
我只是要为我和我的伙伴们发言，我再也不发出一声
　　叫唤，除了他们的叫唤，
我要用它在整个美国激起永不停息的回响，
我要给恋人们一个榜样，使之具有永久的形象和意志，
　　在整个美国，
通过我说出那些言语，使死亡显得喜气洋洋，
那么，死亡啊，把你的喉舌给我，使我能与它一致，
把你自己给我，因为我看到你首先是属于我的，而且
　　你们，爱与死不可分离地紧抱在一起，
我也不许你再来阻碍我，用我所谓的生命那个东西，
因为我现在已经明白，你才是根本的旨意，
你以种种理由荫蔽在生命的这些多变的形体中，而它

们主要是为了你，
你越过它们走出来，继续存在，作为真正的现实，
你在物质的假象后面耐心地等着，不论多久，
也许有一天你会把一切掌握，
也许你会把这整个的表面现象消除，
你大概就是它为之效劳的整个目的，但它不会持续多久，
你却会长久地持续。

无论你现在紧握着我的人是谁

无论你现在紧握着我的人是谁，
缺少一样东西便一切都是白费，
在你进一步打我的主意之前我要好言警告你，
我并非你所设想的人，完全不是那一类。

谁是那个将要追随我的人呢？
谁愿意签名作为赢得我的情感的候选人呢？

方式是可疑的，结果难以肯定，也许是毁灭性的，
你将不得不放弃一切，只有我可能成为你独特的唯一
　　标准，
即使如此，你的见习期也将漫长而辛苦，
你的过去的全部生活理论和对周围生活的遵循都必须
　　摒除干净，
所以还是放开我吧，免得你惹更多烦恼，把你的手从
　　我肩上挪开！
把我放下，然后分手去奔你的前程。
要不然就偷偷地到树林中去试试，
或者到空旷处一块岩石背后，
（因为在任何一间住宅的房子里，或者在人群中，我都

不会出现，
在图书馆我只躺着，像个哑巴、白痴，或者还没出生，
或者已经死了，)
可是仍然有可能跟你在一座高山上，先看看有没有人
从远处不知不觉地来到，
也可能跟你在海上航行，或者在大海或某个寂静的岛
屿的滩头，
在这里我容许你将你的嘴唇压在我的嘴唇上，
像一个伙伴的吻或一个新婚丈夫的吻那样长久，
因为我就是那位新婚丈夫，我是那位同伙。

或者如果你愿意，就把我塞进你的衣服底下，
在那里我可以感觉到你心脏的跳动，或伏在你的大腿
上，
让你带着我到陆地或海上去旅游；
因为只要这样接触着你就足够了，就最好了，
而这样接触你时我会静静地睡着，由你永远携带着。

但是你读的这些诗篇你读了会有风险，
因为你不会理解这些诗和我，
它们自始至终会叫你愈来愈难以捉摸，我一定叫你难
以捉摸，
即使你自己觉得你已经毫无疑问地抓住了我，可是你
瞧！
你眼巴巴地看见我已经跑掉。

因为我不是为了已经注入书中的内容而写这本书的，

你也不会读了它便能把它得到，
那些钦佩我并大肆赞美我的人也并非最了解我，
那些想赢得我的友爱的候选人（除非只是极少的几
　　个）也不会胜利，
我的诗也不会只有益处，它们也同样有害处，甚至更
　　多，
因为要是没有那些我所暗示的东西，那些你尽管多次
　　猜测也不曾猜中的东西，一切便都会毫无结果，
所以，还是放开我，走你的路好了。

为了你，啊，民主！

来，我要创造不可分离的大陆，
我要创造太阳所照耀过的最光辉的种族，
我要创造神圣的磁性的国土，
　　　　以伙伴之爱，
　　　　　以伙伴之间终生不渝的爱。

我要沿着美利坚所有的河川，沿着各个大湖的岸边，并
　　在所有的大草原上，栽种像森林般稠密的伙伴关
　　系，
我要创造不能分散的城市，让它们彼此用手臂紧搂着
　　脖子，
　　　　以伙伴的友爱，
　　　　　以伙伴之间的男性的爱。

我为你付出这些，啊，民主，为你服务，我的女人呀，
为你，为你，我在震颤着唱这些歌。

我在春天歌唱着

我在春天歌唱着为情人们采集这些，
（因为除了我谁还了解情人们和他们所有的悲欢呢？
除了我还有谁该是伙伴们的诗人呢？）
我采集着，走遍这花园、这世界，但是很快便通过大
　　门，
时而沿着池边，时而稍稍涉水，不怕打湿身子，
时而走近栅栏式的篱笆，那儿堆积着从田野拾来抛下
　　的乱石，
（野花、藤蔓和杂草从石块间生长出来，部分地遮盖着
　　它们，我从旁走过，）
在很远很远的森林里，或者后来在夏天，我随意漫步，
　　还没想过要往哪里行走，
孤独地闻着泥土的气息，不时在寂静中停止，
我本来以为独自一人，但很快有一群人聚集在我周围，
有的走在我旁边，有的在后面，有的抱着我的臂膀或
　　脖子，
他们是我的已死或还活着的亲密朋友的灵魂，愈来愈
　　多，成了一大群，我自己便在其中。
我一边采集一边分赠，一边歌唱着同他们漫游，
摘下点什么作为纪念，谁离得近就向谁抛送，

这里，是紫丁香和一根松枝，
这里，从我的口袋中掏出一些苔藓，我在佛罗里达从
　　它悬挂着的一株活橡树上扯下来的，
这里，是一些石竹和一把鼠尾草以及挂树叶子，
而这里，我此刻在池边涉水时从水中拔出来的，
（啊，这里是我上次看见他的地方，他温情地爱着我又
　　回到我身边永远不再分离，
而这个，啊，这枝芦笛的根，它将从此成为伙伴的标
　　志，
青年们要用它来彼此交换！谁也不要推辞！）
还有枫树的小枝和一束野柑桔和栗子，
还有几枝红醋栗和梅花，以及芬芳的雪杉，
这些我以一团浓密如云的灵魂围绕着，
我漫步走过时指着它们，摸着它们，或者把它们松散
　　地抛出，
告诉它们每一个所要得到的东西，并给予它一些什么；
但是我从池边水中拔出的那个东西仍然保存，
我要把它给人，不过只给那些像我自己所能爱的那样
　　爱着别人的人。

不仅从我这肋骨棱棱的胸膛里发出

不仅从我这肋骨棱棱的胸膛里发出，
不仅在深夜因不满自己而发出的愤怒叹息里，
不仅在那些拖长的没有压抑得住的悲叹里，
不仅在许多个被违背的誓约和诺言里，
不仅在我的任性而残酷的灵魂的意志里，
不仅在空气的稀薄滋养里，
不仅在我的太阳穴和手腕上此时的跳动和轰击里，
不仅在那总有一天要停息的稀奇的内部收缩和扩张
　　里，
不仅在那些只好向苍天申诉的如饥似渴的愿望里，
不仅在当我独处于边远荒野时发出的呼喊、大笑和挑
　　战声中，
不仅在咬牙切齿地发出的粗嗄喘息中，
不仅在我睡觉时的喃喃梦呓中，
也不仅在这些日常不可信的梦想的其他咕哝中，
也不仅在那不断地抓住又放下你的我这身体的四肢和
　　感官之内——不在那里，
不仅在这所有的或任一情况之中，粘性的感情哟！我
　　的生命的脉搏哟！
我需要你同样在这些歌里存在并显示自己。

当傍晚时我听说

当傍晚时我听说我的名字在国会如何受到赞扬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仍然不觉得欢喜，
或者当我开怀畅饮，或我的计划都已完成时，我仍然不觉得快意，
但是有一天清早，当我完全健康地从床上起来，精神抖擞，歌唱着，吸着秋天成熟的气息，
当我看见圆月在西天渐渐暗淡并在曙光中消隐时，
当我独自在海滩上徘徊，脱下衣服洗浴，与清凉的水波一同欢笑并看着太阳升起时，
当我想到我亲爱的朋友、我的情人正在路上走来，啊，那时我才幸福，
啊，那时每一口呼吸才更觉香甜，整天的食物才更有营养，那美丽的一天才过得惬意，
而且第二天也一样高兴，第二天黄昏我的朋友来了，
那天晚上万籁无声的时候，我听见波涛缓缓地不停地滚上岸来，
我听见嗞嗞的液体和沙沙的水声，仿佛是在对我细语，庆贺我，
因为我所最爱的那个人就在这凉夜同一的被盖下躺在我旁边睡着了，

在秋月光辉的寂静中他的脸儿偎依着我，
他的手臂轻轻地搂着我的胸脯——而那天晚上我是幸
　　福的。

只是些根和叶而已

这些只不过是根和叶而已，
是从山野和池塘边给男人和女人带来的香味，
友爱的石竹花和酢浆草，比葡萄藤缠绕得更紧的手指，
太阳升起后从躲藏在树叶中的鸣禽喷涌而来的歌声，
从活跃的岸边吹来的陆地与友爱的微风，吹向活跃的
　　海上的你们、吹向你们水手们的微风，
在霜花中成熟的浆果和三月的嫩枝，趁早献给冬去春
　　来时在田野漫游的年青人的嫩枝，
呈现在你们任何人眼前和内心的爱的蓓蕾，
那些将照旧开放的蓓蕾，
只要你给它们以太阳的温暖，它们就会开放，给你带
　　来形态、颜色和芳馨，
它们会变成繁花、硕果，高高的枝柯和树林，如果你
　　成为养料和水分。

不只热火在燃烧和消耗

不只热火在燃烧和消耗，
不只海水在急忙地涨潮退潮，
不只甜美干燥的和风，醇熟的夏天的和风，在轻轻搬
　　运各样种子的白色绒球，
飘送着，优美地飞扬着，落在它们可到的处所；
不只这些，不只这些啊，还有我的火焰也同样为了我
　　所钟情的他的爱情而燃烧，消耗，
还有我呀，也同样在急忙地涨潮退潮；
潮水不是急急忙忙在寻找什么而永不休停吗？啊，我
　　也那样，
啊，不只绒球或芳香，也不只高处播雨的云朵，被运
　　送着穿过大气，
我的灵魂也同样被运送着穿过大气，
爱哟，被漂向四面八方，为了友谊，为了你。

点点滴滴地淌呀！

点点滴滴地淌呀！离开我蓝色的血管！
我的血滴哟！淌吧，缓缓地点滴，
公正地从我身上掉下，淌吧，殷红的血滴，
从那切开了让你流出的伤口，在那里你曾被禁闭，
从我的脸上，从我的额头和嘴唇，
从我的胸口，从我被隐蔽的深处，挤出来吧，鲜红的血滴，自白的血滴，
染红每一页，染红我唱的每支歌、我说的每句话吧，我的血滴，
让它们懂得你的赤热，让它们发光，
用你自己去浸透它们，羞涩而潮湿，
在我已经写出或将要写出的一切上闪烁呀，淋漓的血滴，
让一切在你的光辉中显示出来吧，红润的血滴。

在路易斯安那我看见一株活橡树在成长

在路易斯安那我看见一株活橡树在成长，
它孤独地站立着，苔藓从它的枝上往下垂，
那儿没有一个伙伴，它独自生长，吐出暗绿色的欢乐的叶子，
而它的相貌是粗鲁、刚直而健壮的，令我想到我自己，
但是我惊异它怎能独自站在那里吐着欢乐的叶子，却没有朋友在它的身边，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做不到的，
于是我从它身上折下一根长着些叶子的小枝，并用少许的苔藓缠在上面，
然后带着它走开，把它放在我房里看得见的地点，
我用不着让它来提醒我想起我自己的亲密朋友，
（因为我相信我近来除了他们很少想到别的什么，）
不过它仍是我的一个奇异的标志，它使我想起男人的爱恋，
虽然如此，而且尽管那株活橡树在路易斯安那一片宽阔平坦的空地上孤独地闪烁，
终生吐着欢乐的叶子，而没有一个朋友、一个情人在身边，
我仍然清楚地知道我做不到这一点。

此刻，向往而沉思地

此刻，向往而沉思地，独自坐着，
我觉得还有别的人坐在别的地方，向往地，沉思地，
我觉得我能望到那边，看见他们在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
或者更加遥远，在中国，或在俄罗斯，日本，讲着别的地方语，
而且我觉得，假若我认识那些人，我会去亲近他们，如亲近我本国的兄弟，
啊，我知道我们会成为同胞和相爱者，
我知道我会高兴同他们在一起。

拂开大草原的草

拂开大草原的草，吸着它那特殊的香味，
我向它索要精神上相应的讯息，
索要人们的最丰饶而亲密的伴侣关系，
要求那语言、行动和本性的叶片高高耸起，
那些在磅礴大气中的，粗犷、新鲜、阳光闪耀而富于营养的，
那些以自己的步态笔挺地、自由地、庄严地行走，领先而从不落后的，
那些一贯地威武不屈，有着美好刚健和洁净无瑕的肌肤的，
那些在总统和总督们面前也漫不经心、好像要说"你是谁?"的，
那些怀着土生土长的感情，朴素而从不拘束、从不驯服的，
那些美利坚内地的——叶片啊!

那个影子，我的肖像

那个影子，我的肖像，它到处为生活奔忙，喋喋不休，
　　斤斤计较，
我那样时时发现自己站在那里瞧着它飞来飞去，
我那样时时询问和怀疑那究竟是不是我自己，
但是在我的相爱者中间，在吟唱这些歌的时候，
我啊，却从来也不曾有过这样的怀疑。

如今生机旺盛

如今生机旺盛，结实，谁都看得见，
我，四十岁了，在合众国第八十三年，
向百年以后或若干世纪以后的一个人，
向尚未出生的你，留下这些去把你访问。

当你读到这些时，原来看得见的我已经消逝，
那时将是结实而可见的你在理解我的诗，把我寻觅，
想象着你多么高兴，假如我能跟你在一起，成为你的
　　同志；
就算那时我跟你在一起吧。(但不要太肯定以为我此刻
　　就不跟你在一起。)

向世界致敬！

1

拉着我的手啊，华尔特·惠特曼！
这样飘忽的奇迹！这样的景物和声息！
这样无穷无尽的链条，一环勾着一环，
每一个都适应着全体，每一个都与全体分享着大地。

什么东西在你身上扩展呢，惠特曼？
什么波涛和土壤在扩散呢？
这是些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物和城市？
那些幼儿，有的在玩耍，有的在睡觉，都是谁呢？
那些姑娘是谁？那些已婚的妇女是谁？
那一群群的老人，彼此搂着脖子慢慢走着的，是谁呢？
这是些什么河流？这是些什么森林和果实？
那些高耸入云的大山叫什么名字？
那无数挤满了居民的住处是些什么地址？

2

纬度在我身上扩展，经度在延长，

亚洲、非洲、欧洲，都在东方——而美洲给安排在西方，
炎热的赤道环绕着地球鼓胀的腹部，
地轴的两端奇怪地指向南北旋转着，
我身上有最长的白昼，太阳循着斜圈轮转，接连数月
　　不落，
有时半夜的太阳横躺在我身上，它刚刚升到地平线又
　　匆匆下降，
在我身上有不同的地带、海洋、瀑布、森林、火山和
　　群体，
马来亚，波利尼西亚，和巨大的西印度岛屿。

3

你听见了什么，惠特曼？

我听见工人在歌唱，农民的妻子在歌唱，
我听见早晨远处传来的孩子们的声音和牲畜的声音，
我听见澳大利亚人追猎野马时好胜的呼叫声，
我听见西班牙人敲着响板在栗树荫中跳舞，伴着雷贝
　　克[①] 和吉他琴，
我听到来自泰晤士河的经久不息的回响，
我听到激昂的法兰西自由的歌唱，
我听到意大利的划船者抑扬顿挫地朗诵古代诗歌，
我听到蝗群在叙利亚如可怕的乌云和骤雨袭击着庄稼
　　和牧场，

① 一种六弦琴一类的最古老的著名乐器。

我听到日落时科普特人[①] 反复吟唱的歌曲，歌声忧郁地落在尼罗河那黝黑而可敬的伟大母亲的胸脯上，
我听到墨西哥赶骡人的低唱和骡铃声，
我听到阿拉伯祷告的报时人从清真寺屋顶发出的呼喊，
我听到基督教牧师们在他们教堂里的圣坛前，我听到与祈祷文相应答的低音和高音，
我听到哥萨克人的叫喊，以及水手们在鄂霍茨克出海的声息，
我听到那连锁着的行列的喘息声，当奴隶们在行进时，当那一群群身材魁梧的人带着镣铐三三两两地走过去，
我听到希伯来人在读他的经典和圣诗，
我听到希腊人的有韵律的神话，以及罗马人的悲壮的传奇，
我听到关于美丽的上帝基督的神性生涯和惨死的故事，
我听到印度人在向他的得意门生讲授三千年前诗人们所写并珍传至今的战争、格言和恋爱罗曼司。

4

你看见了什么，瓦尔特·惠特曼？
你向之致敬的那些人，那些一个又一个向你致敬的人，

① 埃及土人。

都是谁？

我看见一个巨大的、浑圆的奇观滚过空中，
我看见它表面上那些微小的农场、村庄、废墟、墓地、
　　监狱、工厂、宫殿、茅舍、野蛮人的棚屋、游牧
　　者的帐篷，
我看见在它那荫蔽的一边睡觉者还在睡眠，而另一边
　　正阳光灿烂，
我看见亮处和暗处在奇妙而迅速地变更，
我看见那些遥远的地方，它们对当地居民犹如我的乡
　　土对我这样真实而亲近。

我看见丰富的海洋，
我看见高山的峰巅，我看见绵亘于安第斯的山岭，
我清晰地看见喜马拉雅山、天山、阿尔泰山、噶茨山，
我看见厄尔布鲁斯、卡兹贝克、巴札迪乌西的巨人般
　　的顶峰，
我看见施蒂里亚的阿尔卑斯山和卡纳克的阿尔卑斯
　　山，
我看见比利牛斯山脉、巴尔干山、喀尔巴阡山，以及
　　向北的多夫勒菲尔山脉和远在海上的赫克拉火山，
我看见维苏威火山和埃特纳火山，月山，以及马达加
　　斯加的红山，
我看见利比亚的、阿拉伯的和亚细亚的沙漠，
我看见大得可怕的北极和南极的冰山，
我看见较大和较小的海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墨西哥
　　海、巴西海和秘鲁海，

印度斯坦海域，中国海，以及几内亚海湾，
日本海，为陆地群山所包围的美丽的长崎海湾，
波罗的海、里海、波的尼亚湾，不列颠海滨，比斯开湾，
阳光明媚的地中海，以及一个接一个的岛屿，
白海，以及格陵兰周围的海洋。

我注视着世界的水手们，
他们有的在风暴中，有的晚上在瞭望台上值勤，
有的在无能为力地漂流着，有的患了传染病。

我看见世界的帆船和轮船，有的麇集于港口，有的在
　　航行，
有的绕过风暴角，有的绕过佛得角，另有一些绕过瓜
　　尔达菲角、奔角或巴贾多尔角，
还有的经过栋德拉海岬，有的经过巽他海峡，有的经
　　过洛巴特卡角，有的是白令海峡，
另一些绕过合恩角，航过墨西哥湾，或沿着古巴或海
　　地，航过赫德森湾或巴芬湾，
还有的经过多佛海峡，还有的进入瓦什，还有的进入
　　索尔威港湾，还有的绕过克利尔角，还有的绕过
　　地角，
还有的穿过须得海或斯凯尔特河，
还有的在直布罗陀或达达尼尔海峡来来去去，
还有的在北方冬天的浮冰之间穿过，奋勇向前，
还有的在奥比河或勒拿河上下行驶，
还有的在尼日尔河或刚果河，有的在印度河，在布拉
　　玛普德拉和柬埔寨，

还有的在澳大利亚港口升火待发，即将启航，
或停留在利物浦、格拉斯哥、都柏林、马赛、里斯本、
　　那不勒斯、不莱梅、波尔多、海牙、哥本哈根，
停留在瓦尔帕莱索、里约热内卢、巴拿马。

5

我看见地球上铁路的轨道，
我看见它们在大不列颠，我看见它们在欧罗巴，
我看见它们在亚细亚和阿非利加。

我看见地球上的电报机，
我看见关于我的同类的战争、死亡、损失、赢利和烦
　　恼的电波消息。

我看见地球上的长长的河道，
我看见亚马逊河和巴拉圭河，
我看见中国的四大江河，黑龙江、黄河、扬子江和珠
　　江，
我看塞纳河奔流之处，多瑙河、卢瓦尔河、罗纳河、瓜
　　达尔基维尔河流过的地方，
我看见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奥得河在蜿蜒前进，
我看见托斯坎人沿着阿尔诺河，威尼斯人沿着波河①
　　在行驶。
我看见希腊水手由埃基纳湾启航。

① 在意大利。

6

我看见古亚述帝国的遗址，波斯帝国和印度帝国的遗
　　址，
我看见恒河在沙卡拉高高的边沿坠落。

我看见上帝的概念被化身为人形的地方，
我看见地球上教士们的后裔的住地，以及神使、献祭
　　者们、婆罗门、萨比教徒、喇嘛、和尚、伊斯兰
　　法典解释者、告诫者，
我看见巫师们在摩纳岛密林中走动之处，我看见槲寄
　　生和马鞭草，
我看见古老的表记，在纪念各种神祇肉体死亡的寺庙。

我看见基督在那些年青人和老人中间吃着最后晚餐的
　　面包，
我看见强壮年青的神人海格立斯在那儿长期忠实地劳
　　累着然后死了，
我看见美丽的黑夜之子、四肢粗壮的巴克斯① 度过朴
　　素而丰富的生活和不幸毁灭的地方，
我看见克乃夫，青春焕发，头戴翠羽之冠，穿着天蓝
　　色衣裳，
我看见无人怀疑的、垂死的、深深爱戴的赫耳墨斯②在

①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② 希腊神话中为众神传信的神。

对人们说不要为我哭泣，
这不是我真正的国家，我从我真正的国家流放出来了，
如今我要回去，
我要回到每个人都得去的那个天国里。

7

我看见地球上那长着野花野草和谷物的战场，
我看见古代和现代探险者们的足迹。

我看见那些无名的砖石建筑，不为人知的事件和英雄们的可敬的启示，地球的履历。

我看见那些英雄传说起源的地方，
我看见被北地狂风撕扯着的松树和杉木，
我看见花岗岩的圆石和悬崖，我看见葱绿的草地和湖泊，
我看见斯堪的纳维亚战士的圆锥形墓地，
我看见它们在永不安静的海洋边沿被石堆高高举起，使得那些死者的精灵在厌倦坟地的寂寞时能从墓穴中站起，注视那汹腾的海浪，并受风暴、寥廓、自由和行动的鼓舞而振作不息。

我看见亚细亚的没有树木的大草原，
我看见蒙古的古坟，我看见卡尔穆克人和巴什基尔人的帐篷，
我看见游牧部落带着他们的牛群，

我看见到处是沟壑的高原，我看见丛林和沙漠，
我看见羚羊、大尾羊和潜伏的狼，我看见野马、硕鸨
　　和骆驼。

我看见阿比西尼亚的高地，
我看见成群的山羊在吃草，我看见无花果树、罗望子
　　树和椰枣，
我看见麦田和一片片金黄碧绿的芳郊。

我看见巴西骑马的牧民，
我看见玻利维亚人在攀登索拉塔山顶，
我看见横越平野的伐卓人，我看见胳臂上搭着套索的
　　矫健无比的骑手，
我看见人们为了猎取皮革，在大草原追逐野牛群。

8

我看见雪盖冰封的地区，
我看见眼睛锐利的萨莫耶特人和芬兰人，
我看见捕猎海豹者在船上平举着他们的投枪，
我看见西伯利亚人坐在狗拉的轻便的雪橇上，
我看见海豚捕猎手，我看见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捕鲸
　　的船员，
我看见瑞士的悬崖，冰川，激流，山谷——我注意到
　　漫长的冬天和闭塞与荒凉。

9

我看见地球上的城市，并使我自己随意成为它们的一部分，

我是一个真正的巴黎人，

我是一个维也纳的、圣彼德堡的、柏林的、君士坦丁堡的居民，

我是阿德莱德的、悉尼的、墨尔本的人，

我是伦敦的、曼彻斯特的、布利斯托尔的、爱丁堡的、利默里克的人，

我是马德里的、加迪斯的、巴塞罗那的、波尔多的、里昂的、布鲁塞尔的、伯尔尼的、法兰克福的、斯图加特的、都灵的、佛罗伦萨的人，

我住在莫斯科、格拉斯哥、华沙，或者在北边的克利斯琴尼亚或斯德哥尔摩，或者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或在冰岛的某条大街上，

我降落在所有那些大城市上，然后又离开它们。

10

我看见水雾从荒无人迹的地区升浮，

我看见原始的典型，弓与箭，涂了毒物的木片，偶像和巫术。

我看见非洲和亚洲的城镇，

我看见阿尔及尔，的黎波里，德尔纳，摩加多尔，廷

巴克图，蒙罗维亚，
我看见北京、广州、贝拿勒斯、德里、加尔各答和东
京的密密麻麻的人群，
我看见克鲁曼人在他的小屋里，达荷美人和阿散蒂人
在他们的茅舍中，
我看见土耳其人在阿勒颇吸鸦片烟，
我看见基法集市上和赫拉特集市上的形形色色的群
众，
我看见德黑兰，我看见马斯喀特和麦地那以及它们当
中的沙漠，我看见商队在艰苦地行进，
我看见埃及和埃及人，我看见金字塔和方尖碑，
我观看那些镌刻的历史，凿在花岗岩石块和沙岩石板
上的出征的国王和历代王朝的碑记，
我看见埋藏在孟菲斯木乃伊土坑里的涂着香油、裹着
亚麻布的木乃伊，它们在那里躺了许多个世纪，
我瞧着那些死了的底比斯人，他那眼球很大的眼睛，耷
拉着的头颈，交叉在胸前的两臂。

我看见地球上所有的奴隶在劳动，
我看见所有被关在牢狱里的人们，
我看见世界上那些有缺陷的人，
那些瞎子，聋子，哑巴，白痴，驼背，精神病患者，
那些海盗，小偷，骗子，杀人犯和奴隶制造者，
那些无助的幼儿，以及无依无靠的妇女和老人。

我看见到处的男男女女，
我看见哲学家们的安详的兄弟之情，

我看见我的种族的建设性姿态，
我看见我的种族的坚忍勤劳所获得的收成，
我看见等级、肤色、原始风尚和文明，我在它们中行
　　进，我同它们厮混得密不可分，
并且我向地球上所有的居民致敬。

11

你啊，不管你是谁！
你英格兰的女儿和儿子！
你俄罗斯的俄国人，强大的斯拉夫民族和帝国的后裔！
你起源不明的、黑色的、灵魂圣洁的非洲人，个儿高
　　大的、头颅漂亮的、神态尊贵的、命运很好的、同
　　我处于平等地位的人！
你挪威人！瑞典人！丹麦人！冰岛人！你普鲁士人！
你西班牙的西班牙人！你葡萄牙人！
你法兰西的法国女人和法国男人！
你比利时人！你荷兰的自由爱好者！（你属于我自己所
　　由出身的种族；）
你强健的奥地利人！你伦巴第人！匈奴人！波希米亚
　　人！施蒂利亚的农民！
你多瑙河的邻居！
你莱因河、易北河或者威悉河边的工人！还有你女工！
你撒丁人！你巴伐利亚人！斯瓦比人！撒克逊人！瓦
　　拉奇人！保加利亚人！
你罗马人！那不勒斯人！你希腊人！
你塞维利亚竞技场中敏捷的斗牛士！

你陶鲁斯山上或高加索山上自由自在地活着的山民！
你看守着母马和公马吃草的波克牧马人！
你策马疾驰对着靶子放箭的、体态优美的波斯人！
你中国的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你鞑靼地方的鞑靼人！
你们，世界上所有受人役使的妇女！
你，在晚年备历艰险地长途跋涉要回到叙利亚土地上去的犹太人！
你们，在世界各地期待着你们的弥赛亚[①] 的犹太人！
你，在幼发拉底河某条支流畔深思冥想的亚美尼亚人！你在尼尼维废墟中凝望的人！你攀登阿拉拉特山的人！
你迎着远处麦加清真寺尖顶的光辉一路走坏了脚跟的朝圣者！
你们，在从苏伊士到曼德海峡一带统治着你们的家族和部落的酋长们！
你，在拿撒勒和大马士革田野或者太巴列湖边照料着你的产品的橄榄种植者！
你，在广大内地或者在拉萨商店里讨价还价的西藏商人！
你日本男人或女人！你马达加斯加、锡兰、苏门答腊、婆罗洲的居住者！
所有你们这些亚洲的、非洲的、欧洲的、澳洲的无论何处的大陆居民！
所有你们在海上各个群岛的无数岛屿上的人！
以及你们，今后千百年将倾听我的人！

① 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

以及你们，在各个地方我所没有指明但同样包括了的
　　每一个人！
祝你们健康！向你们所有的人致以我和美利坚的祝愿
　　和慰问！
我们每个人都是必然存在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无限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或她
　　的立于地球之上的权利，
我们每个人都理应分享地球的永恒的意义，
我们每个人都如任何事物一样神圣地置身在这里。

12

你，上颚咔哒响的霍屯督人！你们，满头鬈发的游牧
　　部落！
你们，属于别人所有的流血流汗的人们！
你们，有着深不可测和令人永远难忘的畜生面目的人
　　形动物！
你可怜的科博人，尽管你有光辉的语言和灵性，但连
　　最卑贱的人也卑视你！
你们，变矮了的堪察加人，格陵兰人，拉普人！
你们，赤裸的、红头发的、黝黑的、突嘴唇的、趴在
　　地上寻找食物的南方黑人！
你卡菲尔人，柏柏尔人，苏丹人！
你形容憔悴的、笨拙的、无知的贝督因人！
你们，在马德拉斯、南京、喀布尔、开罗受苦的芸芸
　　众生！
你亚马逊流域愚昧的漫游者！你巴塔哥尼亚人！你斐

济人！
我并不是那样偏爱你们前面的别的人呀，
我没有说一句伤害你们的话，当你们远远地站在后面，
（你们到时候会走上前来，会站到我的旁边。）

13

我的心灵同情而坚决地走遍了整个地球，
我寻觅着与我同等和相爱的人，并发现他们到处都有，
我想是一种神圣的亲密关系使我同他们平等了。

你们，水蒸气哟，我想我已经同你们一起上升，一起
飘向遥远的各洲，并且降落在那里，由于某些原
因，
我想，风哟，我已同你们一起远游；
海涛哟，我已经同你们一起抚摩了海滩，
我已经穿过地球上每条江河或海峡所穿过的角落，
我已经站到了那些半岛的基座和高耸的岩石上，从那
里吆喝：
向世界致敬！
凡是光和热所渗透的城市，我自己也渗透那些城市，
凡是飞鸟所投奔的岛屿，我自己也飞向那里。

向你们全体，以美利坚的名义，
我高高举起笔立的手，我发出信号，
这信号将在我死后永世长存，
从人们所至和所在的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

大路之歌

1

我轻松愉快地迈步走到大路上，
我健康而自由，面对整个世界，
面前那漫长的褐色道路引向我要去的任何地方。

从此我不再要求幸福，我自己就是幸福，
从此我不再低低哭泣，不再踌躕，不需要什么，
告别了室内的愁苦、图书馆和苛刻的指责，
我强壮而满足地行走着大路。

地球，有了它就够了，
我不要求星群更加靠近我，
我知道它们在所住的地方非常舒适，
我知道它们对于它们所有的人已经足够。

（不过在这里我仍然背着我原有的可爱的负荷，
我背负着他们，男人和女人，无论到哪里去我都随身
　　背着，
我发誓，要我卸掉他们那绝不可能，

他们充实了我，我也要充实他们。)

2

你，我走上并四面环顾着的路呀，我相信你并不就是
　　这里的一切，
我相信这里还有许多看不见的东西。

这里有一个关于接受的深刻教训，既不偏爱，也不拒
　　绝，
卷发的黑人，罪犯，患病者，文盲，都不拒绝，
婴儿出世，催促医生，乞丐的徘徊，醉汉的摇摆，技
　　工的群聚哗笑，
逃亡的青年，富人的马车，纨绔子弟，私奔的男女，
早起赶集的人，柩车，家具在乡村和城市间的搬去搬
　　回，
他们走过，我也走过，一切都走过，谁也不受阻碍，
没有什么不被接受的，没有什么不为我所喜爱。

3

你，给我以气息来说话的空气呀！
你们，把我的种种意见从涣散中召回并给它们以形态
　　的物体呀！
你，把我和万物包裹在细密而均匀的阵雨中的亮光呀！
你们，在路旁被践踏得坑坑洼洼的路径呀！
我相信你们中潜藏着看不见的生机，你们对我是那么

可贵。

你们这些铺着石板的城市道路呀！你们这些路边的坚
固的镶边石呀！
你们这些渡船！你们这些码头上的木板和竖杆！你们
这木头堆砌的两岸！你们这些远方的船！
你们这一排排的房子！你们这些镶嵌着窗子的门面！你
们这些屋顶！
你们这些游廊和入口！你们这些压山墙和铁门！
你们这些披着暴露甚多的透明铠甲的窗户！
你们这些前门和往上的台级！你们这些拱门！
你们这些不见尽头的石砌路上的石块！你们这些踏平
了的十字路！
我相信你们自己已经从一切接触过你们的东西取得了
收获，如今要将同样的秘密地传给我，
你们那冷漠无情的表面从活着和死了的一切中留下了
人事的遗迹，它们的精神对于我既明白而又可喜。

4

地球在右边和左边扩展，
画面很生动，每个部分都十分清晰好看，
音乐在需要的地方演奏，在不需要的地方停息，
这便是大路上的愉快的声音，大路的欢乐清新的情感。

我所走着的大路啊，你在对我说别离开我吗？
你是否对我说不要冒险——如果你离开我你就完了？

你是否对我说我已经准备好，我受够了敲打，不会被
　　否定，紧跟着我？

大路啊，我回答说，我不怕离开你，可是我爱你，
你说明我比我说明自己好多了，
你对于我会比我的诗更有意义。

我想那些英雄业绩都是在户外构思的，所有自由的诗
　　歌也是这样。
我想我能够自己停留在这里并做出奇迹，
我想无论我在路上遇见什么我都会喜欢，无论谁看见
　　我都会喜欢我，
我想我所见到的无论什么人都会快乐。

5

从这时开始，我命令我自己摆脱羁绊和想象中的限制，
到我乐意去的地方去，成为自己的绝对的主人，
倾听着别人，考虑他们的言论，
沉吟着，探索着，接受着，思索着，
温和地，但是怀着不可抗拒的意志，从那些企图控制
　　我的束缚中解脱我自身。

我大口大口地把空间吸收，
东方和西方属我所有，北方和南方也属我所有。

我比我所想象的还要巨大、美好，

我以前并不知道我拥有这么多的美德。

在我看来一切都很美丽，
我可以对男人和女人再三申说，你们给我做了这样的
　　好事，我会同样对待你们的，
我此去要为我自己和你们求得补充，
我要在男人和女人中将我自己散布，
我要在他们中间投放新的喜悦和粗鲁，
无论谁拒绝我也不会叫我烦恼，
无论谁接受我，他或她将受到祝福并为我祝福。

6

现在，如果有一千个完美的男人要出现，那不会使我
　　惊奇，
现在，如果有一千个女人的美丽形体出现了，那不会
　　使我诧异。

现在我看出了造就最优秀人物的奥秘，
那就是在露天中生长，和大地一起饮食、休息。
在这里，一种伟大的个人业绩有发展余地，
（这样的业绩把握着全人类的心，
它的力量和意志的散发会压倒法律并嘲弄一切反对它
　　的权威和议论。）

这里是智慧的考验，
智慧最终不是在学校受到考验，

智慧不能从一个拥有它的人传给另一个不拥有的人，
智慧属于灵魂，不容许证明，而是它本身的证明，
它适用于一切阶段、事物和品质而无不足，
它是事物的现实性和不朽性的肯定，也是事物的精髓；
在事物表象的浮游中有某种东西能将它从灵魂中引
　　出。

现在我重新检验哲学和宗教，
它们在课堂里可能证明不错，可是在辽阔的云天下，在
　　自然景物和激流之旁，却变得一无是处。

这里是实感，
这里是一个受到检验的人——他认识他身上所有的东
　　西，
过去，未来，尊严，爱情——如果它们那里没有你，你
　　也就没有它们。
只有每件事物的核心才有营养；
那个为你和我剥掉外壳的人在哪里呢？
那个为你和我揭穿阴谋和蒙蔽的人在哪里呢？

这里是粘着性，它不是先前安排好的，而是碰巧，
你知道你路过时受到陌生人的喜爱是怎么回事吗？
你知道那些转动着的眼珠子在说些什么？

7

这里是灵魂的流露，

灵魂的流露出自内部，通过林荫掩蔽的大门，永远在
　　提出种种疑问，
这些渴望怎么会有的?这些黑暗中的思想怎么会有的?
为什么会有男人和女人，他们走近我时阳光便使我的
　　血液沸腾?
为什么他们离开我时我的欢乐的旗帜便会下垂，疲软?
为什么有那些树林，在它们底下我一行走便会有壮阔
　　美妙的思想降临?
（我想它们无论冬夏都挂在那些树上，我走过时便常
　　常掉下果实;）
我那样突然地与陌生人交流的是什么呢?
当我坐在一个赶车人身旁的座位上，我同他交流些什
　　么呢?
当某个渔夫在河边拉起他的大鱼网，我从旁经过并停
　　留下来跟他交谈些什么呢?
使我随便接受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好意的是什么
　　呢?使他们那样随便接受我的好意的又是什么
　　呢?

8

灵魂的流露是幸福，这里便是幸福，
我想它是弥漫在空中，随时都在等候着，
如今它向我们流来，我们理所当然地承担了任务。

这里出现了一种流动而有附着性的特征，
这种流动而有附着性的特征是男人和女人的新鲜和香

甜，
（早晨的芳草每天从它们自己的根部散发出来的，也
不会比它不断从自己散发的更新鲜而香甜。）

向着那流动而有附着性的特征渗出的是青年人和老人
的爱的汗水，
从它那里蒸馏过和滴下来的是嘲弄美和成就的魅力，
而渴望接触的疼痛在向它起伏和震颤不已。

9

走呀！无论你是谁，请和我一起旅行吧！
和我一起旅行时你会发现是什么永远也不会疲倦。

地球永远不会疲倦，
地球最初是粗陋的，沉默的，不可理解的，大自然最
初是粗陋的和不可理解的，
请不要灰心，继续前进，前面有荫蔽得很好的神圣的
东西，
我对你发誓，那里有神圣的东西，比言语所能形容的
更加美丽。

走呀！我们决不要在这里停留，
无论这里的储藏多么丰美，无论这个住处多么方便，我
们不能留在这里。
无论这个港口多么荫蔽，无论这些水面多么平静，我
们决不要在这里停泊，

无论周围那殷勤好客的环境多么可亲，我们只容许短
暂地享受。

10

走呀，前面还有更大的诱惑，
我们将在茫无边际的大海上航行，
我们将到风吹浪打的地方去，那美国式的快船在满帆
下飞速前进。

走呀，携带着力量、自由、大地和风雨雷电，
携带着健康、反抗、欢乐、自尊和好奇心；
走呀！告别一切的公式！
告别你的公式，啊，那些长着蝙蝠眼的拜物的牧师。

陈腐的尸体阻塞着通道——葬礼不能再等了。

走呀！可是要当心！
和我一起旅行的人需要最好的血液、筋肉和耐性，
没有人可以前来试验，除非他或她带着勇气和健康，
你最好别到这里来了，如果你已经把你自己的精髓耗
尽，
只有那些具有美妙而坚强的躯体的人才能到这里来，
这里不允许害病的、酗酒的或花柳病患者前来安身。

（我和我的同伴不以论证、比喻和诗歌来使人信服，
我们以我们的存在来说服人。）

11

听着！我将老实对待你，
我不会提供陈旧光滑的奖品，而要提供粗糙的新的东西，
这些便是你必然会有的遭遇；
你不会积累人们所谓的财富，
你将挥霍地花掉你所赚到或成就的一切，
你只会到达那个你命定要去的城市，在那里你还来不及满意地定居，一种不可抗拒的召唤就会让你离去，
你将落到被那些在你后面留下来的人加以嘲笑和愚弄的地步，
对于你所接受的爱的招手你只能用热情的吻和别离来答复，
你将不能容许那些向你伸出手来的人把你握住。

12

走呀！跟在伟大同伴们的后面，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
他们也在大路上行进——他们是矫捷而庄严的男子——她们是最伟大的女人，
海的宁静和海洋风暴的欣赏者，
驾驶过许多船只的水手，走过许多英里陆路的步行者，
许多远方国家的常客，遥远住处的常客，
男人和女人的信托人，城市的观察者，孤独的劳动者，

中途停下来望着草丛、花朵和海边的贝壳沉思的人，
婚礼舞的舞蹈者，亲吻新娘的人，孩子们的亲切帮助
　　者，孩子们的教育者，
叛乱的士兵，墓穴旁的看守，将棺材吊下墓去的人，
四季不断、年复一年，随着奇妙的年头一个接一个地
　　出现的旅行者，
好像携着伴侣的——那就是说携着他们自己的不同方
　　面的旅行者，
从潜在的尚未实现的婴儿时期开始的朝前迈步者，
欣逢他们自己的青春时代的旅行者，有了胡子和完全
　　成熟了的成年旅行者，
处于成熟的妇女时期的丰腴、绝妙和满足的旅行者，
处于他们自己的庄严的老年时期的男性或女性旅行
　　者，
老年——宁静、开朗、广博，带有傲慢的宇宙般的宽
　　度，
老年——带着美妙的临近死亡的自由在从心所欲地奔
　　流。

13

走呀！沿着那没有尽头也没有开端的旅途走去，
去备历艰苦，白天跋涉，晚上歇宿，
把一切都融合在他们所经历的旅程和度过的日夜之
　　中，
更要把它们融合在高尚旅行的开端中，
不要看任何地方的任何东西，只看那些你能够达到和

经过的，
不要去设想时间，无论多远，只想到你能达到和经过的时候，
不要在什么路上前后张望，只一心走向前延伸和等着你的那一条，它无论多远总是在向前延伸和等着，
不要理会什么存在，无论是上帝的或任何别的，只有你也要朝着走去的那边，
不要理会什么占有，除了你可以占有、不用劳动和购买就能享有的一切，要享受整个筵席而不是其中的一脔，
取来农人的农庄中和富翁的精美别墅中最优美的东西，果园里的果子和花园里的花，以及新婚夫妇的纯洁祝愿，
在你穿过拥挤的城市时可以取用你所需要的东西，
以后无论你到哪里去可以随身携带着建筑物和街道一起，
遇见别人时从他们脑子里采集智慧，从他们心里采集爱恋，
带着你的情人一起上路，尽管你会把他们留在后面，
将宇宙本身理解为一条大路，许多大路，为旅行着的灵魂开辟的大路。

为了让灵魂前进，所有的一切都让开，
所有的宗教，所有物质的东西，艺术，政府，所有那些曾经或现在显然存在于这个地球或任何地球上的东西，在沿着宇宙的宽广大道前进的灵魂队列前面，都退避到隐蔽的角落里去。

对于男人和女人的灵魂沿着宇宙的宽广大道的行进，
　　一切别的进程都是必要的标帜和支撑。

永远生气勃勃，永远前进，
庄严的，肃穆的，忧伤的，退缩的，困惑的，疯狂的，
　　骚乱的，怯弱的，不满足的，
绝望的，骄傲的，钟情的，患病的，受人欢迎的，被
　　人排斥的，
他们在走呀，他们在走呀，我知道他们在走，可是我
　　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
可是我知道他们在向最好的地方前进——向一种伟大
　　的目标前进。

无论你是谁，出来吧！无论你是男是女，出来吧！
你不能躲在屋子里睡觉，或虚度光阴，尽管屋子是你
　　建筑的，或者是为你建筑的。

从黑暗的禁锢中出来呀！从屏幕后面出来呀！
抗议是没有用的，我知道一切，并且要揭穿它。

我看透了你和别人一样不妙，
从人们的嬉笑、跳舞、午餐、晚餐中，
从衣着和打扮里，从那些洗净了、修整了的容貌，
看到了一种暗藏的沉默的厌恶和潦倒。

没有可信任的丈夫、妻子、朋友会听取内心的倾诉，

那另一个自我，每个人的复本，总是在躲躲闪闪，
在城市大街上无影无声地行走，在客厅里客气而冷淡，
在铁路车厢里，在轮船上，在公众集会上，
在男人们和女人们的家中，在餐桌旁，在卧室里，在任何地方，
衣着时髦，面带笑容，英姿秀挺，胸腔内装着死，头骨底下有地狱隐藏，
在呢绒和手套里面，在缎带和人造的花朵下面，
照惯例办事周全，不说出一个涉及事物本身的字，
别的什么话都说，就是不谈事物本身和它的实质。

14

走呀！通过奋斗和战争！
已经提出的目标不能改动。

过去的奋斗成功了没有？
有什么成功了？你自己？你的国家？大自然里？
现在请听仔细——事物的本质中规定，从任何成就的结果，无论是什么，都将引出某种使一次更大斗争成为必要的东西。

我的号召是战斗的号召，我培养积极的反抗，
与我同行的人必须好好武装，
与我同行的人时常吃得很省，穷困，会遇到凶恶的敌人和叛党。

15

走呀！大路就在我们面前！
它是安全的，我做过试验——我自己的双脚已经仔细
　　试验过——不要再迟延！
让纸张留在桌子上不要书写，让书本放在书架上不要
　　打开！
让工具放置在车间！让钱留在那里不要去赚来！
让学校开办着！不要去听教师的呼吁！
让牧师在他的讲坛上布道！让律师在法庭上申辩，让
　　法官去解释法律。

伙伴啊，我把我的手给你！
我把我的比金钱更宝贵的爱给你，
我先于说教和法律把我自己给你；
你会把你自己给我吗？你会来同我一起旅行吗？
我们会终生彼此厮守在一起吗？

横过布鲁克林渡口

1

在我下面的浪潮啊，我面对面看着你！
西天的云——太阳在那里还有半小时路程——我也面
　　对面看着你。

穿着平常衣服的成群的男女，你们对我显得多么新奇！
渡船上成百上千过河回家的乘客对我来说比你们所想
　　象的还要新奇，
而你们，那些在今后岁月中还要从此岸渡到彼岸的人，
　　对我来说更加新奇，比你们所想象的更加在我的
　　沉思默想里。

2

在每天所有的时间里，从所有的事物中，我所获得的
　　无形的粮食，
那个单纯的、紧凑的、连接得很好的结构，我自己从
　　中脱离了，人人都脱离，但仍属结构的一部分，
过去的相似的光景和未来的相似的光景，

在大街上行走和在河上横过时那些像珠子般系在我最
　　微小的视觉和听觉上的光荣，
那同我一起游向远处的迅速的急流，
那些将要跟在我后面的别人，我与他们之间的联系，
别人的真实，别人的生命、爱情、视觉、听觉等等。

别的人将进入渡口的大门并且从此岸渡到彼岸，
别的人将观望浪潮的奔窜，
别的人将看见曼哈顿北面和西面的船只，以及东面南
　　面布鲁克林的高处，
别的人将看见大大小小的岛屿，
今后五十年，别的人过渡时将看见它们，当太阳还有
　　半小时航程，
今后一百年，或者多少个百年以后，别的人将看见它
　　们，
将欣赏这落日，这潮水泛滥，这晚潮向大海退隐。

3

时间或空间都不起作用——距离不起作用，
我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这一代或今后许多个世代的男
　　人和女人，
就像你们望着河流和天空时的感觉一样，我也曾这样
　　感觉，
就像你们每个人是活着的人群中的一员，我也曾是人
　　群中的一员，
就像你们为河上清流的欢乐所感染，我也曾受到过感

染，
就像你们在这里凭栏站立，但与急流一起神游，我也曾这样站着神游，
就像你们注视这无数的船桅和汽轮的粗大烟囱，我也曾这样望着。

以前我也许多许多次横渡过这条河流，
看着十二月的海鸥，看见它们在高空中平稳地滑翔，抖擞，
看见它们身体上那些黄色的被照得发光的部分，而其余的部分留在浓重的黑影中，
看见它们缓缓地盘旋并渐渐向南边移动，
看见夏季天空在水中的反映，
一道道忽闪的光辉让我感到了眩晕，
望着照亮的水中我那头影周围的美丽的辐射光柱，
望着南边和西北边那些小山上的薄雾，
望着那些染上紫色的羊毛般的蒸汽，
望着远处的海湾，注意到抵达的船只，
看见它们靠近，看见船上那些与我亲近的人，
看见纵帆船和小帆船的白帆，看见停泊的舰艇，
水手们在缆索中间操作或在外面跨着帆桅，
那些圆的桅杆，那船壳的摆动，那些细长的像蛇一般的三角旗，
那些开动着的大大小小的汽轮，它们舵舱里的舵手，
船过后留下的白色浪花，轮轴的急速转动。
所有各国的旗帜，它们在日落时的降落，
暮色中扇贝形的波浪，像长柄的杯勺，嬉戏的闪闪发

光的浪头，
远处那渐渐朦胧的一片陆地，码头旁那花岗石仓库的
灰色墙垣，
河上那阴影幢幢的一群，两侧有舢板紧靠着的大拖轮，
干草船，迟到的驳船，
邻近的岸上铸造厂烟囱中高高冒出升入夜空的火焰，
它们在强烈的红光和黄光对衬下将纷纷摇曳的黑影投
掷到屋顶上和大街的缝隙间。

4

这些和其他一切从前对于我就像现在对于你们，
我曾经很喜爱那些城市，很喜爱那条庄严湍急的河流，
我从前看见过的男人和女人对我都很亲近，
别的人也一样——别的人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因为我
曾经向前看过他们。
（时候会来的，尽管今天今夜我在此消停。）

5

那么，我们之间有什么呢？
我们之间的那个几十年或几百年算什么呢？

无论是什么，它不起作用——时间不起作用，地点也
不起作用，
我也生活过，多山的布鲁克林曾经是我的，
我也曾走过曼哈顿岛上的大街，在它周围的海水中游

泳，
我也曾感觉到那些好奇的突如其来的疑问在我心中活
　　动，
白天在人群中有时它们会来提醒我，
夜里我很晚回家时或者躺在床上，它们也会来让我思
　　忖，
我也是从那永远保持在液体中的漂流物铸造出来的，
我也曾通过我的肉体接受了个性，
我也曾知道过去的我是由于我的肉体，我知道将来的
　　我也得由我的肉体来证明。

6

那一片片黑影不仅落在你身上，
黑影也曾一片片地降临于我，
我所达到的最大成就据我看是空虚而可疑的，
我所自认为伟大的思想，实际上不是很贫乏吗？
也并非只有你才知道什么是邪恶，
就是我这个人也知道邪恶是什么，
我也曾编过那个古老的矛盾之结，
我曾胡说过，脸红过，怨恨过，撒谎过，偷盗过，妒
　　忌过，
有过诡诈、愤怒、淫欲和不敢明说的念头，
曾经刚愎自用，爱好虚荣，贪婪，浅薄，狡猾，恶毒，
　　怯懦，
身上并不缺少豺狼、毒蛇和蠢猪般的东西，
以及骗人的面孔，轻佻的言语，淫邪的欲望，

拒绝、仇恨、拖延、卑鄙、懒惰，应有尽有，
和其他的人一起，有着其他人一样的日子和运气，
当年轻人看见我走近或经过时都以最亲昵的名称和响
　　亮的声音招呼我，
当我站住时便感到他们的胳臂钩着我的脖子，
　　或者我坐着时他们的肉体不经意地靠在我身上，
我曾经在大街上或渡船上或公众集会上看见我所爱的
　　人，可是对他们一句话也没讲，
我与别的人过同样的生活，同样地欢笑，苦恼，睡觉，
扮演着还在使人追念的那个男演员或女演员的角色，
那同一个古老的角色，那个我们创造出来的要多伟大
　　有多伟大的角色，
或者要多渺小有多渺小，或者又伟大又渺小。

7

我更加接近你了，
你如今对我有什么想法，我曾经也这样想你——我事
　　先就有了贮备。
在你诞生以前，我就长期严肃地考虑过你。

那时谁知道我会回想起什么呢？
如今谁不知道我正在享受这个呢？
如今尽管距离很远，尽管你看不见我，谁不知道此刻
　　我也在那样看着你呢？

8

啊，对我说来还有什么比包围在桅樯中的曼哈顿更庄严可敬的呢？
还有什么比得上这河流、落日和浪潮的扇贝形水波？
这摇摆着身子的海鸥，这暮色中的干草船，这迟到的驳船？
什么神灵能胜过这些人，他们紧抓着我的手，当我接近时立即高声地用我所爱的声音、以最亲昵的名称招呼我？
还有什么比这个将我与那些注视着我的脸孔的女人或男人系在一起的东西，
比这个现在将我融合于你并把我的心意倾注到你心中的东西更微妙的呢？

那么，我们了解了，是不是？
难道你没有接受我不曾明言便允诺了你的东西吗？
那些虽然苦学也教不会的东西——那些连说教也无法完成的东西，现在已经完成了，难道不是吗？

9

向前流吧，河流！与涨潮一起奔涌，与落潮一起退走吧！
继续嬉戏吧，你们这些头戴花冠的扇贝形波涛！
日落时候瑰丽的云彩呀！用你们的光辉浸透我或者我

以后若干世代的男人和女人吧！
从此岸横渡到彼岸，数不清的过渡的人群呀！
站起来吧，曼哈顿的高耸的樯桅！站起来吧，布鲁克林的美丽的群山！
跳动吧，困惑而又好奇的大脑，把问题和回答抛出来呀！
在这里和无论哪里暂停吧，液体的永恒漂流！
凝望吧，可爱的焦渴的眼睛，在房子里或大街上或公众集会的场所！
发出声来吧，青年们的声音！用最亲昵的名称高声而悦耳地叫我呀！
活吧，古老的生命！扮演那使人回想起那个男演员或女演员的角色呀！
扮演那个古老的角色，那个可以随意使之伟大或渺小的角色吧！
考虑考虑吧，我的读者们，是否我不会以陌生的方式正在注视着你们；
坚定些吧，河上的栏杆，要支撑那些懒懒地倚着你们可又随着急流在迅跑的人；
继续飞吧，海鸟们，侧着身子飞，或者在高空绕着大圈子盘旋；
接受夏季的天空吧，你这河水，忠实地抱着它，直到所有俯视的眼睛能从容地从你怀里将它享用！
散开吧，辐射的光线，从照亮的水中我的头影或任何人的头影！
来吧，从远处海湾驶来的船只！向上或向下开动吧，白帆的双桅船，小帆船，驳船！

飘扬吧，所有国家的旗帜！日落时一定得降下！
把你们的火苗高高燃起吧，铸造厂的烟囱！入夜时把
　　黑影抛下！把红光和黄光抛掷到屋顶！
你们这些表面现象啊，无论现在或今后，请表明你们
　　是什么，
你这必要的薄膜啊，请继续把灵魂包着，
请为了我在我的身体周围，为了你在你的身体周围，飘
　　起最圣洁的香气，
繁荣起来吧，都市——带着你们的货物，带着你们的
　　展品，宽广而丰沛的河流，
扩张吧，也许比一切别的东西都更加富于灵性的存在，
保持你们的地位吧，比一切别的东西都更能持久的物
　　体。

你们曾经等候过，你们永远在等候，你们这些哑口无
　　言的美丽的使者，
我们终于怀着自由的感觉接待你们，并且从此永不会
　　满足，
你们再也不可能使我们迷惑或拒不接近我们，
我们要使用你们，不把你们抛置在一旁——我们永远
　　将你们栽植在我们心中，
我们不测度你们——我们爱你们——你们身上也有的
　　是完美，
你们对永恒尽到了你们的责任，
无论伟大或渺小，你们对灵魂尽到了你们的责任。

回答者之歌

1

现在请听我的早晨的浪漫曲，我要告诉你们那回答者
　　的信号，
我对城市和农场歌唱，它们在我眼前绵亘，沐浴着阳
　　光。

一个年青人向我走来，带着他兄弟的一个信息，
这年青人怎么会知道他的兄弟如何选择和在什么时
　　候，
吩咐他把那些信号送给我？

我面对面地站在那年青人跟前，用左手拉着他的右手，
　　右手拉着他的左手，
我为他的兄弟和人们负责，我为那个为一切负责的人
　　负责，并传送这些信号。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他，都听从他，他的话是决定性的，
　　不可更改，
他们接受他，像沐浴阳光那样沐浴着他的精神，并领

悟他们自己，
他们给他施洗礼，他给他们施洗礼。

美丽的妇女，骄傲的民族，法律，风景，人民，动物，
深厚的大地及其属性，永不平静的海洋，（我这样讲述
我早晨的浪漫曲，）
一切的享乐、财产和金钱，以及金钱所能买到的任何
东西，
最好的农场，那里别人在劳动耕作，而他却注定要去
收获，
最壮丽而奢华的城市，那里别人在平整土地，在建筑，
而他住下来休息，
一切全都属于他而不属于别人，远远近近都是他的，包
括那些出海的船只，
那些在陆地上永久陈列着和进行着的东西，只要能为
人所有就都归他管理。

他把一切都安排妥善，
他以粘性和爱从自己身上塑造今天，
他安置他自己的时代、回忆录、父母、兄弟姐妹、交
际、职业、政治，使得以后旁人永远不能刁难他
们，也不敢擅自把他们使唤。

他是回答者，
他回答那些能够回答的，而那些不能回答的他说明为
什么不能够。

一个人就是一种召唤和挑战，
（规避是没有用的——你听没听见那些嘲弄和笑声？
你听没听见那讽刺的反应？）

书本，友谊，哲学家，牧师，行动，娱乐，骄傲，都
在来回奔走着要给人以满足，
他指出那种满足，也指出那些来回奔走者。

无论什么性别，无论什么季节或地点，他都能白天黑
夜精神饱满地、文雅地、可靠地适应，
他有启人心扉的万能钥匙，谁都会走出门来把他欢迎。

他受欢迎是普遍的，美人如流也不会比他更受欢迎和
影响普遍，
那个为他所宠爱并与之在晚上同睡的人，真是艳福不
浅。

每一种生存都有它的习惯，每个东西都有一种风格和
语言，
他把每种语言都化为自己的，然后赐给人们，并且每
个人都在翻译，每个人也翻译自身，
一个部分并不与另一部分相抵触，而他是接合者，他
注意它们怎样接近。

他在招待会上对总统也同样平平常常地说“朋友你
好？”
他对在甘蔗田里锄地的库奇说“兄弟你好！”

而两者都理解他并知道他是说对了。

他在国会大厦泰然自若地走着，
他在国会议员中行走，一个代表对另一个说，我们的
　　一个新的匹敌者来了。

于是机械工把他当作一个机械工，
士兵们料想他是个士兵，水手们以为他曾经在海上航
　　行，
作家们把他看成一个作家，艺术家把他当艺术家，
而工人们发觉他能与他们一起劳动并喜爱他们，
无论是什么工作，他都能跟上去干或曾经干过这个工
　　种，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他都能找到自己的姐妹弟兄。

英国人相信他是英吉利种族的后裔，
犹太人看来他像个犹太人，俄国人看来像俄国人，那
　　样亲近平易，对谁都没有距离。

他在旅客咖啡馆里无论看着谁，谁都对他重视，
意大利人或法国人是这样，德国人是这样，西班牙人
　　也这样，古巴岛上的人也不用提，
大湖区或密西西比河上，圣劳伦斯河或萨克拉门多，或
　　者是哈德逊河或巴门诺克海湾里，所有的轮机员
　　和甲板水手，全都表示熟悉。

出身高贵的绅士承认他的高贵的出身，

蛮横无礼者，妓女，狂暴之徒，乞丐，从他的作风中
对照自己，而他奇妙地改变他们，
他们不再卑鄙，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已有了长进。

2

时间的指示和标记，
绝对的明智显出哲学家中的大师，
时间，永不断裂，在局部中显示自己，
经常显示诗人的是那些愉快的歌唱团里的群众，以及
他们的言词，
歌唱家的言语就是白天黑夜的时辰或分秒，而诗作者
的言词是一般的白天黑夜，
诗作者安排正义、真实和不朽，
他的洞察和才能环绕着事物和人类，
他是迄今一切事物和人类的光荣的精粹。

歌唱家不生产，只有诗人才生产，
歌唱家受人们欢迎、理解，出现得够频繁了，但诗的
作者、那回答者诞生的日子和地点却很罕见。
（不是每个世纪或每五个世纪都能拥有一个这样的生
辰，无论是什么名称。）

历代以来不断出现的歌唱家们可以有外表的名称，但
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都是歌唱家们的一个，
每一个的名字是眼的歌手、耳的歌手、头的歌手、美
妙的歌手、夜的歌手、客厅歌唱家、爱情歌唱家、

怪诞歌唱家，或者别的什么。

整个现时代以及所有的时代都期待着真正的诗的言词，
而真正的诗的言词不仅仅令人欣喜，
真正的诗人不是美的追随者而是美的庄严的导师；
儿子们的伟大是父母的伟大的发挥，
真正的诗的言词是科学的羽冠和最终的赞美。

神性的本能，视野的宽度，理智的法则，健康，身体的茁壮，谦让，
欢乐，晒黑的肤色，空气的清香，诗的一些言词就是这样。

水手和旅客为诗作者、回答者构成基础，
建筑家，几何学家，化学家，解剖学家，颅相学家，艺术家，所有这些都是诗作者、回答者的基础。

真正的诗的言词所给予你的不只是那些诗，
它们使你自己去构造诗歌、宗教、政治、战争、和平、行为、历史、小品文、日常生活，以及别的一切，
它们权衡等级、色彩、种族、纲领、性别，
它们不寻求美，它们自己被人寻觅，
美随之而来，不断接触它们，渴望着，向往着，害着相思。

它们为死亡作准备，但它们不是结束，而毋宁是开始，

它们不把他或她带到终点或使之满足和完美，
它们将自己所带领的人带入太空，去观看星星的诞生，
去领悟某种意义，
以绝对的信心去开始进行，去闯过那些永不停止的竞
赛，也永远不再沉寂。

我们的古老文化

永远是我们的古老文化呀！

永远是弗罗里达的绿色半岛——永远是路易斯安那的无价的三角洲——永远是亚拉巴马和得克萨斯的棉田，

永远是加利福尼亚的金色的丘陵和山谷，新墨西哥的银色的群山——永远是风和气爽的古巴，

永远是被南海吸干了的广大的斜坡，与东部和西部海洋所吸干的斜坡分不开的斜坡，

合众国第八十三个年头的疆域，三百五十万平方英里，

大陆上一万八千英里的海岸和海湾之滨，三万英里的内河航道，

七百万个单立门户的家庭和同样数目的住处——永远是这些，还有更多的，派生出无数的分支，

永远是自由的区域和多样性——永远是民主的大陆；

永远是大草原，草地，森林，大城市，旅行者，加拿大，积雪地带；

永远是这些由串联着各个卵形大湖的腰带束在一起的紧凑的地区；

永远是住着强壮的本地人的西部，那些友好的、剽悍的、讽刺的、蔑视入侵者的居民在不断地繁殖；

所有的风景，南部、北部、东部——所有的事迹，各
　　个时期纷纭交错地完成的事迹，
所有的人物、运动、物产，少数的被注意到了，无数
　　的还没人知道，
我在曼哈顿大街上行走，收集着这些东西，
夜里在内河上，在燃着松枝的火光中，汽船正在把木
　　材供运，
白天在阳光照耀着的萨斯奎哈纳河上，在波托马克河、
　　拉帕哈诺克河上，以及罗阿诺克河和特拉华河上，
在它们以北的荒野，猛兽出没于阿迪隆达克山地，或
　　者舐饮着萨吉诺湖沼的水，
在一个荒僻的水湾，一只失群的麻鸭坐在水面静静地
　　摇荡，
在农民的牲口棚中，公牛关在圈里，它们的秋收劳役
　　已经结束，如今在站着休息，它们太疲乏了，
在遥远的北极冰原上，母海象懒洋洋地躺着，让她的
　　幼兽们在周围玩耍，
鹰隼在人们从未航行过的地方翱翔，在最远的北冰洋，
　　水波粼粼的，晶亮的，空旷的，在大堆浮冰的那
　　边，
在暴风雪中轮船疾驶的地方，那白色的漂流物也向前
　　汹涌，
在坚实的陆地上午夜钟声齐鸣时大城市里进行的种种
　　事情，
在原始森林中同样发出的声响，豹子的尖啸，狼的哀
　　嚎，以及麋鹿的沙哑的哞叫声，
在冬天穆斯黑德湖蓝色的坚冰底下，在夏天清澈见底

的碧波中，鲑鱼在游泳，
在卡罗来纳纬度较低、气温更暖的地方，那巨大的黑
色鹈鹕在树梢那边的高空中缓缓地飘浮，
下面红色的雪松上垂挂着的寄生草，松树和柏树从一
望无际的平坦的白色沙地里长出，
粗笨的小船在浩大的皮迪河顺流行驶，两岸的攀缘植
物，开着红花、结着浆果的寄生植物，笼罩着高
大的树木，
生机旺盛的橡树上长长地、低低地垂挂着帘帷般的藤
类，在风中无声地轻摇，
刚刚天黑时佐治亚赶车人搭起的篷帐，晚炊的烟火，白
人和黑人在做饭吃，
三四十辆大车，骡子和牛马在吃木槽里的草料，
那些黑影和微光在古老的梧桐树下移动，夹杂着黑烟
的火苗从油松上袅袅升腾；
正在捕鱼的南部渔夫，北卡罗来纳海滨的海湾和小港，
捞河鲱和青鱼的渔场，巨大的拖网和岸上用马拉
着的起锚机，清洗、加工和包装的作坊；
在松树森林的深处，松脂从树上的切口往下流，那里
有松脂工厂，
有健壮的黑人在劳动，四周的地上到处铺满了松针；
在田纳西和肯塔基，在加煤站和锻工车间，在炉火旁，
或者在谷物脱粒场，奴隶们都很紧张，
在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儿子久出归来，被年老的混
血种保姆高兴地欢迎着，吻着，
舟子日暮时在河上安全地停泊了，在他们那些被高高
的河岸荫蔽着的船只里，

一些较年青的人合着班卓琴或提琴的节奏在舞蹈，其余的坐在舷沿上抽烟闲聊；
下午向晚的时候，美利坚的效颦者模仿鸟在迪斯麦尔大沼泽中歌唱，
那儿有淡绿的湖水，树脂的香味，丰茂的苔藓，以及柏树和桧树；
向北，曼纳哈塔的青年人，那引人注目的一群，在傍晚从一次远足归来，枪尖上挑着女人赠送的花束；
儿童们在游戏，也许有个小男孩在他父亲膝上睡着了，(看他的嘴唇在怎样颤动，他在梦中怎样微笑啊！)
侦察员骑着马奔驰于密西西比河西边的平原，他跑上一座小山，向四周瞭望；
加利福尼亚的生活，蓄着胡子、穿着粗布衣裳的矿工，忠实的加利福尼亚友谊，香甜的空气，行人经过时可以遇到的就在大道旁边的坟地；
在得克萨斯乡下的棉田里，黑人住的小屋，在大车前头赶着骡子或牛的车夫，堤岸和码头上堆积着的棉花包；
环绕着一切，向高处和广处迅速地飞窜着的美利坚之魂，它有两个相等的半球，一个是爱，一个是扩张或骄傲；
在暗中与土著的易洛魁人举行的和平谈判，那个加琉美①，表示善意、公断和赞同的烟管；
酋长喷吐着烟雾，先是朝着太阳，然后向地面，

① 印第安人的一种烟管，和平的象征。

头皮[1]剧上演了，演员们画着脸谱，喉部发出奇怪的惊呼，

主战派出发了，长途的秘密行军，

单行的纵队，摇摆着的小斧，对敌人的突袭和杀戮；

这些州的所有的行为、情景、方式、人物、姿态，回忆中的往事，制度，

所有这些州都紧密地团结着，包括这些州的每一平方公里，没有丝毫例外之处；

我乐了，在小径上，在乡间田野、巴门诺克的田野里行走，

观看两只小小的黄蝴蝶相互穿梭翻飞，往高处悠游，

那些疾飞的燕子，捕虫的能手，秋天南去、早春北返的旅游者，

黄昏时赶着牛群的牧童，他吆喝着不让它们在路旁逗留吃草，

在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查尔斯顿，新奥尔良，旧金山，各个城市的码头，

轮船在启航，当水手们使劲起锚的时候；

傍晚——我呆在我的房子里——当红日西沉，

夏天的夕照进入我敞开的窗户，照出那成群的苍蝇在屋子中央浮悬于空中，上上下下斜刺地飞舞，给太阳照着的对面墙上投下闪忽的斑斑点点的阴影，

而美利坚的强壮的主妇在向聚集的听众发表公开讲话，

① 北美印第安人把从敌人头上割下的带发头皮作为战利品。

男人们，女人们，移民们，联合的团体，各个州的各
　　为自己的富饶和个性——那些会挣钱的人，
工厂，机器，技工队伍，卷扬机，杠杆，滑车，一切
　　实在的东西，
空间，增殖，自由，远景，都确实无疑，
在空间是那些分散之物，散布的岛屿，星辰，——在
　　结实的大地上的是国土，我的国土，
啊，国土，对我全是那么可爱——任你是谁，(无论是
　　什么，)我随意将它纳入这些歌中，我成为它的一
　　部分，无论是何物，
向南方那边，我惊叫着，缓缓地拍着翅膀，与那无数
　　的到弗罗里达沿海过冬的海鸥飞去，
另外，在阿肯色河、里奥格朗德河、布拉索斯河、汤
　　比格河、雷德里弗河、萨斯喀彻温河或者奥塞奇
　　河的两岸之间，我与那春天的水流一起欢笑着，跳
　　跃着，奔跑着，
往北，在沙滩上，在巴门诺克的某个浅湾，我与一队
　　队雪白的苍鹭一起涉水，寻觅蚯蚓和水生植物，
那只好玩地用尖嘴啄穿了乌鸦之后撤退回来的王鸟，
　　得胜地啁啾着——我也得胜地啁啾着，
那移栖的雁群秋天降落下来休整，大队觅食时哨兵在
　　外面昂头观望着到处巡逻，并由别的哨兵按时替
　　换——我也在觅食，并且与大伙轮流，
在加拿大森林中，一只体大如牛的驼鹿被猎人围逼，拼
　　死地用两只后脚站起，前脚举着尖利如刀的蹄子
　　向猎人冲击——我也在围逼中拼死地向猎人冲
　　击，

在曼纳哈塔，大街、码头、船舶、堆栈，以及无数在工场劳动的工人，

而我也是曼纳哈塔人，为它歌唱——而且我自己一点也不亚于整个的曼纳哈塔本身，

唱着关于这些的歌，关于我的永远团结的国土的歌——我的国土也必然联结着构成一个本体，犹如我身体的各个部分必然彼此联结，并由千百种不同的贡献将一个本体组成；

出生地，气候，辽阔的牧区平原上的草地，

城市，劳工，死亡，动物，产品，战争，善与恶——这些就是我自己，

这些都以它们全部的特殊性为我、为美国提供古老的文化，我怎能不将它们的联合体的线索传递下去，向你提供同样的东西？

无论你是谁！我怎能不献给你神性的叶子，使得你也像我这样有当选的条件呢？

我怎能不趁此歌唱时邀请你亲自去收集这些州的无与伦比的文化的花束呢？

欢乐之歌

啊，唱一支最欢乐的歌！
充满着音乐——充满着男人气概，妇女心肠，婴儿本
　　性！
充满着普通的劳动——充满着谷物和树林。

啊，歌唱动物的声音——啊，歌唱鱼类的迅捷和平衡！
啊！歌唱一支歌中雨点的坠落！
啊，歌唱一支歌中的阳光和波涛的运动！

啊！我的精神的欢乐——它不受拘束，它像闪电般飞
　　窜！
仅仅拥有这个地球或一段时间是不够的，
我要的是千万个地球和全部的时间。

啊，司机的欢乐！与火车头一起奔驰！
听那蒸汽的嘶嘶声，欢快的尖叫，汽笛的长鸣和火车
　　头的哗笑！
不可抗拒地一往无前，飞速地在远处消失。

啊，在田野和山腰间的轻快的散步！

那最常见的野草的叶片和花朵，树林里最湿润而清新的寂静，
黎明时大地的清香，一直流溢到中午。

啊，男骑手和女骑手的欢乐呀！
那鞍鞯，那驰骤，那在马背上的压力，那吹拂着耳朵和头发的凉风！

啊，救火员的欢乐呀！
我在阒寂的午夜听到警报声，
我听到钟声，叫喊声！我赶过人群，我飞跑！
火焰的光景使我高兴得近乎狂奋。

啊，那膂力过人的决斗者的欢乐，他威风凛凛地挺立在竞技场上，满怀自信，渴望着与对手相逢。

啊，那种天生的巨大同情心的欢乐，它只有人类灵魂才能产生并坚定而滔滔不绝地流入人群。

啊，母亲的欢乐！
那守望，那坚忍，那珍贵的爱，那痛苦，那耐心地献身的一生。

啊，增殖、成长、康复的欢乐呀！
抚慰和镇定的欢乐，协调和融洽的欢乐。

啊，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去，

去再一次听那些小鸟歌唱，
去再一次在住宅和谷仓周围、在田野里散步，
再一次穿过果园前行，沿着旧时的小路。

啊，在海湾里、礁湖畔、小溪边或者在海滨一带长大，
一辈子住在那里从事劳动，
那海盐和潮湿的气味，那海滩，那浅水中露出的海草，
那些渔夫的作业，那些捕鳗者和拾蛤者的搜寻；
我带着拾蛤用的铁耙和铲子来了，我带着鳗叉来了，
潮水退了吗？我加入平滩上那群拾蛤的人中，
我和他们一起欢笑和工作，我像个生气虎虎的少年边
　　说笑边劳动；
冬天我提着鳗鱼篮子和鳗鱼叉出去，在冰上行走——
　　我有一把凿冰用的斧头，
你看我穿着整齐，愉快地走出或在下午回来，由那伙
　　强壮的少年陪伴着，
我的那些成年或半成年的小伙子同任何别人在一起都
　　不如同我一起时那样欢乐，
他们白天同我一起工作，晚上同我一起睡觉。

有一次天气暖和的时候坐船出去，去提取那些用石块
　　压在水里捕龙虾的篓子（我认识那些浮标），
啊，日出前五月的清晨多么甜美，那时我划着船向浮
　　标驶去，
我将那些柳条筐斜着拖上来，取出那些暗绿色的龙虾，
　　这时它们拼命地舞动着钳子，我只好用木钉插进
　　它们的巨螯，

我一处又一处地到了所有的地方，然后把船划回到岸边，
那儿有一桶滚沸的水，龙虾将放在水里直煮到颜色变红的时候。

又一次是捕鲭鱼，
这些鱼贪食，急于上钩，疯狂地游近水面，似乎把好几英里的河水塞得满满；
另一次在捷萨皮克海湾捕捞岩石鱼，我是那些脸色黑红的水手中的一员；
还有一次是追踪离巴曼诺克河不远处的鲹鱼，我笔挺地站在那里，
我左脚踏着船舷，右臂把细绳的网子撒出去很远，
在我周围看得见有五十只小船在迅速地游来游去，作为我的同伴。

啊，划着船在河流上航行，
沿着圣劳伦斯河顺流而下，那绝妙的风景，那些汽艇，
那些航行的船只，经过千岛，偶然遇到木筏和手持长桨的筏夫，
那些筏上的小屋，黄昏晚炊时那青烟缕缕。

（啊，一种有害而可怕的东西！
一种与渺小虔诚的生活相去甚远的东西！
一种未被证实的东西！一种处于昏睡状态的东西！
一种逃脱了铁锚而自由驰骋的东西。）

啊，去矿上劳动，或者去炼铁，
在铸造厂铸铁，铸造厂本身，那粗陋高耸的屋顶，那
　　宽大而阴暗的空间，
那熔炉，那倾倒出来滚滚流着的炽热的铁水。

啊，重温士兵的欢乐！
去体验有个勇敢的司令官在场的感觉——去感受他的
　　同情！
去观察他的冷静——去接受他那微笑光辉的温馨，
去战斗——去听军号的吹奏和战鼓咚咚声，
去听大炮的轰响——去看阳光下闪烁的刺刀和枪筒！
去看士兵们倒下死亡而毫无埋怨！
去体尝野蛮的血腥味儿——去像恶魔般行动！
去幸灾乐祸地看着敌人受伤和丧命。

啊，捕鲸人的欢乐！啊，我又一次在旧地巡游！
我感觉船在脚下移动，我感觉大西洋上的微风吹拂着
　　我，
我又一次听见从桅顶传下来的叫喊，“看哪，鲸鱼喷水
　　了！”
我又一次跳上缆索与别人一起观看——我们下来，兴
　　奋得发狂，
我跳进放下的小船，我们向猎物所在的地方划去，
我们偷偷地静静地接近，我看见那山峦般的庞然大物
　　懒懒地在晒太阳，
我看见那手执鲸叉者站起来，我看见武器从他强健的
　　手臂上掷出去，

啊，那受伤的巨鲸又迅速地向远洋游去，潜入水中，迎风奔跑，拖着我，
我又一次看见他浮起来呼吸，我们又划着船靠近，
我看见一支长矛扎进他的肋部，扎得很深，在伤口中转动，
然后我们又退后，我看见他又下沉了，生命在迅速地离开他，
我看他升起时喷的是鲜血，他游着的圈子愈来愈小，迅速地劈着水面——我看见他在接近死神，
他在圈子中央痉挛地一跃，随即平平地落下，静静地躺在血沫中。

啊，我那豪迈的老年时代，我的最高贵的欢乐！
我的儿女们和孙儿孙女们，我那雪白的头发和胡须，
我那漫长生命中的宽宏、镇定和庄严的风度。

啊，妇女成熟的欢乐！啊，终于得到的幸福！
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是最可尊敬的母亲，
我的头脑多么清醒——所有的人都与我那么亲近！
这些超过从前的吸引力是什么呢？这些比青春更美的花朵是什么呢？
这些降临于我又从我身上出现的美是什么呢？

啊，演说家的欢乐！
要鼓起胸脯，要让声音如雷霆般从两肋间和喉咙里滚出，
要让人们和你一起愤怒，哭泣，憎恨，渴望，

要引导美利坚——要以伟大的喉舌将美利坚征服。

啊，我的依靠自身取得平衡的灵魂，从物质中获得个
　　性又热爱物质，观察着人们又吸收人们，
我的灵魂颤动着回到我自己，从它们，从视觉、听觉、
　　触觉、理性、发声、比较、记忆，等等，
我的感官和肉体的真实生命超越于我的感官和肉体，
我的身体不再需要物质，我的视觉已不再需要物质的
　　眼睛，
今天已无可指摘地证明，那最终看见的并不是肉眼，
那最终爱恋、行走、欢笑、叫喊、拥抱和繁殖的也不
　　是我的血肉之身。

啊，农人的欢乐！
俄亥俄人的，伊利诺人的，威斯康辛人的，加拿大人
　　的，依阿华人的，堪萨斯人的，密苏里人的，俄
　　勒冈人的欢乐呀！
天一亮就起来，轻快地走出去劳动，
秋天犁地，准备冬天播种的庄稼，
春天犁地，准备播种玉米，
秋天修整果园，嫁接果木，把苹果摘下。

啊，到游泳池去洗澡，或者在海边一个适宜的地方，
去泼溅水花呀！在没踝的水中行走，或光着身子沿海
　　岸赛跑。

啊，去充分认识空间！

那全部的宽余，无边无际，
走出去，与天空、太阳、月亮和飞扬的云彩相混合，同
　　它们结为一体。

啊，一个男子汉的自我独立的欢乐！
不对任何人卑躬屈节，不服从任何人，任何知名或不
　　知名的暴君，
挺直身子走路，迈着轻盈欢快的步履，
以镇静的目光或晶亮的眼睛观看事物，
以饱满而洪亮的声音说话，出自宽宏的心胸，
让你自己的人格与地球上所有别人的人格正面相逢。

你懂得青年人的无比欢乐吗？
亲爱的伙伴、快乐的言语和微笑的面容的欢乐？
清新明媚的白天的欢乐，开心畅快地游戏的欢乐？
美妙音乐的欢乐，灯火辉煌的舞厅和舞蹈者的欢乐？
丰盛筵席的欢乐，狂歌痛饮的欢乐？

可是我那至高无上的灵魂哟！
你懂得深沉思索的欢乐吗？
那自由而孤独的心的欢乐，温柔而阴郁的情怀的欢乐？
那独行踽踽，委顿而又高傲，痛苦而坚持斗争的欢乐？
那种剧烈论争、心醉神迷的欢乐，白天黑夜严肃沉思
　　的欢乐？
那种想到死亡、想到寥廓无垠的时间与空间的欢乐？
那种对于更好更高的爱之理想，神圣的妻子，甜蜜、永
　　恒、完美的伙伴的预言的欢乐？

所有这一切都是属于你自己的不朽的欢乐，灵魂哟，都
　　是配得上你的欢乐。

啊，当我活着是要做生命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是要像一个强大的征服者来对待生活，
没有愤怒，没有烦闷，没有更多的埋怨或轻蔑的批评，
在大气、水和土地的庄严法则面前证实我的内在的灵
　　魂不可战胜，
没有什么外界的东西能够支配我。

我不仅歌唱生命的欢乐，我还要重复——还有死的欢
　　乐！
死亡的美妙的接触，它给人以短时间的抚慰和麻木，
我自己抛弃我的粪土般的肉体，让它给烧掉，或者埋
　　葬，或碾成粉末，
我的真正的身体无疑是留给我到别的世界去的，
我的空了的躯壳已与我无关，净化后将作别的用途，永
　　远为大地所享有。

啊，要用比吸引力更大的力量来吸引！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不过你瞧！那是某种不依从任
　　何其他事物的东西，
它进攻，从不防御——可是它以多么大的魅力在吸引
　　啊！

啊，要在寡不敌众的形势下斗争，无畏地面对敌人！
要只身孤胆地对付他们，试试一个人究竟经得起多大

的压力！
面对面正视着斗争、痛苦、监狱和舆论的抨击！
登上断头台，泰然自若地朝枪口走去！
成为一个真正的“上帝”！

啊，驾一只船驶向大海！
离开这稳定而难以忍受的陆地，
离开这些令人厌倦的单调的大街、人行道和住房，
离开你们哟，这些坚固不动的土地，坐上一只船，
出航，出航，出航！

啊，让生活从此有一首诗，歌唱新的欢乐！
去跳舞，拍手，欢腾，叫喊，狂蹦，雀跃，向前翻滚，
浩浩前行！
要做一个驶向一切港口的世界水手，
本身就是一只船，(请看这些我向太阳和大气张开了的
船帆，)
一只快速而饱满的船，满载着丰富的语言，满载着欢
乐。

大斧之歌

1

赤裸的、苍白的、形体美观的武器，
头颅从母亲内脏里伸出，
木质的肉，金属的骨，只有一只胳臂，只有一片嘴唇，
从高温中生长的青灰色的叶，从一粒小小种子产生的
　　柄，
栖息在草中和草上，
依傍着又提供依傍。

壮健的形状和壮健形状的特征，男性的手艺，景象和
　　声响，
一个象征的一长串不同的显现，音乐的轻弹，
风琴家的手指在巨大风琴的琴键上连续跳荡。

2

欢迎大地上的一切土地，一一各有其类，
欢迎松树和橡树的土地，
欢迎柠檬与无花果的土地，

欢迎黄金的土地，
欢迎小麦和玉蜀黍的土地，欢迎葡萄的土地，
欢迎糖与米的土地，
欢迎棉花的土地，欢迎马铃薯和甘薯的土地，
欢迎山岳，平地，沙漠，森林，草原，
欢迎河边肥沃的土地，高原，林间空地，
欢迎广阔无边的牧场，欢迎果园和种植亚麻、大麻以
　　及养蜂的丰饶的土地；
同样也欢迎别的表面比较坚硬的土地，
那些与黄金的土地或小麦和果木的土地一样富饶的土
　　地，
矿藏的土地，雄伟而崎岖的矿苗的土地，
煤、铜、铅、锡、锌的土地，
铁的土地——造就斧头的土地。

3

木堆旁的木头，由它支持着的大斧，
森林中的小屋，门口的藤蔓，开辟出来作花园的空地，
暴雨过后洒落在树叶上的不大均匀的雨滴，
断断续续的哀哭和悲叹声，使人想到大海，
想到在暴风雨中被击坏的船只，船身翻倒，折断了樯
　　桅，
联想到那些旧式房屋和谷仓的巨大梁木时的感触，
留在记忆中的绘画和故事，那些带着家小和货物冒险
　　航行的人们，
弃舟登岸，建立一座新的城市，

那些寻找新英格兰并找到了它的人们的航海，从任何
　　地方起程，
在阿肯色、科罗拉多、渥太华、威拉米特① 定居，
缓缓的前进，少量的食物，带着大斧、来福枪和马褡
　　裢，
一切在探险的勇敢的人的美，
那些伐木少年和虽不刮脸但却清爽的伐木工人的美，
独立、主动和依靠自己的行为的美，
美国对法律和礼仪的轻视，对约束的万难容忍，
散漫的性格，对那种随意型的暗示，定型；
屠宰坊里的屠夫，小帆船和单桅船的船夫，筏夫，拓
　　荒者，
冬天帐篷里的木材工人，树林中的黎明，树枝上的积
　　雪，偶尔的折枝声，
一个人自己的愉快清脆的声音，欢乐的歌，树林中的
　　自然生活，一天的扎实工作，
晚上灿烂的火光，香甜的晚餐，谈话，用松枝和熊皮
　　铺成的床；
在城里或任何地方劳动的房屋建筑工，
拼接材料，制成方块，锯开，接榫，
举起横梁，把它们送到自己的位置，安放齐整，
按照准备的程序把梁间短柱安进榫口，
铁锤和木槌的敲打，人们的姿势，他们那弯曲的肢体，
躬腰，站起，跨着横梁，敲进钉子，用撑子和支柱固
　　定，

① 河名，在美国俄勒冈州西部。

弯着的一条胳臂压住木板，另一条挥动大斧，
地板工使劲将木板拼紧，钉上铁钉，
他们将工具放落到下面托架上的姿势，
在整个空荡荡的建筑物中响彻的回声；
在城里兴建起来的巨大仓库正在顺利施工，
六个框架工，当中一个、两头各两个，将一根作横梁
　　用的沉重的木头小心地抬在肩上，
拥挤的一排泥瓦匠右手拿着泥刀迅速砌着从头到尾二
　　百英尺长的边墙，
那些柔韧的背脊时起时伏，泥刀不断叮当地敲着砖头，
砖头一块又一块砌上，每块都熟练地安放得平平整整，
　　然后用泥刀把儿敲定，
一堆堆材料，灰泥在灰泥板上，灰泥工人在不断地加
　　以补充，
圆木场上的圆木工，那拥挤的一列已经成材的学徒，
他们的斧头在方材上挥动，将它们修饰成桅杆的雏形，
那钢刃斜劈进松木的清脆而短促的坼裂声，
乳白色木屑像大批的薄片和碎片纷纷飞舞，
年轻人的强壮的手臂和臀部在宽松的便服中灵敏地扭
　　动，
码头、桥梁、桥台、堤岸、浮坞和固定设施的建造者，
城里的消防工人，在人烟稠密的区域突然爆发的大火，
赶来的灭火机，沙哑的叫喊声，轻捷的脚步和勇敢的
　　行动，
通过火警喇叭的坚决的命令，救火员的整队，臂膀一
　　上一下的压水动作，
细长的一阵阵喷出的蓝白色水柱，运来和背上铁钩和

梯子，并立即执行任务，
咔嚓地把连结的木头劈开，或者撬开地板，如果底下
烟火正浓，
脸上照得通红的群众观望着，火光摇着稠密的人影；
锻铁炉边的锻工，以及他后面使用铁器的人，
大小斧头的制造者，焊工和淬火工，
选购者在冰冷的钢刃上吹气，用大拇指试试是否锋利，
削制把儿的人将把儿牢牢地嵌入斧头的眼孔；
还有过去的使用者们的一行行隐约的形象，
最初的耐心的工匠，建筑家和工程师们，
遥远的亚述人的雄伟建筑物和米兹拉人[①] 的大厦，
在执政官以前的罗马人的官吏，
执着板斧作战的古代欧洲的战士，
高举的手臂，砍在戴钢盔的头上的叮当声，
临死的号叫，力竭踉跄的身躯，朋友敌人都朝着那个
方向的飞奔，
决心争取自由的臣仆们的反叛的围攻，
招降的召唤，对城堡大门的攻击，休战与谈判，
对当时一个古老城市的洗劫，
雇佣兵和狂徒的喧嚣混乱的冲进，
咆哮，大火，流血，酗酒，疯狂，
从住宅和庙堂任意掠夺来的财物，在强徒劫持下的妇
女的尖叫，
随军人员的诡诈和盗窃，奔跑的男人，绝望的老人，
战争的地狱，教条的残忍，

① 即埃及人。

一切公正或不公正的执法者的言行一览表，
公正或不公正的人格的权能。

4

永远是膂力和英勇！
激励生命的也激励死亡！
死者像生者一样前进，
未来并不比现今更难以肯定，
因为地球和人类的粗糙与地球和人类的精致包含着同
　　样的东西，
除了个人的品质什么也没有持久力。

你认为什么才能持久呢？
你认为一个伟大的城市能持久吗？
或者一个生产丰饶的国家？或者一部草拟好的宪法？或
　　者一艘建造得最好的汽轮？
或者用花岗石和钢铁修盖的旅馆？或者任何一项工程
　　杰作、堡垒、军工产品？

去吧！这些东西本身都不值得珍惜，
它们能暂时应用，舞蹈家为它们跳舞，音乐家为它们
　　演奏，
表演结束了，一切当然都不错，
一切十分正常，直到突然冒出了对手。

一座伟大的城市是拥有最伟大的男人和女人的城市，

哪怕它只是几间破旧的茅屋，它仍是全世界最伟大的
城市。

5

一座伟大城市所在的地方并不仅仅是有着长长的码
头、船坞、制造业和货栈的地方，
也不仅仅是一个不断向新来者和起锚离去者致敬的地
方，
也不仅仅是一个有着最高最豪华的大厦和出售来自世
界的货物的商店的地方，
也不仅仅是有着最好图书馆和学校的地方，或者最有
钱的地方，
也不仅仅是人口最多的地方。

这城市所在之处有最雄伟的演说家和诗人，
这城市所在的地方被这些人热爱，它也热爱他们并了
解他们，
那里没有献给英雄人物的纪念碑，只记载着普通的言
行，
那里俭朴有它的位置，谨慎有它的位置，
那里男人和女人都不把法律看重，
那里奴隶没有了，奴隶主也没有了，
那里的居民会立即起来反对被选人物的永不改正的专
横，
那里的勇猛的男人女人像海涛汹涌般地纷纷奔赴牺牲
的号召，

那里的外部权威常常跟随在先行的内部权威之后行
　　动，
那里的公民永远是头脑和理想，而总统、市长、州长
　　只是受雇的代理人，
那里的孩子们被教育成他们自己的主宰，依靠他们自
　　己，
那里的平静体现在日常事务中，
那里鼓励对心灵的探索，
那里的女人完全与男人一样在大街上的群众队伍中游
　　行，
在那里，她们与男人一样参加公众集会并占有自己的
　　席位，
那里是朋友间相互忠诚的城市，
那里是两性关系清洁的城市，
那里是父亲最健康的城市，
那里是母亲身体最好的城市，
那里是伟大的城市。

6

在一桩大胆的行为面前，争论显得是多么可怜！
在一个男人或女人的注视下，城市里的物质繁华显得
　　多么贫乏！

一切都在等待或暂时中止，直到一位强者出现；
一位强者是一个民族也是宇宙的能力的证明，
当他或她出现时，物质便黯然失色了，

关于灵魂的争论也只得暂停，
那些陈旧的习俗和言辞也转身走开，非常窘困。

如今你赚钱的活动算得了什么？它有什么用？
如今你的体面算得了什么？
你的神学、教育、社会、传统、法令算什么？
你谈到存在时开的玩笑如今在哪里？
你对灵魂的吹毛求疵的态度又怎么样呢？

7

一片荒凉的景色掩盖着矿苗，外表虽令人却步，这地方却十分好，
这里是矿区，这里是矿工，
这里有熔铁炉，铁砂熔化了，锻工拿着钳子和锤子站在一旁，
过去和现在经常使用和应用的东西都在附近。

没有什么比这个服务得更好，它一直在为大家效劳，
曾经为语言流畅、思辨精深的希腊人和他们之前很久的人效劳，
为建造最能持久耐用的建筑物效劳，
为希伯来人、波斯人和最古老的印度斯坦人效劳，
为那些在密西西比河上筑堤的人效劳，为那些在中美洲留下了遗迹的人效劳，
为林地中或平原上那些有着未雕凿过的柱头和巫师的

阿尔比安[1] 庙宇效劳，
为斯堪的纳维亚雪山上那些人工造成的又高又大又静穆的裂缝效劳，
为那些在我们想不起的远古时代在花岗岩墙上刻画太阳、月亮、星星、船只和海浪的人们效劳，
为哥特人入侵的道路效劳，为畜牧部族和游牧人效劳，
为遥远的凯尔特族效劳，为波罗的海强悍的海盗效劳，
为在那以前很久的埃塞俄比亚的可敬而善良的人们效劳，
为制造游艇的舵轮和制造战船的舵轮效劳，
为陆地上一切伟大的工程和海上一切伟大的工程效劳，
为中世纪和在中世纪以前的时代，
不仅仅像现在这样为当时的活人效劳，也同样为死者效劳。

8

我看见欧洲的刽子手，
他戴着面具站着，身穿红衣，有着粗壮的腿和结实赤裸的臂膊，
倚靠着一把沉重的斧头。

（欧洲的刽子手呀，你最近屠杀了谁？
你身上这样粘湿的是谁的血液？）

① 英格兰古名。

我看见烈士们的辉煌的落日，
我看见从断头台上走下的幽灵，
死了的贵族、未曾加冕的贵族妇女、被弹劾的大臣、被
　　废黜的国王的幽灵，
敌对者、卖国贼、下毒者、受辱的头领和其余的人的
　　幽灵。

我看见那些在任何地方为正义事业而牺牲的人，
种子不多，但收获绝不会用尽，
（请注意，外国的国王们啊，牧师们啊，收获绝不会不
　　够用。）

我看见斧头上的血已完全洗掉，
斧口和斧柄都干干净净，
它们不再喷溅欧洲贵族的鲜血，它们不再狠砍皇后的
　　头颈。

我看见刽子手引退，从此没有了用处，
我看见断头台荒废了并已经发霉，我看见上面已没有
　　大斧，
我看见那个权力的强大友好的象征，它属于我的种族，
　　最新最大的种族。

9

（美利坚！我并不炫耀我对你的爱，

我有的是我所有的。)

斧头跳起来了!
壮实的树林说出了流动的言语,
它们跌撞着,它们站起,它们成形,
小屋,帐篷,登陆处,测量站,
连枷,犁,镐,铁橇,板锄,
木瓦,横木,支柱,壁板,侧柱,板条,镶板,山墙,
城堡,天花板,酒吧间,学院,风琴,陈列室,图书馆,
檐口,格子,壁柱,阳台,窗户,塔楼,走廊,
耙,木铲,叉子,铅笔,板车,竿,锯子,刨,槌,楔子,木把,
椅子,桶,箍,桌子,小门,风标,窗框,地板,
工具箱,柜子,弦乐器,船,镜框,等等,
各州的议会大厦,各州的国民会议大厦,
马路两旁长列的庄严建筑,孤儿院或贫民医院,
曼哈顿的在海上到处航行的快艇和汽船。

形状出现了!
总是使用斧头造出的形状,使用者的形体和一切与他们接近者的形状,
将树木砍倒的人和将它拖到皮诺布斯科特或肯纳贝克去的人们,
在加利福尼亚群山中或在小湖旁或在哥伦比亚河上的小屋里居住的人们,
在吉拉或里奥格兰德南岸的居住者,友好的集会,各

种的人物和玩笑，
沿着圣劳伦斯河或在加拿大北方或在黄石下游居住的
人们，或者在海岸上或离海岸较远的地方居住的
人们，
捕捉海豹者，捕鲸者，破冰前进的北极海员们。

形状出现了！
工厂、兵工厂、铸工厂、市场的形状，
铁路的两根铁轨的形状，
桥梁的枕木、巨大的框架、大梁、拱门的形状，
成队的小船、拖船、湖上和运河上的船只、河上的船
只的形状，
沿着东西两海和在许多海湾和偏僻地方的造船厂和船
坞，
橡木龙骨，松木板，圆木，制造曲木的落叶松树根，
正在航行的船只，一层层的脚手架，里里外外忙碌着
的工人，
放在周围的工具，大大小小的螺丝钻，手斧，插销，绳
索，曲尺，圆凿和圆刨。

10

形状出现了！
被测量、锯开、抬起、接合和染色的形状，
为死者穿着尸衣躺进去的棺材的形状，
作为立柱、作为床架柱、作为新娘的床柱出现的形状，
小槽的形状，摇椅的形状，婴儿摇篮的形状，

地板的形状，舞蹈者脚下的地板的形状，
父母子女友爱和睦的家庭的地板的形状，
愉快的青年男人和女人家中的屋顶，恩爱的青年夫妇
　　头上的屋顶的形状，
这屋顶下面贞洁的妻子高兴地做好了晚餐，让那满足
　　的忙完了一天工作的贞洁的丈夫高兴地享用。

形状出现了！
法庭上犯人的位置的形状，以及他或他的坐着的配偶
　　的形状，
年青的酒徒和年老的酒徒所倚靠着的酒吧柜台的形
　　状，
被偷偷溜过的脚步所践踏的因受侮辱而愤怒的楼梯的
　　形状，
那张奸邪的靠背睡椅的形状，以及那对通奸的肮脏男
　　女，
那张有着骇人输赢的赌博台的形状，
为那已经定罪和判刑的杀人犯准备的四脚梯的形状，
　　那杀人犯面容憔悴，戴着手铐，
警察局长和他的副手们就在近旁，还有沉默的嘴唇发
　　白的人群，摇晃着的绞套。

形状出现了！
供人们频繁出进的那些门的形状，
一个被绝交的朋友红着脸、匆忙经过的那扇门，
能够传进好消息和坏消息的那扇门，
一个充分自信、自命不凡的儿子离开家庭时走出的那

扇门，
他在长久而可耻的离别之后患病、潦倒、失去了清白
又身无分文地再次走进来的那扇门。

11

她的形状出现了！
她不如以前那样谨慎，可又比以前更加谨慎，
她在粗野和污秽中行动，但没有变成粗野而污秽的人，
她经过时就知道人们的思想，什么也不能将她瞒过，
她并不因此就变得不那么体贴和友好，
她是最受人喜爱的，这没有例外，她不害怕也没有理
由害怕，
她经过时，什么咒骂、争吵、歪唱的歌曲、猥亵的表
情对她都只是无聊，
她沉默，她镇静，这些都不使她着恼，
她像自然规律对待它们一样地对待它们，她是坚强的，
她也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规律比她更坚强的了。

12

主要的形状出现了！
全部民主的形状，若干世纪的结果，
永远在设计别的形状的形状，
扰攘而雄伟的城市的形状，
全球的朋友们和好客者的形状，
紧抱着大地又为整个大地所拥抱的形状。

展 览 会 之 歌

1

（啊！劳动者毫不介意，
他的工作在怎样使他接近上帝，
那位遍及空间和时间的慈爱的劳动者。）

毕竟不能仅仅创造，或仅仅建设，
而要从哪怕很远的地方把已经建立的搬来，
赋予它我们自己的个性，平均的，无限制的，自由的，
给那个笨重的庞然大物注入生动而虔敬的热情，
主要的不是拒绝和破坏，而是接受、结合和更新，
要指挥也要服从，要追随更要引领，
这些也是我们新世界的课程；
因为毕竟新的还那么少，而那旧而又旧的世界却多么
　　丰盈！

草在长久地长久地生长，
雨在长久地长久地落个不停，
而地球在长久地滚动。

2

来吧，缪斯，从希腊和爱奥尼亚[①] 迁来，
请勾销那些大大超付了的帐目吧，
那特洛伊事件和阿喀琉斯的愤怒，以及伊尼亚斯和奥德修斯的漫游，
在你那帕那萨斯雪山[②] 的岩石上贴出“已迁走”和“出租”的招贴吧，
在耶路撒冷也这样做，把布告高悬在雅法的大门上和摩里亚山头，
在你们德意志的、法兰西的、西班牙的城堡和意大利的收藏处的墙上，也同样办理，
因为如今一个更好、更新、更忙的半球，一片辽阔而未经试验的领地需要你，在把你等候。

3

响应我们的呼吁，
或者不如说响应她的长期怀抱的意向，
再加上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引力，
她来了啊！我听见她衣裾的窸窣声，
我闻到她呼吸的馥郁的香气，
我注意到她那滴溜溜顾盼的好奇的眼睛，那神圣的步

① 古希腊文化中心。
② 在希腊南部，相传是太阳神和文艺女神们的灵地。

履，
正朝着这片场地。

夫人中的夫人哟！那么我能否相信，
那些古老的寺院，古典的雕塑，它们谁也不能阻止她转移？
连维吉尔和但丁的光彩，连那无数的纪念和诗篇，古老的联系，也不能吸引她，缠住她，
而她离开了那一切——然后来到了这里？

是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允许我这么说，
如果你们看不见，我却能清楚地看见她，
就是那个表现尘世、活力、美和英雄气概的不朽的灵魂，
通过她的演变到这里来了，而她以前那些主题的地层已经无用，
已经被今天的地层、今天的基地所掩蔽和幽禁，
她的在卡斯泰里泉水[1]旁的声音随着时间消失了，老死了，
埃及的裂嘴唇的斯芬克斯沉默了，所有那些长期令人迷惑的坟墓都沉默了，
亚洲的史诗和欧洲的戴着头盔的武士永远结束了，缪斯们的原始的召唤停止了，

① 古希腊文艺女神灵地帕那萨斯山上的泉水。

佳丽娥珀[①] 的召唤永远停息了，克莉娥[②]、梅勒菠美
　　妮[③]、塔莉亚[④] 死了，
尤纳和奥利安娜[⑤] 的庄重的曲调结束了，对神圣的圣
　　杯的寻找结束了，
耶路撒冷如一把灰烬被风吹走了，灭绝了，
十字军夜半模糊的流水般的队伍随着日出匆匆趱赶，
阿马蒂斯[⑥]、坦克雷德永远过去了，查理曼、罗兰、奥
　　利弗过去了，
吃人的妖魔巴墨林完了，从乌斯克水面反映出来的塔
　　楼倒影消失了，
亚瑟王同他所有的骑士一起消失了，墨林、朗斯洛、加
　　拉哈德[⑦] 都完了，像薄雾般完全消散了，
过去了！过去了！对于我们来说是永远过去了！那个
　　一度如此强大的世界现在成了空虚的没有生气的
　　幽灵般的世界了，
那个锦绣般的令人头晕目眩的外国世界，连同它所有
　　的壮丽的神话和传奇，
它的骄傲的国王和城堡、它的僧侣和好战的领主，以
　　及优雅的夫人们，

① 希腊神话中管史诗的缪斯。

② 管历史的缪斯。

③ 管悲剧的缪斯。

④ 管喜剧及田园诗歌的缪斯。

⑤ 这两人是十六世纪英国诗人斯宾塞的《仙后》第一卷中的人物；尤纳代表真正的宗教。

⑥ 以下六人是中世纪西欧关于查理大帝及其骑士的传奇故事中的人物。

⑦ 这三人是亚瑟王传奇故事中的人物。

如今已进入它的停尸的地下穹窿，穿戴着盔甲和王冠
　　躺在棺材里，
为莎士比亚的华丽词藻所装饰，
受到丁尼生的哀惋丧曲的吊慰。

我说我看见了，朋友们，即使你们没有看见，那光彩
　　照人的流亡者，(她确实旅行了尽管与当年同样但
　　已经变化了的相当远的旅程，)
径直朝这个约会的地点走来，有力地为她自己扫清道
　　路，大踏步穿过混沌，
不因机器的轰响和汽笛的尖叫而恐惧，
也丝毫不为排水管、煤气表和人造肥料所吓唬，
微笑着，明明是为打算留下而高兴，
她到了这里，被安置在厨房用具之中！

4

可是且慢——我不是忘记讲礼貌了？
现在向你，美国，介绍这位生客，(真的，此外还有谁
　　是我一生要歌吟的呢？)
以自由的名义欢迎不朽者啊！紧紧地握手，
从今以后双方便是亲爱的姐妹了。

缪斯啊，请别害怕！真正新的情况和岁月在迎接你，包
　　围你，
我坦率地承认这是一个古怪又古怪的民族，它的风尚
　　也颇为新奇，

不过还是同一个古老的人类，里里外外都是同样的，
面貌和心地是同样的，感情是同样的，渴望是同样的，
同样的古老的爱，同样的美和价值。

5

我们并不责怪你，年长的世界，也不真正从你脱离，
（儿子会从父亲脱离开来吗？）
当我们回头瞧着你，看见你自古以来一直委身和致力
　　于你的职责和宏伟的事业，
我们今天更尽力于我们的世纪。

比埃及的古墓更宏伟，
比希腊、罗马的神殿更辉煌，
比米兰的雕塑精巧和尖塔高耸的大教堂更壮丽，
比莱茵河流域的城堡高楼更幽美，
我们甚至今天就着手计划，要超过这一切，
建起你的像大教堂般雄伟的神圣工业，那不是陵墓，
是一种从事于实际发明的生活的核心堡垒。
好比在一片苏醒的幻景中，
我在歌唱时就看见它升起，我里里外外地细看着，预
　　言着，
它那多方面的整体。

环绕着一座宫殿，空前地巍峨壮美而宏大的宫殿，
大地的现代壮观，超过世界历史上的七奇，
玻璃和铁架的正面一层叠一层地高高升起，

使太阳和天宇为之开颜，泛出种种喜悦的光辉，
青铜色，淡紫色，蛋青色，深红与海蓝，
在它的金色屋顶上，在你那自由之旗下面，
将要飘扬美国的旗帜和每个国家的彩旗，
周围要聚集一群庄严、美丽但却较小的宫殿。

在它们里面的什么地方，所有那些促使人类生活完美
　　化的东西都要开始发动，
被实验、讲解、提出，并显著地展览。

不单是工程、贸易、产品的整个天地，
还有世界上所有的工人都要在这里得到表现。

这里，你将在流动的操作中追索，
在每个实际而紧张的运动状态下追踪那些文明的溪
　　流，
材料在你眼前会像魔术般地改变形态，
棉花几乎是直接从田里摘来，
在你面前烘干，拣净，轧好，打包，纺成纱，织成布，
你会看到工人在操作，按照一切旧的和新的工序，
你会看到各种谷物和怎样制成面粉，然后由面包师傅
　　烤出面包，
你会看到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的粗矿砂一道一道程序
　　地运动，最后变成了金条，
你将观察印刷工怎样排版，了解那个排字盘使用的诀
　　窍，
你将惊讶地注意到耙式印刷机怎样飞转着它的机筒送

出一溜溜印张，迅速而平稳，
还有相片、模型、手表、大头针、钉子，都会在你眼
前一一制成。

在一些宏敞而安静的大厅里，一个庄严的展览馆会教
给你无限的矿物知识，
另一大厅将展出树木、植物、花卉——再一个是动物、
动物生活和发展史。

一个宏伟的会堂将作为音乐厅，
其余的将展览别的艺术——学术，科学，这里都有的
是，
这里什么也不会忽略，一切都只会受到尊重、支持并
获得显示。

6

（这个，以及这一切，美国哟，将是你的金字塔和方尖
碑，
你的亚历山大灯塔，巴比伦花园，
你的奥林匹亚神殿。）

那许多不劳动的男人和女人，
会永远在这里面对劳动的群众，
这对双方都有益，对大家都光荣，
对于你，美国，对于你，不朽的诗魂。

而你们，有权威的主妇们！你们将居住在这里，
在你们的比一切古代国家更庞大的国家里，
它引起今后千秋万代的注意和回响，
以更加骄傲的歌曲歌唱更加强大的主题，
歌唱实际的和平的生活，人民自己的生活，人民自己，
被提高了和启迪了的、沐浴于和平——欢乐而安全的
　　和平中的生活和人民自己。

7

取消那些战争的主题吧！废除战争本身吧！
让那些发黑而残缺的尸体的形象从今永远从我颤栗的
　　视域中消失，再也不要回来！
让那个打开了的地狱和血腥的袭击，那些只适合噬肉
　　舔血的虎狼而违背人类理性的东西，永远不再回
　　来吧，
让工业化运动取代它，迅速前进，
连同你的无畏的大军——工程学，
你的迎风招展的劳动锦旗，
你那声音洪亮而清彻的号角。

抛掉古老的罗曼司！
抛掉外国宫廷的小说、情节和戏剧，
抛掉那些带着甜蜜韵脚的情诗，游手好闲者的私通和
　　无聊的风流韵事，
它们只适合那样的晚宴，那里人们踩着过时的乐曲轻
　　盈起舞，

只适合少数人骄奢糜烂的欢娱，
那炫目的吊灯下一阵阵酒臭、粉香和情欲。

对你们，可敬而明智的姐妹们，
我高声为诗人和艺术提出一些壮丽得多的主题，
去赞扬当今的现实，
去教育普通人认识他的日常生活和职业的光荣，
去歌唱运动和科学的生活是如何永远也不可战胜，
去为每个人和全体动手工作，去犁地，锄草，挖掘，
去栽种和照料树木、浆果、蔬菜、花卉，
为了让每个男人注意自己真的在做些事情，每个女人
　　也同样认真，
去使用锄头和锯子，（劈开，或者横剖，）
去学会一种干木活、泥水活和油漆工的本领，
去当男裁缝，女裁缝，护士，旅店喂马人，勤杂工，
去发明一些有独创性的东西，帮助洗涤、打扫和烹饪，
并且不要耻于参加这所有的劳动本身。

我说缪斯，我今天在这里给你带来了，
一切粗粗细细的任务和职业，
苦工，有利健康的苦工和汗水，永无尽止，从不停息，
那些古老又古老的实际负担，欢乐，兴趣，
家庭，父母之道，童年，丈夫和妻子，
室内舒适品，房子本身和它所有的设备，
食物及其贮藏，为此使用的化学剂，
凡属构成一个普通、强健、全面、气质优雅的男人或
　　女人、使之完美而长寿的东西，

它们有助于目前生活的健康和幸福，并塑造其灵魂，
以适应未来永恒而真实的生命。

连同最新的联系手段，工程，国际间的运输工具，
蒸汽动力，伟大的特快交通线，煤气，石油，
这些我们时代的成就，大西洋的精密的电缆，
太平洋铁路，苏伊士运河，西尼斯山、戈萨和胡塞克
　　隧道，布鲁克林桥，
这个由铁轨、由串联着每个海洋的轮船航线所交织的
　　地面，
我带来了我们自己的圆场，现代的地球。

8

而你，美国，
你的子孙从来就巍然屹立，可是你更在一切屹立者之
　　上耸峙，
你的左手边是胜利，你的右手边是法律；
你联邦啊，掌握着一切，熔合着、吸收着、容忍着一
　　切，
我歌唱你，永远歌唱你。

你，也是你，一个世界，
以你所有的辽阔地域，多方面的，不同的，遥远的，
被你聚合为一体——一种共同的全球性言语，
一个共同的命运，一切都不能从它分离。

用你所认真地赐予你的执行者的符咒，
我在此召唤我的主题，并给它们以人性，让它们在你
　　眼前走过。
看哪，美国！（还有你，不好直呼尊名的姐妹和贵宾！）
你的水域和陆地在为你成群结队而来；
看哪！你的田地和农场，你的远处的群山和树林，
像排成队伍正在向这里行进。

看哪，大海自己，
以及它那无边的、起伏着的胸脯上的船只；
看，那迎风鼓胀的白帆点缀着碧蓝与翠绿之处，
看，那些来来往往、在港口驶进驶出的轮船，
看，那些像三角旗一般在悠悠飘荡的黝黑的烟雾。

看哪，在俄勒冈，在遥远的北部和西部，
或者在缅因，北部和东部远处，你那些愉快的伐木者，
整天挥舞着他们的大斧。

看哪，在大湖上，你的站在舵轮旁的舵手们，你的划
　　桨人，
苍白的浪涛在那些强壮的胳臂下翻滚！

在炉子旁边，在铁砧旁边，
请看你那些挥着大锤的健壮的铁匠，
坚定地高举手臂，上下起落地抡着铁锤，发出愉快的
　　轰响，
好比一片骚动的笑嚷。

请注意到处出现的创造精神，你那些迅速的专利品，
你那些陆续出现了和正在出现的工场和铸工厂，
看，从它们的烟囱口高升的火焰正向外流荡。

请注意，你的连绵不绝的农场，在北部和南部，
你的富饶的儿女各州，从东方到西方，
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密苏里、佐治亚、得克萨斯，以
　　及其他各地的各种产品，
你的无边的庄稼、草地、麦子、油料、大米、大麻、蛇
　　麻子和糖，
你那些装得满满的仓库，无穷的运货列车和鼓胀的库
　　房，
你的葡萄架上成熟了的葡萄，你的苹果园中的苹果，
你的不可计数的木材、牛肉、猪肉、土豆，你的煤，你
　　的黄金和白银，
你的取之不尽的铁矿。

神圣的联邦啊，一切都属于你！
轮船，农场，商店，仓库，工厂，矿山，
城市和州郡，北部和南部，单个和集体，
所有这些，敬畏的母亲啊！我们通通献给你。
你啊！绝对的保护者，一切的堡垒！
因为我们深知，你既然给予这种种和一切，(如上帝一
　　样慷慨，)
没有你就没有了一切，没有了土地、家乡，
也没有轮船，没有矿山，没有今天这可靠的种种，

什么都没有，哪一天都没有保障。

9

而你，飘扬于一切之上的标志啊！
娇柔的美人，我有句话对你说，（可能是有益的，）
请记住你并非一直像今天这样如意地行使权威，
在别的场合我曾观望过你，国旗，
并不怎么整洁、完美而清新地如鲜花盛放，在那纯净无瑕的丝绸皱褶里，
但是我曾看见在损裂的旗杆上你是被撕成碎片的旗，
或者被某个年青执旗者以拚死的双手紧紧抓住在胸前，
为你进行生死拼搏，长久地战斗不息，
在大炮的轰鸣、纷纷的咒骂、呻吟和叫喊以及步枪齐射时噼噼啪啪的响声中，
当人群恶狠狠地向前汹涌，生命已在所不惜，
为了你仅存的沾满污垢、硝烟和浸渍着鲜血的残余，
为了那个缘故，我的美人哟，为了使你可以像现今这样在那高处从容飘曳，
我曾看见多少个好男儿倒下在你的眼底。

如今这里和今后的一切都进入了和平，一切都属于你啊，国旗！
如今和今后都是为了你，宇宙性的缪斯啊，而你也为了它们！
如今和今后，联邦啊！一切的劳动和工人都是为了你！

谁也不和你分离——从今以后只有一体，我们
　　和你，
（因为儿女们的血，如果不是母亲的血又是什么呢？
同样，生命和作品，要不是通向信念和死亡的道路，究
　　竟又是什么呢？）

当我们细数我们的无穷财富，那是为了你，母亲，
我们今天拥有这一切，它们都不可分解地全在你身上；
别以为我们的歌唱，我们的展览，仅仅是由于产品的
　　总额和价值，——那是由于你，你体内的灵魂，惊
　　心动魄的神圣光芒！
我们的农场、发明、庄稼，我们拥有着，在你身上！各
　　个城市和各个州在你身上！
我们的自由全在你身上！我们的生命本身也在你身上！

红杉树之歌

1

一支加利福尼亚的歌，
一个预言和暗示，一种像空气般捉摸不着的思想，
一支正在消隐和逝去的森林女神或树精的合唱曲，
一个不祥而巨大的从大地和天空飒飒而至的声浪，
稠密的红杉林中一株坚强而垂死的大树的音响。

别了，我的弟兄们，
别了啊，大地和天空！别了，你这相邻的溪水，
我这一生已经结束，我的大限已经降临。

沿着北方的海滨，
刚刚从岩石镶边的海岸和岩洞回来，
随着孟多西诺区那咸涩的海风，
以海涛作为低音和嘶哑而沉重的伴奏，
连同以健臂挥舞着的斧头在砍伐的悦耳的咔嚓声，
我听到那棵非凡的大树唱着它的死亡之歌，
当它被斧子锋利的舌头深深地劈裂，在那稠密的红杉
林中。

那些伐木者没有听见，营地的棚屋没有回声，
那些耳朵尖灵的卡车司机、测链员和螺旋起重机手们
　　也没有听见，
当树精从他们的千年旧居来加入这一合唱，
只有我的灵魂听见了，那么明显。

从它那密密丛丛的叶簇里，
从它那矗出二百英尺的高耸的树冠，
从它那刚健的躯干和枝柯中，它那一英尺厚的树皮里
　　面，
那支季节和时代的歌曲，不只是过去而且是未来的歌
　　曲，
正在那里沙沙地悲叹。

你，我的从未诉说过的生命，
还有你们，全部古老而天真的欢乐，
我那年复一年地坚持在春雨夏阳中，
坚持在狂风、白雪和黑夜中但仍带欢乐的顽强的生命；
那伟大、坚忍而艰苦的欢乐哟，我的灵魂从不为人类
　　注意的强大的欢乐，
（因为要知道，我有着适合于自己的灵魂，我也有意
　　识、人格，
而且所有的岩石、山岗都有，整个的地球都有，）
适合于我和我的弟兄们的生命的欢乐哟，
我们的死期，我们的大限已经到了。

我们并不悲伤地屈服，威武的弟兄们，
我们是曾经壮丽地充实过我们时代的生灵；
我们以大自然的宁静的内涵，以默默的巨大的喜悦，
欢迎我们终生为之服务的一切，
并且把地盘让给他们。

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就被预报过，
作为一个更优秀的种族，他们也将壮丽地满足他们时代的希望，
我们为他们让位，在他们身上有我们自己，你们这些森林之王！
这些天空和大气，这些山岳的高峰，沙斯塔山和内华达山脉，
这些高大而陡峭的悬崖，这旷野，这些山谷，远处的约斯密特瀑布，
都要为他们所消化和吸取。

然后，进入一个更高的音阶，
歌曲更加豪迈，更加迷人地升起，
好像那些继承者，那些西部的神灵，
都参加进来，带着大师的口气。

不因亚细亚的偶像崇拜而苍白，
也不因欧罗巴古代的屠场而血红，
（那是篡夺王位的谋杀之地，至今还到处残留着战争和绞架的腥味，）
而是来自大自然长期的无害的阵痛，由此和平地长成，

这些处女地，西部海岸的土地，
我们保证，我们奉献给你，
你这长期以来被许诺的新的帝国，
你这新的登峰造极的人类。

你，秘密而深奥的意志，
你，平凡而崇高的男子气概，一切的目的，只予不取
　　的习惯，独立而不移，
你，神圣的女性，一切的主管和来源，生命与爱情以
　　及生命与爱情的结果所由来之地，
你，美利坚的雄厚物资的看不见的道德精髓，(无论生
　　前死后永远在起作用的东西，)
你，有时人家知道但更经常地不为人知的实际上形成
　　和铸造新世界并使之适合于时间与空间的你，
你，暗暗潜藏于深处的民族意志，隐蔽而永远警醒的
　　你，
你们，被顽强地追求着但也许并没有自我意识到的过
　　去与现今的目的，
不为一切暂时的错误和表面的混乱所动摇的你们；
你们，生气勃勃的、普遍的、不死的胚芽，一切教义、
　　艺术、法令和文学的根柢，
在这里营建你们永久的家园，在这里创业，所有这些
　　地区，西部海岸的土地，
我们都奉献给你们，誓不反悔。

因为你们的人，你们独特的族类，
在这里他可能强壮、美妙而魁梧地成长，在这里与大

自然相称地耸立起来，
在这里伸入辽阔明净的太空，不为墙壁和屋顶所限制、
阻碍，
在这里与暴风雨或太阳一起大笑，在这里欢乐，在这
里耐心地适应一切，
在这里照料他自己，显露他自己，（不理睬旁人的规
矩，）在这里满足他的时代，
到时候就倒下，就供应，最后无人过问，
就消失，就服务于旁人。

就这样，在北部海滨，
在卡车司机的叫唤和叮叮当当的测链的回响中，在伐
木者的悦耳的斧声中，
在树干和树枝倒下时的轰响、闷声的尖叫和呻吟中，
在那种从红杉树连缀而来的词语，像出自某些狂喜的、
古老的、沙沙作响的声音中，
那些歌唱着、退隐着、延续了上百年的看不见的森林
女神，
离开她们在群山和丛林中的所有的幽境，
从卡什凯德山脉到瓦萨奇，或者遥远的爱达荷，或犹
他，
从此向现代诸神让位了，
那些合唱和暗示，未来人类的远景，那些居留地，以
及所有的特征，
我都听见和看到了，在孟多西诺林地中。

2

加利福尼亚的光辉灿烂的庆典，
突然上演的壮丽的戏剧，阳光照耀的广阔地面，
从普吉特海峡到科罗拉多南部的漫长而多彩的地带，
沐浴在更甜美、更稀奇、更健康的空气中的土地、山
　　谷和巉岩，
长期准备着的天然田野和休耕地，无声的循环演变，
缓慢而安稳地跋涉着的年代，成熟着的空荡荡的地表，
　　在底下形成的丰饶的矿产；
新时代终于到来，在当权，在占据，
一个蜂拥而至的忙碌的种族在到处安居，进行组织，
船舶从全世界各地驶来，向全世界开去，
向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太平洋上成千个安乐的岛
　　屿驶去，
人口稠密的都市，最新的发现，河流上的轮船，铁道，
　　还有许多繁荣的农场，连同机器，
还有羊毛、小麦和葡萄，正在采掘的黄澄澄的金子。

3

但是，西部海岸的陆地哟，你们有比这些还要多的东
　　西，
（这些仅仅是工具、器械和落脚地，）
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肯定会到来的，那个千万年来
　　一直推延到了今天的诺言，

那个保证要实现的诺言，即我们共同的种族人类。

终于有了新的社会，与大自然相称的社会，
它在你们的男人身上，多于在你们的山峰和威武雄壮
　　的树木里，
在你们的妇女身上，远远多于你们所有的黄金和葡萄
　　藤，甚至多于生命所必需的空气。

我看见现实与理想的孩子，现代的天才，
他刚刚来到，来到一个真正新的可是长期准备的时代，
他在开辟道路，为广大的人类、真正的美利坚伟大历
　　史的继承者，
去建立一个更加宏伟的未来。

各行各业的歌

1

为各行各业唱支歌啊！
在机械和手工劳动中，在农田作业中，我找到了发展，
并且找到了永恒的意义。

男工和女工哟！
即使一切实用的和装饰性的教育都从我身上很好地展
　　示出来了，那又算得了什么？
即使我像一个主讲教师、慈善的业主、聪明的政治家，
　　那又算得了什么？
即使我对你像个老板，雇用你并给你工资，那会使你
　　满足吗？

那些学问渊博者，品格高尚者，仁慈者，都是些常用
　　之词，
而像我这样一个人，却从来不是通常的。

我即不是仆人，也不是主人，
我不一定只要高价，也可以要低价；无论谁欣赏我，我

愿接受自己的价格，
我愿与你平等相处，你也得平等待我。

如果你站在一个车间里劳动，我也站在同一个车间最
靠近的地方，
如果你给你的兄弟或最亲爱的朋友送礼，我要求与你
的兄弟或最亲爱的朋友一样，
如果你的情人、丈夫、妻子白天或晚上是受欢迎的，我
一定同样受欢迎，
如果你堕落了，犯罪了，病了，我为了你也会那样，
如果你还记得你那些愚蠢而非法的行为，难道你以为
我就不记得我自己的愚蠢而非法的行径？
如果你在进餐时痛饮，我就坐在你餐桌的对面痛饮，
如果你在街上遇到一个生人并且爱上了他或者她，可
不，我也时常在街上遇到生人并爱上他们。

呃，你对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你是不是把自己看得有点寒伧？
你是不是把总统看得比你大些？
或者把富人看得比你强？或者有文化的人比你聪明？

（因为你浑身油污或长了脓包，或者酗过酒，或偷过东
西，
或者是你害了病，或得了风湿症，或是个妓女，
或者由于轻薄、无能，或者只因为你不是学者，你的
名字从没在书报上见过，
所以你就认输，承认自己总不如别人能永垂不朽？）

2

男人和女人的灵魂啊！我所说的看不见、听不到、摸
　　不着和没有触感的，并不是你们，
我不是要去辩论赞成或反对你们，并断定你们是不是
　　活着，
我公开承认你们是谁，即使别人都不承认。

成人、半成人和孩子，这个国家的和每个国家的，在
　　家的和在外的，这个与那个，我看都一样，彼此
　　相等，
还有他们后面的或通过他们而来的人。

妻子，她丝毫不亚于丈夫，
女儿，她完全像儿子一样能行，
母亲，她哪方面都与父亲相等。

无知者和贫苦者的后裔，学手艺的孩子们，
在农场劳动的小伙子们和在农场劳动的老头子们，
水手们，商人们，沿海航行者和侨民们，
所有这些人我都看得见，但是更近和更远的我也同样
　　看得见，
谁也别想逃避我，谁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我带来了你们最需要也经常有的东西，
不是金钱、情爱、衣服、饮食、学问，不过是同样好

的东西，
我不派出代理人或中介人，不提供价值代用品，而是
提供价值本身。

有个东西是现在和以后永远会在你们面前出现的，
它不见于书报、祈祷和讨论中，它回避讨论和印刷，
它不会被写进书本，它不在这本书中，
它是为了你们任何人的，它距离你们并不远于你们的
视听，
它为最近、最普通、最现成的事物所暗示，它始终受
它们的挑引。

你们可以阅读许多种文字，但读不到关于它的东西，
你们可以读总统咨文，但从中看不到有关它的事情，
在国务院或财政部的报告中，或者在日报或周刊上，
或者在人口普查和税收报告里，行情表或任何存货帐
本里，都毫无踪影。

3

在高空中浮游的太阳和星辰，
苹果形的地球和上面的我们，它们的趋向确实有不平
凡之处，
但是我不明白它是什么，除了它是壮丽的，它是幸运，
除了我们在这里的全部宗旨不是一种投机、戏谑或侦
查，
以及那不是一桩运气好时对我们有利，而不走运时可

以使我们失败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由于某种偶然还可以撤回的行径。

光明与阴影，身体的奇异感觉与人格，极为得意地吞噬一切的贪心，
人的无穷的骄傲和扩展，难以言喻的欢乐和苦闷，
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的奇迹，以及那些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奇迹，
你想它们是为了什么呢，伙计？
你想它们是为了你的生意或农业劳动，或者是你的商店的盈利？
或者是给你自己造就一个地位，或者给一位绅士或一位太太打发日子？
你认为风景之所以具有实质和形态，是为了要让人画入画里？
或者男人和女人之所以也这样，是为了让别人去写他们，而歌曲是为了让人歌唱？
或者地心引力，各种伟大的法则与和谐的结合，以及空气的流动，都是为了充当学者们的课题？
或者褐色的土地和深蓝的海洋是为了进入地图和海图？
或者星星是为了排入星座并获得奇怪的名字？
或者说种子的萌发只不过为了农业法典或农业本身而已？

旧的制度，这些艺术、图书馆、传说、收藏品，以及在制造业中传下来的技艺，难道我们愿意给它们

以这么高的估计?
我们愿意高度评价我们的资产和营业吗?我并不反对,
我对它们的估价高到最高的程度——然后我把一个由
女人和男人生的孩子摆到超过一切估价的地位。

我们觉得我们的联邦伟大,我们的宪法伟大,
我不是说它们不伟大、不好,因为它们就是那样啰,
今天我正如你们那样十分爱它们,
于是我才爱你们,并爱地球上我所有的同伙。

我们认为圣经和宗教是神圣的,——我不说它们并不
神圣,
我说它们全是从你们生长出来的,并且还可能再从你
们生长,
赋予生命的不是它们,赋予生命的是你们,
它们是从你们长出来的,犹如叶子从树上生发,或者
树木从土里长出一样。

4

我把全部有过的尊敬都加于你无论谁的一身,
总统是为了你而待在白宫,而不是你为了他待在这里,
部长们是为了你而在他们的机关工作,而不是你为了
他们生存在这里,
国会为你们每年开一次大会,
法律、法院,每个州的形成,各个城市的宪章,贸易
和邮电的来往,都是为了你。

倾耳细听吧，亲爱的学者们，
教义、政治和文明来自你们，
雕塑和纪念碑，以及任何地方镌刻着的任何东西都记
　　录在你们身上，
历史的要点和统计只要有过记载的如今都在你们身
　　上，神话和故事也是这样，
假如你们不是在这里呼吸行走，那么它们都会在哪里
　　呢？
那么最著名的诗篇也会成为灰烬，讲演和戏剧也全是
　　一片虚妄。

一切建筑只不过是你们注视它时所赋予它的东西，
（你们想过它是寓于白色和灰色的石头中吗？或者是
　　在那些拱门和檐口的线条里？）

一切音乐都是在你们为乐器所提醒时从你们心中觉悟
　　的东西，
那不是小提琴和短号，不是双簧管或鼓声，也不是唱
　　他那美妙的浪漫曲的男中音歌手的乐谱，也不是
　　男声合唱或女声合唱的乐谱，
那是在比它们更近和更远之处。

5

那么，一切都会回来吗？
每个人都能对镜一瞥就看到那些最好的迹象吗？没有

　　更伟大或更丰富的了？
是不是这一切都同你、同那看不见的灵魂坐在一起呢？

我所提出的这个怪论确实艰奥而新奇，
世俗之物和看不见的灵魂竟是一体。

盖房、丈量、锯木板，
干铁活、吹制玻璃、制铁钉、修桶、铺铁皮屋顶、覆
　　盖瓦片，
装配船只、建筑船坞、加工鱼类、用铺路机铺石板人
　　行道，
抽水机、打桩机、摇臂吊杆、煤窑、砖窑，
煤矿和所有下面的矿藏，黑暗中的灯、回声、歌曲，透
　　过煤污的脸孔流露的那些沉思和伟大的朴素思
　　想，
钢铁厂，从山中和江边铁匠铺的炉火，在周围用大撬
　　棍试测熔解量的工人，矿石块、石灰石、煤，对
　　矿石的适当组合，
鼓风炉、搅炼炉，最后在熔液底下结成的环形硬块，滚
　　轧机、粗短的生铁条、坚强的棱角铮铮的T形铁
　　轨，
炼油厂、蚕丝厂、白铅厂、糖厂、汽锯、宏大的磨坊
　　和工厂，
劈凿石头，錾成整齐的门面，或者窗户，或者门楣，木
　　槌、齿凿、保护拇指的指套，
接合钢板用的铁凿，煮拱顶胶液的铁锅，以及锅底下
　　的火，

棉花包，搬运工的铁钩，锯匠的锯子和锯架、铸工的
　　模型、屠夫的刀子，冰锯，以及全部的冰上操作，
船上的索具装配工、抓钩工、制帆工和滑轮制造者的
　　工作和工具，
古塔胶的用品、纸型、颜料、刷子、制刷业和玻璃工
　　人的工具，
胶合板和胶锅、糖果店的装饰品、细颈瓶和玻璃杯、剪
　　子和熨斗，
钻子和膝带、液体计量器、柜台和凳子，用羽毛管或
　　金属制的笔，各种刃具的制造，
酿酒厂、酿造工艺、麦芽、大桶、酿造工、制酒工、制
　　醋工所做的种种，
皮革修整、马车制造、锅炉制作，搓绳子、蒸馏、油
　　漆招牌、烧石灰、摘棉花、电镀、制电版、浇铸
　　铅版，
凿孔机、刨平机、收割机、耕地机、打谷机，蒸汽客
　　车，
货车驾驶人的运货车、公共马车、沉重的大车，
焰火制造术，晚上燃放的彩色焰火，幻想的形象和喷
　　射，
屠夫肉摊上的牛肉、屠夫的屠宰场、穿着宰衣的屠夫，
屠场的猪栏、宰猪用的铁锤、挂钩、烫水桶，剖取内
　　脏和解卸用的劈刀，包装工的大槌，以及冬季包
　　装猪肉的大量苦活，
面粉厂，碾磨麦子、黑麦、玉米、大米，桶、容量为
　　大大小小的木桶，满载的船只、码头和堤岸上高
　　高的堆垛，

码头上、铁路上、沿海航船上、渔船上、运河上的工人及其工作；
你自己或任何人生活中每时每刻的日常工作，店铺、庭院、货栈或者工厂，
这些就是你身旁白天黑夜的情况——工人啊，无论你是谁，这就是你的日常生活！
就在这一切中有着最大和最重的分量——就在这一切中有比你所估计的要多得多的东西，（同时也少得多，）
在它们里面有供给你我的实体，在它们中有给你我的诗篇，
在它们中，可不是在你自己——你和你的灵魂中，包含着一切，不管评价如何，
在它们身上是好的发展——在它们身上有全部的主题、暗示和可能的遇合。

我不断言你所瞻望到的那些是无用的，我不建议你到此止步，
我不是说那些你认为伟大的先导并不伟大，
但是我说谁也不能引向比这些所引向的更伟大之处。

6

你要到远处去寻觅吗？你最后一定会回来的，
在你所最熟悉的东西中找到最好的，或者像最好者一样好，
在你最亲近的人中找到最中意的、最强健的和最爱你

的，
幸福、知识，不在别处而在这里，不是为别的时候而
是为了此刻，
你最先看见和接触的男人常常是在朋友、兄弟或最亲
近的邻居中间，——女人则是在母亲、姐妹、妻
子中间，
大众的趣味和职业总是在诗中或任何别处居于首位，
你们，这些州的男工们和女工们，你们有着自己的神
圣而坚强的生命，
而所有别的人都让位于像你们这样的男人和女人。

当赞美诗代替歌手歌唱时，
当经文代替传教士宣讲时，
当讲坛走下来代替那个雕刻讲坛的雕刻者行动时，
当我能够在白天或黑夜接触书本的躯体，并且它们反
过来再接触我的肉体时，
当一种大学课程像一个睡觉的女人和孩子那样使人相
信时，
当地窖里的金币像守夜人的女儿那样微笑时，
当那些被保证人的证书坐在对面椅子里逍遥并成为我
的友好伙伴时，
我打算向它们伸手，像我对你们这样的男人和女人似
的，并且十分看重它们的价值。

转动着的大地之歌

1

一支转动着的大地和相应的言语之歌，
你认为那些就是言语吗，那些直线，那些曲线、棱角
和黑点？
不，那些不是言语，实质性的言语是在地里和海洋，
它们是在空中，它们是在你身上。

你认为那些就是言语吗，那些出自你的朋友们之口的
美妙的声音？
不，真正的言语比它们更加优美动听。

人类的肉体就是言语，数不清的言语，（在最好的诗中
男人或女人的肉体重新出现，形态完美，自然，欢
快，
每个部分都起作用，活跃，反应灵敏，毫不羞愧也用
不着感到羞愧。）

空气，土壤，水，火——这些都是言语，
我自己和它们一样，就是一个词，——我的特性与它

们的相互渗透，——我的名字对它们毫无意义，
尽管它在几千种语言中都使用，但是空气、土壤、水、火对我的名字会知道什么呢？

一种健康的仪表，一个友好或命令式的姿势，就是言语，述说，意义，
某些男人或女人的容貌所具有的魅力，也就是述说和意义。

灵魂的工艺也得凭借那些大地的无声的言语，
大师们熟知大地的言语，并且使用它们多于使用有声的言语。

“改善”便是大地的言语之一，
大地既不滞留也不急赶，
它一开始便在自身中潜藏着全部的属性、生长机能和效验。
它不仅只是部分地美丽的，而且缺点和赘疣也与优点一样地同时呈现。

大地并不吝惜，它是够慷慨的，
大地的真理永远在等待，它们也并不藏匿，
它们镇静，微妙，不能印刷成文字，
它们渗透在一切事物中，很愿意传达它们自己，
传达一种感情和邀请，我再三言明，
我不说话，可是如果你们听不见我，我对你们还有什么意义？

要忍受，要改善，否则我对你们还有什么意义？

（赶快生产！赶快生产出来呀！
你要把你自己的果实留在身上腐烂吗？
你愿意蹲在那里让自己窒息吗？）

大地并不争辩，
并不感伤，也没有什么安排，
它不尖叫，匆忙，说服，威胁，许诺，
不区别对待，没有什么可以想象的失败，
不捂住什么，不拒绝什么，不排斥什么，
它揭示一切力量、事物、情况，什么也不遗漏。

大地不展示自己也不拒绝展示自己，但在外表下面仍
　　占有许多东西，
在外表的声音下面是英雄们的庄严合唱，是奴隶们的
　　哭泣，
是情人的说服，垂死者的诅咒和喘息，青年人的笑声，
　　买卖人说话的口气，
在这些下面有着从不失效的言语。

一个雄辩而无声的伟大母亲的言语对于她的儿女是从
　　不失效的，
真实的言语从不失效，因为运动不会失效，反映不会
　　失效，
白天黑夜也不会失效，我们所踏上的航程不会失效。

那些数不完的姐妹们，
那些姐妹们的无休止的舞蹈，
那些向心和离心的姐妹们，那些大些和小些的姐妹们，
她们中我们认识的那个最美的姐姐与其余的人在继续
　　跳。

她以丰腴的背部对着每个观看的人，
以青春的魅力和老年同等的魅力使人喜欢，
她坐在那里，安详地坐着，我也像其他的人那样爱着
　　她，
她手里端着一面像镜子那样的东西，她的眼光从镜子
　　里映现，
她坐着，不时地投以一瞥，既不邀请谁也不拒绝谁，
日夜不倦地将一面镜子端在她自己面前。

在近处看或在远处看，
每天的二十四小时都准时出现，
准时地来临和过去，同它们的伴侣们或一个伴侣，
它们不从自己的脸向前观看，而是从同它们一起的别
　　人的脸，
从孩子们或妇女们或男子汉的脸，
从动物的空旷的脸或从无生命的东西，
从风景或江河，或者从天空中的美妙的幻变，
从我们的脸，我的和你的，忠实地看见它们，
每天公开出现，从不贻误，但从没有两次与同样的伙
　　伴。

拥抱着人类，拥抱着一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可阻
　　挡地环绕着太阳运行，
拥抱着一切，抚慰着，支持着，三百六十五天紧跟着
　　像第一天那样出发，它们是那样必需而肯定。

稳定地滚着前进，什么也不畏惧，
阳光，风暴，寒冷，酷热，永远抵抗着，经历着，运
　　载着，
仍然继承着灵魂的实现和决心，
仍然进入并划分着周围和前头那流动的真空，
没有阻挡的障碍，没有下碇的锚，没有与岩石磕碰，
迅速，高兴，满足，也没丧失什么，无所亏损，
随时都能够而且准备好做出精确的报告，
那神圣的船只在神圣的海上航行。

2

无论你是谁！这运动和反映是特别为了你，
神圣的船只是为了你在神圣的海上航行。

无论你是谁！是男是女，大地是为你而成为固体或液
　　体，
是他或她，太阳和月亮都为你而高悬在天空，
现今和过去主要是为了你而非别人，
不朽也主要是为了你而非别人。

每个男人对于他自己和每个女人对于她自己都是过去

　　和现在的一个字，是不朽那个真正的字；
没有谁能代替别人获得什么——没有，
没有人是能代替别人成长的——谁也不是。

歌是对歌唱家而言的，大部分还要回到他身上，
数学是对教师而言的，大部分还要回到他身上，
谋杀是对谋杀者而言的，大部分还要回到他身上，
偷盗是对盗贼而言的，大部分还要回到他身上，
爱情是对爱人而言的，大部分还要回到他身上，
礼物是对赠送者而言的，大部分还要回到他身上——
　　永远不会落空，
演讲是对演说家而言的，表演是对男女演员而言的，而
　　不是对观众，
谁也不了解什么伟大或善良，除非那是他自己的，或
　　者是他自己的迹象。

3

我敢说对于一个将是完全的男人或女人，大地也一定
　　是完全的，
只有对于一个始终残缺不全的男人或女人，大地才是
　　残缺不全的。

我敢说没有哪种伟大或力量是不能与大地的伟大或力
　　量竞赛的，
也不可能有什么重要的理论，除非它能确证大地的理
　　论，

没有什么政治、诗歌、宗教、行为或其他等等是重要
　　的，除非它能与大地的辽阔比美，
除非它能面对大地的精确、活力、公平和正直而无愧。

我敢说我开始看到爱情时的激情比对爱情作出的反应
　　更甜蜜，
它是自我克制的，决不邀请也决不拒绝。

我敢说我开始看到在有声的语言中很少或什么也没
　　有，
一切都融合到大地所没有说出的意义的表现中，
融合到那个歌唱肉体和大地真理的人中，
融合到那个在编撰根本不能印刷的辞典的人中。

我敢说我看到了那个比说得最好的更好的东西，
那就是最好的东西常常没有说出来，如此而已。

当我打算把最好的东西说出来时，我发现我不能够，
我的舌头转动不灵了，
我的呼吸器官不听使唤，
我变成一个哑巴了。

大地的最妙处怎么也说不出来，一切都是最妙的，
它不是你预先设想的那样，而是更低廉，更容易，更
　　贴近，
事物不是从它们原先所在的地方遣散的，
大地正像它以前那样肯定而明白，

事实，宗教，进步，政治，商业，仍像先前那样存在，
但是灵魂也存在，它也是肯定而明白的，
不是什么推理和证据确立了它，
而是无可否认的成长把它确立了。

4

这些要反映灵魂的音调和灵魂的言语，
（假如它们不反映灵魂的言语，那它们是什么呢？
假如它们与你没有特殊的关系，那它们是什么呢？）
我敢说从今以后我再不抱说出最好东西的信念了，
我只相信应当把最好的东西留着不说。

说下去吧，说话的人们！唱下去吧，歌唱家们！
钻研吧！塑造吧！把大地的言语堆积起来吧！
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地工作下去，什么也不会徒劳，
也许要长久地等待，但肯定总归要用上的，
当物质全都准备好，建筑师便出现了。

我敢向你保证，建筑师一定会出现，
我敢向你保证，他们会理解你并为你辩解，
他们中那个最伟大的将是最了解你的，并且包含一切
　　也忠于一切，
他和其余的人将不会忘记你，他们将发觉你一点也不
　　比他们逊色，
你将在他们中受到充分的祝贺。

候 鸟 集

常性之歌

1

缪斯说，来吧，
给我唱一支诗人还没有唱过的歌，
给我唱一唱常性。

在我们这广阔的大地，
在无限的粗陋和熔渣当中，
安全地包含在它正中的心里，
蜷卧着完美的种子。

每个生命都享有或多或少的一份，
只要有什么诞生它也诞生，这种子无论隐藏与否都在
　　坐等。

2

瞧！眼睛锐利巍然耸峙的科学，
仿佛从高峰俯视着现代，
不断发出专横的命令。

可是再看呀！灵魂在一切科学之上，
为了它，历史像外壳般凝聚在地球周围，
为了它，全部无数的星群在天空中到处转动。

在远远绕着的盘旋上升的路上，
（像海上一只频频改变航道的船，）
为了它，那部分的向永恒奔流，
为了它，那现实的向理想发展。

为了它，才有神秘的进化，
不仅公正的东西得以肯定，那些我们称之为邪恶的也
　　受到承认。

从它们的种种假面具，无论哪一种，
从那庞大的溃烂的躯干，从奸诈狡猾的眼泪中，
健康会出现，还有欢欣，普遍常存的欢欣。

从大部分中，从病态的、浅薄的东西中，
从恶劣的大多数，从人们和国家的各种数不清的欺骗
　　行为中，
像带电而有防腐作用的、黏附着而充塞一切的，
惟独善才具有常性。

3

在疾病和忧伤堆积的崇山峻岭上，

在高高的比较纯净、比较幸福的空气里，
一只自由的飞鸟永远在那里翱翔，翱翔。

从缺陷的最浓密的乌云里，
经常放射出一线完美的光辉，
天堂的光荣在那里闪熠。

对于时尚和习俗上的互不协调，
对于疯狂的喧嚣和震耳欲聋的欢闹，
在每次暂时的宁静中可以听到一曲抚慰的音乐，
来自某个遥远岸边的最后合唱的演奏。

啊，幸福的眼睛，快乐的心，
它们看得见，它们认识，沿着那巨大迷宫，
有一根指引的线索，那么分明。

4

而你，美利坚，
为了计划的完成，为了它的思想和现实，
为了这些（而不是为你自己），你已经来临。

你也环绕着一切，
拥抱、扶持、欢迎着一切，你也由新的宽广的途径，
朝着理想在前进。

别的国家的适当信仰，过去的光辉，

都不合乎你的需要，只有你自己的光辉，
对神的信仰和宽宏大量，吸收着、包含着一切，
却对一切都非常适宜。

一切，一切都为了不朽，
爱像光一样静静地包被万方，
大自然的改进是对一切的福音，
各个时代的花朵果实，神圣而可靠的果园，
形体，物体，生长物，人类的天性，都在成熟为精神
　　的形象。

上帝啊，请给我能力来歌唱那个理想，
赠给我，赠给我所爱的他或她这种不灭的信仰，
在你的整体中，别的你可以不给，但要给予我们，
对于你包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计划的信心，
健康，和平，普渡众生。

这是梦吗？
不，没有它才是梦，
没有它，人世间的学问和财富便是一个梦，
整个的世界便是一个梦。

开拓者！啊，开拓者！

来呀，我的那些晒黑了脸的孩子们，
排好队，把你们的武器准备好，
带上你们的手枪了吗？带上你们的利斧了吗？
开拓者！啊，开拓者！

因为我们不能在这里耽搁，
我们必须前进，我的亲人们，我们必须冒险而行，
我们是年青而强健的种族，别的人全靠我们，
开拓者！啊，开拓者！

啊，你们年轻人，西部的年轻人，
这样急躁，这样好动，富于男人的骄傲和友爱，
我清楚地看见你们，西部青年，看见你们在最前面迈
步而行，
开拓者！啊，开拓者！

那些长一辈的人都停止前进了吗？
他们沮丧了，结束了他们的课业，在大海那边倦怠了
吗？
让我们承担起这永久性的任务、这负荷和这课业吧，

开拓者！啊，开拓者！

我们把过去的一切抛在身后，
我们进入一个更新、更强大的世界，多样的世界，
我们活泼而坚强地抓住这个世界，劳动和进军的世界，
开拓者！啊，开拓者！

我们坚定地派出分队，
走下悬崖，穿过小道，攀登峻岭，
在陌生的路上征服着、占领着，大着胆子，冒险前行，
开拓者！啊，开拓者！

我们砍伐着原始森林，
我们堵住河流，我们使劲深入地钻探地底的矿藏，
我们测量广阔的地面，掀翻处女地的土壤，
开拓者！啊，开拓者！

我们是科罗拉多人，
我们来自巍峨的顶峰，来自巨大的层峦起伏的山地和
高原，
来自矿山、沟壑，来自猎人走过的羊肠小径，
开拓者！啊，开拓者！

来自内布拉斯加，来自阿肯色，
我们是中部内地的种族，来自密苏里，体内有大陆的
血液在交流，
我们紧握着所有同伴们、所有南部人和北部人的手，

开拓者！啊，开拓者！

啊，不可抵抗的、不知休息的种族！
啊，处处招人喜爱的种族，啊，我的胸部因对一切人的爱而疼痛！
啊，我悲伤而又狂喜，我爱一切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开拓者！啊，开拓者！

举起那强大的作为母亲的主妇，
高扬那位优雅的主妇，让她在一切星光灿烂的主妇之上，（你们都低头致敬吧，）
举起那武装了的战斗的主妇，那威严、镇静、携带着兵器的主妇，
开拓者！啊，开拓者！

看吧，我的孩子们，坚毅的孩子们，
对那些在我们后面蜂拥而来的人决不能退让或踌躇，
多少年代以前的成百万人皱着眉头在我们背后督促，
开拓者！啊，开拓者！

组织严密的队伍不停地前进，
新的成员立等着参加，死者留下的空缺迅速填补，
经过战斗，经过失败，还是继续向前，永不止步，
开拓者！啊，开拓者！

啊，在前进中死去！
我们中间有些人要衰老死亡吗？时候到了吗？

那么，在前进中死去才最为适当，空缺也很快就补上，
　　开拓者！啊，开拓者！

　　世界上所有的脉搏，
集合起来为我们跳动，与西部的运动一齐跳动，
无论单独还是一起，坚定地向前，一切都为了我们，
　　开拓者！啊，开拓者！

　　生活是一些错杂多样的盛大游行，
包括一切的形状和表现，一切工作着的工人，
一切航海者或陆地上的居民，一切拥有奴隶的主人，
　　开拓者！啊，开拓者！

　　一切不幸和沉默的情人，
一切监狱中的囚犯，一切正直的和奸邪的人们，
一切愉快的，一切忧伤的，一切活着的，一切垂死的
　　人们，
　　开拓者！啊，开拓者！

　　我也在其中，连同我的灵魂和肉体，
我们，一个奇异的三结合，选择着，一路漫游，
穿过这些阴影中的海岸，让背后的幻影紧逼着，
　　开拓者！啊，开拓者！

　　瞧，那旋转着飞速前进的星球，
瞧，周围的星星兄弟们，所有成群的恒星和行星，
所有光辉耀目的白日，所有神秘的多梦的黑夜，

开拓者！啊，开拓者！

这些是我们的，它们和我们在一起，
一切都为了首要和必需的工作，而追随者以胚胎状态
在后面等着，
我们是今天打头的队伍，我们开辟旅行的道路，
开拓者！啊，开拓者！

啊，你们，西部的女儿们，
啊，你们年青和年长的女儿们！你们母亲和妻子们！
你们切不可分裂，你们在我们的队伍里联合行动，
开拓者！啊，开拓者！

潜伏在草原中的歌手们！
（其他地方的裹着尸衣的诗人们，你们可以休息，你
们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我很快听见你们歌唱着来了，你们很快出现并在我们
中迈步前进，
开拓者！啊，开拓者！

不是为了甜蜜的欢乐，
不是为了靠垫和便鞋，不是为了安静遐想的生活，
不是为了安全而令人生厌的财富，不是为了平淡的享
受，
开拓者！啊，开拓者！

饕餮者在大吃大喝吗？

肥胖的贪睡者在睡觉吗？他们把门关起来、锁起来了
　　吗？
让我们还是粗茶淡饭，把毯子铺在地上吧，
　　开拓者！啊，开拓者！

　　黑夜降临了没有？
近来的路已那么难走？我们气馁了，站在路上打瞌睡
　　了？
我还可以让你们在半路再停些时候，把一切忘却，
　　开拓者！啊，开拓者！

　　直到喇叭吹响了，
黎明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召唤——听呀！我听见它吹得
　　高昂而清亮，
快！走到队伍的前头！——快！站到你的位置上，
　　开拓者！啊，开拓者！

法　兰　西

——合众国的第十八年

伟大的一年和地点，
一声刺耳的、不协调的新生者的尖叫发出了，
　　它比什么都更加深切地触动了母亲的心。

我漫步在我这东海之滨，
听到了大洋那边传来的微弱的声音，
看见那神圣的婴儿在那里醒来后悲哀地哭叫，周围是
　　炮声，咒骂、叫喊和房屋倒塌声，
我并不因为沟洫里奔流的鲜血或那些单个的或成堆的
　　或被垃圾车拉走的尸体而十分难过，
我对于那种因乱杀而造成的死亡并不感到绝望——对
　　于排炮的连续发射也并不大为震惊。

脸色苍白，沉默而严肃，我对于这种长期积累的恶果
　　报应能说什么呢？
我能期望人类不是这个样子吗？
我能期望人民是用木石做成的吗？
或者期望正义已最后注定得不到伸张吗？

啊，自由！啊，我的亲密的伴侣！
这里也有火光，有储存着的葡萄弹和斧头，需要时可
以取出，
这里也永远不能摧毁，即使受到长期的镇压，
这里也会最后站起来，不惜杀人，精神虎虎，
这里也要求如数偿还久欠的债务。

为此我发出这份飞越大洋的敬意，
我也并不否定那恐怖血红的诞生和洗礼，
而要记住我听到的那个微弱的哭声，并以充分的信任
等待着，无论需要多久，
并且从今天起我要以悲痛而坚定的心情为世界各国保
持这桩代代继承的事业，
同时我满怀热爱地把这些话送往巴黎，
我猜想那里的一些史诗歌唱者会理解它们，
因为我想法兰西仍然蕴藏着音乐，潮水般的音乐，
啊，我已经听到乐器的喧腾，它们将很快彻底淹没那
些企图干扰它们的东西，
啊，我想东风已带来一支胜利的自由进行曲，
它来到了这里，它把我鼓舞得狂热地欢欣，
我要跑去将它改编成文字，阐明它的意义，
我还要唱一支歌，为了你，我的女人。

流　星　年（1859—1860）

流星年哟！沉思的年！
我要以怀旧的文字来联缀你的功绩和标志，
我要歌唱你的第十九届总统的竞选，
我要歌唱一位高高的、白发苍苍的老人怎样在弗吉尼
　　亚登上了绞刑架，
（我当时在场，默默地站着观望，紧紧地咬着牙关，
我非常靠近地站在你这老人的身边，那时你冷静而淡
　　漠，登上绞刑架，因未愈的创伤和衰老而微颤；）
我要在我的丰饶的歌中歌唱你合众国的利润调查，那
　　些人口和产品统计表，
我要歌唱你的船舶和船货，曼哈顿的骄傲的黑色船只
　　入港了，
它们满载着移民，有的从地峡运来了金条，
我歌唱它们，我要欢迎一切的来客，
并且我要歌唱你，漂亮的年轻人！我向你表示欢迎，年
　　轻的英国王子！
（你可记得曼哈顿的潮水般的人群，当你与你的贵族
　　扈从们经过时？
我就站在那些人群中，爱慕地辨认着你；）
我也忘不了歌唱那个奇迹，那只驶入我的海湾的船，

美观而威严的“大东号”，六百英尺长的船哟，游进我
　　的港湾，
我也忘不了歌唱它在无数小舟的簇拥下迅速地向前；
也忘不了从北方意外地飞来在天空闪耀的彗星，
忘不了在我们头上掠过的流星行列，那么奇异、巨大、
　　炫目而晶莹，
（刹那间，刹那间它让那些非凡的小光球越过我们的
　　头顶，
然后告别，坠落在夜空，永远消隐；）
我歌唱这种尽管飘忽无常的东西——我用它们的光辉
　　来照亮和补缀这些歌吟，
你的歌吟哟，你善恶杂陈的一年，预兆的一年！
转瞬即逝的奇异的彗星和流星的一年——
　　瞧，连这里也有同样变幻而奇异的一个啊！
当我匆促地穿越你们然后立即坠落和消逝时，这支歌
　　算什么，
我自己还不也是你们那些流星中的一个？

百老汇大街上一支壮丽的行列

1

越过西部的海洋从日本远道而来，
黑脸膛的腰佩双剑的使节们彬彬有礼，
仰靠着坐在敞篷马车中，光着头，泰然自若，
今天驶过曼哈顿市区。

啊，*自由*！我不知别的人是否也看见了我所看到的，
在一路跟随着日本使节贵宾们的行列里头，
有的殿后，有的在上面盘旋，在周围，或者在行进的
　　群众里，
但是，*自由*啊，我要为你唱一支关于我所见到者的歌。

当被释放了的有着百万只脚的曼哈顿走到她的人行道
　　上，
当雷鸣般的礼炮以我所喜爱的吼声把我唤来，
当圆圆的炮口从我所喜爱的硝烟和火药味中喷出它们
　　的敬意，
当火光闪闪的礼炮已充分惊醒我的，而天空的云以一
　　片纤薄的烟雾将我的城市遮盖，

当码头边那无数威武而笔直的森林般的旗杆挂满了旗
　　彩，
当每一只盛装的船都在船头上空升起了它的旗帜，
当三角旗迎风飘曳，沿街两旁的窗口都挂上了彩带，
当百老汇已被徒步的行人和伫立者通通占领，当群众
　　已拥挤不堪了，
当房屋的阳台上都站满了人，当千万双眼睛凝神地集
　　中于一个顷刻，
当那些来自海岛的客人在行进，当那壮观的行列显然
　　在向前移动，
当召唤已经发出，当那等待了千百年的回答终于应和，
这时我也站起身来，回答着，走下人行道，卷进人群
　　里，同他们一起注视着。

2

外观壮丽的曼哈顿哟！
我的美利坚伙伴们哟！毕竟，东方人向我们走来了。
向我们，我的城市，
这儿我们的大理石和钢铁的高髻美人们在两旁罗列
　　着，让人们在这当中的空间行走，
今天我们地球对面的人来了。

创始的主妇来了，
年长的民族，语言的巢穴，诗歌的遗赠者，
肤色红润，沉默而耽于冥想，感情炽热，
带着浓郁的芳香，穿着宽大的衣裳，

机警的心灵，闪亮的眼睛，晒得黝黑的脸色，
梵天① 的种族来了。

请看，我的音乐般的歌唱啊！凡此种种在队列中向我
　　们闪烁，
它变化着向前行走，像个神妙的万花筒在我们面前变
　　化着行走。

因为不仅那些使节或来自他们岛国的晒黑了的日本
　　人，
还有灵巧而沉默的印度人也出现了，亚细亚大陆本身
　　出现了，那些过去了的，死了的种种，
那充满奇迹的黑沉沉的日夜之交和诡秘的寓言，
那些包藏着的奥秘，古老而无名的扰攘的人群，
那北方，酷热的南方，东部亚述，希伯来人，古代的
　　古代人，
巨大而荒废了的城市，悄悄行进的现在，所有这些以
　　及别的都在那壮观的行列中。

地理，世界，在它里面，
大海，一群群的岛屿，波利尼西亚，更远处的海岸，
你今后要面对着的海岸，——你，自由啊！从你西部
　　的黄金海岸，能望见，
那边的人口孳生的国家，千百万人，全都古怪地聚集
　　在这里，

① 婆罗门教、印度教的主神之一，即创造之神。这里代表东方宗教。

那些拥挤的市场，那些有偶像排列在两旁或尽头的寺
　　院，东方僧人，婆罗门，喇嘛，
中国的达官，农夫，商人，机械工，渔民，
歌女和舞女，纸醉金迷的人物，深居简出的皇帝，
孔夫子本人，伟大的诗人和英雄，武士，所有的阶级，
都成群地来了，从四方八面，从阿尔泰山，一路拥挤，
从西藏，从中国的蜿蜒千里的四大河流，
从南方各个半岛和次大陆的岛屿，从马来西亚，
这些，以及它们所属的一切，都明显地来到我眼前，为
　　我所攫有，
同时我也被它们攫有，被它们友好地拉住，
直到我在这里歌颂它们全体，为了它们自己也为了你，
　　自由！

由于我也提高嗓子加入这个辉煌的队列，
我成了它的歌唱者，我在游行队伍的上头放声高歌，
我歌唱我这西部海洋上的世界，
我歌唱远处那些富饶的满天星斗般的岛屿，
我歌唱这空前强大的新的帝国，它仿佛在梦幻中向我
　　走来，
我歌唱作为主妇的美国，我歌唱一个更加伟大的最高
　　权威，
我歌唱那些规划好了的、到时候还要在成群的海岛上
　　像鲜花般开放的城市，
我的帆船和汽船把这些群岛串联，
我的星条旗在迎风飘展，
贸易开始了，历史的沉睡已完成使命，民族再生了，一

切在振兴，
生活、工作都已恢复——目的我不知道——但是那古
老的、亚洲式的一切已必然地获得更新，
从今开始在世界包围中前进。

3

而你，世界的自由哟！
你要亿万斯年地在这中央坐镇，
像今天亚洲的贵宾们从一个方面来拜访你，
明天英国女王从另一方给你派来她的储君。

标志正在颠倒，圆周已经合围，
圈子环绕过了，旅行到此完毕，
盒盖还只微微地揭开，但芳香已从整个盒子里向外喷
溢。

年青的自由哟！对于可敬的亚细亚，这一切之母，
要永远对她体贴，急躁的自由哟，因为你就是一切，
向远离的慈母俯下你骄傲的头颅吧，她如今越过海岛
给你送来了信息，
把你骄傲的头颈低低地弯下来，年青的自由哟，就这
一次！

是否儿女们向西流浪了这么远？漂泊得这么广？
是否先前那些朦胧的年代从天堂向西方出走已这么久
长？

是否那些世纪就稳步地往那边行走，一直谁也不知道，
　　为了你，由于某些情况？

它们已被证实作对了，它们业已完成，它们如今也要
　　转到另一方向，要向你这边行走，
它们如今也要顺从地向东行进，为了你，自由。

海　流　集

从那永远摇荡着的摇篮里

从那永远摇荡着的摇篮里，
从反舌鸟那婉转如簧的歌喉，
从九月的午夜，
在荒瘠的沙洲和远处的田野上，那儿有个从床上爬起
　　的孩子光着头赤着脚在独自漫游，
在阵雨般洒落的月华下面，
在黑影像活物般相互缠绕的神秘游戏的上方，
从一片片长满荆棘和乌莓的土地，
从那只向我歌唱的鸟儿的记忆之乡，
从你的回忆里呀，忧伤的兄弟，从我听到的那忽高忽
　　低的阵阵歌声中，
从那迟迟升起好像饱含泪水的黄澄澄的半轮明月下，
从那里在迷雾中唱出的渴慕与爱恋的最初几个音符
　　中，
从我心脏的永不停息的千百次反应中，
从那由此而引起的无数的言语中，
从那个比任何言语都更加强烈更加甜美的单词中，
从那个如它们现在开始重访的那样的场景，
像一群啁啾着、升腾着或在上空经过的飞鸟，
在一切逃避我之前匆忙地将一个男人，

将一个从这些眼泪看又成了小孩的男人负载到这里，
我，把自己抛在沙洲上，面对海涛，
我这痛苦与欢乐的歌手，现今与今后的连接者，
领会着一切的暗示并利用它们，但又立即把它们超过
　　了，
我唱一支回忆的歌。

从前在巴曼诺克①，
当紫丁香的芬芳在空中缭绕，五月的草在生长的时候，
在这海岸上某处的荆棘丛里，
有两位来自阿拉巴马的羽衣客人，双宿双飞，
还有小巢和四枚浅绿色带棕色斑点的小蛋，
每天雄鸟在近处来回飞翔，
每天雌鸟伏在她的窝里，悄悄地，眨着晶亮的双眼，
每天我——一个好奇的男孩，从不过于接近，从不打
　　扰它们，
小心地窥伺着，吸收着，解释着这些情景。

照耀吧！照耀吧！照耀吧！
把你的温暖泼下，伟大的太阳！
让我们一起曝晒，我们俩。

我们俩在一起呀！
风吹向南方，风吹向北方，
白天白了，黑夜黑了，

① 纽约长岛的印第安语名称。

故乡，从故乡来的河流与山岗，
一直在歌唱，忘记了时光，
而我们总是在一起，我们俩。

直到突然之间，
她大概被杀害了，但她的伴侣不知道，
有天上午那雌鸟没伏在窝里，
下午也没有回来，第二天仍没有，
并且永远不再出现了。

以后的整个夏天，在海涛声中，
晚上天气平静时在皎洁的月光下，
在波翻浪涌的海面，
或者白天，从一个荆棘丛飞向另一个荆棘丛，
我不时看到和听到那剩下的一只，那只雄鸟，
那个来自阿拉巴马的孤独的客人。

吹吧！吹吧！吹吧！
海风啊，沿着巴曼诺克河岸；
我等着，等着，直到你把我的伴侣吹回到我身边！

是的，当星星闪闪发亮的时候，
整个长夜在那长满苔藓的木桩上头，
几乎就在砰砰拍击的浪涛中，
停栖着那个孤独而奇妙的催人泪下的歌手。

他呼叫他的伴侣，

他倾诉着只有我才能了解的心绪。

是的，我的兄弟，我了解，
别的人可能不会，而我一直珍藏着每个音响，
因为我不只一次在昏暗中溜到海岸上，
悄悄地避开月光，让我自己与黑影融合在一起，
这时回想那些模糊的形体，那回声，那各种的声音和
　　景象，
巨浪永不疲倦地甩出雪白的臂膀，
我，一个孩子，光着双脚，头发在海风里漂游，
在这里谛听，很久很久。

我听了是要记住，要歌唱，现在就把曲调翻译在这里，
按照你的意思，我的兄弟。

抚爱着，抚爱着，抚爱着！
紧跟着的后浪抚爱着前浪，
后面又一个浪头出现了，拥抱着，拍打着，一个紧跟
　　着一个，
但是我的爱人不来抚爱我，不抚爱我了。

月亮低低地悬着，它起得晚了，
它姗姗地慢走——哦，我想它是背着爱的重荷，爱的
　　重荷。

哦，海浪疯狂地向陆地冲来，
满怀着爱，满怀着爱。

啊，黑夜，莫非我看见了我的爱人在海涛中翻飞？
我看见的白浪中那小小的黑色的东西是什么呢？

大声些！大声些！大声些！
我大声叫唤你，我的爱侣！

我高高地清晰地把我的声音投入海空，
你一定会知道是谁在这里，在这里，
你必然知道我是谁，我的爱侣。

低悬的月亮啊！
你那棕黄色中的黑点是什么呢？
啊，它是那形体，我的伴侣的形体！
啊，月亮，请别阻留她使她不能回到我这里。

陆地！陆地！啊，陆地！
无论我转向哪里，啊，我想你能够把我的伴侣送还我，
　　只要你愿意，
因为我几乎确信我依稀看见了她，无论我朝哪个方向
　　望去。

啊，正在上升的星星！
也许我渴望的那一颗会上升，会同你们中的几颗上升
　　到天空。

啊，歌喉！颤抖的歌喉呀！

请在大气中唱得更响亮吧！
穿透树林，响遍大地，
在某个地方谛听着你的必定是我想望的那一位。

扬起歌声吧，
在寂寞的这儿，黑夜的歌声！
孤独的爱的歌声！死亡的歌声！
在那缓步慢行的黄色残月下的歌声！
啊，在那个月亮下，她几乎要落到海里去了！
啊，不顾一切的绝望的歌声。

沙哑的海涛啊，请停一停，
请你柔和些，放低声音，
好让我只细语喁喁，
因为我相信我听见我的伴侣在某处回答我，
那么轻微，我必须安静，必须谛听，
可是又不能完全静寂，因为那样她就不可能立即来临。

到这里来吧，我的爱人！
我在这里，在这里！
以这个刚好能维持的声音向你宣布我自己，
这个轻柔的呼唤是给你听的，我的爱人，给你。

不要被误引到别的地方去啊，
那是风的呼啸，不是我的声音，
那是浪花在飞扑，在飞扑呀，
那些都是树叶的阴影。

啊，黑暗！啊，空想！
啊，我是多么痛苦而悲伤！

啊，天空中靠近月亮的褐色晕轮，快要坠落到海上！
啊，海中那凌乱的映像！
啊，歌喉！啊，急跳的心！
而我在徒然地歌唱，整夜徒然地歌唱。

啊，过去！啊，愉快的生活！啊，欢乐的歌！
在空气中，在树林里，在田野上，
曾经爱呀！爱呀！爱呀！爱呀！
可是我的伴侣没了，不再同我一起了！
我们俩不再一起了，我们俩。

歌声沉寂了，
别的都在继续，星星在闪耀，
海风吹着，鸟的歌在不断地引起回声，
暴躁的老母亲① 愤怒地呻吟，不停地呻吟，
在巴曼诺克灰色的沙沙作响的河滩上，
那黄色的半圆月胀大了，在倾斜，在坠落，快要接触
　　到海浪，
那神情恍惚的孩子，海涛在戏弄他的光脚，海风在吹
　　拂他的头发，
那禁锢在心中的爱情已经开放，现在终于哄乱地爆发

① 指大海。

了，
那歌的含义，耳朵，灵魂，正在迅速地贮藏，
奇怪的眼泪在两颊流淌，
那里的对话，三方面[1] 都发出各自的声音，
那低沉的声调，凶暴的老母亲不停的哼哼，
阴沉地配合孩子灵魂所提的问题，咝咝地吐露某个被
淹没的秘密，
向那刚刚出发的诗人。

鸟啊，或者精灵！（孩子的灵魂说，）
你真的是在向你的伴侣歌唱吗？或者其实是对我？
因为我，那时还是个孩子，我的舌头的功能还在睡觉，
但现在我听见你了，
如今霎时间我明白了我生来是为的什么，我醒了，
于是有了一千名歌手，一千支歌，比你的更清亮、更
高亢也更忧愁，
一千种悠扬的回声已在我心里活起来，永远不会沉没。

啊，你这孤独的歌手，你独自歌唱，影射着我，
啊，孤独的我，我听着，我将永不停息地使你永生，
我永远不再逃避，永不逃避这震颤的余音，
这未曾满足的爱的呼叫将永不离开我心头，
我也永远不再是那天晚上以前的孩子，那么平静，
那天晚上在海边，在昏黄低垂的月亮下，
信使唤醒了那烈火，那内心深处甜蜜的魔影，

① 指大海、鸟和孩子。

那无名的欲望，我的命运。

啊，给我那个线索吧！（它在这里黑夜中的某个地方躲着，）
啊，我既然会得到这么多，就给我更多些吧！

那么，就给一个词，（因为我要掌握它，）
一个最后的词，超越一切的词，
微妙的，已经传出——那是什么？——我听着；
你在细声说着它，而且一直是这样吗，你们这些海波？
它是从你们晶莹的水面和潮湿的沙砾中来的吗？

大海朝这里回答，
不迟延，也不匆促，
整夜向我低语，黎明前十分清楚，
低低地向我说出死这个美妙的词，
接着又说死，死，死，
悦耳的咝咝声，既不像那只鸟也不像我这唤醒了的孩子的心，
只是偷偷地靠近我，在我脚边发出沙沙的声音，
又从那里一步步爬到我耳边并温柔地沐浴着我的整个身子，
死，死，死，死，死。

这我不会忘记，
但是要把我那兄弟、那阴暗的精灵的歌——
他在巴曼诺克灰色河滩上向我唱出的歌，

同一千支信口唱出的回答之歌——
我自己的从那个时刻醒来的歌——相融合，
还要把它们同那个关键的词，那个来自水波上的词
　　——
那个属于最美的歌曲和一切歌曲的词，
那个由爬到我脚边的，
（或者像一个裹着漂亮的长袍、低着头站在一旁摇着
　　摇篮的老妇人的，）
大海向我低语的强大而美妙的词——相融合。

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时

1

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时，
当我行走在熟悉的海岸上，
当我漫步于细浪不停地拍击你巴曼诺克的地方，
那嘶哑的咝咝 叫的水波刷刷涌来的地方，
那暴躁的老母亲不停地为她的遇难者哭泣的地方，
我在秋日的傍晚沉思着，向南凝望，
被这个我引以自豪和为之吟咏的带电的自我所吸住，
被那些在脚底的电线中流动的精灵所俘虏，
被海面和那代表地球全部水陆的沉淀所征服。

在迷惑中，我的眼光从南天落回到地上，观看那一列
　　列的堆积，
那谷壳、稻秆、碎木片、野草，以及大海吃剩的东西，
海潮遗弃的浮渣，发亮的岩石脱落的鳞片，海菜叶子；
走了很远，崩裂的涛声一直在我身边，
就在那里，那时候，巴曼诺克，当我想起那个物我类
　　似的古老思想，
你这鱼形的岛啊，你把这些呈献在我眼前，

当我走向我所熟悉的海岸，
当我漫步着，让那带电的自我搜寻表现的字眼。

2

当我走向我不熟悉的岸边，
当我谛听着哀歌，那些遇难的男人和女人的声音，
当我吸入那迎面扑来的摸不着的微风，
当那如此神秘的海洋向我滚来，渐渐迫近，
我也至多只意味着一点点漂来的东西，
一小撮可以收集的沙子和败叶残梗，
收集着，将我自己与沙子和漂流物合在一起，成为它们的一部分。

啊！失败，受挫，几乎屈身到地，
我对自己感到压抑，悔不该大胆出声，
如今才明白，在那些招致报应的胡说八道之中，我从来丝毫没想到自己的身份，
只想到在我所有那些傲慢的诗歌前，真正的我仍站在那里没有触及，没有说明，根本没有接近，
它退得远远的，以赞讽参半的手势和鞠躬把我嘲弄，
对我所写的每个字都报以一阵阵哄笑和冷冷的讽刺，
默默地指着这些歌，然后又指指下面的沙子。

我发觉我没有真正懂得什么，连一样东西也不懂，而且谁也不能，
在这里，当着大海的面，大自然趁机突袭我，刺我，

只因我曾经大胆地开口歌吟。

3

你们这两大海洋，我向你们紧紧靠拢，
我们同样不满地喃喃着，卷着沙子和漂流物，不知为
　　何，
这些小小的碎屑当真代表着一切，代表你们和我。

你这沿岸到处是废物的松脆的海滨，
你鱼形的岛啊，让我拿走脚下的东西吧，
因为那些属于你的也属于我，我的父亲。

我也这样，巴曼诺克，
我也曾向上冒泡，长久地漂浮，然后被冲上你的沙滩，
我也只是一串漂积物和破烂，
我也留下小小受难者的残骸，在你这鱼形岛上面。

我让自己躺倒在你胸脯上，我的父亲，
我紧紧拉住你，叫你无法挣脱我，
我那样牢牢地抓住你呀，直到你回答我一些什么。

吻我吧，父亲，
用你的嘴唇触弄我，像我触弄我所爱的同伙，
轻轻告诉我啊，在我紧抓住你时，把我所妒忌的那些
　　絮语的秘密告诉我。

4

退潮吧，生命的海洋，（潮水还会回来的，）
不要停息你的呻吟，你这凶猛的老母，
为你的遇难者不绝地哭叫吧，但别害怕，别拒绝我，
别这样粗暴而愤怒地冲刷我的双脚，当我触摸你或回
　　避你的时候。

我在你和一切眼前是一片温柔，
我退缩，为我自己也为这个幽灵，它俯视着我们向哪
　　儿前进，紧跟着我的一切和我。

我和我的一切，散乱的干草，小小的尸体，水泡和雪
　　白的浮沫，
（瞧，那些分泌物终于从我僵死的嘴唇外流，
瞧，那些斑斓的色彩在流转，闪烁，）
一束束稻草，沙子，碎片，
从许多彼此抵触的情态中浮载而来，
从暴风雨，从长久的宁静，从黑暗，从浪潮，
从沉吟，默想，一丝呼息，一滴泪水，小量的液体和
　　泥浊，
全都一样从深不可测的运动中酝酿和抛出，
如同浮在波涛上被任意漂流的一两个撕碎的花朵，
如同大自然给我们的那支哽咽的挽歌，
如同在我们所由来的地方那嘟嘟叫的云的号角，
我们，变迁无常的，自己也不明白来自何处的，如今

　　罗列在你眼前，
而你，在那里走动或者静坐的，
无论你是谁，我们也在你脚边的漂流物中躺着。

泪　水

泪水！泪水！泪水！
在黑夜里，在孤独中，泪水，
在白色的海滩上滴着，滴着，为沙粒所啜取，
泪水，没有一颗闪烁的星星，一片黑暗，一片荒凉，
湿淋淋的泪水，从那个蒙着头的人的眼睛里流出；
啊，那个鬼影是谁呢？那个在黑暗中流着眼泪的形体
　　是谁呢？
那个在沙滩上俯身蹲着的不成形的块状物是什么呢？
泉涌般的泪水，啜泣的泪水，为粗野的号叫所哽塞的
　　痛苦，
啊，暴雨形成了，它腾跳起来，在沿着海岸飞奔！
啊，粗犷而阴惨的黑夜的暴雨，乘着风——喷薄而狂
　　骤，
啊，白天是那么沉静而文雅、面貌安详和步履平正的
　　暗影，
可是到晚上你便飞驰，在无人看见的时候——便成了
　　恣肆无羁的汪洋万顷，
泪水！泪水！泪水！

给军舰鸟

你整夜睡眠在风暴之上，
一觉醒来，扇着光辉的翅膀，
（是风暴爆发了？你从它上面升起，
然后憩息于天空，让它像个奴隶般摇你，）
如今你成了一个蓝点，远远在天下飘浮，
我像面对微露的曙光，从这甲板上望着，
（我自己也是一个点啊，置身茫茫的宇宙。）

远远地，远远地在海上，
当黑夜的惊涛骇浪把遇难者抛下在海滩以后，
白昼重来，那么幸福而宁静，
那红润活泼的黎明，阳光闪烁，
那清彻的天蓝色微风，到处漂流，
随着它们，你也重新出现了。

你生来要与大风比赛，（你浑身都是翅膀，）
要与天空、大地、海洋和飓风相较量，
你是空中的船，从不把帆收卷，
累日累月不倦地飞旋，掠过各个领域，穿过空间，
面对美利坚的清早，塞内加尔的黄昏，

那些在电火雷云中嬉戏的时辰，
在它们里面，在你的经历中，你有着我的灵魂，
多大的喜悦啊！你多么欢欣！

在船上的舵轮旁

在船上的舵轮旁，
一个年青的舵工小心地掌握航向。

穿过大雾，从海滨凄凉地响起，
一种海洋的钟声——警戒的钟声啊，在波涛上震荡。

啊，钟声，你可给了个好的信号，你在海礁附近鸣响，
鸣呀鸣呀，叫航船绕过遇险的地方。

警醒的舵工啊，你注意这大声的警告，把船头掉转，
满载的船张起灰色的风帆迅速地转舵驶开，
漂亮而宏伟的、满载着珍宝的船继续前进，愉快而安全。

但是，那只船，不朽的船啊！船上的船啊！
肉体的船，灵魂的船，在向前行驶，向前，向前。

黑夜，在海滩上

黑夜，在海滩上，
一个孩子同他的父亲站在那里，
守望着东方，那秋夜的天际。

在黑暗的高空，
贪婪的云，埋葬一切的云，黑压压的铺展着，
阴沉而迅速地横扫下来，
在东方还剩下的一溜透明清亮的霄汉中，
升起了巨大安详的众星之王朱庇特，
而近在身边，只稍高一点的地方，
游泳着几个秀丽的姐妹：那七颗明星。

在海滩上的孩子紧拉着她的父亲的手，
那些低低的胜利了的埋葬一切的云眼看就要吞噬一切
　　了，
她守望着，默默地哭着。

别哭，孩子，
别哭，我的宝贝，
让我以这些吻抹掉你的泪水，

那些贪婪的云是不会长久得逞的，
它们不会长久地占有天空，它们只是在幻象中吞没了
　　星星，
朱庇特一定会出现，耐心些，再守望一个晚上，
　　那七颗姐妹星一定会出现，
它们是不朽的，所有那些银白的和金黄的星星一定会
　　再次闪耀，
那些伟大的和娇小的星星一定会重新闪耀，它们能持
　　久，
那些巨大不朽的恒星，那些很能持久的沉思着的卫星
　　一定会重新闪耀。

那么，最亲爱的孩子，你仅仅为朱庇特悲伤吗？
你考虑的只是那些星星的埋没吗？

有一种东西，
（我以亲吻来安慰，还要悄悄告诉你，
我给你提出这第一个暗示，这个问题和间接的含意，）
有一种东西甚至比星星还要不朽，
（许多次的埋葬，许多个白天黑夜，正在过去，）
有一种东西甚至比辉煌的朱庇特还更能持久，
比太阳或者任何旋转着的卫星，
或者那光辉的七个姐妹星，都要长寿。

为所有的海洋和所有的船只歌唱

1

今天唱一支粗陋而简短的吟诵曲，
唱海上的船，每一只都在自己的旗帜和信号下航行，
唱船上的无名好汉，——唱那些向目所能及的远方铺
　　展的波浪，
唱那些激扬的浪花，和呼啸着、吹响着的风，
从中编出一支给世界各国的水手的颂歌，
歌声阵阵，如海潮汹涌。

唱年青或年老的船长，他们的伙伴，以及所有勇猛的
　　海员，
唱那少数精干而沉着的健者，他们从不为命运和死亡
　　所震慑，
他们被你古老的海洋吝啬地拣出，被你所挑选，
大海啊，及时地挑拣和选拔这一类人，把各个国家联
　　合在一起，
它们被你这老迈而沙哑的乳母所哺育，它们体现着你，
像你那样粗野，那样无畏。

（永远是海上或陆地的英雄们，他们一个两个地不断
崛起，
永远保存着根株而从未丧失，即使很少也能维持足够
的种子。）

2

海啊，把你各个国家的旗帜飘展开来吧！
把各样的信号像已往那样展开来吧！
但是你要特别为你自已和人类灵魂保持一面高于其他
一切的旗帜，
一个为所有的民族织成的精神信号，人类昂扬于死亡
之上的象征，
一切勇敢的船长和无畏的水手与船员的标志，
一切为执行任务而沉没者的见证，
为了缅怀他们而由所有年老和年青的船长编织成的，
一面宇宙性的三角旗，永远轻盈地飘荡着，在所有勇
敢的水手们上空，
在所有的海洋、所有的船只的上空。

在海船后面

在海船后面，在呼啸着的阵风之后，
在紧拉着桁索的灰白色的帆篷之后，
下面是无数的波涛在汹涌，扬着头，
不停地向船的航迹驰骤，
海浪沸腾着，喧嚣着，欢快地窥探着，
起伏的浪涛，奔腾、参差而好胜的浪涛，
活泼地哗笑着，划着弧线，奔向旋转的激流，
那儿巨轮在行驶，摇晃着挤开海面，
大大小小的波浪在一片汪洋中如饥似渴地奔走，
海船经过后的航迹，在太阳下闪烁、嬉游，
像一支驳杂的队伍，带着泡沫的斑点和碎屑，
跟随着，沿着航迹跟随在庄严而迅疾的海船之后。

路 边 集

一首波士顿歌谣（1854）

今天清晨我早早起床，准时赶到波士顿城，
这儿拐角处有个好地方，我要站在这里看街景。

让路呀，乔纳森①！
为总统的典礼官让路——为政府的大炮让路！
为联邦政府的步兵和龙骑兵（以及那些纷纷跌倒的幽
　　灵）让路。

我爱注视星条旗，我希望横笛奏起扬基歌②。
先头部队所佩的短剑是多么闪亮呀！
每个人握着他的左轮手枪笔挺地在波士顿城走过。

后面跟着一片尘雾，还有尘雾般的古董蹒跚而行，
有的装着木腿，有的缠着绷带，有的患了贫血症。
这可真是一场好戏——它把死人从地下叫出来啦！
连山里古老的坟地也赶来观赏！
幽灵！从侧面和背后聚集的无数幽灵！

---

① 美国新英格兰乡下人的一般称呼。

②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流行的一首歌曲。

歪戴着虫蛀的发霉了的帽子——雾作的拐杖！
手臂挂在吊带里——老年人靠在青年人肩上。

你们这些北方佬幽灵有何苦恼呀？你们的光秃的牙床
　　颤抖着说些什么？
是疟疾使你们四肢痉挛？是你们把拐杖误当火枪在操
　　作？

如果你们泪眼模糊了，你们会看不见典礼官的姿影。
如果你们那么大声地呻唤，就会妨碍政府的炮声。

别丢脸呀，老迈的狂人们——把你们扬起的手臂放下
　　来，也别炫耀你们的白发，
你们的重孙子们在这里发呆了，而他们的妻子从窗口
　　瞧着他们，
看他们多么有纪律，穿得又多么齐整。

越来越糟了——你们忍受不住啦？你们在退却？
难道这个与活人在一起的时刻对你们太死气沉沉？

那么退却吧——仓皇地退却！
向你们的坟墓后退——后退到山里去，年老的跛子们！
我并不以为你们竟能在这里存身。

但是有一样东西适合在这里——要我告诉你们那是什
　　么吗，波士顿绅士们？

我要把它悄悄地告诉市长，他必须派一帮委员到英国去，
他们要征得英国议会的同意，派一辆车子到皇陵，
将乔治国王的棺材挖出，替他把尸衣脱下，将他的骸骨装箱待运，
找到一只美国快船——黑肚子快船哟，这里有你的运载品，
拔起你的锚——扬起你的帆——径直向波士顿港口航行。

现在再把总统的典礼官叫来，把政府的大炮搬来，
把吼叫者们从国会弄回来，组成另一支队列，在步兵和龙骑兵的保卫下展开。

这是给他们摆在当中的装饰品；
瞧吧，全体守纪律的公民们——从窗口瞧吧，妇女们！

委员会打开箱子，装配起国王的肋骨，把那些装不上的粘起来，
把脑壳安在骨架的顶上，把王冠戴上头盖。

你报了仇了，老家伙——王冠已受到应有的尊重，而且更加光彩。

把你的双手插进口袋里吧，乔纳森——从今以后你成了个发迹的人才，
你极其聪明——这里就是你的一宗买卖。

欧　罗　巴

——合众国第七十二年和第七十三年

突然，从它那陈腐昏沉的巢穴、奴隶的巢穴中，
它像闪电般跳了出来，连自己也几乎大吃一惊，
它的双脚践踏骨灰和褴褛，它的手紧紧扼住帝王的喉
　　咙。

啊，希望和信仰！
啊，流亡的爱国者在痛苦中的牺牲！
啊，那许多悲恸的心！
今天都转过身来吧，使你们自己重新振作起精神。

而你们，被雇用来污辱人民的家伙——你们这些说谎
　　者，听着！
不是为了无数次惨痛的经历，残杀，奸淫，
不是为了在宫廷中以种种卑鄙手法进行的盗窃行为，
　　利用穷人的纯朴而骗取他的工薪，
不是为了帝王们所作的许多诺言被撕毁并在撕毁时受
　　到嘲笑，
当他们掌握了权力时，他们不是为了这些而作出报复
　　的打击，使贵族的脑袋落地，

人民从来就鄙视帝王们的残暴。

但是仁慈的甜美酿成了辛酸的毁灭，那些受惊的暴君们回来了，
各自威风地带着随从、刽子手、牧师、税吏、兵士、律师、大臣、狱卒，以及谄媚者。

不过，在所有卑下的偷盗行为的后面，瞧，有一个形影，
像黑夜一样朦胧，从头部到身子都用紫袍紧紧地裹着，
谁也看不见它的脸和眼睛，
露出紫袍的只有一件东西，在手臂掀起紫袍的地方，
一个弯着的手指像蛇头般高高地指着，在它的头顶。

这时候新的坟墓里躺着尸体，青年人的血染的尸体，
绞架上的绳索沉重地垂着，贵族们的枪弹在飞着，有权势的人在放声大笑，
而这一切都要结出果实来，果实会十分甜美。
那些青年人的尸体，
那些吊在绞架上的烈士，那些被灰色铅弹射穿了的心，
尽管它们好像僵冷了，却以一种扼杀不了的生机活在另一个环境。

他们活在别的青年人身上，啊，帝王们！
他们活在那些又准备好了要反抗你们的兄弟们中，
他们被死亡净化了，他们汲取了教训并倍受尊崇。

没有哪座为自由而牺牲者的坟墓不长出自由的种子，
　　而种子又必然生出种子，
春风带它们到远方播种，雨雪将滋养它们。

没有哪个被解脱躯壳的灵魂是暴君的武器所能吓跑
　　的，
它将在大地上到处无形地前进，低语着，商量着，告
　　诫着。

自由，让别人对你失望去吧——我永远不对你失望。

房子关好了吗？主人走了吗？
不过，仍要准备好，别放松警戒，
他不久就回来，他的使者眼看就到啦。

我坐着观望

我坐着，观望世界上所有的忧患，所有的压迫和耻辱，
我听到年青人为自己做过的事悔恨不安而痉挛地抽泣，
我看见穷苦人民中被儿女虐待、无依无靠的母亲，消瘦、绝望、奄奄一息，
我看见被丈夫折磨的妻子，我看见诱奸妇女的歹徒，
我注意到力图隐蔽的嫉妒和单恋的痛苦，我看见世上的这些情景，
我看见战争、瘟疫、暴政的恶果，我看见烈士与囚徒，
我注视着海上的饥馑，我注视着水手们抓阄决定谁去牺牲来维持众人的生命，
我注视着傲慢的人将轻视与侮蔑加在劳动者、穷人和黑人等等的身上，
所有这些——所有这些无休止的卑劣行径和苦难，我独坐着观望，
看着，听着，一声不响。

鹰的调戏

沿着河边大道，（我午前的散步，我的休息，）
从摩天的空际突然传来一个沉闷的声音，那是鹰在调
　　戏，
在高空中彼此间迅疾的爱的接触，
紧抓着的利爪相互钩连，像个有生命的轮子猛烈地旋
　　转，
四只拍击着的翅膀，两个钩喙，一团紧紧扭住的涡旋，
翻滚、转动形成一串连环，笔直向下坠，
直到河流上空才暂时稳住，片刻休停，但两个仍合在
　　一起，
在空中保持一种静止无声的平衡，然后脱离，把利爪
　　放松，
向上展开缓慢平稳的羽翼，倾侧着，各自分飞，
她飞她的，他飞他的，互相追逐不已。

戴假面具者

一个面具，一个她自己的永久而自然的伪装者，
掩蔽着她的面孔，掩蔽着她的形态，
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更改，
即使她睡着了也不让她自在。

难道你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时刻

难道你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时刻——
一线突如其来的神圣之光，猛地落下，把所有这些泡
　　影、时兴和财富通通击碎，
使这些热切的经营目标——政治，书本，艺术，爱情，
都彻底毁灭？

致合众国

（检验第十六、十七或十八届总统选举）

为什么斜躺着，质问着？为什么我自己和大家都打瞌
　　睡？
是什么在使黄昏深沉——渣滓浮泛到水面，
那些像蝙蝠和夜猎狗在国会大厦侧目而视的人是谁？
多么肮脏的一届总统选举！（南部哟，你那炽热的太阳，
　　北部哟，你那北极圈的冰冻！）
难道那些人真的是议员？那些人是崇高的法官？那个
　　人是总统？
那么我还要睡一会儿，因为我看见这个国家正在睡觉，
　　不无原因；
（随着夜雾愈来愈浓，闪电灼灼，雷声隐隐，我们大
　　家会及时觉醒，
南部，北部，东部，西部，内地和沿海，我们一定会
　　觉醒。）

桴鼓集

啊，诗歌，先唱一支序曲

啊，诗歌，先唱一支序曲，
在紧张的耳鼓上轻轻弹奏出我的城市里的骄傲和欢
　　乐，
她怎样带领别人去战斗，她怎样发出暗示，
她怎样毫不迟疑地张开柔软的双臂一跃而起，
（多么壮丽啊，曼哈顿哟！我自己的城市，你世无匹敌！
在紧急时刻、在存亡关头最强大的你，比钢铁还坚实
　　可靠！）
你怎样一跃而起，——你怎样随手脱掉和平的装束，
你那柔和的歌剧院音乐怎样立即改变，让我们转而听
　　到大鼓和横笛，
你怎样率先走向战场，（那将作为我们的序曲，士兵们
　　的战歌，）
而曼哈顿的哒哒的鼓声怎样走在头里。

四十年了，我在这城市里看士兵游行，
四十年也像一支壮丽的行列，直到无意中这个富庶而
　　骚动的城市的主妇，
在她的船只、她的房屋、她的无数的财富之间，警醒
　　着，

连同她周围的千百万儿女，
突然，在死寂的深夜，为来自南部的消息所激怒，
攥紧拳头狠狠地捶击着街衢。

好比一次电击，黑夜承受着，
直到拂晓时我们的蜂群以惊诧的嗡嗡声倾巢而出。

于是从住宅，从车间，从所有的门口，
他们激动地跳出来，瞧呀！曼哈顿在准备战斗。

迅速响应哒哒的鼓声，
青年们立即集合，开始武装，
机械工武装着，(把泥铲、大刨、铁匠的锤子仓促地扔在一旁，)
律师离开事务所武装起来，法官离开法庭，
驾驶员把马车抛在街心，跳下车，急急地将缰绳扔在马背上，
售货员离开店铺，老板、会计、门房，大家都纷纷离开；
一个个的班到处组织起来，同仇敌忾，穿上军装，
那些新入伍的，乃至少年，由老兵示范他们认真把皮带扣好，
户外是武装，室内是武装，毛瑟枪管闪闪发亮，
营地里密布着白色帐篷，周围站着武装的哨兵，日出日落时都鸣炮报警，
武装的连队每天陆续到来，从城里走过，在码头上搭船，

（他们流着汗，肩上扛着枪，迈步登上甲板，显得多雄壮！
我多么爱他们，多么想拥抱他们，这些脸色黝黑、衣服和背包上都满是尘土的儿郎！）
城市的血液沸腾了，——武装好了！武装好了！到处都这样叫喊，
旗帜猎猎地飘展，在教堂尖顶以及所有公共建筑和店铺上飞扬，
含泪的离别，母亲吻着儿子，儿子吻着母亲，
（母亲害怕分离，可是一句挽留的话也不讲，）
喧嚷的护送者们，由警察的队伍在前面开路，
人群为他们的宠儿狂热地欢呼，热情奔放，
炮兵，沉默的金光闪烁的加农炮一路被牵引，在铺石的大道上轻快地辚辚前进，
（沉默的加农炮，很快就要打破沉默了，
很快就要卸下炮车，开始火红的日程；）
准备时所有的咕哝，所有拿起武器的决心，
医疗设施，软麻布，绷带，药品，
志愿当看护的妇女，认真开始的准备，如今不只是为了检阅；
战争！一个武装的民族在前进，欢迎战斗，决不逃遁；
战争，任它几星期，几个月，或者几年，一个武装的民族正在前去欢迎。

曼纳哈塔在前进——那是要好好歌颂的啊！
那是为了一种雄赳赳的兵营生活啊！

而那坚强的炮兵，
那些金光闪闪的大炮，巨人们的使命是好好操作它们，
把它们卸下牵引车！（不再像过去四十年那样仅仅为了
　　礼仪而鸣放致敬了，
如今除了火药和软填料，还要装入点别的什么。）
而你，船舶的女主人，你曼纳哈塔，
这个骄傲、友好而骚乱的城市的老主妇，
你在和平与富裕中时常向你所有的儿女们沉思或者暗
　　暗地皱眉不语，
可是现在你微笑了，亲爱的曼纳哈塔，你那么欢欣鼓
　　舞。

一八六一年

武装的一年，斗争的一年，
对于你这可怕的一年，没有精致的韵律或伤感的爱情
　　诗篇，
你不是一个脸色苍白的小诗人坐在书桌前低低地吟
　　咏，
而是像一个挺立的强壮汉子，身穿蓝制服，肩上扛着
　　来福枪，在迈步前进，
你筋骨坚韧，脸和手都晒得黝黑，腰带上插着一把利
　　刃，
我听见你大声吼叫，你那洪亮的声音在整个大陆震响，
你的雄浑的声音，啊，你这个年头，在周围的大城市
　　间飞升，
在曼哈顿人中我把你看成曼哈顿的一个工人和居民，
或者迈开大步走出伊利诺和印第安纳，横跨大草原，
用轻快的步伐迅速地越过西部，直下阿勒格尼山岭，
或者走过大湖区，或在宾夕法尼亚，或站在甲板上，在
　　俄亥俄河沿岸，
或者沿着田纳西或坎伯兰河南下，或在查塔努加山顶，
我看见你的步态，我看见你那蓝衣底下筋肉突起的四
　　肢，你带着武器，强壮的一年，

我听到你一次又一次发出的声音，那么果断，
你这用圆形的炮口突然歌唱的年头呀，
我反复念着你，你这匆忙的、莽撞的、悲伤的、惶惑
　　的一年。

敲呀！敲呀！战鼓！

敲呀！敲呀！战鼓！——吹呀！吹呀！军号！
穿过窗子，——穿过门户，——像暴力般飞爆，
冲进庄严的教堂，驱散集会的群众，
冲进学者在进行研究的学校；
别让新郎安静——不让他同新娘共度良宵，
也不让平静的农夫安心地去耕田或收获，
鼓啊，你这样凶猛地轰响，——号啊，你这样尖厉地
　　呼啸。

敲呀！敲呀！战鼓！——吹呀！吹呀！军号！
越过城市的交通，盖过大街上车轮滚滚的喧嚣；
晚上房子里已经铺好预备睡觉的床了？在那些床上不
　　允许有人睡觉，
白天不许生意人谈交易——不许中介人或投机商活动
　　——难道他们还要继续搞？
难道那些讲话的还要继续讲？那些唱歌的还要继续唱？
律师还要在法庭上站起来向法官陈述案件的情状？
那么鼓啊，更快更重地敲击——号啊，更急更猛地吹
　　响。

敲呀！敲呀！战鼓！——吹呀！吹呀！军号！
不要谈判——不要停下来劝告，
不要去理睬那些胆小鬼——不要去听那些哭泣和祈
　　祷，
不要去管那个恳求青年人的老人，
别让人们听见孩子的声音，或者母亲的吁请，
甚至那些让死人躺着在等待灵柩的支架也要将死者摇
　　醒，
啊，骇人的战鼓，你们就这样擂动，——军号，你们
　　就这样长鸣！

黎明时的旗帜之歌

诗　　人

一支新的歌哟，一支自由的歌，
飘扬着，飘扬着，飘扬着，伴着声响，伴着更加清晰的声音，
伴着风的声音和鼓的声音，
伴着旗帜的声音，孩子的声音，海的声音，父亲的声音，
低到平地，高入天空，
在父亲和孩子站着的地面上，
在他们仰望的高高的空中，
那里黎明的旗帜在飘动。

词语哟，书本的词语哟，你们算什么？
词语没用了，但是请听着，看着，
在那辽阔的空中有我的歌，
我要歌唱，与那飘拂的旗帜和旒旗[1] 相应和。
我要编织琴弦，要编进，

---

① 旒旗是悬于军舰大桅上的那种细长旗，这里象征正义战争；旗帜则指国旗。

成人的愿望和婴儿的愿望，我要把它们编进去，要注
　　入生命，
我要装上锋利的刺刀，我要让子弹和铁屑呼啸，
（像一个携带着象征和警告而深入未来的人，
以军号呐喊：醒来啊当心！当心哟醒醒！）
我要让诗和热血一起倾泻，满怀欢乐，豪气纵横，
然后放松，出动，向前去，
与飘拂的旗帜和旒旗竞争。

旒　　旗

走过来呀，诗人，诗人，
走过来呀，灵魂，灵魂，
走过来呀，可爱的小孩子，
同我一起飞入风云，与无边无际的光辉相戏弄。

孩　　子

父亲，那在空中用长长的手指招呼我的是什么？
它在不停地对我说些什么？

父　　亲

宝贝，你看那空中啥也没有，
它啥也没有对你说——但是你瞧，我的宝宝，
瞧屋子里那些叫人眼花的东西，瞧那些敞开门的交易
　　所，

瞧那些满载货物准备开上大街的车辆，
这些，就是这些啊，叫人多么看重，多么苦苦追求，
叫全世界多么羡慕！

诗 人

新鲜而瑰丽的太阳在冉冉升起，
海涛在远处的碧空中穿过海峡，滚滚奔驰，
海风掠过大海的胸膛，奔向陆地，
那从西边或西南边刮来的强劲的风哟，
挟着乳白色的泡沫快活地在海面上飞驶。

然而我不是大海也不是红日，
我不是像少女欢笑般的风影，
不是越吹越紧的狂飙，不是鞭击一切的旋风，
不是那永远抽打着自己的身体而恐怖致死的精灵，
然而我却是那个无形中跑来的人，唱啊，唱啊，唱啊，
我在陆地的溪流中潺潺细语，像骤雨般飞奔，
清晨和傍晚林中的小鸟熟悉我，
沙滩和嗞嗞作响的波涛熟悉我，
还有那高高飘扬的旗帜和旒旗也熟悉我的歌吟。

孩 子

啊，父亲，它是活的——它住满了人，还有孩子，
啊，我仿佛看见它正在对它的孩子们说话，
我听到它——它对我说话——它多好呀！

啊，它在伸展——它伸展着，飞快地奔跑着，——父
　　亲哟，
它多么宽阔，它把整个天空都盖满啦。

父　　亲

别嚷了，别嚷了，我的傻孩子，
你的这些话叫我伤心，使我很不高兴，
我说还是再看看别的吧，不要注视那高处的旒旗和旗
　　帜，
只看这铺得好好的人行道，还有那些砌得坚固的房子。

旗帜和旒旗

来自曼哈顿的诗人啊，对孩子说吧，
对我们所有的孩子们、曼哈顿北边或南边的孩子们说
　　吧，
别的一概不管，今天只注意我们——不过我们也不懂
　　是什么道理，
因为我们算什么呢，只不过是些无用的布条，
仅仅在风中飘扬而已。

诗　　人

我所听到和看见的可不仅仅是布条，
我听到军队的沉重的步伐，我听到盘问的岗哨，
我听到千百万人的欢呼，我听到“自由！”

我听到擂响的战鼓和劲吹的军号，
我自己也外出活动，立即高高飞腾，
我拍着山禽的翅膀也拍着海鸟的翅膀，仿佛从太空俯
　　视人境，
我并不否认和平的宝贵成果，我看见拥有无尽财富的
　　人口稠密的都城，
我看见无数的农场，我看见农人在他们的田地或农舍
　　里劳动，
我看见工匠在工作，我看见到处是建筑，有的刚刚奠
　　基，有的在崛起，有的已完成，
我看见一列列的车厢被机车牵引在铁道上飞速行驶，
我看见波士顿、巴尔的摩、查尔斯顿、新奥尔良的商
　　店、堆栈，
我看见西部远处那辽阔的产粮区，我在那上空盘旋着
　　短暂地留连，
我继续向北部的采伐林飞行，然后向南部的种植园，再
　　向加利福尼亚；
我掠过这一切，看见无数的利润，繁忙的集会，和赚
　　得的工钱，
看见那三十八个广阔而豪迈的州（还有许多要加入
　　的）所构成的同一体，
看见海港岸上的堡垒，看见驶进驶出的船只；
然后，在一切之上，（当然罗，当然罗，）是我那小小
　　的像剑一般飞舞的旒旗，
它迅速上升，象征着战争和挑衅——如今帆索已把它
　　凌空举起，
傍着我的宽阔的蓝色旗帜，傍着我那繁星闪闪的旗帜，

把整个海洋和陆地上的和平抛弃。

旗帜和旒旗

诗人哟，要唱得更响、更高、更坚强，诗人哟，让歌声传得更远、更广，
不要再让我们的孩子们认为我们只是财富与和平，
我们也可以是恐怖与杀伐，如今就是这样，
如今我们不是这辽阔而豪迈的诸州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是任何五个或十个，)
我们也不是市场或仓库，也不是城里的银行，
而是所有这一切都属于我们，包括那褐色的广阔土地和地下的矿藏，
海洋的沿岸是我们的，大大小小的河流是我们的，
它们所灌溉的田地、收成和果实是我们的，
海湾、海峡和进进出出的船只是我们的——而我们凌驾一切，
俯视下面那三四百万平方英里绵亘的地区，那些州城，
那四千万人民，——诗人哟，无论生前死后都至高无上，
我们，甚至我们，也从此恣肆地翻展，凌空飘扬，
不仅仅现在，还将在未来千百年中都通过你高歌，
把这支歌向一个可怜的小孩的灵魂放声高唱。

孩　子

父亲啊，我不喜欢这些房产，

它们对我决不会有什么意义，我也不喜欢金钱，
但是我喜欢上升到那里去，我爱那面旗帜，亲爱的父
亲哟，
我要变成那面旒旗，一定要变。

父　　亲

我的孩子，你使我烦透了，
要成为那面旒旗，实在太可怕了，
你很难懂得它究竟今天和以后有什么意义，乃至永远，
那不会赢得什么，只不过冒丧失和触犯一切的风险，
挺身而出，站到战争的前线——而且是这样的战争
啊！——你同它们有何相干？
你同恶魔的欲望，同屠杀和早死，有何相干？

旗　　帜

那么我就歌唱恶魔和死亡，
将一切投进去吧，主张战争的旒旗哟，是的，我要将
一切投入，
连同一种新的如狂的喜悦和儿童的喁喁向往，
混合着和平陆地的声音与海涛澎湃的冲洗，
还有那在烟雾弥漫的海面上战斗的黑色舰艇，
还有遥远的北部寒带，那儿雪松和杉木在沙沙作响，
还有隆隆的鼓声和士兵行进的脚步声，以及南方高照
的太阳，
还有那些在我的东部海岸和西部海岸同样冲刷着海滩

的波涛，
还有这些海岸之间的一切，以及我的密西西比蜿蜒不
息的流淌，
还有我的伊利诺斯田野，堪萨斯田野和密苏里田野，
整个大陆，将其本身全部地、毫无保留地，
倾注进去啊！淹没那些发问的、那些歌唱的，连同一
切及一切的产物，
融合着和包含着，索取着和吞没着这个全体，
不再用柔软的嘴唇，也不用悦耳的低语，
而是用从黑夜永远冒出来的我们这不再是劝诱的声
音，
像这儿风中的乌鸦那样呱呱地聒噪不已。

诗　人

我的手脚、我的血管膨胀了，我的主题终于明确了，
如此宽广的从黑夜破晓而出的旗帜哟，我豪放而坚决
地歌唱你，
从那个我曾经如聋似瞽地等待了很久和太久的地方，
我奔闯出来了，
我又恢复了听觉和言语，（一个小孩子把我教会的，）
我听到来自上空的，战争的旒旗哟，你那嘲讽的要求
和呼吁，
冷酷无情的呀！冷酷无情的呀！（不过无论如何我要歌
唱你，）旗帜！
你确实不是和平的住宅，也不是它们某种或全部繁荣
的显示，（如果必要，你会为了重新得到这每一所

房子而把它摧毁，
要是你不想摧毁这些牢牢站在那里的满舒适的用金钱
建造起来的宝贵房子，
那么它们就可以稳稳地站在那里吗?片刻也不行啊，除
非你在它们和一切之上坚定地飘曳;)
旗帜哟，你不是那么珍贵的金钱，你不是农产品，也
不是营养丰富的食品，
也不是上好的货物，也不是船舶卸在码头上的东西，
不是用风帆或蒸汽机发动的运载货物的优等船只，
也不是机器、车辆、贸易，或者税收——而是你，我
从今以后将看到的你，
从黑夜闯出来的、带着那一簇簇星星（日益增加的星
星）的你，
黎明宣布者的你，劈着空气、濡染着阳光、遨游于太
空的你，
（被一个可怜的小孩热切地瞧着和向往着，
当其余的人还照样忙碌和侃侃而谈，无休无止地宣讲
着节俭节俭之际;)
啊，你在高处！旒旗哟，你在那里舒卷着，像一条那
么奇妙地嗞嗞叫着的蛇，
无非是一个高不可攀的观念啊，可是我却英勇战斗、不
惜牺牲地爱着你，
那样爱你啊！你这以摘自夜空的星星引来白昼的旗帜！
看来并不值钱的东西，凌驾于一切而又索要一切（一
切的绝对所有者）的啊，旗帜和旒旗！
我也抛开其余的一切——它们再伟大也算不了什么
——房屋、机器算不了什么——我全不放在眼

里，

我只注视你，好战的旒旗哟！那么宽广的带有条纹的旗帜哟，我只歌唱你，

在那儿迎风招展着的你。

百岁老人的故事

（1861—1862年的一个志愿兵，在布鲁克林的华盛顿公园里，搀扶着那位百岁老人。）

把手伸给我，革命老人，
快到山顶了，只差几步了，（先生们请让开点，）
你跟着我从这条小路走了上来，尽管你已经一百挂零，
你还能走，老人，虽然你的眼睛几乎不行了，
你的机能还好使，而且我就要利用它们。

休息一下，让我告诉你周围的人在干什么，
下面旷野里是新兵正在操练和受训，
那儿有兵营，一个团明天就要出发，
你听没听见那些军官在喊口令？
听没听见枪支铿锵作响的声音？

哦，你这是怎么啦，老人家？
你为何这样痉挛地抓着我的手发抖呀？
那些军队只不过是在操练，他们周围的人还在笑呢，
周围近旁尽是些穿得很好的朋友和妇女，
头上照耀着午后灿烂温暖的阳光，

仲夏的草木青葱如洗，嬉戏似的清新的微风，
飘拂在骄傲而和平的城市上空以及它们之间的海湾
　　上。

但是操练和检阅完了，他们走回兵营，
且听听那些赞赏的掌声吧！多么热烈的鼓掌啊！

如今人群已开始散去——但是我们，老人家，
我不是无缘无故地把你带上这儿来的——我们必须留
　　下，
现在轮到你说了，我要细听你的话。

百岁老人

当我抓住你的手时，那不是由于害怕，
而是因为在我周围的四面八方，突然涌来，
在下面那些小伙子操练之处和跑步的坡上，
在扎着帐篷的那块地方，以及南边、东南和西南角你
　　所看到的各处，
在山那边，在那些低地的对过，在林地那厢，
在滨海一带，在泥潭中（如今填平了），突然重新爆发
　　了，
像八十五年前那样，但不是仅仅受到朋友们喝彩的检
　　阅，而是一场战争，
我亲身参加过的——哎，尽管是很久以前，可是我参
　　加了那场大战，
那时它就在这山顶上进行，就在这同一个地点。

哎，就是这个地方，
甚至此刻我这瞎眼还能看见那些坟墓中的人又聚在一
　　块，
岁月后退了，人行道和高大的住宅消失了，
笨重的堡垒重新出现，带箍的老式枪炮又架了起来，
我看见那一条条垒起的防线从河边向海湾延伸，
我留心海上的远景，我注意斜坡和高地，
我们曾在这些地方扎营，也是夏天这样的时令。

说着我就记起了一切，我记起那个《宣言》，
那是在这里宣读的，整个部队都排列着，在这里向我
　　们宣读，
将军周围罗列着他的参谋人员，他站在当中，他举起
　　那出鞘的宝剑，
那宝剑全军都看得见，在太阳下银光闪闪。

那时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行动啊——英国军舰刚刚到
　　达，
我们能够俯瞰它们停泊的那个海湾，
以及那些满载着士兵的运输船。

几天以后他们就登陆了，会战开始了。

那时运来与我们作战的多达两万人，
那是一支装备着优良大炮的精兵。

此刻我不想讲整个战役，
只讲一个旅在上午奉令前进去对付那些穿红衫的敌
　　军，
我就讲那个旅，他们怎样勇敢地向前，
他们面对死亡成功地坚持了多长的时间。

你想那支迎着死亡挺进的队伍是些什么人呢？
那是由最年青的人组成的一个旅，两千壮士，
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征集来的，他们大都与将军本人
　　认识。

他们以轻捷的步伐活泼地向戈瓦勒斯海湾挺进，
直到突然之间，出乎意料地，在当晚到达的穿过林地
　　的隘道附近，
前进的英国人从东面迂回过来，猛烈地射击，
那个最年青的旅被切断了，陷入了敌人的掌握之中。

将军就从这座小山上观望着他们，
他们一次又一次拼死地战斗，企图杀出重围，
然后他们收缩，集中，紧密地聚在一起，军旗在当中
　　飘动，
但是啊，周围山上的炮火使他们一批又一批地牺牲！

那场屠杀哟，至今还使我心揪，
我看见将军汗流满面，
我看见他痛苦地绞扭着双手。

同时英国人在设法引诱我们打一次阵地战，
但是我们不想冒这样作战的危险。

我们采取分散运动的战术，
我们在几个点出击，可是每次都遭受损失，
我们的敌人在推进，一步步取得优势，逼我们后退到
　　这座山上的工事里，
直到我们在这里转身奋战，他们才弃我而去。

这就是那个最年青的旅、两千名壮士的结果，
几乎全部留下在布鲁克林，回来的没有几个。

那就是我的将军在这里打的第一仗，
没有妇女们观看，也没有可供沐浴的阳光，结束时更
　　无人喝彩，
那时在这里可没有人鼓掌。

我们只能在黑暗中，在雾里，在冷雨淋着的地面，
那天晚上疲惫而沮丧地蜷伏在这里，
而驻扎在我们对面不远的那许多傲慢的老爷在轻蔑地
　　嘲笑，
还能听到他们在宴饮碰杯，庆祝他们的胜利。

第二天还是那样沉闷而潮湿，
可是那天晚上雾散了，雨停了，
我的将军，在敌人满以为手到擒来的时候，悄悄像个
　　幽灵般撤走了。

我看见他在河边，
他在火把照着的渡口下首，正督促运载兵员的船只；
我的将军等待着，直到所有的士兵和伤员都过河了，
那时候（恰恰在日出之前），我这双眼睛才最后一次地
　　向他注视。

旁的人个个都满怀忧伤，
许多人无疑在考虑投降。

然而我的将军在我面前走过时，
当他站在他的船上，眺望新升的太阳，
我看到了一种与投降相反的意向。

尾　　声

够了，百岁老人的故事讲完了，
过去和现在，两者已相互交换，
我自己作为联络人，作为一个伟大未来的歌手，现在
　　开始发言。

那么，这里是不是华盛顿活动过的地点？
这些我每天随意横渡的水面，是不是失败时的他，
就像取得辉煌胜利时别的将军们那样坚决的他，
也曾经横渡过的水面？

我一定要抄写出这个故事，把它向东方和西方传遍，

我一定要保存就像当年你在布鲁克林河流上闪耀的那
　　种壮观。

瞧——当每个周年回来的时候，那些幽灵也回来，
那是八月二十七日，英国人登上了陆地，
战争打响了，但对我们不利，请透过硝烟瞧瞧华盛顿
　　的脸吧，
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那个旅已经赶去把敌人堵击。
他们被切断了，吃人的大炮从山上朝他们猛轰，
一列又一列的勇士仆倒了，而旗帜在他们头上静静地
　　低垂，
那天它在许多年青人的血污的伤口中，
在死亡，挫败，以及姐妹们、母亲们的眼泪中接受了
　　洗礼。

啊，布鲁克林的群山和坡地哟！我发觉你们比你们的
　　主人所想象的更为宝贵；
在你们当中屹立着一个那么古老的兵营，
永远屹立着那支牺牲了的劲旅的营地。

骑兵过河

一支长长的队伍在青葱的岛屿间蜿蜒行进，
他们采取迂回的路线，他们的武器在太阳下闪耀——
　　你听那铿锵悦耳的声音，
你看那亮晶晶的河流上，蹚水的马匹在踟蹰不前，饮
　　着河水，
你看那些脸色黧黑的骑兵，每一群、每个人都是一幅
　　图画，歇在马鞍上随意消停，
有的已经在对岸出现，还有的正在走下河滩，
而那火红、天蓝的雪白的旗影——
骑兵的军旗在愉快地迎风飘动。

在宿营地忽明忽暗的火焰旁边

在宿营地忽明忽暗的火焰旁边，
一支游行队在我周围回转，严肃、可爱而迂缓，——
　　但是我首先看见，
那露宿部队的帐篷，原野和树林的模糊阴影，
那被星星点点的篝火所照亮的黑暗，那寂静，
一个乍见的形影像幽灵般在时远时近地移动，
还有那些灌木和大树，(我举目看时他们仿佛也在偷偷
　　地望我，)
这时思维在列队萦绕，啊！那么奇妙而轻柔的思绪，
关于生与死，关于家庭、往事和亲人，以及远离的伴
　　侣；
一个严肃而缓慢的队列在行进，在我席地而坐的地方，
在宿营地忽明忽暗的火焰旁。

父亲，从田里上来

父亲，从田里上来，我们的皮特来信了，
母亲，到前门来吧，这里有封信，是你那亲爱的儿子
　　寄来的。

看哪，这是秋天，
看哪，那里树木更绿了，黄的更黄，红的更红了，
在和风中抖动着的树叶使俄亥俄的村落显得凉爽而香
　　甜，
那里的果园中挂着成熟了的苹果，葡萄藤架上悬挂着
　　葡萄，
（你闻到葡萄的香味了没有？
你闻到近来有蜜蜂在嗡嗡飞着的荞麦田的香味了没
　　有？）

看哪，特别是雨后的天空，它那么宁静亮丽，点缀着
　　奇妙的云霞，
下面也那样，一片宁静，一派的生意盎然和清新秀美，
　　农庄也兴旺发达。

田地里也是一片茂盛，

可是现在父亲从田里上来，听到了女儿的叫唤声，
母亲也走出门口，立即来到了前门。

她尽可能快走，一种不祥的预感使得她步履不稳，
她来不及理顺头发，或者把帽子戴正。

赶快拆开信封，
啊，这不是我们的儿子写的，可上面有他的署名，
啊，一个陌生人的手在代替我们亲爱的儿子写，啊，母
　　亲的心被猛地击中！
一切在她的面前晃悠，两眼发黑，只抓住了主要的词
　　语，
一些零碎的字句，胸口枪伤，骑兵遭遇战，送往医院；
眼下很虚弱，但不久可望好转。

啊，现在对我说来只有一个人的形影，
在所有城市和农村都兴旺富庶的俄亥俄全境，
她脸色惨白，头脑昏沉，四肢无力，
斜倚在门柱上，一动不动。
不要这样悲伤，亲爱的母亲，（那个刚刚成人的女儿哽
　　咽着说，
小妹妹们默不作声，惊慌地拥挤在周围，）
你瞧，好母亲，信上说的皮特很快就会好转呢。

哎哟，可怜的孩子，他永远不会好转了，（也许已无需
　　好转，那个勇敢而单纯的灵魂，）
当他们在家门口站着时他已经死啦，

这个惟一的儿子已经死啦。

但是做母亲的却需要好转，
她那瘦弱的身子很快穿上了黑衣，
白天她吃不下饭，晚上睡不好觉，经常瞪着双眼，
半夜醒来时总是哭着，怀着一个深切的心愿，
啊，但愿她能够悄悄地撤离人世，静静地从生命逃走，
　　撤离，
去追随，去寻觅，去跟她那亲爱的已故儿子在一起。

一天夜里我奇怪地守卫在战场上

一天夜里我奇怪地守卫在战场上，
由于你，我的孩子和同志，那天倒下在我的身旁，
我只看了你一眼，你那深情的眼睛回报的一瞥却叫我
　　永远难忘，
你从地上举起手来，孩子，只轻轻地一握啊，
我立即又投入战斗，那不分胜负的战斗，
直到深夜撤回，我才终于找到原来的地方，
发现你死了，僵冷地，亲爱的同志，你那亲儿般的躯
　　体曾任人亲吻啊，（如今已再也不能那样！）
你的脸暴露在星光下，模样古怪，凉凉的夜风和缓地
　　吹着，
战场在周围朦胧地扩展，我长久地站在那里守卫，
在芬芳静穆的夜里，这守卫显得多么奇妙而甜美，
可是没有掉一滴眼泪，甚至也没有叹息，我只长久地
　　凝视着你，
然后我坐在地上，在你身旁，双手捧着下巴，
度过这宝贵的时刻，不朽而神秘的时刻，和亲爱的同
　　志在一起——可是默无一言，也没有眼泪，
静静的、爱与死的守卫，为了你——我的同志和战士
　　而守卫啊，

当高空的星辰默默前航，向东的新星又偷偷地升起，
我替你这勇敢的小伙子当最后一次警卫，(你死得那样仓促，我没法救你呀！)
你活着时我忠诚地疼爱你和照顾你，我想我们一定还会重逢的，
直到深夜还恋恋不舍，黎明真的刚刚出现在天际，
我将我的同志裹在他的毯子中，严实地包起他的躯体，
将毯子合拢，从头到脚小心地扎紧，
当时当地，在初升的太阳下，我的小伙子躺进了坟墓，我把他安排在草草掘好的墓穴里，
就这样，我结束了这次奇怪的守卫，在黑夜朦胧的战场上的守卫，
守卫那个曾经报人以亲吻的孩子，(今后再也不会那样了，)
守卫一个被突然杀死的同志——这永远难忘的守卫呀，直到天亮时，
我才从凄冷的地上站起，将我的士兵裹好在他的毯子里，
把他埋葬在他倒下的那片土地。

裹 伤 者

1

我这个曲背的老人，走进陌生的人群里，
在回顾中重温那些岁月来回答孩子们的问题：
老人家，请告诉我们，那些爱我的年青小伙子和姑娘们这样发问，
（我曾经被唤醒和激怒了，想敲起警报，号召无情的战争，
但随即我的手指不听使唤，我的脑袋低垂，我自愿告退，
顺从地坐在伤员身旁，抚慰他们，或者静静地守着死人；）
多年以后，对于那些景象，对于那些强烈的激情，那些偶然的事件，
对于卓绝的英雄们，（只有一方英勇吗？另一方也同样英勇；）
如今请再次出来作证，来描绘地球上最强大的军队，
关于那些如此迅猛、如此惊人的军队，你看到了些什么可以告诉我们？
哪些事情对你影响得最久最深？关于那些罕见的恐慌，

那些打得最狠的战役或可怕的围困，有哪些还深深地
留在你心中？

2

啊，我所爱的和爱我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
你们的谈话使我回想起你们所问到的我那些最奇怪而
突如其来的日子，
我经过一段远征，终于成为一个浑身是汗水和尘土的
机警军人，
我在紧要关头出来，投身战斗，在那胜利进攻的洪流
中高声呼喝，
进入那些夺过来的工事——可是你瞧，它们像急湍一
样消失了，
它们匆匆地过去，消失——我不多谈士兵们的危险或
士兵们的欢乐，
（两者我都记得很清楚——困难那么多，欢乐那么少，
不过我还是满足的。）

但是在夜深人静，在梦思萦回中，
当这个营利的、体面的、欢笑的世界在照样进行，
那些过去了的东西被迅速忘却，波涛把沙滩上的印迹
洗掉了，
我却拐着双膝回来，走进房里，（同时为了那里的你们，
不管你们是谁，请悄悄地、勇敢地跟着我进行。）

拿着绷带、水和海绵，

我迅速地径直走向我的伤员，
他们在战役结束后被运到这里，躺在地上，
他们的宝贵的鲜血染红了草地，
我或者走向那一排排的医疗帐篷，或者是有屋顶的医
　　院，
我回到那一列列排在左右两旁的病床边，
我走近一张又一张所有的病床，无一遗漏，
一个卫生员端着托盘、提着脏桶跟在我后头，
那只脏桶很快装满了凝结的碎布和血污，倒掉又装满
　　了。

我时而向前，时而站住，
紧扭着双膝，以坚定的双手敷裹伤口，
我对每个人都不马虎，因为剧痛虽厉害，可是免不了，
有个伤员以祈求的眼光看着我，——可怜的孩子哟，
　　我从不认识你，
可是我想我不会拒绝此时此地即为你牺牲，如果那样
　　就能把你挽救。

3

我往前走，往前走，(打开时间的门！打开医院的门！)
我裹好那个破裂的头颅，(但愿那只可怜的疯狂的手不
　　要把绷带撕掉，)
我检查那个骑兵被子弹对直穿过的头颈，
艰难的呼吸咯咯地响着，眼睛已经呆滞，可是生命仍
　　在苦苦地支撑，

（来啊，甜蜜的死亡！答应我吧，美丽的死亡！
请大发慈悲，快快地降临！）

从那截切掉了手的残留的胳臂，
我揭去凝结的棉绒，除掉腐肉，洗净血迹，
那士兵躬着身子，背靠在枕头上，颈项屈扭着，脑袋
耷拉在一旁，
他闭着眼睛，脸色苍白，不敢看那截带血的残肢，
他还从不曾看过它一次。

我包扎一个很深很深的肋部伤口，
只能再过一两天了，你看那消瘦萎缩的躯壳，
你看那焦黄的脸色。

我包扎穿孔的肩头，中弹的脚，
给一个伤口已烂成坏疽的人洗涤，那样可厌，那样恶
心，
而卫生员站在我后面一旁，拿着托盘和脏桶。

我忠于职守，我毫不倦怠，
那骨折的大腿，那膝头，那腹部的伤痛，
这些等等，我都以镇静的双手敷裹着，（不过我胸窝的
深处有一把火正烧得炽红。）

4

就这样，在寂静中，在梦思萦回时，

我回过头来重操旧业，在那些医院里到处穿行，
我以抚慰的双手使那些伤痛的人们平静，
我通宵黑坐在那些不眠者的身旁，他们有的还那样年
青，
有的受尽了折磨，我回想起那段甜蜜而悲惨的经验，
（许多个士兵的爱抚的手臂曾经搂过和抱过我这头颈，
许多个士兵的吻曾久久地贴着这长满胡须的嘴唇。）

给我辉煌宁静的太阳吧

1

给我辉煌宁静的太阳吧，连同它的全部炫耀的光束，
给我秋天多汁的果实，那刚从果园摘来的熟透了的水
　　果，
给我一片野草丛生而没有割过的田畴，
给我一个藤架，给我上了架的葡萄藤，
给我新鲜的谷物和麦子，给我安详地走动着教人以满
　　足的动物，
给我完全寂静的像密西西比西边高原上那样的夜，让
　　我仰观星辰，
给我一座早晨芳香扑鼻、鲜花盛开的花园，让我安静
　　地散步，
给我一个我永远不会厌倦的美人，让她嫁给我，
给我一个完美的儿童，给我一种远离尘嚣的田园式的
　　家庭生活，
给我以机会来吟涌即兴的隐逸诗歌，专门吟给自己听，
给我以孤独，给我大自然，还有大自然啊你那原始的
　　理智清明！
我要求享有这些，（因倦于不断的骚扰，苦于战争的动

乱,)
我连续地请求得到这些,从内心发出呼喊,
不过在不停地请求时我仍依附于我的城市,
城市哟,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你的大街上行走,
你在一个时期抓着我、锁住我,拒不放手,
可是你同意让我吃饱,灵魂得到充实,永远给我看种
种的面目。
(啊,我看见我所设法逃避的东西,我面对着、发出相
反的喊叫,
我看见我自己的灵魂在把它所要求的一切通通踏倒。)

2

保留你的辉煌宁静的太阳吧,大自然,
保留你的树林啊,大自然,还有树林周围那些安静的
地段,
保留你的长着苜蓿和梯牧草的田野,以及你的玉米地
和果园,
保留你那九月间蜜蜂在嗡嗡叫闹的开花的荞麦田;
给我这些面目和大街——给我人行道上这些络绎不绝
的幻影!
给我无穷无尽的眼色——给我妇女——给我成千上万
的同志和情人!
让我每天都看到新人——让我每天都同新来者握手
吧!
给我以这样的陈列——给我以曼哈顿的街衢吧!
给我百老汇,连同那些行进的军人——给我喇叭和军

鼓的声音！
（那些整连整团的士兵——有的在开走，那么兴奋和毫不在乎，
有些已服役期满，队伍稀疏地回来，年青而显得衰老，心不在焉地行进；）
给我海岸和密布着黑色船只的码头，
我要的就是这些啊！是一种紧张的生活，丰富而多样的人生！
剧院、酒吧间、大旅馆的生活哟，给我！
轮船上的沙龙！拥挤的游览！高举火炬的游行！
奉命开赴前线的密集的旅队，后面跟着堆载得高高的军车；
无穷无尽的、高声喧嚷的、热情的人流，壮丽的场景，
像现在这样敲着军鼓而强烈地颤动着的曼哈顿大街，
那漫无休止的嘈杂的合唱，枪枝瑟瑟和铿锵的声响，（甚至那些眼前的伤兵，）
曼哈顿的人群，连同他们的骚动而有节奏的合唱！
永远属于我吧，曼哈顿所有的面貌和眼睛。

给两位老兵的挽歌

最后一线太阳光，
从结束了的安息日轻轻下落，
落在这里铺过的道路上，并在路那边瞧着，
俯视着一座新垒的双人坟墓。

瞧，月亮正在上升，
那从东方升起的银盘般的月亮，
美妙地照在屋顶上的鬼怪般的月亮，
巨大而静悄悄的月亮啊！

我看到一支悲伤的队列，
我还听到那走过来的高音军号的声响，
它们在所有的大街小巷里泛滥奔流，
像声声呜咽，眼泪汪汪。

我听到大鼓猛烈地轰鸣，
小鼓坚定地发出霍霍的叫喊，
而那些痉挛的大鼓每一下重捶，
都使我浑身上下为之震颤。

因为儿子是和父亲一起抬来的，
（他们倒下在一次迅猛袭击的最前列，）
儿子和父亲两个老兵双双地仆倒啊！
如今要一起进入那双人墓穴。

军号声来得更近了，
大鼓小鼓也震响得更加起劲，
但白昼已在石板道上完全消失，
感人的送葬曲在萦绕我的心魂。

而那悲怆的巨大幽灵，
在东方升起，亮闪闪地移动，
（它像一位母亲的宽广明亮的面孔，
在天上变得越发尊荣。）

盛大的出殡哟，你使我高兴！
庄严的月亮哟，你银色的面容让我安静！
我的这两位士兵，运往坟墓的老兵啊，
我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你们！

月亮给你们清辉，
那些军号军鼓给你们音乐和哀诔，
而我的心，啊，我的士兵，我的老兵哟，
我的心给你们以爱。

埃塞俄比亚人向军旗致敬

你是谁呀，黑色的妇人，你已经老迈得不成人样，
光着一双瘦削的脚，鬈曲的白发裹着头巾，
你为什么从这路边站起来，向军旗致敬？

（那时我们的军队在卡罗来纳的沙地和松林列队前行，
你这埃塞俄比亚人从茅屋门口出来，向我走近，
而我正在英勇的谢尔曼部队里朝大海行军。）

我那主人一百年前硬叫我离开了我的父母，
那时我是个小孩，他们捉了我就像捉野兽一般，
然后残忍的奴隶贩子带我到这里，到大洋这边。

她没有再说什么，但整天徘徊在那里，
摆动着她那高昂的裹着头巾的头，转溜着她那黝黑的
　　眼睛，
向行进的联队，向走过的军旗致敬。
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这两眼矇眬、不成人样的不幸的
　　妇人，
为什么摆动你那裹着黄红绿三色头巾的头？
难道你看见或见过的一切都那样奇怪，令你惊愕不休？

低头看吧，美丽的月亮

低头看吧，洗浴这个场景吧，美丽的月光，
将夜晚的如潮的光辉轻轻地倾泻到这些幽灵般的青肿
　　的脸上，
倾泻到这些推开双臂仰卧着的死者身上，
把你那充沛的灵光倾泻下来啊，神圣的月亮。

和　解

高于一切的字眼，像天空一样美丽，
它美丽，因为战争及所有的屠杀行为到时候会完全消失，
死亡与黑夜这对姐妹将再不停地用双手轻轻洗涤这个肮脏的世界；
因为我的敌人已经死了，一个如自己一样神圣的人已经死了，
我瞧着他脸色苍白而安静地躺在棺材里——我走上前去，
低下头，用我的嘴唇轻轻地抚触棺材里那苍白的脸皮。

伙伴啊，当我把头枕在你腿上的时候

伙伴啊，当我把头枕在你腿上的时候，
我重申我向你的表白，重申我在野外向你说过的一切，
我明白我自己很不安静，也叫别人不得安宁，
我明白我的话是充满危险、充满死亡的武器，
因为我面对着和平、安全，以及一切所有既定的法则，
　　而我要打乱它们，
因为大家都否定我，我就比假如大家都承认我时更加
　　坚决，
我不重视也从没重视过无论是经验、忠告、大多数，或
　　者嘲讽，
而所谓地狱的威胁对我说来并不要紧，或根本算不了
　　什么，
所谓天堂的诱惑也不要紧，或根本算不了什么，
亲爱的伙伴呀！我承认我怂恿过你与我一起前进，而
　　且仍然怂恿你，但一点也没有想过我们的目的究
　　竟在哪里，
或者我们会不会胜利，或者只是彻底毁灭和失败而已。

转过身来啊，自由

转过身来啊，自由，因为战争已经结束，
从它转过身来，从此扩展，不再怀疑，坚决地席卷世
界，
转过身来，从那些使人回想的记载着历史证据的地区，
从那些歌唱过去的光荣事迹的歌手们，
从封建世界的赞歌，国王的凯旋，奴隶制和等级制度，
转向一个行将享有胜利的世界——抛弃那个落后了的
世纪，
把它赠给那些迄今为止的歌者，把悠久的过去交给他
们，
但是那些保留下来的要留给新的歌者和你——未来的
战争留给你，
（瞧，过去的战争多么及时地使你熟习了，当今的战争
也要熟习；）
那么，转过身来，别害怕啊，自由——把你那不朽的
脸转过来，
转向未来，那空前伟大的未来，
那正在迅速而可靠地为你作好准备的地带。

向那发酵了的、他们奔走过的土地

向那发酵了的、他们奔走过的土地，我呼唤着，最后
　　一次高歌，
（我从帐篷里永远走出，放松和解开帐篷的绳索，）
在午前新鲜的空气里，在远远伸展着的周遭和恢复了
　　和平的前景中，
向那热如流火的田野，向南方和北方远处无尽的天末，
向那广大西方世界已发酵了的土地，为了证实我的歌
　　声，
向亚列范尼群山和不倦的密西西比河，
向那些岩石，向森林中所有的树木，我呼唤着，歌唱
　　着，
向英雄们的诗的平原，向辽阔铺展的大草地，
向远方的海和无形的风，以及清新而摸不着的大气，
而它们全都响应着作出回答，（但不是用言辞，）
那普通的陆地，战争与和平的见证者，都默默地表示
　　认识，
那大草原把我拉近，像父亲把儿子拉近宽广的胸膛，
那北方生我的冰雪和雨水将养我到老，
可是南方炎热的太阳要使我的诗歌充分成熟而健壮。

林肯总统纪念集

当紫丁香最近在前院开放

1

当紫丁香最近在前院开放，
而那颗巨星晚上很早便在西天陨落的时候，
我曾经哀悼，而且还要在今后年年回来的每个春天哀
　　悼。

年年回来的每一个春天，你一定会带给我三件东西，
一年一度开放的紫丁香和西天陨落的星星，
以及对我所爱的他的思念，三位一体。

2

啊！在西方陨落的巨大星辰！
啊，夜的阴影——忧郁的、泪光闪烁的夜！
啊，巨星消逝了——啊，那遮没星星的一片阴沉！
啊，那抓住我这弱小者的残酷的双手——啊，我的无
　　助的灵魂！
啊，那围绕在四周不愿解放我这灵魂的凶暴的乌云！

3

在古老的农舍前面的庭院里，靠近白色栅栏的地方，
生长着一丛很高的有着心形翠绿叶片的紫丁香，
它开着许多美丽的尖尖花朵，散发着我心爱的芬芳，
它的每片叶子都是一个奇迹——极不平凡，
我摘取一个开满鲜花的小枝，从这庭院，
这有着娇艳花朵和心形绿叶的灌木丛里面。

4

在僻静幽深的沼泽地里，
一只躲藏着的羞涩的鸟在唱一支歌曲。

这只画眉鸟是孤独的，
是个离群索居的隐士，躲避着居民的住所，
他独自唱一支歌。

一支啼血的歌，
一支死中求生的歌，(因为亲爱的兄弟，我知道，
假如你没有歌唱的权利，你就一定会死掉。)

5

在春天的胸脯上，那地方，在城市和城市之间，
在小径上，穿过古老的树林，那儿近来紫罗兰从地里

冒出，点缀着灰白的碎石，
在小径两旁田野上的青草中，经过无边的草地，
经过抽着嫩黄叶片的麦田，深褐色的田里每颗麦粒都
钻出了苞皮，
经过果园里苹果树上开放的雪白粉红的花朵，
运载着一具尸体到它将要在坟墓中永远休息的地方
去，
一口棺材在日夜行进着。

6

棺材穿过大街和小巷，
穿过白天黑夜有大片乌云遮盖的地方，
卷起的旗帜十分壮丽，城市披上了黑纱，
各州本身都像蒙着黑面纱的女人肃立在那里，
长长的蜿蜒前进的队伍和黑夜的火光，
无数点燃的火把，沉默的、由无数脸孔和不曾脱帽的
人头汇集成的海洋，
那正在等待的停柩所，到达的灵柩，肃穆的面容，
倾泻在灵柩周围的所有哀悼者的悲声，
烛光暗淡的教堂和颤抖的风琴——你就在这些的中间
行进，
伴着反复敲响的悠悠不绝的丧钟，
这里，缓缓经过的灵柩哟，
我把我的丁香枝献给你，连同上面的花朵。

7

（并不是献给你，给你一个人，
我将花朵和翠绿的嫩枝献给所有的灵床，
就这样我要唱一支歌，像早晨一样新鲜，为你，啊，清
醒而神圣的死亡。

到处是玫瑰的花束，
啊，死亡，我用玫瑰花和早开的百合把你盖上，
但现在最多的是这首先开花的紫丁香，
我采折了许多，我从花丛中折些小枝，
我抱着一大把走来，撒向你，
死亡啊，献给你和你所有的灵床。）

8

啊，在天空航行的西方的星，
如今我明白了一个月以前我散步时你必然有过的那种
用意，
那时我沉默地走过那个透明而多暗影的黑夜，
我看见你夜复一夜地俯视着我像要告诉我什么东西，
那时你从天空低低地下垂，仿佛要落到我身旁，（而别
的星星都在看着，）
那时我们一起在静夜中徘徊，（我不知是什么使得我不
能入睡，）
当黑夜渐深，我看见你在西方天边那样满怀悲戚，

那时我站立在高地上，在清凉透明的深夜，在微风里，
我观望着你从那里经过并消失在低沉而昏暗的夜雾
　　中，
那时我的骚乱不满的灵魂也往下沉，就像你这悲伤的
　　星星，
完了，陨落到黑夜里，从此不再上升。

9

唱吧，在那边，在沼泽地里，
啊，羞涩而温柔的歌手，我听见你的曲调，我听见你
　　的 呼唤，
我听见了，我立即到来，我了解你，
但是我要延迟一会儿，因为那炫亮的星星留住了我，
那星星，我的告别的伙伴，他抓住我不让我分离。

10

啊，我该怎样为我所爱的那位死者凄切地歌唱呢？
我该怎样为那个已逝的巨大可爱的灵魂而修饰我的歌
　　呢？
我该用什么样的馨香来呈献给我那可爱的他的坟墓
　　呢？

从东方和西方吹来的海风，
从东海吹来和从西海吹来直到在草原上汇合的海风，
这些，就以这些和我的歌唱的芬芳，

我喷洒在我所爱的那个人的坟墓上。

11

啊，我该用什么悬挂在大厅的墙壁上？
我要挂在墙上的该是些什么样的图画，
用来装饰我所爱的那个人的灵堂？

用万物生长的春天和农场与房舍的图画，
连同四月日落时的黄昏，清澄而明亮的灰色烟雾，
连同艳丽、疲软、像火一般使天空显得更加开阔的落日的潮涌般的金光，
连同脚下的清新甜美的芳草和枝叶葱茏的绿树，
远处河床中那流溢的光辉和轻风吹皱的粼粼水面，
连同两岸连绵起伏的山峦，衬着蓝天的许多线条和阴影，
还有附近那房屋密布和烟囱林立的城市，
以及一切的生活场景，工厂和正在走回家去的工人。

12

看那，肉体和灵魂——这块土地，
我自己的有教堂尖顶的曼哈顿，以及闪光的急促的潮水和船只，
那多样而宽广的土地，阳光照耀着的南部和北部，俄亥俄两岸和灿烂的密苏里，
那长满青草和稻谷的草原，永远绵亘不息。

看哪，那多么宁静而奇伟的最美的太阳，
那深紫和浅紫的吹着宜人风笛的清晨，
那轻盈而温柔的无边无际的阳光，
那已经到达顶点的中午时分，铺展着、沐浴着一切的
　　奇迹，
那美妙的即将降临的黄昏，受欢迎的黑夜和星星，
一切都照耀在我的城市的上空，笼罩人类和大地。

13

唱下去吧，唱下去，你这灰褐色的鸟儿，
从沼泽地那隐秘的地方，从丛林里，倾泼出你的歌声，
让它无休无止地漫出黑夜，漫出杉木和松林。

唱下去吧，最亲爱的兄弟，悠扬地吹奏你的芦笙，
那响亮的人类之歌，用极端悲切的声音。
啊，流畅，自由而温柔！
啊，给我的灵魂以狂热的纵情的感受——啊，奇妙的
　　歌手！
我只听你——可是星星留住我，（不过将很快分离，）
可是那芬芳迷人的紫丁香留住我。

14

如今我在白天坐着向前眺望，
在黄昏的斜阳和春天的田野里农人从事耕作的时分，

在我的有着湖泊和森林的土地上辽阔自然的风景中，
在天堂般的明媚秀丽中，（在骚乱的暴风雨之后，）
在匆匆过去的下午的天穹下和妇女小孩的声音中，
我看见纷纷卷进的海潮，还有船只在行驶，
那丰茂的夏天降临了，田野里到处是劳工，
还有那无数分散的房屋，它们都在忙着做饭和日常琐
　　事，
而大街的脉搏在急跳，城市拥挤得无法通行——看，就
　　在当时当地，
乌云出现了，降落在它们大家身上和在它们大家之中，
　　笼罩着我和其余的人们，
乌云出现了，它那拖得长长的黑尾出现了，
而我懂得死亡，懂得它的意思，以及对于死亡的神圣
　　的认识。

那时对于死亡的认识仿佛在我的一旁走着，
关于死的思想紧靠着我的另一边行走，
而我仿佛在同伴们当中，仿佛与同伴们手拉着手，
我赶忙逃向那隐藏一切、接受一切的无言的黑夜，
逃到河边，那昏暗中的沼泽地旁的小径，
逃入庄严荫蔽的杉木和鬼影般寂静的松林。

而那位对旁人显得羞涩的歌手接待了我，
那只我认识的灰褐色鸟儿接待了我们这三个同伙，
他唱着死亡之歌，献给我所爱的那个人的诗歌。

从僻静隐秘的深处，

从稀疏的杉木和鬼影般那么寂静的松林，
传来了鸟儿的歌声。

那歌声的魅力使我狂喜，
我在黑夜中仿佛被伙伴们的手抓得紧紧，
而我的心灵之声与鸟儿的歌相呼应。

来呀，可爱的、给人以慰藉的死，
你环绕着世界荡漾起伏，安详地来临，来临，
在白天，在黑夜，向全体，向个人，
或迟或早，微妙的死神。

给深不可测的宇宙以赞美吧，
为了生命和欢乐，为了物体和好奇的认识，
而且为了爱情，甜蜜的爱情——更要赞美！赞美！赞
　　美！
为了那冷森森地合抱起来的死亡的牢靠的胳臂。

总是悄悄地滑到身边来的黑暗的母亲啊，
难道没有人给你唱过一支热烈欢迎的歌吗？
那么我来给你唱，我赞颂你超过一切，
我带给你一支歌，只要你真的一定毫不迟疑地来到这
　　里。

走近来吧，强大的解放者，
如果是这样，你便接受了他们，我高兴地歌唱的死者，
让他们沉没在你那慈爱地浮动的海中，
沐浴着你，死亡啊，在你的幸福的洪水里。

我要给你唱快乐的小夜曲，
我提议用舞蹈、用装饰和宴请向你致敬，
户外绮丽的风光和铺在天空的霞彩正在准备，
还有生活和田野以及巨大沉思的夜景。

静静的繁星下面的黑夜，
海岸和我能听懂的喃喃絮语的涛声，
还有灵魂，它转身向着你，啊！庞大而遮蔽得很好的
死亡，
还有肉体，它愉快而悄悄地向你挨近。

我唱给你一支歌，它飘过树顶，
飘过起伏的波涛，飘过无数田野和广阔的草地，
飘过一切人烟稠密的城市和拥挤的码头和道路，
我唱出这支歌曲，满怀欢喜，啊，死亡，对你的欢喜。

15

合着我心灵的节拍，
那只灰褐色鸟儿继续高声而洪亮地歌唱，
以清纯而美妙的曲调弥漫充塞着夜雾茫茫。

歌声在昏暗的松林和杉木中高扬，
在清新的雾气和芳香的沼泽里那么嘹亮，
而我和我的伙伴在那儿沉沉的黑夜彷徨。

当我的束缚于眼中的视线被解放的时候，

一幅长长的幻象的画卷便展开了。

于是我侧身望见许多的军队，
我仿佛在无声的梦中看见成百的战旗，
我看见它们被扛着穿过硝烟，被流弹打穿了，
然后穿过烟雾到这里又到那里，浑身是伤痕和血迹，
最后旗杆上只剩下几块破布，（但一切都静悄悄的，）
旗杆也全都折断和劈裂了。

我看见战士们的尸体，很多很多的尸体，
还有年轻人的惨白的头骨，我看见它们，
我看见一堆堆在战争中被屠杀的士兵们的断肢残臂，
但是我发现他们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
他们并不痛苦，他们本身完全是在休息，
痛苦的是留下来的活人，是留下的母亲，
是妻子儿女和回忆他们的伙伴，
以及留下来受苦的军人弟兄。

16

幻象在过去，夜已深了，
我的伙伴们的抓住我的那些手松开了，也过去了，
在过去的还有那只隐蔽着的鸟儿的歌和我的灵魂与它
　　相应和的歌，
胜利之歌，死亡的出路之歌，可也是多样的、永远在
　　变动的歌，
它低沉而哀婉，可是又清晰流畅，时高时低地弥漫于

黑夜，
接着便悲伤地下沉和渐渐低微，好像在再三警告，但
随即又欢乐地爆发了，
这时它笼罩大地，充塞着辽阔的天空，
就像那天晚上我从隐蔽处听到的那支雄壮的圣歌，
我经过时留下你这带有心形叶片的紫丁香，
我留下你在那儿前院里，好年年与春天回来，年年开
放。

我要停止我对你的歌唱了，
我将不再面对西方注视着西天的你，与你交谈，
啊，有着银白脸盘的在夜里灿灿发光的伙伴。

不过我要把这一切都保留下来，不容许它们被黑夜吞
没，
这歌声，那只灰褐色鸟儿的奇妙的歌声，
这和唱，从我心灵中唤起的回应，
连同那颗下垂的灿烂的满脸悲戚的星星，
连同那些正在向鸟儿的呼唤接近的握着我的手的挽留
者，
我的伙伴们和当中的我，以及他们对于我所热爱的死
者的永久记忆，
对于我这时代和国家的最可爱、最睿智的灵魂的记忆
——正是为了亲爱的他的缘故，
紫丁香、星星和鸟儿与我的灵魂的歌交缠在一起，
在那儿，在芳香的松树和昏暗的杉林所在的幽深处。

啊，船长！我的船长！

啊，船长！我的船长！我们的可怕的航程已经终了，
船只度过了一个个难关，我们追求的目的已经达到，
港口就在眼前，我听到了钟声，听到了人们狂热的呼
　　喊，
无数的眼睛在望着坚定的船，它威严而又勇敢；
　　但是，心啊！心啊！心啊！
　　　鲜红的血在流淌！
　　　　我的船长在甲板上躺着，
　　　　　他倒下死了，已经冰凉。

啊，船长！我的船长！请起来听听这钟声，
起来呀——旗帜在为你招展——号角在为你哀鸣，
花束和花环为你赞礼，人群为你挤满了海岸，
他们向你呼唤，这些晃动的人群，朝你高仰着急切的
　　脸；
　　在这里，船长！亲爱的父亲！
　　　请把你的头枕着这只臂膀，
　　　　在这甲板上，真像一场梦，
　　　　　你倒下死了，已经冰凉。

我的船长没有回答，他的嘴唇惨白而僵冷，
我的父亲感觉不到我的臂膀，他已经没有脉搏和神经，
船只安全而稳定地下锚了，它的航行已宣告完毕，
胜利的船只从可怕的旅途中走来，达到了目的；
　　欢呼啊，海岸，敲响啊，巨钟！
　　　但是我悲痛地踉跄，
　　　　行走在甲板上，在那里我的船长躺着，
　　　　　他倒下死了，已经冰凉。

秋　溪　集

好像大量夏雨造成的结果

好像大量夏雨造成的结果，
或者秋天随意流淌的小河，
或者许多在两岸芳草间蜿蜒而过的溪水，
或者奔向大海的地下水流，
我唱着不断的岁月的歌。

生命常新的急流居先，（很快很快就要汇合，
同死亡的古老的河川。）

有的串联着俄亥俄的农田或林莽，
有的从千年积雪的源泉流入科罗拉多峡谷，
有的部分隐藏在俄勒冈，或者在得克萨斯向南流淌，
有的在北部向伊利湖、尼亚加拉瀑布和渥太华寻找出
　　路，
有的奔向大西洋海湾，从而进入浩渺的洪洋。

在你，在凡是细读我这本书的人身上，
在我自己身上，在全世界，这些滔滔的水流，
全部奔向神秘的海洋。

那些用于开创一个新大陆的水流，
从液态中送往固态的前奏，
海洋与陆地的结合，柔和沉思的水波，
（不仅安全平静，波翻浪涌时也同样凶险，
从深处，谁知从哪里呢？那些狂暴而深不可测的骇浪，
咆哮着涌上海面，卷着许多断裂的桅杆和破碎的帆。）

或者从时间，那收集和装载一切的大海，
我把一大堆漂积的杂草和贝壳给带来。

小小的贝壳，那么古怪地旋绕着、那么清冷而沉静的
　　贝壳啊，
难道你们，小贝壳，不愿意给系在神殿的鼓上，
继续召唤那些潺潺细语和回声，那遥远飘渺的永恒的
　　音乐，
从大西洋沿海漂向内地的、送给草原之灵的乐曲，
那些絮语般的震颤，欢乐地为西部拨响的悦耳的和弦，
你们的古老而又常新但无法译出的消息，
出于我的生命和许多个生命的极微小的东西，
（因为我不只献出我的生活和岁月——而且全部，我
　　全部献与，）
这些漂流物，从深处高高地抛出和变干了的，
抛洒在美国海岸上的漂流物——
所有这些，小贝壳哟，难道你们不愿意继续招呼？

有个天天向前走的孩子

有个天天向前走的孩子，
他只要观看某一个东西，他就变成了那个东西，
在当天或当天某个时候那个对象就成为他的一部分，
或者继续许多年或一个个世纪连绵不已。

早开的丁香曾成为这个孩子的一部分，
青草和红的白的牵牛花，红的白的三叶草，鹟鸟的歌
　　声，
以及三月的羔羊和母猪的一窝淡红色的小崽，母马的
　　小驹，母牛的黄犊，
还有仓前场地或者池边淤泥旁一窝啁啾的鸟雏，
还有那些巧妙地浮游在下面的鱼，和那美丽而奇怪的
　　液体，
还有那些头部扁平而好看的水生植物——所有这些都
　　变为他的成分，在某个部位。

四五月间田地里的幼苗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还有冬季谷类作物和浅黄色的玉米苗儿，以及园子里
　　菜蔬的块根，
缀满花朵的苹果树和后来的果实，木浆果，以及路边

最普通的野草，
从小旅馆外面厕所里很晚才起来的踉跄而归的醉老
汉，
路过这里到学校去的女教师，
途经这里的彼此要好的男孩子和争吵的男孩子，
整洁而脸颊红润的小姑娘，赤脚的黑人娃娃，
以及他所到的城市和乡村的一切变化。

他自己的父母，那个作他父亲的男人和在子宫里孕育
并生产了他的母亲，
他们从自己身上给予这孩子的还不止此，
他们后来还每天都给，他们成了他的一部分。

母亲在家不声不响地把一盘盘的菜端到餐桌上，
母亲言语温和，穿戴整洁，走过时会从她身上和衣服
上散发出健康的芳香，
父亲强壮，自负，魁伟，吝啬，爱发脾气，不公正，
那种殴打，急促而响亮的言谈，苛刻的讨价还价，耍
手腕的本领，
那些家庭习惯，语言，交往，家具，那渴望和兴奋的
情绪，
那无法否认的慈爱，那种真实感，那种惟恐最后成为
泡影的忧虑，
那些白天黑夜的怀疑，那些奇怪的猜测和设想，
猜测那现象是否属实，或者全是些斑点和闪光，
那些大街上熙熙攘攘的男女，他们要不是些闪光和斑
点又是什么？

那些大街本身和房子的门面，以及橱窗里的货样，
那些车辆和畜力车队，铺着厚木板的码头，规模宏大
　　的渡口，
日落时远远看到的高地上的村庄，中间的河流，
阴影，光晕和雾霭，落在远处白色或棕色屋顶和山墙
　　上的夕照，
近处那些懒懒地顺流而下的帆船，缓缓拖在后面的小
　　舟，
纷纷翻滚的波涛，在激扬中立即碎裂的浪峰，
层层叠叠的彩云，孤单地呆在一旁的紫酱色霞带，它
　　静静地躺在其中的那片澄净的苍冥，
地平线的边缘，飞绕的海鸥、盐沼和海岸泥土的馥郁，
这些都变成那个孩子的一部分，那个天天向前走的孩
　　子，他正在走，他将永远天天向前去。

老爱尔兰

离这里很远，一个神奇美丽的小岛上，
一位古代的母亲俯身坐在一处坟墓之旁，
她那老年的白发纷乱地披罩着肩头，
她曾经是王后，如今已消瘦、褴褛而忧伤。
一张没有用过的王室竖琴坠落在她的脚边，
她久久的沉默，沉默得太久，哀悼着裹上了尸布的嗣
　　子，她的希望，
她的心因为洋溢着爱而满怀人世间最大的悲怆。

听我一言吧，古老的母亲，
你毋需再蹲在那里，在冰凉的地上，前额搁在膝头，
啊，你毋需坐在那里，隐蔽在那散乱的萧萧白发之后，
因为你知道你哀悼的那个人并不在墓里，
那是一个幻象，你所爱的儿子并没有真的死了，
基督没有死，他在另一个国家又被抚养着，年青而抖擞，
甚至就在你哭泣时，在墓边那掉落的竖琴之旁，
你所哭泣的已被转化并从墓地上送走，
一路顺风地漂海远游，
他以殷红而新鲜的血液，
今天在一个新的国度重试身手。

城市停尸所

在城市停尸所侧面，在大门旁，
我走出闹声，懒懒地闲荡，
这时我好奇地站住，瞧，一个被弃的尸身，被抬出的死妓女，
他们把她抛在潮湿的砖道上，她躺着无人领取，
这神圣的女人，她那躯体，我看见那躯体哟！我独自瞧着它，
那所曾经洋溢着热情和美的房子，别的我全没注意，
连那如此凄冷的寂静，那龙头上哗哗的流水，或者致病的恶臭，都没有进入我的意识，
惟有那房子，那所奇妙的房子，那精致漂亮的房子——那废墟！
那不朽的房子，它胜过世间所有一排排的宅邸！
或者那戴着庄严图案的白色圆顶的国会大厦，或所有古老的上面高耸着尖塔的教堂，
惟独那所小小的房子胜过它们全体——可怜的绝望的房子哟！
美好而可怕的遭难者——一个灵魂的住宅，它本身也就是一个灵魂，
无人认领的被遗弃的房子，——请从我这颤抖的嘴唇

接受一声叹息吧，
捡拾一颗我为你沉思时滴落在旁边的眼泪吧，
爱的停尸所——疯狂与罪恶的房子，破败了的，压垮
了的，
生命的房子，不久前还谈笑着——但是，可怜的房子
哟，即使那时候也是死的，
月月，年年，一所响着回声的装饰得很美好的房
子，——然而是死的，死的，死的。

给一个受挫的欧洲革命者

更加勇敢些，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坚持下去——无论发生什么，自由不能违背；
经过一次两次乃至多少次的失败，或者由于别人的冷
　　淡或忘恩负义，
或者受到了权力、军队、大炮和刑法的威胁，
如果便被吓倒，那就太不行了。

我们所信仰的东西永远潜伏在各个大陆等候着，
它不邀请谁，不许诺什么，在宁静的光明中坐着，积
　　极而从容，不懂得什么叫挫折，
它耐心地等待，等待时机的会合。

（这些不只是赞美忠诚的歌曲，
也是造反的歌声，
因为我是发誓要为全世界每个无畏的反叛者歌唱的诗
　　人，
而那个跟我一起走的人把太平和常规抛在了后面，
冒着生命的危险，随时都可能牺牲。）

战斗愤怒地发出多次大声的报警，频繁地前进、后撤，

出卖自由的人胜利，或者暂定地胜利了，
监狱，绞架，刑具，手铐，铁项圈和铅弹在行使权威，
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们进入另一个世界，
伟大的演说家和作家被放逐，他们病倒在辽远的外地，
正义的事业睡着了，最坚强的喉咙被他们自己的鲜血
　　堵塞了，
青年们遇见时相对俯首，耷拉着眼皮；
但是，尽管如此，自由并没有退位，变节者也没有掌
　　握全部权力。

自由不会是第一个退位的，也不是第二个或第三个，
它等待所有其余的先走，它总是最后的。

只有当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没有了英雄和烈士的时候，
只有当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全部生命和灵魂从全球绝迹
　　了的时候，
那时自由或自由的观念才会从地球上那个部位撤离，
让变节者回来掌握全部的权力。
那么，勇敢些，欧洲的男女造反者！
因为不到一切都了结，你们是绝不能了结的。

我不知道你们的目的何在，（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目
　　的，也不知道任何事物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我要认真寻找，即使在遭到挫败的时候，
在失败、贫困、误解和囚禁中——因为这些也是伟大
　　的。

我们曾认为胜利是伟大的吗？
它是的——不过现在我觉得如果不能避免时，失败也
　　是伟大的，
而且死亡和沮丧也是伟大的。

狱中的歌手

啊，可怜，可耻，可悲的情景，
啊，可怕的思想——一个罪犯的灵魂。

沿着监狱的长廊，这一叠句歌词在频繁震响，
它上达屋顶，升入天穹，
曲调像潮水般奔涌，音调忧郁、悦耳而雄壮，像从没
　　听过的那样，
它让远处的哨兵和守卫听到了驻步不前，
使听者的脉搏为之静止，由于敬畏和神往。

冬季的一天，太阳快要在西天沉落，
在一条狭窄的通道里，在当地的盗贼和歹徒中间，
（那里坐着千百个脸色憔悴的杀人犯，狡猾的伪币制
　　造者，
他们聚集在监狱围墙内作安息日礼拜，周围是看守人
　　员，
有不少看守全副武装，用警惕的目光监视着，）
这时一位妇人镇定地走来，每只手里各抱着一个天真
　　的小孩，
他们被放在讲台上她身旁的凳子上坐着，

她先用乐器弹了曲低沉的前奏，
接着以压倒一切的声音唱出一首古雅的赞歌。

一个戴着镣铐的灵魂禁闭在铁栏中，
她扭着她的双手高呼：救命啊，救命！
她的眼睛瞎了，她的胸脯在流血，
但她找不到别人的宽恕和慰藉。

她不停地走来走去，
啊，白天的痛苦，啊，夜晚的焦虑，
得不到朋友的手，看不见亲爱的脸，
既没有什么照顾，也没有好的语言。

那犯罪的不是我呀！
是无情的肉体硬把我拉下；
尽管我长期勇敢地斗争，
但肉体对于我太难以战胜。

亲爱的被囚禁的灵魂，再忍耐一会，
因为或迟或早总该有恩惠；
为了把你释放，带你回家养老，
死亡这上天的赦宥者将一定来到。

不再是囚犯，不再羞耻，也没有悲愤！
告别了——一个被上帝释放的灵魂！

歌手唱完了，

她那双清亮安宁的眼睛从容一瞥，扫过所有那些仰望
　　着她的脸，
那些囚犯的脸，一千张互不相同的、诡诈的、残忍的、
　　布满皱纹而又美丽的脸，像一片奇异的海洋，
然后她站起来，沿着那条狭窄的长廊往回走，穿过他
　　们中间，
她的长袍在他们身上拂过，寂静中发出窸窣的声响，
她和她的两个孩子在暮色中消失了。

这时候，在囚犯们和武装的看守们周围，在他们挪动
　　身子之前，
（囚犯忘记了牢狱，看守忘记了他那实弹的手枪，）
一片寂然无声的气氛笼罩着，在一分钟内形成奇异的
　　场面，
这里有深沉的半压抑的啜泣声，连坏人也低着头，感
　　动得哭了，
有的是青年人急促的呼吸和对家庭的眷恋，
想起了母亲的催眠曲，姐姐的关照，幸福的童年，
那长年禁锢的精神苏醒了，勾起了怀念；
那时只有奇异的一分钟——但是以后，在孤独的黑夜，
　　对于那里许许多多的人，
多年以后，甚至直到临死的时候，那忧伤的叠句，那
　　支曲子，那歌词，那声音，
还要被重温，那个高大文静的妇人要再次穿过狭窄的
　　长廊，
那悲泣的曲调要再次响起，牢狱中的歌手在歌唱。

啊，可怜，可耻，可悲的情景！
啊，可怕的思想——一个罪犯的灵魂！

为紫丁香季节而歌唱

现在为我歌唱紫丁香季节的喜悦吧，（它正在怀念中归来，）
为了大自然的缘故，舌头和嘴唇哟，请给我选择初夏的礼物，
为我收集那些可爱的音符，（如儿童收集卵石或成串的贝壳，）
将它们放进四月五月，将池塘里呱呱叫的雨蛙，轻快的微风，
蜜蜂，蝴蝶，歌声单调的麻雀，
蓝知更鸟和疾飞的紫燕，也别忘了那扇着金色的翅膀的啄木鸟，
那宁静灿烂的霞彩，缭绕的烟霭和水雾，
养育鱼类的湖海的波光，头上蔚蓝的天色，
那容光焕发的一切，奔流的小河，
那枫槭林，那清新的二月天和酿糖的日子①，
那跳跃着的、眼睛发亮的褐胸知更鸟，
它在日出时清脆悦耳地鸣啭，日落时又歌唱，
或在苹果园的树木中飞动，给他的爱侣筑巢，

① 北美洲有一种糖槭，其树干上流出的液汁可以制糖。

三月里融化的雪，杨柳刚抽出的嫩绿的柔条，
因为春季到了！夏天快来了！它孕育着什么，产生什么呢？
你，解放了的灵魂哟，——我不明白还在急切地追求什么；
来吧，让我们不再在这里逗留，让我们站起身来往前走！
啊，但愿一个人能够像鸟一样飞翔！
啊，能够远遁，像乘着快艇出航！
同你，灵魂哟！越过一切，进入一切，像一只船滑过海洋；
收集这些提示和预兆，这蓝天，青草，早晨的露水，
这紫丁香的芬芳，这披着暗绿色心形叶片的灌木林，
这木本紫罗兰，这名叫“天真”的娇小的淡淡花卉，
这种种的标本，它们不只是为自己，而且为它们的周围，
为了装饰我心爱的丛林——为了与百鸟一起吟哦，
唱一支深情的歌，为这在回忆中归来的紫丁香季节的欢乐。

献给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我的心灵面对着你的心灵，亲爱的兄弟，
许多宣扬你名字的人并不了解你，但不要在意，
我没有宣扬你的名字，但是我了解你，
我高兴举出你，啊，我的伙伴，为了向你致敬，向那些以前和以后以及将来同你在一起的人致敬，
我们大家一起劳动，传送同一种委托和传统，
我们是少数几个平等的人，不分国家，不分时代，
我们包含了所有的大陆，所有的阶层，容许所有的神学理论，
我们同情所有的人，理解所有的人，与人们和睦相处，
我们在争论和断言中默默行走，但并不排斥争论者，也不反对任何被断言的事情，
我们听到咆哮和喧嚣，各种的分歧、嫉妒和责难纷纷向我们靠近，
它们蛮横地进逼我们，包围我们，我的伙伴呀，
可是我们不受制于它们，自由地走遍全世界，上下周游，直到把我们的不可磨灭的足迹留在时间和不同的时代中，
直到我们渗透了时间和时代，使得各个种族和未来各个世纪的男人与女人可以证实他们像我们一样都是兄弟和情人。

思　　索

想起那些获得了高位、礼仪、财富、学位等等的人物；
（据我看，那些人物所已经获得的一切都从他们消失
　　了，险非它在他们身上和灵魂上产生了效果，）
因此我时常觉得他们既枯瘦又浑身赤裸，
我时常觉得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嘲弄其余的人，也嘲
　　弄他或她自己，
而每个人的生活的精髓，即幸福，都长满了蛆虫，一
　　片腐臭，
我总觉得那些男人和女人不知不觉地错过了生活的真
　　的现实而走向了假的现实，
我总觉得他们是靠了世俗的什么供应才活着，别无所
　　有，
我总觉得他们悲哀，匆促，昏睡在暮色苍茫中梦游。

火花从砂轮上四出飞溅

在城里川流不息的人群整天移动着的地方，
我停下来加入一群看热闹的孩子，我和他们呆在一旁。

在靠近石板道的大街边缘，
一个磨刀匠在操作砂轮磨一把大的刀子，
他弓着背，运用脚和膝头，以整齐的节奏将磨石迅速
　　旋转，
以灵活而坚定的手抓着刀子，认真地把它接近石面，
于是，像一股充沛的金黄的喷泉，
火花从砂轮上四出飞溅。

这情景以及它所属的一切，多么吸引着、感动着我，
那个憔悴的、下巴尖削的老人，衣衫褴褛，宽大的皮
　　带紧压着肩窝，
我自己也喷泻着，流动着，像个古怪的漂游的幽灵，
此刻在这里给吸住了，逮着了，
这里的一群，(像广阔环境中一个被忽视的小点，)
那些全神贯注的静默的孩子，那闹市的响亮、骄傲而
　　骚动的街沿，
那飞转着的磨石的低沉而嘶哑的呜呜声，那轻轻压住

　　的刀片，
那火花，像一阵阵金黄的骤雨，
从砂轮上散发、降落，四出飞溅。

啊，法兰西之星（1870—1871）

啊，法兰西之星哟，
你的希望、力量和荣誉的光辉，
像一艘长期率领着舰队的骄傲的船，
今天却沦为被大风追逐的难艇，一个无桅的躯体，
在它那拥挤、疯狂和快要淹毙的人群里，
没有舵也没有舵师。

被袭击的阴沉的星哟，
不是法兰西独有的星辰，也是我的灵魂及其最珍贵希望的苍白象征，
捍卫自由的斗争与无畏的义愤的象征，
对遥远理想的向往的、仁人志士对兄弟情谊的梦想的象征，
暴君和僧侣的恐惧的象征啊！

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叛徒出卖了的星，
喘息着，在一个死亡的国度、英雄的国度的上空，
在那奇怪的、热情的、嘲讽的、轻薄的国度的上空喘息着的星啊！

可悲呀！但是我不想因你的错误、虚荣和罪过而责备
　　你，
你那无比的悲伤和痛苦已将它们全部抵消，
剩下的是神圣的你。

由于你虽然犯下了许多过错，但始终抱着崇高的目的，
由于你任凭多大的代价也决不真正出卖你自己，
由于你从麻醉的昏睡中的确哭泣着醒来了，
由于你，女巨人哟，在你的姐妹们中惟一粉碎了那些
　　侮辱你的仇敌，
由于你不能也不肯戴上那惯常用的锁链，
你才在这十字架上，脸色一片青灰，手脚被牢牢钉死
　　——
长矛啊，扎进了你的腰里。

星哟，法兰西之船哟，长期被击退和打败了的船哟！
坚持吧，受挫的星！船啊，继续航行！

要像万物之船的大地本身一样坚信，
它是暴戾的火和汹涌的混沌的产物，
从那愤怒的痉挛和毒液里产生，
最终在完整的力和美中出现，
在太阳下沿着轨道前进，
你也这样啊，法兰西的航轮！

苦难的日子结束了，云雾驱散了，
剧痛已消失，长期追求的解放已来到，

瞧，当它又一次诞生，高悬在欧罗巴世界的上头，
（它从那里遥遥相对，欢乐地回答着、反映着我们的
　　“哥伦比亚”号，）
法兰西哟，你的星，又是美丽辉煌的星，
在神圣的和平中更加清辉皎皎，
定将不朽地照耀。

驯牛者

在一个遥远的北方县里，在平静的牧区，
住着我的农民朋友，一位著名的驯牛者，我歌唱的主
　　题，
人们把三岁到四岁左右的公牛交给他治理，
他会接受世界上最野性的牡犊来训练和驯养，
他会不带鞭子无畏地走进那小公牛激动地跑来跑去的
　　围场，
那公牛瞪着怒眼，暴躁地扬起头高高地摔着，
可是你瞧！它的怒火很快平息了——这个驯养者很快
　　就把它驯服了；
你瞧！附近那些农场上大大小小一百来头的牡牛，他
　　是驯服它们的能手，
它们都认识他，都对他亲热；
你瞧！有些是那么漂亮，那么威严的模样，
有些是浅黄色，有些杂色，有些带斑纹，有一头脊背
　　上有白条，
有些长着宽阔的犄角（多么壮观）——你瞧啊！那闪
　　亮的皮毛，
瞧，那两只额上有星星的——瞧，那滚圆的身子，还
　　有宽阔的背脊，

它们站立得堂堂正正——多么漂亮而机敏的眼睛哟!
它们那样地望着自己的驯养者——盼望他靠近它们
——它们那样回过头来看着他离去!
多么热切的表情啊！多么依依不舍的别意；
这时我惊奇，在它们看来他究竟是什么，(书本，政治，
诗歌，没有了意义——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我承认，我只嫉妒这位沉默而不识字的朋友的魅力，
他在他生活的农场上为百十头牡牛所热爱，
在平静的牧区，在北方遥远的县里。

清早漫步着

清早漫步着，
走出黑夜和朦胧的思索，而你在我的思索里，
向往着你，和睦的联邦哟！你神圣的歌唱着的鸟！
你，我的蜷伏在灾难时世中的国家，负荷着诡计、忧
　　伤和一切卑劣与叛逆的你，
我看到了这个普通的奇迹——一只画眉，我望着它喂
　　它的雏婴，
这只歌唱的画眉鸟，它那愉快的曲调和入迷的信心，
可靠地支持和鼓舞着我的灵魂。

那时我沉思，我感觉，
如果可厌的虫蚁和蛇蝎可以变为甜美神圣的歌曲，
如果歹徒能转变得这样驯良而可贵，
那么我的国家哟，我可以信任你，你的命运和岁月；
谁说这些就不会成为适合于你的教训呢？
你的未来的歌可能从这些之中欢乐而振奋地升起，
最终飞遍整个的世界。

暴风雨的壮丽乐曲

1

暴风雨的壮丽乐曲
那么恣肆奔腾、呼啸着越过大草原的强风，
森林树冠的嗡嗡震响——高山的箫笛，
人一般的阴影——你们管弦乐队的潜形，
你们，机警地手执乐器的幽灵的小夜曲，
将一切民族的语言与大自然的天籁混合在一起；
你们这些由广大作曲家留下的和弦——你们这些合唱队，
你们这些无形的、自由的宗教舞曲——你们来自东方，
你们这些河流的低调，奔瀑的轰鸣，
你们这些来自远方的铁骑纵横中的枪响，
连同兵营中各种军号的回应，
这一切骚动地集合着，充塞着深沉的午夜，压迫我这无力的弱者，
进入我的孤寂的卧室，你们啊，怎么把我抓住了？

2

站出来呀，我的灵魂，让别的都去休息，
要谛听，别遗漏了，它们是在走向你，
它们冲开午夜，进入我的卧房，
为了你，灵魂哟，在舞蹈和歌唱。

一支喜庆日子的歌，
一支结婚进行曲，新郎新娘的二重奏，
以爱的嘴唇，爱侣们的洋溢着爱情的心，
兴奋得绯红的双颊和芳香，以及随从中老老少少友好
　　的脸容，
应和着长笛的曲调和歌咏般地弹奏的竖琴。

洪亮的鼓声来了，
维多利亚[①]！你可看见硝烟中那面碎裂而飞扬的旗帜，
　　那些受挫者的喧扰？
可听到了一支获胜的军队的鼓噪？

（哎，灵魂！那些妇女的啜泣，那些受伤者的痛苦的呻
　　吟，
那火焰的嘶嘶声和噼啪声，那焦黑的废墟，那城市的
　　灰烬，
那人类的挽歌和凄冷。）

① 指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

现在我心中满是古代和中世纪的歌曲，
我看见和听到古老的竖琴师在威尔斯节日弹奏，
我听见游吟诗人在唱他们的情歌，
我听见中古时代的游唱者，巡游的乐师和民谣歌手。

现在是大风琴的声音，它在震颤，
而底下，（像大地隐蔽的立足点，
承载着一切形式的美、优雅和力量，我们所知的种种
　　彩色，
使草的绿叶和鸟的鸣啭，嬉戏玩耍的儿童，天上的云
　　朵，
跳跃时有所凭借，升起时有所依托，）
那强有力的低音部站在那里，震动着永不停歇，
沐浴着、支撑着、融合着其余的一切，是其余一切的
　　孕育者，
还有同它一起那众多的种种乐器，
正在演奏的演奏者，世间所有的乐师，
肃穆的赞歌和引起崇敬的弥撒乐，
一切激情的心曲，悲哀的颂词，
各个时代无数美好的歌唱家，
以及使它们溶解和凝结的大地本身的融洽，
风雨、树林以及浩大的海涛之声，
又一个结构严密的管弦乐团，岁月与地域的组合者，十
　　倍的革新精神，
有如诗人们所说的遥远的过去，那片乐土，
从那儿开始的迷向，长期的偏离，但现在飘泊已经结
　　束，

旅游完了，出了师的徒工回到了家里，
人类和艺术又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齐唱啊！为了大地与天堂；
（万能的领导者如今在发出信号，用他的指挥棒，）

世界上所有的丈夫们都在威武地左转歌吟①，
所有的妻子们都在响应。

小提琴的弦音，
（我想，弦音哟，你们诉说着这颗不能诉说它自己的心，
这颗不能诉说它自己而思忖着和向往着的心。）

3

噢，从孩提时代开始，
灵魂你知道，一切音响对于我怎样都成了音乐，
我母亲唱摇篮曲和赞美诗的声音，
（那声音，那轻柔的声音，记忆中的可爱的声音啊，
一切奇迹中的最大一个奇迹，最亲爱的母亲和妹妹的
　　声音；）
雨水、滋长的玉米、叶子长长的玉米间的微风，
拍打着沙滩的有节奏的海浪，
啁啾的小鸟、鹰隼的尖啸，
野鸭晚上低飞着向南方或北方迁徙时的叫嚷，

① 古希腊戏剧中的歌咏队先由右向左舞蹈，然后由左向右。

乡村教堂里的或者密林中野营布道会上的圣诗，
小酒店里的提琴手，无伴奏的合唱，悠长的船夫曲，
哞哞叫的牛，咩咩叫的羊，报晓的公鸡。

当代各国所有的歌曲都来到我周围演奏，
关于友谊、美酒和爱情的日耳曼曲调，
爱尔兰民歌，欢乐的快步舞曲和舞乐，英格兰歌谣，
法兰西短歌，苏格兰曲子，
以及高于其他一切的无敌的意大利乐曲。

诺尔玛① 激情如火而脸色苍白，
挥舞着她手中的短剑高傲地走过舞台。

我看见不幸发疯的露西亚② 眼中闪着奇异的光芒，
她的头发松散而蓬乱地垂落在背上。

我看见爱尔那尼③ 在新娘的花园里散步，
在夜玫瑰的芳香中，容光焕发，携着他的新婚的妻子，
如今听到了地狱的召唤，号角的死誓。

面对着交叉的剑，白发袒露着映照云天，
这是世间那个清晰而动人心弦的男低音和中音歌手，

---

① 意大利歌剧《诺尔玛》中的女主角。歌剧作曲家是文·贝利尼（1801—1835）。

② 多尼采蒂歌剧《拉马摩尔的露西亚》中的女主角。

③ 意大利歌剧《爱尔那尼》中的男主角。

长号的二重奏，永远的自由！

从西班牙栗子树的浓荫里，
从古老而笨重的女修道院围墙之旁，有一支呜咽的歌，
失恋的歌，在绝望中熄灭了的青春与生命的火炬，
濒死的天鹅的歌，费尔南多[①] 的心快要碎了。

终于得救的从悲哀中醒过来的阿米娜唱起来了，
她那喜悦的激情如星星般丰饶，晨曦般欢乐。

（那个丰产的妇人来了，
那光彩照人的明星，金星似的女低音，鲜花盛开般的
　　母亲，
最崇高的神祇们的妹妹，我听到了，阿尔波妮[②]本人。）

4

我听见那些颂歌、交响乐、歌剧，
我在《威廉·退尔》[③] 中听见一个觉醒和愤怒的民族的
　　乐曲，
我听见梅耶贝尔[④] 的《法国清教徒》，《先知》，或《恶
　　魔罗勃》，

① 多尼采蒂歌剧《宠姬》中的男主角。
② 意大利歌剧演员，曾在纽约演出，为惠特曼生平最欣赏的女歌唱家。
③ 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的最佳作品。
④ 梅耶贝尔（1791—1864）是德国歌剧作曲家。

莫扎特的《堂·璜》，或古诺[①] 的《浮士德》。

我听到所有各个民族的舞曲，
使我迷惑和沉浸于狂喜中的华尔兹，某种美妙的节拍，
配着叮咚的吉他和咔哒的响板的波列罗[②] 舞。

我看到老的和新的宗教舞蹈，
我听到希伯来七弦竖琴的震颤，
我看到十字军高高地扛着十字在迈进，配合着铙钹的
　　威武的铿锵声，
我听到托钵僧永远朝向麦加旋转时那单调的吟唱，夹
　　杂着狂热的叫喊，
我看见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跳宗教舞的狂喜之情，
还有，在刻瑞斯[③] 的家乡厄琉西斯，我看到现代希腊
　　人在跳跃，
我看见他们一边拍着手，一边弯着腰身，
我听见他们的双脚有节奏地在曳步移动。

我还看见粗野狂欢的古老祭司舞，表演者彼此猛撞着，
我看见罗马青年合着六孔竖笛的尖叫声在互相抛接他
　　们的武器，
一面相向跪下，然后又站起。

---

① 古诺是法国作曲家（1818—1893）。
② 一种西班牙舞蹈。
③ 古罗马的谷物之神。

我听到从伊斯兰清真寺传来的呼报时刻者的叫喊，
我看见那里面的膜拜者既无仪式也无布道、言词或辩
　　论，
只有静静的、奇怪的、虔诚的、抬起来的发光的脑袋，
　　狂喜的面容。

我听到埃及人的多弦的竖琴，
尼罗河船夫的原始的歌曲，
中国皇室的神圣的赞歌，
应和着帝王高雅的声音，（敲打的木鱼和石磬，）
或者一支印度寺院的女舞蹈队，
合着印度长笛和烦躁的七弦琴的嗡鸣。

5

现在亚细亚、阿非利加离开了我，欧罗巴又把我抓住，
　　使我得意洋洋，
合着大风琴和乐队，我仿佛从庞大的声音汇合中欣赏，
路德① 的雄浑的赞诗《上帝坚如城堡》，
罗西尼的描写圣母在十字架下的礼拜赞歌，
或者漂浮于某个有彩色窗户的高大而阴暗的教堂，
那激昂的《上帝的羔羊》或《荣耀属于至高者》的歌
　　唱。

作曲家们！杰出的艺术大师们！

① 即马丁·路德（1483—1546）。

还有你们，古代各国甜美的歌唱家，女高音，男高音，
　　低音，
一个新的吟唱者在西方向你们愉快地高歌，
恭敬地将他的爱奉献给你们。

（灵魂哟，这种种都通向了你，
全部的感觉、外观和物体，都通向你，
但是此刻我觉得，超乎其他一切之上的是声音在通向
　　你。）

我听见圣保罗大教堂里的孩子们一年一度的歌唱声，
或者，在某个宏大厅堂高高的屋顶下，贝多芬、汉德
　　尔① 或海登② 的交响乐和圣乐，
神圣海涛中的《创世记》③ 沐浴着我的心灵。

让我拥抱所有的声音吧，（我狠狠地挣扎着叫喊，）
用宇宙间一切的声音把我灌满吧，
把它们的以及大自然的悸动赋予我吧，
让那些暴风雨，湖海，天风，歌剧和吟诵，进行曲和
　　舞曲，
一齐发声，倾注，因为我要将它们全部吸取！

① 汉德尔（1665—1759），英国歌剧作曲家。
② 海登（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③ 海登所作的一支弥撒曲。

6

然后我缓缓地醒来，
迟疑着，将我梦中的音乐探究了一会，
探究所有那些记忆，那怒号的暴风雨，
以及所有女高音和男高音的歌曲，
以及那些狂喜的、充满宗教热的东方舞乐，
以及各种美妙的乐器，风琴的和声，
以及一切爱情、灾难和死亡的朴素的哀陈，
我从卧室的床上对我的沉默而好奇的灵魂说，
瞧，由于我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求的那个线索，
让我们在白天出去，精神振作，
愉快地把生活清理，到现实世界中游逛，
从今以后受到我们的神圣之梦的滋养。

而且，我还说，
也许你，灵魂哟，听到的不是风的声响，
也不是震怒的暴风雨的梦，或者海鹰的尖叫或扑打的
　　翅膀，
也不是阳光灿烂的意大利的歌唱，
也不是德意志的庄严的风琴，或者各种声音的汇合，或
　　层层叠叠的和声，
也不是歌咏队向左转舞时丈夫们和妻子们的吟咏，或
　　者士兵行进的声音，
也不是横笛，不是竖琴，不是兵营号角的呼唤，
而是以一种适合于你的新的韵律吟成的诗篇，

衔接着从生命到死亡之路的、隐约地在夜空飘荡而渺
　　无踪影的诗篇，
让我们在大白天前进和谱写的诗篇。

向印度航行

1

歌唱着我的时代
歌唱着今天的伟大成就，
歌唱着工程师的坚固而轻巧的产品，
我们的现代奇迹，（古代笨重的七大奇迹已被胜过，）
在旧世界东方有苏伊士运河，
新大陆已被它宏伟的铁道所盘踞，
海洋内部已由雄辩而文雅的电缆架设了通衢，
可是首先发言的，永远发言的，与你一起叫喊的，灵
　　魂哟，
是过去！是过去！是过去！

过去——黑暗而深不可测的回顾哟！
那丰饶的深渊——那些酣睡者和黑影！
过去——已往的无限庞大哟！
因为，要不是过去的产物，又哪来的现今？
（像一个被形成和推进并经过某一界线仍继续下去的
　　抛射物，
现今也全然为过去所形成，所推进。）

2

灵魂啊，向印度航行！
为亚细亚的神话，那些原始的寓言，提出印证。

不只是你，世界上骄傲的真理，
不只是你，现代科学的事实，
还有古代的神话和寓言，亚洲、非洲的寓言，
照得很远的精神光辉，不羁的梦幻，
潜得很深的传说和经典，
诗人们的大胆的设想，年长的宗教，
啊，你们这些比朝阳沐浴下的百合花更美丽的寺院！
啊，你们这些摒弃着已知事物和逃避着已知事物的控
　　制而升上天去的寓言！
你们，带有尖顶、红如玫瑰的金光闪烁的巍巍高塔，
由凡人梦想塑造而成的不朽的寓言的高塔，
我也完全如欢迎其他一切那样地欢迎你们！
我也欢乐地歌唱你们。
向印度航行呀！
怎么，灵魂，你没有从一开始就看出上帝的目的？
地球要由一个纵横交错的细网联结起来，
各个种族和邻居要彼此通婚并在婚媾中繁殖，
大洋要横渡，使远的变成近的，
不同的国土要焊接在一起。

我歌唱一种新式的崇拜，

你们船长们，航海家们，探索者们，你们所有的一切，
你们工程师们，你们建筑师们、机械师们，你们所有
　　的一切，
你们，不仅是为了贸易或航运，
而且以上帝的名义，是为了你啊，灵魂。

3

向印度航行啊！
瞧，灵魂，你面前有两个场景，
在一个中我看见已经开凿的苏伊士运河，
我看见一支船队，由女王尤金尼的船只率领，
我从甲板上观看到陌生的景致，纯净的天空，远处的
　　平沙，
我迅速地经过那如画的人群，那些聚在一起的工人，
那些巨人般的疏浚机的姿影。

在另一个不同的场面，(可是属于你，同样都属于你哟，
　　灵魂，)
我看见，跨越我自己的大陆、征服每一个障碍的太平
　　洋铁路，
我看见接连不断的一列列车辆运载货物和旅客沿着普
　　拉特河蜿蜒前进，
我听见火车头咆哮着飞奔，汽笛在尖叫，
我听见回声震颤着穿越世界上最壮丽的风景，
我横过拉腊米平原，我注意到种种奇形怪状的岩石，小
　　小的山冈，

我看见茂盛的飞燕草和野生的洋葱头，以及荒瘠而苍
　　白的长着鼠尾草的沙漠，
我瞥见远处或突然高耸在我面前的大山，我看见温德
　　河和瓦萨山脉，
我看见石碑山和“鹰巢”，我经过“海角”，我登上内
　　华达，
我瞭望威严的埃尔克山，并绕行于它的山脚，
我看见亨博尔特山脉，我穿过山谷，横渡河流，
我看见塔霍湖清澈的水面，我看见庄严的松树森林，
或者横渡大沙漠和含碱的平原，我看见湖海和草地的
　　迷人的蜃景，
注意到穿越这一切之后，以两条很细的铁轨，
经过陆地上三四千英里的奔跑，
将东海和西海连接在一起，
那欧罗巴与亚细亚之间的大道。

（哎，你热那亚人[①]的梦，你的梦哟！
在你躺入坟墓几百年之后，
你所发现的海岸才给证实了。）

4

向印度航行呀！
许多个船长的斗争，许多个丧命的水手的故事，
它们悄悄地来到，在我心境的上空展开，

① 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是热那亚人。

像高不可及的天上的浮云和霞彩。

沿着全部历史，顺坡而下，
像一条奔流的小溪时而下沉时而又上升，
一串连绵的思绪，一支多样的队列——瞧，灵魂，它
　　们向你，在你的眼前升起，
又是那些计划，那些航行，那些远征；
又是瓦斯哥·达·伽马出航！
又是那些获得的知识，航海家的指南针，
新发现的陆地和诞生的国家，你新生的美国，
为了宏伟的目的，人类长久的见习期已经完满，
你，世界的环绕已大功告成。

5

庞大的圆环哟，在空间游泳，
到处覆盖着看得见的力和美，
日光和白天与那丰富的精神世界的黑暗相交替，
上面是太阳、月亮和无数星星的难以形容的高空队列，
下面是多种多样的青草、动物、山陵、树木、湖水，
出于不可理解的目的，某种隐蔽的预言家的意向，
如今头一次我的思想好像在开始把你估量。

从亚细亚的花园里光芒四射地下来，
亚当和夏娃出现了，后面跟着他们的无数的子孙，
漫游着，热望着，满怀好奇地，带着永不安宁的探索，
带着沮丧的、无定形的、狂热的询问，带着永不愉快

的心情，
带着那悲伤而持续不断的反复吟咏，不满的灵魂啊，你
为了什么？嘲弄的生命啊，你何所追求？

啊，谁能使这些狂热的孩子平静呢？
谁来证明这些永不安宁的探索是正当的呢？
谁来说出这茫茫大地的奥秘呢？
谁来把它与我们结合？这个如此奇怪而孤单的大自然
是什么？
这个地球对于我们的感情有什么意义？（一无所爱的、
对于我们的心情无动于衷的地球，
冷酷的地球，坟墓聚集的处所。）
可是灵魂，请务必让最先的意图保留，并且一定要实
现。
也许此刻时机已到了眼前。

在所有的海洋都横渡了之后，（它们好像已被渡过了，）
在那些伟大的船长和工程师完成了他们的工程之后，
在那些杰出的发明家、科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人
种学家之后，
最后一定会出现无愧于自己称号的诗人，
上帝的忠诚儿子一定会唱着自己的歌向我们走近。

那时就不仅你们，航海家、科学家、发明家哟，你们
的行为被证明完全公正，
所有这些诸如焦渴的孩子们的心也将获得慰藉，
全部的慈爱将受到充分报答，秘密将被说明，

所有这些分离和间隙将受到处理，扣拢和连接起来，
整个地球，这个冷酷、无情、无声的地球，将被承认
　　和证实，
神圣的三位一体将被上帝的忠实儿子——诗人光荣地
　　完成和结合得十分严密，
（他会真的越过海峡和征服高山，
他会绕过好望角去达到某个目的，）
大自然和人类将不再被离析和分散，
上帝的忠实儿子将把它们绝对地熔合在一起。

6

一年哟，我在它敞开的门前歌唱的一年！
一年哟，希望完成了的一年！
一年哟，各个大陆、地带和海洋结婚的一年！
（如今不只威尼斯共和国的总督在迎娶亚德利亚的公
　　主，）
我看见了，一年哟，你身上那水陆共有的地球在获得
　　和给予一切，
欧罗巴同亚细亚和阿非利加连接了，而它们都连接着
　　新大陆，
那些国土、地势都在你面前跳舞，拿着一个节日的花
　　环，
像新郎和新娘互挽着胳臂那样美满。

向印度航行呀！
凉凉的风从高加索远远吹来，使人类的摇篮为之平静，

幼发拉底斯向前奔涌，历史又大放光明。

瞧，灵魂，回想在继续涌出，
地球上那些古老的、人口最稠密、最富庶的国土，
印度河和恒河以及它们众多的支流，
（我今天行走在我的美国海岸上，看见并重温着一切
　　的事物，）
亚历山大在他好战的长征中突然死亡的故事，
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阿拉伯和波斯，
向南是大海和孟加拉湾，
那滔滔不绝的各种文学，宏伟的史诗，宗教，社会等
　　级，
可以追溯到很远的古老神秘的梵天，温柔年少的佛陀，
中央和南部的帝国，以及它们所有的附属品，占有者，
帖木儿的征战，奥伦—蔡比① 的统治，
商人，支配者，探险者，穆斯林，威尼斯人，拜占廷，
　　阿拉伯人，葡萄牙人，
至今还著名的第一批旅行者，马可·波罗，摩尔人巴
　　托塔，
有待解答的疑问，隐匿的地图，有待填补的空隙，
人类不停的脚步，永不休息的双手，
还有，灵魂哟，不能容忍任何挑衅的你自己！

那些中世纪的航海探险者在我眼前升起，

① 印度在伊斯兰教统治时期一个从父亲篡夺王位的君主；英国作家德莱顿的同名悲剧（1676）即以此为题材。

1492 年的世界，连同它被唤醒的事业心，
人性中膨胀起来的像春天土地的活力那样的东西，
衰微的骑士制度的黄昏美景。

而你，暗淡的阴影，你是谁呢？
巨人般的，梦幻般的，你本身就是个爱幻想的人，
有强大的四肢和虔诚发光的眼睛，
你的每一瞥视都给周围散布一个黄金世界，
给它染上瑰丽的霞晕。

当那位主要演员登上舞台，
在某个伟大的场景，
我看到支配着别人的船队司令本人，
（勇敢、行动、信心的历史典型，）
看见他领着他的小小船队从帕洛斯启航，
看见他的航程，他的归来，他的崇高的名声，
他的不幸，受诽谤，成为囚犯，拖着镣铐，
看见他的失意，贫穷，丧生。

（我恰巧好奇地站在那里，观望着英雄们的努力奋斗，
还要拖延很久吗？那种诋诽、贫穷和死亡很痛苦吗？
种子会埋在地里几个世纪无人过问吗？
瞧，它准时地响应上帝，在晚上起来，抽芽、开花，
将价值和美散遍天下。）

7

灵魂哟，是真正在向原始的思想航行，
不单是陆地和海洋，还向你自己的清新之境，
你那幼苗和花朵的早期成熟，
向经典发芽的国土。

灵魂哟，不受约束，我同你和你同我，
开始你的世界周游，
对于人类，这是他的精神复归，
回到理性早期的天国，
返回去，返回到天真的直觉，到智慧的诞生地，
再次同美好的宇宙在一起。

8

啊，我们已再也不能等待，
我们也启航呀，灵魂，
我们也欢乐地驶入茫茫大海，
驾着狂喜的波涛无畏地驶向陌生之地，
在飘荡的风中，(灵魂哟，你紧抱着我，我紧抱着你，)
自由地吟咏着，唱着我们赞美上帝的歌，
唱着我们愉快的探险的歌。

以欢笑和频繁的亲吻，
(让别人去祈求赦免，让别人为罪愆、悔恨、羞辱而哭

泣，）
灵魂哟，你叫我高兴，我叫你欢喜。

哎，灵魂，我们比任何神父都更加相信上帝，
但是对于上帝的神秘我们可不敢儿戏。

灵魂哟，你使我高兴，我叫你欢喜，
无论是航行于这些大海或者在高山上，或者晚上醒着不睡，
思索，关于时间、空间和死亡的默默的思索，有如流水，
真的载着我像穿过无边的领域，
我呼吸它们的空气，听着它们荡漾的水波，让它们浑身洗浴我，
在你的心里洗浴啊，上帝，我向你升起，
我和我的灵魂一层层进入你的领地。

超凡的你啊，
不知名的，素质和呼吸，
光的光，流溢着宇宙万象，作为它们的中心，
你，真的、善的、仁爱者的更强大的中心，
你，道德的、精神的源泉——爱的溪涧——你蓄水的深潭，
（我的沉思的灵魂啊——没有满足的渴望啊——不是在那里等待吗？
那完美的伙伴不也在那儿什么地方等待着我们吗？）
你——星星，太阳，太阳系的脉搏；你——它们的动

力，
它们旋绕着，有秩序地、安全而融洽地运动，
斜穿过浩渺无形的空际，
我该怎么想，怎么呼吸（即使仅仅一次），怎么说呢，
如果仅凭我自己，
我不能向那些更为高超的宇宙航去？

我一想起上帝就自觉渺小，无可奈何，
一想起自然和它的奇迹，时间、空间和死亡，
我就只好转而呼吁你，灵魂哟，你这实际的我，
而且你瞧，你轻轻地支配着这个星球，
你与时间匹配，对死亡满意地微笑，
并且满满地充塞着、增长着空间这无垠的寥廓。

啊，灵魂，你大过星星和太阳，
跳跃着出外旅行；
还有什么爱能比你的和我的扩充得更广？
还有什么抱负、愿望能胜过你的和我的，灵魂？
还有什么贞操、完美和力量的设计？什么理想的梦？
什么愿为别人而献出一切的精神？
为了别人便不惜一切的牺牲？

朝前想想吧，灵魂哟，当时机成熟，
所有的海洋都渡过了，海岬都经历了，航程完毕了，
你被包围，对付和抗衡上帝，终于服从，这时目的达
到了，
那样满怀友谊和仁爱的长兄找到了，

在他的怀抱中，弟弟完全为爱所融化了。

9

航行到比印度更远的地方去呀！
你的翅膀真的丰满得能飞行这么远吗？
灵魂啊，你真的要作这样的航行？
你要在哪样的海岸上游戏？
你要探测梵文和吠陀经的底蕴？
那么首先要解除那束缚你意志的禁令。

向你们航行呀，向你们的海岸，向你们老迈而凶狠的
　　谜！
向你们航行呀，向你们的支配地位，你们这些逼死人
　　的问题！
你们，到处散布着遇难船只的遗骸，它们活着时可从
　　没抵达过你们那里。

航行到比印度更远的地方去呀！
大地和天空的奥秘啊！
你们海上波涛的奥秘啊！蜿蜒的小溪与江河的奥秘啊！
你们林地与田野的奥秘啊！你们，我的国土上的巍巍
　　高山的奥秘啊！
你们大草原的奥秘啊！你们灰白岩石的奥秘啊！
朝霞啊！云彩啊！雨雪啊！
白天和黑夜啊，向你们航行！

太阳和月亮以及你们全部的星星啊!天狼星和木星啊!
向你们航行!

航行，赶快航行呀! 热血在我的血管里燃烧!
走啊，灵魂! 赶快起锚!
把粗绳砍断——拉出来——抖开每一张风帆!
难道我们像树木生长在地上那样站在这里还不够长
　　久?
我们趴在这里像畜生一样吃着喝着,难道还不够长久?
我们用书本把自己弄得头昏眼花，难道还没有弄够?

驶出去——专门驶向深水区,
无所顾虑，灵魂哟，向前探索，我同你、你同我靠在
　　一起,
因为我们的目的地是航海者还没有敢去过的,
而我们甘愿冒险，不惜船只和一切，连同我们自己。

我的勇敢的灵魂哟!
更远更远地航行吧!
啊，大胆的欢乐，可是安全! 难道它们不都是上帝的
　　海面?
啊，航行，航得更远，更远，更远!

哥伦布的祈祷

一个备受打击的遭难的老人，
被抛弃在这蛮荒的海岸，远离家乡，
为大海和险恶的巉岩所禁锢，十二个月了，
因历尽辛劳而痛苦、僵硬，病得几乎死亡，
为了散散这忧郁的心，
我沿着岛屿的周边闲逛。

我的悲伤太重了啊！
或许我已熬不过今夜；
上帝哟，我不能休息，我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睡，
直到我将我自己和我的祈祷再一次献给你，
再一次在你的怀中呼吸和沐浴，与你谈心，
再一次地向你倾诉我自己。

你知道我的全部历史，我的一生，
我那长期操劳的一生，不只是崇敬而已，

你熟悉我年轻时的祷告和祝祷的仪式，
你熟悉我壮年时严肃而富幻想的沉思，
你知道在我开始之前我怎样把未来的一切都献给了

你，
你知道我年老时重申了那些誓言并信守不渝，
你知道我从没丧失对你的信念和入迷，
披枷带锁，身系狱中，受污辱，但并不埋怨，
接受那出自你的一切，它们应时来到我这里。

我的全部壮图中都充满着你，
我的打算和计划都按照你的旨意而开始和执行，
为你而航行于大海，跋涉于陆地；
意向、主旨和抱负是我的，但成果都留给你。

啊！我相信它们的确是从你而来，
那冲动，那热情，那不屈的意志，
那强大的、感觉到了的、比言语更有力的内在控制，
一个来自上天的、甚至在梦中也向我耳语的信息，
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向前不止。

由于我和这种种，至今的工作得以完成，
由于我，那些饱腻而窒息的比较古老的国土得以疏松
和获释，
由于我，两个半球合成了圆球，未知才变为已知。

结果我不知道，这完全在你，
或大或小，我不知道——也许是什么广阔的田野，什
么地带，
也许我所认识的人类下层那种粗野的无限繁殖，
被移植到那里会长大成材，获得无愧于你的知识，

也许我所熟悉的剑在那里会真的化为铧犁，
也许我所认识的那个无生命的十字架，欧罗巴的死了
的十字架，会在那里发芽，开花，结实。

再努力一次，我的祭坛便是这荒凉的沙滩，
而你，上帝哟，是你把我的生命点燃，
用你稳定的、不可言喻的、恩赐的光线，
那罕见而难以描述的点燃光线本身的光，
那远非笔墨和语言所能叙说的光源，
为此，上帝啊，请让我进最后一言，我跪在这里，
我老迈、贫穷而瘫痪，向你表示内心的铭感。

我的终点近了，
乌云已经在把我包围，
航行受到挫折，航线争执不定，完了，
我把我的船队交给你。

我的双手和肢体已经麻痹。
我的脑子被折磨得几乎昏迷，
让这老朽的船骨散裂吧，可我不愿离开，
我要紧抱着你，上帝啊，尽管浪涛不停地冲击，
我至少还认识你呀，认识你。

我说的是预言者的思想吗？或者我是在胡言乱语？
我懂得哪些生活的事，哪些我自己的事呢？
我甚至连我过去或现今的工作也不理解，
我面前展示着的种种对它的永远变化的猜测，

还有对于新的较好世界及其强大分娩的猜测，
在把我捉弄着、迷惑着。

而我突然看见的这些东西，它们意味着什么呢？
一只神圣的手把我眼睛上的封条揭开了，仿佛出现了
　　奇迹，
一些朦胧的巨大形象微笑着，穿过天空和大气，
无数的船只在辽阔的海涛上航行，
我听见一些新的语言的赞歌在向我招呼致意。

睡觉的人们

1

我在我的梦幻中整夜漫游
轻轻地走着，迅速而无声地走走停停，
睁着眼俯身看着那些睡觉人的闭着的眼睛，
徘徊着，感到困惑，神情恍惚，错乱，自相矛盾，
暂停片刻，凝视着，俯着身子，不再前行。

他们在那里伸着身子一动不动，显得多么肃静，
他们的呼吸多么轻匀，那些摇篮里的小孩们。

那些倦怠者的痛苦的面容，僵尸的苍白的面容，醉汉
　　们的发青的脸，手淫者的死灰色的脸，
那些战场上的重伤的人体，紧关在房子里的精神病人，
　　圣洁的白痴，在大门口出现的新生儿，在大门口
　　出现的垂死者，
黑夜渗透着他们，包围他们。

一对夫妻安静地睡在他们的床上，他的手放在他妻子
　　的臀部，她的手放在她丈夫的臀部，

两姐妹并排地睡在她们的床上，
男人们在他们的床上亲热地并肩而睡，
母亲同她的包得很严实的婴儿睡在一起。

盲人睡了，聋子和哑巴睡了，
犯人在牢狱里睡得很好，逃跑的儿子也睡了，
第二天就要被绞死的杀人犯，他怎么睡呢？
还有那个被谋杀的人，他怎么睡呢？

那个害单相思的女性睡了，
那个害单相思的男性也睡了，
那个整天想法子赚钱的人的头脑睡了，
那些愤激和奸诈的人，也全都睡了。

我在黑暗中低垂着眼皮站在那些最痛苦和最不安的人
　　身边，
我把双手在离他们几寸的地方爱抚地来回移动，
那些焦躁不安的便躺在床上了，他们睡睡醒醒，仍不
　　安宁。

现在我看透黑暗，新的人物出现了，
大地从我面前退入了黑夜，
我发现它是美丽的，我发现大地以外的一切也是美丽
　　的。

我从床边走到床边，我轮流地同每个人紧挨着睡在一
　　起，

我在梦中梦见所有别的做梦者的梦，
而且我变成了别的做梦的人。

我是一种舞蹈——就在那里跳呢！这一阵子高兴叫我
　　旋转得多么快呀！

我是那永远的笑声——它是新月和黄昏，
我看见那种文雅的躲避，我朝无论什么方向都看见灵
　　巧的幽灵，
在陆地和海洋的深处，在非海非陆的地方，躲躲藏藏
　　地闹个不停。

那些神妙的雇工把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只是他们什么也瞒不过我，他们即使能够也不愿意这
　　样做，
我觉得我是他们的老板，他们也十分宠爱我，
在我走路时围绕着我，领着我，跑在我的前头，
还掀开他们的巧妙的遮盖，用伸长的两臂指示我，又
　　往前走，
我们继续向前，一群快活的流氓！一路欢叫着歌唱着，
　　打着狂飞乱舞的欢乐的旗号。

我是男演员，女演员，选民，政客，
移民和放逐者，站在被告席上的犯罪者，
一个已经出名的人和今天以后就要出名的人，
口吃的人，体格健美者，消瘦的或虚弱的个儿。

我是个把自己打扮好的女人，拢好了头发在等着，
我的游荡的情人来了，已经是天黑的时候。

黑暗呀！请以加倍的黑暗接受我，
接受我也接受我的情人，他不会让我一个人过。

我像在床上一样在你身上翻滚，我把我自己委弃给夜
　　雾沉沉。

我叫唤的那个人回答我并替代了我的情人，
他和我悄悄地从床上起身。

黑暗，你比我的情人更温柔，他浑身流汗，而且大声
　　喘气，
我还感觉得到他留在我身上的热腾腾的潮湿。

我的双手摊开，我让它们到处抚玩，
我要唤醒你正在走向的那朦胧的河岸。

当心呀，黑暗！那已经触到我的是什么呢？
我以为我的情人已经走了，要不然黑暗和他是同一种
　　东西，
我听见心跳的声音，我跟着，我消失了。

2

我走上西去的道路，我的筋肉松弛了，

芳香和青春从我身上经过，我只是它们的尾波。

那是我的又黄又皱的脸，而不是一个老妇人的，
我坐在一张矮矮的草垫椅子里，细心地缝补我孙儿的
　　袜子。

那也是我，那个望着冬天午夜的失眠的孤孀，
我看见冰冻惨白的大地上那闪闪的星光。

我看见一件尸衣，我就是那尸衣，我裹好一个躯体并
　　躺进棺材，
这是黑暗的地下，这里没有罪恶或痛苦，由于某些原
　　因这里是一片空白。

（在我看来，光和空气中的一切都应当是幸福的，
无论谁，只要他不在棺材和黑暗的坟墓里，就让他知
　　道他该满足了。）

3

我看见一个美丽而高大的游泳者赤身在海的漩涡里游
　　泳，
他的棕色头发平整地贴在头上，他用勇敢的双臂划着
　　水，用两腿推着他自己前进，
我看见他那雪白的身子，我看见他那无畏的目光，
我憎恨那些急转的漩涡，它们会使他迎头撞击在岩石
　　上。

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这些凶狠的带鲜血的波浪？
你们要杀死那个勇敢的巨人吗？你们要让他正当壮年
　　时死亡？

他坚定地久久地争斗，
他受到挫折，受到冲击，受了伤，但是他坚持着，当
　　他的力量还能支持的时候，
那激荡的漩涡中混杂着他的鲜血，它们把他冲开，它
　　们使他翻滚，摔着他，转着他，
他那美丽的身子给卷在旋转的涡流里，它在岩石上不
　　断地撞伤着，
那具勇敢的尸骨很快就被卷走，看不见了。

4

我转动着，但没有让自己挣脱，
迷惑不解，一次对过去的辨认，又一次，但仍然在暗
　　中摸索。

海滩被剃刀般的雪风切割着，遭难的船只发出枪声，
风暴暂停了，月亮从聚集的乌云中露出身影。

我望着船只危急地一头直撞的地方，我听见它撞击爆
　　裂的声音，我听见凄惨的号叫，叫声渐渐地消隐。

我扭着双手恨不能援助，

我只能冲向波涛，任它浇湿我并在我身上结冰。

我与大家一起搜寻，那群人中连一个也没有活着漂起，
到早晨我才帮着打捞死者，把他们一排排放在仓房里。

5

现在谈往昔的战争时期，在布鲁克林的败仗，
华盛顿站在队伍里，他与一群军官站立在筑有工事的
　　小山上，
他的脸是冷峻而潮湿的，他禁不住眼泪汪汪。
他不断地把望远镜举到眼前，他的两颊已失去血色，
他看见南部父母交托给他的勇士们在纷纷阵亡。

最后还是那样，最后宣告和平，
他站在那家老酒店的房间里，那些最心爱的士兵们全
　　部从那里走过，
军官们轮流着沉默而缓缓地靠近，
统帅伸出胳臂抱着他们的头颈，在他们面颊上亲吻，
他轻轻地一个个地吻他们泪湿的脸颊，他同他们握手，
　　告别他的大军。

6

现在讲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午饭时我母亲告诉我的
　　事，
说那时她快要长大成一个姑娘，同她的父母住在故乡

的老宅里。

一天早餐时一个红印第安女人来到那古老的住宅中，
她背上背负着一捆做椅垫用的灯心草，
她的头发挺直发亮，又粗又黑，而且浓密，半遮着她的脸孔，
她的脚步灵活而有弹力，她说话的声音很优美动人。

我母亲又惊又喜地望着这个陌生人，
她注视着她那张鲜润的高颧骨的脸和丰满柔韧的四肢，
她越看越喜欢她，
因为她从没见过这样惊人的美丽而纯朴的女子，
她让她坐在壁炉旁边的条凳上，给她做吃的东西，
她没有工作给她做，但是给了她记念和欢喜。

那个红印第安女人整个上午都呆在那里，到下午晚些时才走了，
啊，我母亲多么不愿意让她走，
那个礼拜她成天想她，她好几个月盼望她。
她许多个冬天和夏天都记得她，
但是那个红印第安女人再也没有来，也从此没有消息了。

7

一派柔和的夏季风光，某种东西的看不见的接触——

一种阳光和空气的爱恋，
我羡慕友情，并为友情所压倒，
我自己想出去与阳光和空气一起逍遥。

啊，爱与夏天，你们是在梦中，在我身上，
秋天和冬天也是在梦中，农人有他的希望，
牲口和收成增加了，粮食装满了谷仓。

风雨在夜间消融，轮船在梦中行驶，
水手在扬帆，流放者回到家里，
逃难的安全归来，移民在若干岁月以后归来，
穷苦的爱尔兰人住在他童年时代的简陋房子里，同熟
悉的邻居和人们在一起，
他们亲热地欢迎他，他又打赤脚，忘记了如今他已经
稍稍富裕，
荷兰人航海回家，苏格兰人和威尔斯人航海回家，地
中海的土人也航海回家，
到英国、法国、西班牙的每个港口，钻进拥挤的船只，
瑞士人步行到他的山乡去，普鲁士人上了路，匈牙利
人上了路，波兰人也上了路，
瑞典人回来，丹麦人和挪威人也回到家里。

回家去的和出外去的，
那遭难的美丽的游泳者，那倦怠者，那手淫者，那单
相思的女性，那个赚钱的人，
那个男演员和女演员，那些已经演出过的和那些等待
演出的，

那个热情的孩子，那对夫妻，那个投票人，那个当选
　　的被提名人和那个失败了的被提名人，
那个已经出名的大人物和那个今天以后任何时候都可
　　能出名的大人物，
那个口吃者，那病人，那形体健美的人，那个平凡人，
那个站在被告席上的犯人，那个坐着并判他死刑的法
　　官，那些口若悬河的律师，那位陪审官，那些听
　　众，
那笑的和哭的，那跳舞的人，那个半夜的寡妇，那个
　　红印第安女人，
那肺痨患者，那丹毒患者，那白痴，那个受冤屈的人，
在地球对面的人，以及这里和他们之间黑暗中的每一
　　个人，
我敢说他们现在平等了，——谁也不比谁更加优越，
黑夜和睡眠使他们彼此相像并恢复了原形。

我敢说他们都是美丽的，
每个睡觉的人都是美丽的，每个昏暗中的东西都是美
　　丽的，
那些最野蛮最残忍的已经过去，到处是和平。

和平永远是美丽的，
天堂的神话表示着和平和黑夜。

天堂的神话说明了灵魂，
灵魂永远是美丽的，它表现得或多或少，它来了或迟
　　迟落后，

它从它的荫蔽的花园到来，快乐地看着自己并拥抱世界，
那完美洁净的生殖器过早地喷射精液，那完美洁净的子宫密切配合，
那头颅长得很好，匀整而端正，内脏和关节也完全合格。

灵魂永远是美丽的，
宇宙会变得井井有条，一切都各得其所，
那已经到来的早已就位，那还在等待的也将到位，
那扭着的头颅在等候，那透明的或腐败的血液在等候，
那贪食者或性病患者的孩子长久地等着，酗酒者的孩子长久地等着，酗酒者自己也长久地等着，
那些活着的或死了的睡眠者等着，那些前进得很远的人到时候将继续前进，那些远远落后者到时候也会来临，
那些多样的将仍然多样，但是它们将流动并且联合——它们现在就联合。

8

那些脱光了衣服躺着睡觉的人是非常美丽的，
当他们脱了衣服躺着时，他们手拉着手在全世界从东到西地流动，
亚洲人和非洲人手拉着手，欧洲人和美洲人手拉着手，
博学的和没有学问的人手拉着手，男性和女性手拉着手，

姑娘的裸露的手臂横放在她情人的裸露的胸脯上，他
　　们平静地紧紧地靠着，他的嘴唇贴着她的头颈，
父亲无比亲爱地用两臂抱着已经长大或没有长大的儿
　　子，儿子无比亲爱地用两臂抱着父亲，
母亲的白发在女儿雪白的手腕上闪光，
孩子的呼吸与大人的呼吸合在一起，朋友被朋友搂在
　　怀中，
学生亲吻着教师，教师亲吻着学生，受冤屈的人得到
　　了纠正，
奴隶的呼声和主人的呼声相一致，主人向奴隶敬礼，
重罪犯从监狱里走出，疯子变成了清醒的人，
病人的痛苦解除了，
出汗和发烧已经停止，犯病的喉咙健康了，肺痨病人
　　的肺部得到了康复，剧痛的头也不再疼痛，
风湿病患者的关节又能像从前一样轻灵地活动，并且
　　比以前更轻灵，
障碍和通道打开了，瘫痪变成了柔顺，
肿胀的、痉挛的和充血的都恢复了原状，
他们经过黑夜所给的活力和黑夜的化学作用，都已经
　　清醒。

我也经历了黑夜，
我离开你一会儿，啊，黑夜，但是我又回到你身边，并
　　且爱你。

我为什么要害怕把我自己交托给你呢？
我不害怕，我已经被你好好地带着前进，

我爱那丰富而奔忙的白天，但是我不会舍弃她的我在
　　其中躺了这么久的胸襟，
我不知道我怎样从你而来，我不知道我同你到哪里去，
　　但是我知道我来得顺利，去得也称心。

我只跟黑夜停留一个时候，然后及时早起，
我要准时度过白天，啊，我的母亲，然后又回到你那
　　里。

神圣的死亡的低语

现在你敢吗，啊，灵魂？

现在你敢吗，啊，灵魂？
跟我一起走向那无人去过的地区，
那里既没有立足之地，也没有可以通行的道路。

那里没有地图，也没有向导，
没有人的声音，也没有人手的接触，
那地方没有血色红润的脸，或者嘴唇和眼睛等物。

我不知道那地方，啊，灵魂，
你也不知道，在我们眼前是一片空廓，
在那个地区，那不可接近的地方，一切连梦中也不曾
　　见过。

直到束缚解开的时候，
除了永恒的束缚，时间和空间，
既没有黑暗、重力、意识，也没有限制我们的任何界
　　限。

然后我们霍然出现，我们浮游，
在时间和空间中，啊，灵魂，你已经准备好接受它们，

最后一切平等，装备齐全了（啊，欢乐，啊，一切的
　　后果！）为了去成就它们，啊，灵魂。

神圣的死亡的低语

我听见神圣的死亡的喃喃低语，
黑夜唇音的闲谈，齿音的合唱曲，
轻轻上升的步履，神秘的微风柔和地吹拂，
看不见的河流的涟漪，永不停息地流着的潮水，
（或者那是眼泪溅起的浪花，人类泪水的浩瀚的平湖？）

我看见，仰天看见巨大的云朵，
它们忧伤地慢慢翻滚，默默地扩大又彼此混合，
时而，有一颗半明半暗的悲戚的星星，
在远处出现又隐没了。

这毋宁说是一种分娩，一种庄严不朽的诞生；
在眼睛望不到的地方，
有个灵魂正飞越边境。

歌唱那神异的正方形

1

歌唱那神异的正方形，从那个一中前进，从那些边中，
从旧的和新的，从那通体神圣的正方形，
坚实的，四边的，（所有的边都需要，）从这一边的耶
　　和华，那是我，
我是古老的梵天，我是农神，
时间不能影响我——我是时间，古代、现代不分，
坚定不移的，无情的，执行正义的裁判，
像地球、圣父，褐色古旧的克朗诺斯，连同它们的法
　　则，
年龄已无从计算，但永远是新的，永远以强大的法则
　　在旋转，
我残忍，从不饶人——凡是犯罪者都得死——我就要
　　他的命；
因此谁也不指望怜悯——季节、重力、约定的日期会
　　宽容吗？我也不会的，
只会像不饶人的季节、重力以及所有约定的日期那样，
我从这一边执行坚决的裁判，毫不容情。

2

作为最和蔼的安慰者，那许诺中的人在前进，
我是更强大的上帝，伸出温柔的手，
由先知和诗人在他们狂喜的预言和诗篇中预告过，
从这一边，瞧！基督在注视着——瞧，我是赫耳墨斯
　　——瞧，我有海格立斯的面容，
全部的悲伤、辛劳、苦难，我都清点着，吸收到我心
　　中，
我多次被抛弃，辱骂，关进监狱，并钉在十字架上，而
　　且还会有多次，
我放弃了整个世界，为了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为了灵
　　魂，
我走遍了穷人或富人的家庭，给他们以钟爱的吻，
因为我就是仁爱，我是传布欢乐的上帝，带着希望和
　　包含一切的博爱之情，
带着像对孩子们的溺爱的言词，带着只属于我的新鲜
　　而清醒的言词，
我在年青而强壮时消失，深知自己注定要早死；
但是我的仁爱不会死——我的智慧不会死，早晚都不
　　会，
我遗留在这里和别处的珍贵的爱永远也不会衰颓。

3

疏远人群，心怀不满，密谋反叛，

罪犯的同伙，奴隶们的兄弟，
狡黠，受人藐视，一个无知的苦力，
有首陀罗的脸和憔悴发黑的额头，但在内心深处却如
　　任何人一样自尊，
时常想奋起反抗任何敢于轻视和企图支配我的人，
有时愁眉不展，满怀诡诈，耽于回想，盘算着许多骗
　　人的勾当，
（尽管有人认为我是被击败和赶跑了，我的骗术已经
　　玩完，但那是妄想，）
我这大胆的撒旦，仍然活着，仍在发言，适时出现在
　　新的地方，（也在老的地方，）
永远从我这一边，好战地，对谁也不让，像任何人一
　　样现实，
无论时间或变化都永远不能改变我和我的言词。

4

圣灵，呼吸空气者，生命，
在光线之外，比光线更亮，
超乎地狱之火，欢乐而轻松地跳跃于地狱之上，
超乎天堂，唯独被我自己的芳香所熏染，
包含着地球上一切的生命，触摸着、包含着上帝，包
　　含着救世主和撒旦，
飘渺地，弥漫于一切，（因为假如没有我，全体算什么
　　呢？上帝算什么呢？）
种种形态的实质，各个实在本体的生命，永久的，绝
　　对的，（即看不见的，）

伟大的球形世界、太阳和星辰以及人类的生命，我，普
　　遍的灵魂，
在这里完成那坚实的正方形，而我最坚实，
也通过这些歌在呼吸，生存。

一只默默坚忍的蜘蛛

一只默默坚忍的蜘蛛，
我注意它在一个小小海岬上栖留，
注意到它怎样向那巨大空阔的四周探索，
它从自己体内抽出一根一根又一根的细丝，
不断地抽着，永不疲倦地加快地抽着。

而你，啊，我的灵魂，你栖留的地方，
被空间的茫茫无际的海洋所包围和隔绝，
你不断地沉思，冒险，探索，寻觅天体来连接这一片
　　空茫，
直到你所需要的桥梁被构成，直到那只柔韧的锚给抛
　　定，
直到你，啊，我的灵魂，你投出的游丝在什么地方挂
　　上。

大草原之夜

大草原之夜
晚餐吃过了，篝火已渐渐微弱，
疲惫了的移民裹在毯子里睡着了；
我独自漫步——我站着观望那些星星，那是我现在觉得我以前从没认识过的。

现在我吸取永生与和平，
我羡慕死亡，并且试验各种的可能性。

多么丰富！多么富于灵性！多么深得要领！
还是那个老人和灵魂——还是那些原来的渴望，还是那种满足之情。

我还是以为白天最灿烂辉煌，直到我看见非白天所展示的情状，
我还是以为这个地球已经足够，直到我周围蹦出那么许多别的无声的地球。

如今，既然那些空间和永恒的伟大思想注满了我，我便要用它们来衡量我自己，

如今，既然接触到了其他星球上的与地球上的一样迢
　　迢到来的生命，
或者那些等待着到来或已经比地球上的生命走得更远
　　的生命，
我从此便不再漠视它们，就像不漠视我自己的生命，
或地球上那些与我的生命同时到达的生命，或正在等
　　待到达的生命。

啊，我如今明白了生命就像白天那样并不能向我展示
　　全体，
我明白了我还得等待那些将由死亡展示出来的东西。

从正午到星光之夜

你高高地浑身闪耀的天体

你高高地浑身闪耀的天体哟，你十月炎热的正午哟！
你以灿烂的光辉泛滥于海滨灰白的沙洲，
泛滥于连着远景、溅着泡沫的咝咝叫着的近海，
连同黄褐的条纹和暗影，铺展的碧波，
正午辉耀的太阳哟！我要献给你一支特别的歌。

听着我，辉煌者哟！
我是你的钟情者，因为我一直在爱你，
甚至作为一个晒太阳的婴儿，然后是一个独自在林地
　　边嬉戏的孩子，也享受够了你那遥遥抚触的光辉，
或者作为一个成人，不论老少，像此刻我向你发出呼
　　吁。

（你不能用你的哑默来欺骗我，
我知道，在那个合适的人面前整个大自然都会服从，
天空、树木尽管没有以言语回答，但都听到了他的声
　　音——还有你，太阳哟，
至于你的痛苦，你的烦扰，突然的爆发和一道道巨大
　　的火焰，
我了解它们，我很熟悉那些火焰和那些纷烦。）

你，有着使万物多产的热和光的你，
在无数的农场上空，或者在南方北方陆地和海洋的上
　　空，
在密西西比无尽的河流上空，在得克萨斯草原、加拿
　　大林地的上空，
在面对着当空高照的你的整个地球的上空，
你，公正地不仅拥抱大陆海洋而且拥抱着一切的你，
对葡萄、野草和小小山花都那么慷慨赐予的你，
你流呀，把你自己流泻在我和我的一切之上，只用了
　　你那亿兆缕飞速的光线中的一缕，
来穿透这些歌曲。

也不要只为这些而发出你那微妙的强光和力量，
还请你为我自己的傍晚作准备——准备我的拉长的身
　　影，
准备我的星光灿烂的晚境。

神 秘 的 号 手

1

听，有个狂热的号手，有个奇怪的音乐家，
今夜无影无踪地在空中飞翔，吹奏着变幻莫测的曲调。

我听到你，号手，我警觉地倾听着你的声音，
它时而在我周围倾泻，回旋，像一阵风暴，
时而低沉，抑郁，向远处消失，如炊烟袅袅。

2

走近些吧，无形的精灵，兴许你心中回响着
某个已死的作曲家，兴许你那郁郁不乐的生活，
洋溢着未成形的理想，崇高的追求，
波涛，那浑沌地汹涌着的大海的曲调，
那个此刻在俯身靠近我的狂欢的幽灵，应和着和震响
　　着你的短号，
不倾诉于别人，只倾诉于我，只随意地让我听取，
让我来阐明你的灵窍。

3

号手哟，自由地、清晰地吹吧，我能听懂你，
当烦躁的世界，街道，喧嚣的白昼，
从你那愉快明朗的流动的序曲后退时，
一种圣洁的宁静会像露水般滴落我心里，
我在凉爽而清新的夜雾中漫步于天国的便道，
我嗅着青草，润湿的微风和玫瑰；
你的歌舒展着我的麻木而郁结的精神，你把我解放，激
　　发，
让我浮在天国的湖心，沐着太阳的光辉。

4

再吹吧，号手，为了我的耽于美感的眼睛，
请把古代壮丽的庆典带来，显示封建世界的场景。

你的乐曲产生多大的魅力啊！你在我面前施行魔术，
久已死去的贵夫人和骑士、男爵在他们的城堡大厅里，
　　行吟诗人在吟唱，
全副盔甲的武士出去伸张正义，有的去寻找圣杯，
我看见比赛，我看见对手裹在笨重的甲胄中，端坐在
　　跃跃待发的马上，
我听到叫喊，以及刀剑铿锵的碰击声；
我看见十字军喧嚷的队伍——听，铙钹在怎样锵鸣，
看，那些僧侣走在前头，高高地扛着十字行进。

5

再吹啊，号手！为了你的主题，
现在采用那包罗一切的、有溶解力和凝结力的主旋律，
爱，是一切的动力，是供养与苦痛，
男人和女人的心全是为了爱情，
除了爱没有别的主题——爱，结合着、包罗着并弥漫
　　于一切之中。

那些不朽的幽灵怎样在我周围聚集啊！
我看见那庞大的蒸馏器一直在运转，我看见并且认识
　　那些给世界加热的火苗，
那光彩，那红晕，那些爱侣们的激跳的心，
有的是那样幸福愉快，有的那样沉默，暗淡，而且行
　　将枯槁；
爱，这是情侣们的整个天地——爱，它嘲弄时间和空
　　间，
爱，是朝朝暮暮——爱，是太阳，月亮，星星，
爱，是绯红的，奢侈的，香得使人眩晕，
除了爱的思想没有别的思想，除了爱的言论没有别的
　　言论。

6

一种像远处沉雷般的战栗的嗡嗡声一听到你的召唤就
　　立即滚动，

瞧，武装人员在匆忙奔走——瞧，刺刀在尘雾中闪烁，
我看见满脸烟尘的炮手们，我注意到硝烟里玫瑰红的
　　闪光，我听到劈劈啪啪的枪响；
不单是战争——你那可怕的乐曲，狂热的演奏者哟，带
　　来了每个可怕的情景，
那些无情的强盗行径，抢劫，凶杀——我听见呼救的
　　叫喊！
我看见在海里沉没的船，我目击甲板上下那些吓人的
　　场面。

7

号手哟，我想我自己也是你演奏的一种乐器，
你熔化了我的心，我的脑子——你随意地把它们拉扯、
　　改变、刺激；
如今你那忧郁的曲调使我心如刀割，
你把全部喜悦的光辉和生活的希望都拿走了，
我看到全世界那些被奴役、被推倒、受损害、受压迫
　　的人，
我感受到我的同类的无限羞愧和耻辱，那全我的了，
人类的遗恨，历代的冤枉，无法解决的争执与敌意，也
　　成了我的，
彻底的失败沉重地压着我——一切都完了——敌人胜
　　利了，
（不过在废墟中巨人般的骄傲屹立着，坚持到最后，
忍耐和决心也坚持到最后。）

8

现在，作为你的结束，号手
赐给我一首空前高亢的乐曲吗，
向我的灵魂歌唱，让它那凋谢的信念和希望返青吧，
唤起我的迟缓的信心，给予我某种对未来的憧憬，
至少这一次，把它的预言和欢乐给我吧。

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登峰造极的歌哟，
你的曲调中有一种比大地更强的活力，
胜利的进行曲——解放了的人类——最后的征服者，
宇宙的人献给宇宙的神的赞诗——多么欢乐！
一个再生的种族出现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多么欢
　　乐！
女人们和男人们都享有智慧、天真和健康——多么欢
　　乐！
一群吵闹的、大笑的、满怀欢乐的狂饮者！
战争、悲哀、痛苦都过去了——腥臭的地球净化了——
　　只剩下欢乐了！
海洋充满着欢乐——大气中全是欢乐！
欢乐！欢乐！在自由、崇敬和爱之中！欢乐，在生命
　　的狂喜中！
只要活着就够了！只要呼吸就够了！
欢乐！欢乐！到处是欢乐！

致冬天的一个火车头

你，适于我吟诵，
你，就像此刻在迅猛的风暴中，在雪中，在冬天衰落
　　的时令，
你，披戴着全副盔甲，浑身有节奏地震颤着，痉挛地
　　跳动着，
你那黑色圆筒般的躯体，银白的钢和金黄的铜，
你那笨重的侧栏，平行的连杆，在你的两肋旋转着，来
　　回移动，
你那有韵律的喘息和吼叫，时而高涨时而在远处渐渐
　　低沉，
你那巨大而突出的头灯紧盯着前面，
你那长长地飘曳着的灰白色蒸汽之旗略带紫晕，
你那浓黑的云朵从你的烟囱中喷涌，
你那紧凑的骨骼，你那些弹簧和活门，你那些铁轮的
　　闪忽的晶莹，
你身后那一列顺从地紧跟着的车厢，
穿过疾风或平静之境，时快时慢，但总是不停地驰骋；
现代的典型——运动与力的象征——大陆的脉搏，
来一次吗，就在我此刻瞧着你的地方，来服务于缪斯，
　　融合于诗中，

带着暴雨和一阵阵猛袭的强风和纷纷大雪，
白天以你那长鸣的警钟送出乐曲，
夜晚摇晃着你那寂静的号灯。

声势凌厉的美人哟！
请滚滚穿过我的诗歌吧，连同你全部放浪无羁的音乐，
　　你那在黑夜倾泻的灯光，
你那像隆隆回响的唤醒一切的地震那样狂啸般的笑
　　声，
你自身的那么完整的规律，你自己牢牢抓着的铁轨，
（但没有你自己的呜咽般的竖琴的甜美和钢琴的优雅
　　轻灵，）
你那嘶叫的颤音引来岩谷和群山的响应，
飘荡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越过湖泊，
飞向漫无拘束地愉快而浩渺的自由的天空。

点缀得密密的旗帜

点缀得密密的旗帜哟，繁星的旗！
你的道路还长，命运攸关的旗——你的道路还长，沿途有死亡的血滴，
因为我看到那最后争夺的锦标就是世界，
我看见它所有的船只和海岸都交织着你的命脉，贪婪的旗；
难道又梦想那些国王的旗，升得高高地飘扬无敌？
人类的旗啊！赶快——以坚定可靠的步伐超越那些最高的国王之旗，
作为强大的象征至高无上地飞入天空，凌驾于它们全体之上，
繁星的旗哟，点缀得密密的旗帜！

构成这个场景的精灵

（写于科罗拉多的普拉特峡谷）

构成这个场景的精灵，你构成了，
这些冷酷而发红的东倒西歪的石堆，
这些鲁莽的、胆大冲天的山峰，
这些峡谷，汹涌而清澈的溪流，这赤裸裸的清新，
这些不成形的粗野的队列，由于它们本身的原因，
我认识你，野性的精灵，——我们在一起谈过心了，
我所有的也是这样粗野的队列，由于它们自己的原因；
我的歌是因为忘记了艺术而受到责难吗？
忘记了把艺术的准确而精致的规律熔合在它们之中？
忘记了竖琴手的标准的节拍，精心制作的圣殿美景
　　——圆柱和磨光的拱门？
但是你，在这里纵酒狂饮的你，——构成了这个场景
　　的精灵，
它们却把你牢记在心。

别离的歌

现代的岁月

现代的岁月！还未上演过的节目的岁月，
你的地平线出现了，我看见它为了更加庄严的戏剧而
　　分开，
我不只看见美利坚，不只是自由的国家，还有其他准
　　备着的国家，
我看见盛大的进场和退场，新的组合，种族的团结，
我看见那种拥有不可抗拒的权势的力量在世界舞台上
　　前进，
（那些旧的力量、旧的战争已经表演完了它们的角色？
　　那些适合于它们的场景已经完了？）
我看见全副武装的、胜利的和十分傲慢的自由，它的
　　一边是法律，另一边是和平，
这个惊人的三位一体，一齐出来反对等级的理论；
我们这样迅速地接近的是什么历史结局呢？
我看见人们成百万地朝着正反两个方向走去，
我看见古老贵族制度的边境和疆界已经崩溃，
我看见欧罗巴帝王的界标已被拔除，
我看见今天人民的界标在开始树立，（别的一切都让
　　路；）
从没见过像今天这样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

从没见过一个普通人，他的灵魂，有这么强大，更像
　　个上帝，
瞧，他在怎样鼓舞着，鞭策着，不让群众有片刻休息！
他的无畏的脚步踏遍陆地和海洋，他占领太平洋和那
　　些群岛，
用轮船、电报、报纸、大批的战争机器，
用这些和遍布世界的工厂，他把整个地理，把所有的
　　国家都连结起来了；
啊，你们各个国家，这些在你们前面奔跑，在海底经
　　过的是什么样的低语呀？
是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在交往？地球将只有一个心脏？
人类正在形成一个集体？因为看哪，暴君们发抖了，王
　　冠黯然失色了，
不安静的大地面对一个新的时代，也许是一场普遍的
　　神圣战争，
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白天黑夜都充满这样
　　的预兆；
预兆性的岁月呀！我走的时候空间在我前面，我试着
　　穿透它终归徒然，它到处是幽灵，
尚未出世的事业，即将发生的事情，在我周围投下它
　　们的形影，
这种难以相信的混乱和高温，这种奇怪的梦想的狂热，
　　啊，岁月！
你的梦想，啊，岁月，它们是怎样渗透着我呀！（我不
　　知道我是睡着了还是醒着；）
已经上演过的美利坚和欧罗巴渐渐暗淡了，退到了我
　　背后的阴影中，

那些还没有上演过的，空前巨大的，正在前进，朝着
　　我前进。

沉思地凝望着她的死者

我听见万物之母，当她沉思地凝望着她的死者，
绝望地凝视着那些遍地狼藉的死尸，那些战场上的形
　　体，
（当最后的枪声停息，但硝烟还没有消沉，）
当她阔步着，以悲怆的声音呼唤她的土地，
我的土地哟！她喊道，好好吸收它们吧，我责令你不
　　要丢失我的儿子们，不要丢失一点一滴，
而你们，山溪流水，要好好吸收它们，接纳它们珍贵
　　的血液，
你们各个地点，你们在上空轻轻地不可捉摸地飘拂着
　　的风，
你们土壤和植物的全部精华，你们河流的心底，
你们山坡和林地，我亲爱的儿女们流血染红了的地方，
以及你们将把鲜血传给下一代的树木，凭你们地下的
　　根柢，
吸收我的无分南北的死者吧，吸入我的年青人的尸体，
　　以及他们的宝贵又宝贵的血液，
请替我把它们忠实地保存，多年以后再交还我，
若干年后，在地面和野草中看不见的精华和香气里，
在来自田野的习习清风中，向我交回我的宝贝们，交

还我的不朽的英雄们，
从今千百年后再抒发他们，让我闻到他们的呼吸，可
一点也不要遗失，
岁月与坟墓啊！空气与泥土啊！我的死者们，一种甜
美的香味啊！
让流芳百世的死亡去抒发他们吧，今后若干年，若干
个世纪！

再　　见！

作为结束，我预告我死了之后将发生什么。

我记得在我的叶子还没有长出之前我就说过，
我要放开我的愉快而强大的声音为圆满的结束而高
　　歌。

当英国实践诺言的时候，
当一亿优秀的人走遍这些州的时候，
当其余的人让位于优秀者并对他们作出贡献的时候，
当那些最完美的母亲们的子女成为美国象征的时候，
我和我的一切便得到了预期的成就。

我是凭自己生来的权利闯过来的，
我歌唱了肉体与灵魂，歌唱了战争与和平，也唱了生
　　命与死亡的歌，
还有诞生的歌，并且指出了世上有许多种诞生。
我把我的笔献给了每一个人，我以确信的步伐走过了
　　旅程，
而在我的欢愉正当高潮时我就轻轻说再见！
并且最后一次地向年青的女人和年青的男子握手辞

行。

我宣告自然的人将要出现，
我宣告正义将获得胜利，
我宣告毫不妥协的自由和平等，
我宣告坦率是正当的，傲慢也合理。

我宣告这些州的一致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一致，
我宣告合众国将愈来愈严密，不可分解，
我宣告壮丽与庄严将使世界上所有以前的政治都平淡
无奇。

我宣告人的粘合性，我说它将是无限的，永不松扣，
我说你一定还会找到你一直在寻觅的那个朋友。

我宣告一个男人或女人正在走来，也许你就是那个人，
(再见!)
我宣告那个伟大的个人，像自然那样融和，贞洁，钟
情，友善，并且武装齐全。

我宣告一个生命诞生，那将是丰饶的，热烈的，神圣
的，勇敢的，
我宣告一种结束，那将轻松愉快地同它的转化相会合。

我宣告将有无数的青年，美丽，魁梧，血液精纯，
我宣告一大批杰出而粗野的老年人。

啊，愈来愈稠密和紧凑了——（再见！）
啊，在我周围拥挤得太紧了，
我预见得太多，这超过了我的设想，
看来我快要死了。

快些吧，喉咙，发出你最后的声音，
向我致敬——再一次向时代致敬。再一次吼出那古老的呼声。

激动地叫喊着，利用周围的气氛，
任意顾盼着，将我看到的每个人吸引，
迅速前进，但有时也要稍停，
散发古怪的秘密信息，
迸发炽热的火花，将飘渺的种子撒落到泥土里，
我自己一无知觉，只顺从我的使命，从不敢发问，
将种子留下到千百年后再去滋萌，
留给将要从战争中出现的大军，他们的任务我已经开始传播，
把我自己的某些耳语留给妇女们，她们的钟爱在更加清楚地说明我，
把我的问题提供给青年男子——我不是闲荡者——我在考验他们的脑力，
我就这样过去，暂时还有声音，看得见，与人不和，
然后是一个被热烈追求的悦耳的回声，（死亡真正使我变得不朽了，）
那将是我的已不能看见、但我一直在准备要达到的最高佳境。

还有什么呀，叫我迟延，逗留，张着嘴蜷缩在这里？
是不是要作一次最后的告别呢？

我的歌声停息了，我把它们抛开，
我从我躲藏的幕后自己单独地向你走来。

伙伴，这不是书本，
谁接触它就是接触一个人，
（现在是夜里吗？我们是单独在一起吗？）
你所拥抱的是我，也是我在拥抱你，
死亡喊我出来，我从书中跳出，投入你的怀里。

你的手指把我抚弄得多么想睡啊，
你的呼吸像露水般在我周围洒落，你的脉搏安抚着我
　　的耳鼓，
我感觉浑身上下都已浸透，
那么甜美，够了。
够了啊，即兴的秘密行为，
够了啊，消逝的现今——够了啊，已经总结的过去。

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是谁，请接受这个吻吧，
我特别把它送给你，请不要将我忘记，
我感到，像一个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如今要休息片刻的
　　人，
我此刻从我的化身中上升，又接受我的许多次转化之
　　一，当别的转化无疑还在坐等，

一个比我所梦想的更真实、更直接的陌生天体在我周
　　围放出令人觉醒的光辉，再见！
请记住我的话，我还会回来的，
我爱你，我告别物质，
我像是脱离了肉体，胜利了，死了。

〔补编一〕

七 十 生 涯

我的金丝雀

灵魂哟，我们不是那样重视渗透到鸿篇巨制的主题里，
从那些思想、表演、推理中吸取深邃而丰盈的东西？
可是如今，我从你，笼中的鸟，感到你那欢乐的鸣啭，
充溢于空中，在僻静的屋内和冗长的午前，
这不同样是伟大的吗？灵魂你看？

第一朵蒲公英

单纯，清新，美丽，从寒冬结束时出现，
好像这世界从没有过时髦、交易和政治手腕，
从它那草丛中阳光充足的角落里冒出——天真的，金
　　黄的，宁静如黎明，
春天第一朵蒲公英露出它的深信的脸。

美　　国

平等的女儿、平等的儿子们的中心，
让大家，成年和未成年的，年青和年老的，同样被珍
　　爱簇拥在周围，
坚强，宽厚，美好，忍耐，能干，富裕，
与大地，与自由、法律和爱永远在一起，
作为一个庄严、明智而崇高的母亲，
端坐在时间的刚玉般的交椅里。

安乐平静的日子

不仅仅为了成功的爱情，
也不为财富，或荣耀的中年，或政坛上和战场上的胜利，
而是当生命衰老时，当一切骚乱的感情已经平静，
当华丽、朦胧、安逸的霞彩笼罩傍晚的天空，
当轻柔、丰满、宁静，如更加清新而芳馥的空气充溢于四体，
当日子呈现更温和的神态，而苹果终于真正完满和懒懒成熟地密挂在树枝，
那时才是丰产而极为恬静、极为愉快的日子！
才是沉思、幸福而平静的日子！

纳维辛克遐想

雾中的领航员

北方的急流冒着水雾——（一个古老的圣劳伦斯河的
　　怀想，
一种闪电般的记忆不知为什么突然重现心头，
我在等待日出，从这山上向东方凝望；）
又是同样在早晨——浓雾与曙光在急剧斗争，
又是那发抖的、挣扎的船在叫我改变方向——我从浪
　　花冲刷着的岩石间几乎擦着身子艰难地穿行，
又一次我看到船尾那个瘦小的印第安舵手，以飞扬的
　　眉宇和专断的手势，在浓雾中隐隐出没。

假如我有机会

假如我有机会追随最伟大的诗人们，
刻画他们的庄严美丽的肖像，并随意加以模拟，
荷马，连同他所有的战争和武士，——赫克托，阿喀
　　琉斯，埃杰克斯，
或者莎士比亚的陷于悲哀的哈姆雷特、李尔、奥赛罗
　　——丁尼生的漂亮的贵妇人，

最佳的韵律和灵机，或者以完美的韵脚驰骋的绝妙奇
　　想，以及歌手们的欣喜，
这些，这些，海洋哟，所有这些我都乐于交易，
只要你愿意把一个波涛的起伏、把它的机巧传给我，
或者将你的一丝丝呼息吹入我的诗中，
把它的芬芳留在那里。

落潮已尽，暮色低沉

落潮已尽，暮色低沉，
清凉而馥郁的海风向大陆吹来，带着海苔和咸盐的气
　　味，
连同许多种从涡流中传来的只能隐约听到的声音，
许多受压抑的忏悔——许多的啜泣和窃窃私语，
好像来自远处或隐蔽着的说话人。

他们是那样席卷而过呀！他们是那样絮絮啾啾！
那些不知名的诗人们，——世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们，
　　他们所珍惜的破灭了的图谋，
爱情的杳无反响——老年的齐声抱怨——希望的临终
　　透露，
某个自杀者绝望的喊叫，到无边的荒野中去，永远也
　　不回头。
那么，继续向湮没走去吧！
向前，向前，履行你的职责，你送殡的退落的潮水哟！
你尽管继续向前，你这喧闹的出口哟！

海啊！以沙嗄傲慢的言语

海啊！以沙嗄傲慢的言语，
在我日夜巡访你惊涛拍岸的地方，
当我想象地感受着你的种种新奇的暗示，
（我看见并在此简略地列举你的谈话和商量，）
你那白鬃纷披的竞走大军在奔向终点，
你那丰满微笑的面容荡漾着阳光闪耀的碧涟，
你那沉思的蹙额和愠色——你那些放纵的飓风，
你的倔强不屈，反复无常，恣情任性；
尽管你比一切都强壮，你那纷纷的泪珠——来自你的
　　永远满足中的一桩缺陷，
（只有最艰巨的斗争、过错、挫折，才能使你最伟大，
　　少一点也不行，）
你那孤独的处境——你一直在寻求但始终没有找到的
　　某样东西，
某种确实被拒绝了的权利——某种被禁锢的自由爱好
　　者在巨大而单调的狂怒中的声音，
某个巨大的心脏，像一个行星的心脏那样，在那些碎
　　浪之中被束缚而冲撞，
通过长久的潮涌和痉挛，和喘息的风，
以及你那些砂砾和波涛的有节奏的叫嚷，

以及蛇的咝咝声，粗野如雷的哗笑声，
以及远处低沉的狮吼，
（它隆隆地响着，直达上天聋聩的耳朵，——但是如
　　今，至少这一次，却显得亲近，
这一次，一个黑夜中的幽灵作为你的知心，）
地球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倾诉，
从你灵魂的深渊中唠叨着汹涌而出，这是宇宙的原始
　　恋爱故事，
你把它向一个同类的灵魂讲述。

你那欢乐的歌喉

北纬38度多一点——从那里，乘我们最快的海船在风平浪静中航行大约一整天可以到达北极——探险家格里利听到海洋上空一只孤单的雪鸟愉快地歌唱的声音。

从荒凉辽阔的北极传来了你那欢乐的歌喉，
我将记取这个教训，寂寞的鸟儿哟，——让我也欢迎
　　寒流，
甚至像现今这样极度的寒冷，——一种麻痹的脉搏，
　　一个丧失敏感的头脑，
被围困在寒冬海湾里的老年——（冷啊，冷啊，冷！）
这些雪白的头发，我这无力的手臂，我这冻伤的脚跟，
我为他们汲取你的信念，你的箴言，并且铭记到最后；
不单只夏天的地带——不只青春的歌吟，也不只南方
　　温暖的潮汛，
我还要以轻快的心情歌唱，
那在缓慢的冰块掌握中、在北国雪天包围下的岁月堆
　　积的晚景。

百　老　汇

白天黑夜，多么急匆匆的人潮呀！
多少情欲，赢利，失败，热忱，在你的波涛中游泳！
多少罪恶、幸福和悲伤的漩涡在阻梗你的前程！
多少好奇、质问的眼色哟——爱的闪光！
媚眼，嫉妒，揶揄，轻蔑，希冀，渴望！
你这入口，——你这竞技场——你这无数拉得长长的
　　行列和集团！
（但愿你的石板道、路边石和门面能够述说它们特有
　　的故事；
你的丰富的橱窗，宏大的饭店——你的人行道那么宽
　　广；）
你有的是无穷无尽的、悄悄行走的、故作斯文的迟缓
　　的脚步，
你就像那色彩斑驳的世界本身，就像那无限、多产而
　　愚弄的人生！
你是戴着假面的、巨大的、无法形容的外观和教训！

老水手科萨朋

许久以前，我母亲方面的一位亲戚，
年老的水手科萨朋，我要告诉你他是怎样死的；
（他一辈子是个水手——快九十岁了——同他已婚的孙女詹尼生活在一起；
房子建在山上，望得见附近的海港，远处的海岬，直到辽阔的海洋；）
那最后一个下午，黄昏时刻，按照他多年以来的习惯，
坐在窗前一把宽大的扶手椅里，
（有时候，真的，整个下半天都那样坐着呢，）
观望着船只来来往往，他对自己咕哝不休，——如今一切都要结束了；
有一天，一只挣扎着出海的双桅船，受到长久的折磨——被狂流冲击得大大偏离了航线，
终于，天黑时风向变得有利了，她的整个命运也改变了，
她迅速地绕过海岬，胜利地劈开浪涛驶入黑夜，他守望着，
"她自由了——她在奔向目的地"——这是他最后的言语——当詹尼回来时，他坐在那里死了，
荷兰人科萨朋，老水手，我母亲方面的亲戚，很久很久以前。

雨的声音

那么你是谁？我问那轻轻降落的阵雨，
它，说来奇怪，给了我一个回答，如下面所译出的：
我是大地的诗，雨的声音说，
我永远从陆地和无底的海洋难以捉摸地升起，
升上天空，在那里朦胧地形成，彻底改变，但一如往
　　昔，
我下来，洗浴着干旱、微尘、地球的表层，
以及所有那些缺了我就只能永远潜伏着不萌不长的东
　　西，
而且我白天黑夜永远向我自己的起源交还生命，并使
　　它纯净而美丽；
（因为诗歌从它的乡土出发，经过实践和漫游，）
会带着爱及时地返回故里，无论你是否留意。）

冬天将很快从这里败退

冬天将很快从这里败退，
这些冰雪的绷带即将解开和融化——只消一会儿工夫，
空气，土壤，水波，将要洋溢着柔嫩、茂盛和生机——千万种形态将要兴起，
从这些僵死的土块和寒风中，犹如从浅葬的坟墓里，
你的眼睛、耳朵——你所有最好的属性——所有能认识自然美的官能，
都将苏醒和充实。你定会发觉那些简单的表演，大地奥妙的奇迹，
蒲公英，三叶草，翠绿的草地，早春的清香和花朵，
脚边的杨梅，杨柳的嫩绿，开花的桃李；
与这些一起出现的还有知更鸟、百灵鸟和画眉，唱着它们的歌——还有疾飞的蓝雀；
因为那一年一度的演出所带来的，正是这样的景致。

你们，我的恋恋不舍的疏叶

你们，即将入冬的枝柯上我的恋恋不舍的疏叶，
而我，是田野上或果园中一棵快要光秃了的树；
你们是衰弱、荒凉的象征，（如今已没有五月的葱茏，
　　或七月的三叶草花朵——已没有八月的谷物；）
你们，苍白的旗杆——你们，没有用了的三角旗——
　　你们，呆得过久的时刻，
可是我的最宝贵的灵魂之叶在证实其余的一切，
那些最忠实的——耐劳的——最后的。

〔补编二〕

再见了，我的幻想

苍白的花圈

不知怎么我还不能让它走，尽管那是送葬的，
还让它留在后面，悬挂在铁钉上，
红的，蓝的，黄的，全已发白，如今白的也变得灰糊
　　糊了。
一枝凋谢了的玫瑰，多年前为你摆的，亲爱的朋友；
但是我并没忘记你。那么，你枯萎了吗？
香味发散完了？颜色、生机都死了？
没有，只要记忆在微妙地起作用，过去的事就不会褪
　　色；
因为就在昨夜我醒来时，在那个鬼怪的圈子里看见了
　　你，
你那微笑，眼神，面貌，还如往常那样镇定、安静而
　　友爱；
所以让那个花圈暂时还挂在我能看到的地方吧，
它在我眼里没有死，甚至也没有苍白。

致傍晚的风

哎，你又在低语些什么，无影无踪地，
在这个炎热的傍晚时分进入我的窗户和门扉，
你哟，沐浴着、揉和着一切，清凉而新鲜，轻轻地激
　　发着我，
激发着老迈、孤独、病残、羸弱和在虚汗中消瘦下去
　　的我；
你，偎依着，坚定而温柔地紧抱着，作为比谈话、书
本和
　　艺术更好的伴侣，
（大自然哟，各种自然力哟！你们有诉诸我心灵的特别
　　的声音——这就是其中之一，）
我从中呼吸的你那淳朴的滋味是如此甜美——你在我
　　脸上和手上抚弄的十指是那么温柔，
你给我的肉体和精神带来魔幻般奇怪的信息，
（距离克服了——神秘的药物把我浑身渗透，）
我感觉到天空和辽阔的草原——我感觉到浩大的北方
　　湖泊，
我感觉到大海和森林——不知怎的我还感觉到在太空
　　急速游泳的地球；
你是由那样亲爱而如今不复存在的嘴唇吹来的——也

许是从无穷无尽的贮藏处由上帝吹送来的，
（因为你是使我感觉得到的一切之中最高尚和神圣的东西，）
请应允在此时此地对我说出那从未说过和不能说的话吧，
你不是宇宙的具体蒸馏物吗？不是自然法则的、全部天文学的最后提炼吗？
难道你没有灵魂？难道我不能认识你，鉴定你？

当那完全成熟了的诗人到来时

当那完全成熟了的诗人到来的时候，
高兴的大自然（圆圆的、冷淡的地球，连同它白日黑夜的全部景象）高声说话了，它说，他是我的；
但是，骄傲、嫉妒而不妥协的灵魂也大声说，不，他是我一个人的；
——于是那完全成熟了的诗人站在他们两个中间，拉着每一个的手；
而且今天以至永远都这样站着，作为一个结合者、团结者，把他们紧紧地拉着，
在使得他们两个和解之前，他永远也不会松手，
要全心全意地、愉快地将它们搀和。

奥 肖 拉

我在纽约布鲁克林几乎已长大成人的时候(1838年当中)，遇到一个从卡罗来纳州墨尔特里要塞回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并同他长谈了几次——了解到下述事件——奥肖拉之死。后者是那时弗罗里达之战中一个年青勇敢的森密诺尔人头目——他被交给了我们的军队，被监禁在墨尔特里要塞，后来因“过度忧伤”而死亡了。他十分厌恶自己的囚禁生活——尽管大夫和军官们尽可能地宽容和照顾了他。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局：

当他死亡的时刻到来时，
他慢慢地从地铺上支起身子，
穿上他的衬衫和军服，戴上护腿，将皮带系在腰里，
要来朱砂，(手里拿着镜子在照自己，)
涂红他的半边脸庞和头颈、手腕和手背，
将那把割头皮用的刀子小心地插在皮带内——然后躺
　　下，休息了一会儿，
又支起身来，斜倚着，微笑着，默默地向所有的人一
　　一伸手告别，
然后无力地倒下，(紧紧地抓着他那战斧的柄把儿，)
而他的目光紧盯在妻子和小儿女身上，直到最后的一
　　息；
(这首短诗是为了纪念他的英名和去世。)

再见了，我的幻想！

再见了，我的幻想！
别了，亲爱的伴侣，我的情人！
我就要离开，但不知走向何方，
或者会遇到什么命运，或者我还能不能再看到你，
所以再见了，我的幻想。

让我回头看一会儿吧，——这是我最后的一次；
我心里那时钟的滴答声更缓慢、更微弱了，
退场，天黑，心跳也即将停止。

我们在一起生活、享乐和彼此爱抚，已那么久长；
多惬意呀！——可现在要分离——再见了，我的幻想。

不过，别让我太匆忙吧，
我们的确长期在一起居住，睡觉，彼此渗透，的确混
　　为一体了；
那么，我们要死就一起死，（是的，我们会保持一体，）
如果我们上哪儿去，我们将一块走，去迎接可能发生
　　的一切，
也许我们的境遇会好一些，快活一些，并且学到点东

西，
也许是你自己在把我引向真实的歌唱，(谁知道呢?)
也许是你在真正把那临死的门扭开，转过身来——所
以最后说一声，
再见了——你好！我的幻想。

〔补编三〕

老年的回声

哥伦布的一个思想

神秘中的神秘，原始的、匆忙不息的火焰，自发的而
　　又影响到它自己，
那水泡和那庞大的、圆圆的、凝固了的星球哟！
由于神的一口呼吸而展开的膨胀的宇宙哟！
那许许多多从它们先前的瞬间涌现出来的循环哟！
灵魂的耳朵在一小时之内接收着
也许是世界和人类的最广最远的进化。

离此好几千英里，距今四个世纪之前，
一个极大的冲动震撼着它的脑子，
无论有意无意，诞生再也不能推迟：
那时一个神秘的幽灵突然地偷偷走近，
它尽管只是默默的思想，却要推倒大过铜墙铁壁的东
　　西，
（在黑夜的边沿一抖，仿佛古老时间和空间的秘密即
　　将泄漏。）
一个思想呀，一个明确的思想成形了！
四百年滚滚向前。
迅疾的积云——贸易、航海、战争、和平、民主，滚
　　滚向前；

时间的不停的大军和船队跟着它们的领袖——各个时
代的老式帐篷在更新更广的地区内出现，
对于人类生活和希望的困纠缠不清而久久拖延了的设
想开始大胆地解放，
犹如西方世界今天在这里迅速成长。

（给我的歌再加上一言吧，遥远的发现者，作为从来没
有送回到大地之子身边的一言——
如果你仍然在听，就请听着我，
当我正在为各个国家、民族和各种艺术向你呐喊，
越过背后的遥远路程送给你——南北东西一支宏伟的
合奏，
灵魂的喝采！欢呼！虔敬的回澜！
一个多样而巨大的，海洋与陆地的，
现代世界的对于你和你的思想的纪念！）

散　文

张禹九译

日暮杂文（之八）

——写自一教师案前

惠特曼从1840年开始，写过十篇杂文，总名为《日暮杂文》；这里选的是其中第八篇。惠特曼年轻时（大约二十二岁）当过乡村教师，此杂文的副标题是：《写自一教师案前》。此文最初发表在1840年10月20日《长岛民主党人》上。据对惠特曼素有研究的埃莫利·哈罗威说，这篇文章有些模仿十八世纪散文的风格，并反映出奎克教（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亦称公谊会）对青年时代的惠特曼的影响。译者认为，这些文章具有明显的说教味道。

惠特曼于1856年写的著名诗篇《过布鲁克林渡口》（《芦笛集》），因为是写日落以前的情景，所以原名也叫《日暮诗》。

——**译者**

幽静宜人的夏天傍晚，我散步到我们村子边上的一条小巷。明月当空，斑斓绚丽。我举头凝望这光辉的神的形迹；当我凝望时，我心中产生奇怪而不定的想法。我想到大多数人一生为物质忙碌是干了傻事一场空，到头来又是畏来又是惧。我想起为暂时的无足轻重的名望而奋斗——追求无用而拖累之财，任患病的内心经常成为忧郁和不满足的牺牲品；这一切在与世人

交往时便天天可以见到。但我想得最多的是人们熟知的真理和宗教所造成的纠纷——对立的教义之间引起的争论——即使现在，人们为一点小小的不同看法在这方面便争吵不休。这些想法占据了我的头脑，我不知不觉坐在长满青草的岸边，白天的劳累使我疲乏不已，我静静入睡了，梦神将它雾一般的幕纱罩住了我的心灵。

我漫游世上，寻找真理。我的进取之心探索了许多城市。翻出闲置多年、已经发霉的书卷细读细看，想发现我的工作的目的；在苍白瘦弱的献身于科学的人们当中，我与同宗人交往；最自豪的学者成了我的熟友。我锐利的目光探入知识的矿藏，要探寻到比尘世的宝石更加美丽、更加明亮、更加珍贵的宝石；但是徒然，因为我并没有找到。我穿过涌向人口密集地区的人群，向前走去，无声无息，无人注意，但是始终注意着引导我去实现我的心愿的线索。我走进华丽的圣殿，骄傲穿着艳丽的长袍在那里宣讲基督教徒的神圣教义；我等在有权有势的王子的宫中，那里又是浮华、又是宏伟、又是敬慕，使一个虚弱的凡人自以为了不起；我站在年青浪漫的人们面前——容光焕发的美貌——洋洋得意的活力——有狂欢的，起舞的，赴宴的。但这些使我的心得不到安慰，因为未能遂愿；我失望之至，心情沉重。然后我又去到远方没有开化的地区。在遥远的北方，我在雪山和冰河寻觅唯一能使我满意的东西。我同野蛮的鞑靼人一起住在帐篷里，生活在西藏的喇嘛们熟知的神奇世界里。我游历到更南的地带，同婆罗门教徒争辩。他们信仰的宗教比任何一种宗教存在的时间都更长，长几个世纪。皮肤黝黑的火的崇拜者使我了解了他们的信仰；麦加[①] 的赶骆驼的信徒力图要我

① 在今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朝圣之地。

皈依他们的信仰。我的一切辛劳都没有用，我获得的渊博知识也都没有价值。我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挫折，只有重新开始，再作打算，结果也同前次一样，一事无成。

厌倦了，气馁了，远离尘嚣，独自一人生活在一个荒野多山的地方。我整日回顾，求索各方的学问，靠邻近地里的粗食为生。一日，我出外，离我的住地已有相当一段路程，不知不觉继续向前走去，忽见一大片山岩，我立即止步。那岩石在我面前简直是直耸而上，左右两边远远伸延，挡住了我的去路。这大石之巅藏在云中，山极陡，想登恐怕不行。好奇驱使我去探明它到底有多高，然而远虑又警告我应回到自己的小屋去。我正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却听见低沉而清晰的声音，说了以下几句话，好像从我头顶的云端传来似的：

“凡人，汝现有机会看看你生活之所求了。汝由此山顶望去，便可看见对面的真理的圣坛。登上去，让周围的美景开扩你的视野。”

这话使我惊喜交集，立即朝绝崖攀去。攀登万分艰难，但是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我克服了道道难关。我往上登，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往多石的沙地上一倒，稍作歇息。劳累过去之后，我便继续向山上前进。这山都是贫瘠的黑石和沙土，不见一点青绿葱翠盖住它那灰蒙蒙的外表。我终于到了崖顶。这一边山势更陡，要到崖边显然危险更大。我到了崖边，我昏眩的眼前出现的景色比凡人见过的景色更加美好。山下的一片土地是探求欢乐者所难以想象的，比心地宽厚者有时在青春与天真的床榻上编织的梦境更为纯洁。遍地是嫩嫩的青草，树木宜人，香花馥郁，比我们这个世界的花草树木鲜艳得多，美丽得多。潺潺溪流，如美德眼里流出的伤心泪一般甘甜，似落在秀发里的雪片一般洁白。小溪偶尔汇成小瀑布，欢快喷涌，淙淙作响，好

不幸福，好似在向天国表示感激之情。

但是引我注意的不是这花草，不是这葱翠，也不是这潺潺水声。地势起伏，山丘连绵，那景色变化多姣。我见最高处有一白色大理石石基，石基上立着几根柱子，柱上有一屋顶，也是大理石的；这屋宇十分奇特，但装饰得精巧高雅之至。我一时说不出它有多大，因为其它地方都清晰明亮，而它周围似有一层薄雾，这一点十分奇特。我虽然十分警觉，当我第一眼望见这庙宇时，它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可是再仔细一看，便能大致不差地看出个究竟了。我正在思量如何下山去到那里，深入其内探明一番，这时周围的寂静突然被打破，我听到刚才我在山脚时听到过的声音。这话声像长笛奏出的音符穿过芬芳的花丛：

“凡夫俗子，”话声说，“不要再以凡人的知识去探求全知的上帝所隐藏的一切了。汝纵然想达到目的，亦无能力，因为你的眼睛蒙上了人世的黑网，大自然遮住了你的心灵，使你无法理解大自然那可畏的奥秘。汝向左边看，到立着庙宇的小山之下去接受指教，当可补偿你的这一番劳累。”

话声停了，我的畏惧非小，朝它说的方向望去，跟我刚才所述之处全然不同，几乎同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一样。离真理的圣殿不远，从该处可以看见真理的圣殿，但两处被太虚隔开，不能相通。在与我们自己的星球相似的这块小地上，我看见所有阶级、一切国家、操各种语言、穿各式服装的人群川流不息，都朝圣殿打量。人人都非常仔细地注视着它，都想透视使其模糊不清的那层薄雾纱罩。有一事使我惊讶，开始时使我有些迷惑。我看见这些寻求真理的人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光学望远镜，不是用肉眼而是通过此媒介观察圣殿。我仔细一看，才见这些望远镜的式样各不相同，通过它去看东西，作用也是千奇百怪的。

有的小而窄，使圣殿显得小里小气，微不足道。有的是这种颜色，有的是那种颜色。许多望远镜的质地粗劣，用它根本看不见圣殿。有的望远镜又把圣殿歪曲成奇形怪状；有的又使圣殿显得像一座普通的屋宇；有的则十分真实，大致能正确反映出圣殿的原貌。不论这些望远镜的正确性如何，反正人人都是借助它去观察各自感兴趣的目标。用大自然赋予的清晰而未被歪曲的器官去观察圣殿的人，我未见一个，至少是少而又少。我发现这为数极少的人遭到别人的嘲笑和非难。这些人自己观察真理的方式虽然五花八门，却联合一致去指责那些力图不借助这种或那种不真实的望远镜去尽量观察圣殿的人。

我站着，观望这一切，迷惑茫然，不知如何看待这些才是。我又听见我已经听过两次的话声。声音虽然不乏亲切之意，但已带有几分训戒，铭刻在我心中。如同丰富的学识的宝库，使人心明眼亮：

“看啦！”声音又说道，“今日汝已看见奇观，要从中学得智慧。汝已看见自然的圣坛，已明白要洞察里面的知识是何等之难。要抛弃汝心中的傲慢，要让一切现世的才识自惭形秽，规规矩矩拜倒在万能的创造万世之主的面前。汝已看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真理之光不论多么伟大，能为纯朴的肉眼所见，而且非常真实，非常有益，不存在使大多数人的目光模糊的障碍和见解——汝亦不胜惊奇地看见，众人如何依然以己之偏见和固执，用歪曲的媒介去观察最高尚的愿望之目标。真理圣坛永恒不变，稳固，光芒永远来自上帝，永远与圣坛的创造者保持一致。纵然万物湮沉——纵然众星暗淡，变革，这强大的征服者，将全部宇宙毁灭——合为一体的自然与真理仍将挺立，永远青春焕发，充满生机和力量。汝会看见盛行于众人之中的各种教义与信条是何等可悲，人们表示要打倒这一切威严的奥秘，

如同他们能够探明的事物一样。啊！跪下，生命短促的小生物，每一结构都受到无穷奇迹的支配——命运被变化无常的阴沉气氛所笼罩——汝在此苦苦追求易于败坏的荣誉——汝在此为幸福施尽小计——此处有你的罪过——跪下，面朝沙地，伸开你的傲慢的用来获取无限荣光的小胳臂——以无声的惊恐崇拜那不可知的力量，关于他的所在、威力、形成、意图的最起码的想法，汝实难理解，难于汝一拳将无数太阳和星系打出轨道，而这无数太阳和星系仅显示了他的力量的分毫。”

我无言，颤抖，静听着这可怕的话声。当这不可见的人说话时，我已胆怯地倒在地上，因为我浑身充满奇怪的恐惧。最后我站起来，我要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之情，因为这珍贵的财富浇灌了我的心田。

心绪一阵激动，打断了我的熟睡。我醒了，只见月亮早已露出她光辉的面庞，月光洒在大地把大地照亮。夜晚寒冷的轻雾把我的四肢冻僵，也笼罩着潮湿的青草。我慢慢走回家，我的心灵的知识长进了，决心终生珍惜当晚的幻觉使我获得的教导。

过阿勒格尼山脉

本文为惠特曼描写新奥尔良之行的三篇见闻之一；最先发表在 1848 年 5 月的新奥尔良的《新月日报》上。

——**译者**

我们在星期六上午七点钟离开巴尔的摩，乘火车去坎伯兰。坎伯兰在阿勒格尼山脉①的东边，大约有一百七十英里之遥。值此五月季节，各地的景色自然并不十分迷人；这里的很长一段路，不是左边就是右边被高耸的阿尔卑斯山式的悬崖陡壁所拦断。我们至少有一百英里是顺着一条无止境的小河而行；它蜿蜒而流，我们也蜿蜒而行，它弯曲向前，我们也弯曲向前，实在奇妙。即便绕了这许多路，沿途仍要经过许多道路很差的地方。这也许是造价最高的铁路之一吧。但它赢利甚多。人们认认真真地"谈"到要把它修到俄亥俄州的某地，说不定是惠林。既然"谈"过了，很可能会兑现的；不过需要足够的钱——当然，也要占用大片土地罗！

到了哈帕渡口，给我们二十分钟的时间吃饭。这里显然又是另一番景色了。房屋耸立在我们的头顶，房子的后部在地底

①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至北卡罗来纳州一带。

下；在这些房子的上端又耸立着别的房子，一层又一层。不过，这里最妙的景色（如果这不算胡说）却是在大约半英里之外的地方。火车一停，我们周围钟声大作，一片叫嚷声；这样的突然袭击几乎把我们吓得毛骨悚然！这般致意是不曾料想到的。当我们心神甫定，才发现有几家旅社，竞相招徕顾客去就餐。其中有一家的“对手”竞争尤为激烈，简直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于是许多旅客只好乖乖地就范，而一顿美餐，却只花了二十五美分。

大约日落时分，我们到达坎伯兰。镇子倒也繁荣，有几栋公用大楼；有一两家报社；一些在西部和南方各种公众场合总能见到的机构；还有几家大旅馆。这里是个大码头，宾夕法尼亚州的大批货车在此集散，牛贩子从几百英里的西边来到这里，形成了这里的特色。你会看见周围车场上的车辆和赶车的人成群结队，很像是鞑靼人的车队；马匹松了缰，看上去很像是大草原[①] 的车队。到了旺季，成百上千的货车，拱形车顶，盖着白帆布，从各地来到坎伯兰，将货物东运，再把从铁路运来的货物装走。形状很像以前在纽约展出过的“中国民船”——两头翘，当中凹。一部车套四匹到六匹马。装“货”的量几乎是难计其数。如果有人无意在可怕的车轮前面掉进车辙里，那就会成为轮下鬼[②]，十分灵验，驾车的人和赶牛赶马赶猪的贩子在这个地方是构成“社会”的一个主要部分。夜色像一件黑细棉布大衣在我们四周笼罩下来（这一形象，我想至少还没有被诗人们用尽），阿勒格尼山脉“淘气地”[③]（这是当地的说法）耸立

① 多指西伯利亚的大草原。

② 典出印度教。教徒因虔诚而盲目死于印度教主神毗瑟拿的巨大车轮之下。

③ 即“令人赞叹”的意思。

在我们这群发出鼻音的伙伴① 前面，我们坐进“服务周到”公用马车公司的一辆套着四匹马的马车里，就坐这辆车去翻山越岭。不管怎么说，他们办事很有条理。所有乘客的姓名都写在名册上（我们是在费城买的票，到惠林是每张十三美元），旁边站着一个工作人员，由两三个人管理专用的衡器。工作人员叫到你的名字，便将你的行李扔到衡器上称；如果超过55磅，另外加钱。然后把你塞进车里（真是名符其实地把你塞进去的，像塞行李一样，除非你的动作快）。行李就堆在你身后，然后再叫下一个名字——称行李——照此办理，直到最后。若有六人要车，或者不满六人却愿意付六人的车费，可以等。第二天派车送，是在早晨；愿意另定时间也可以。这个公司有一花招，那就是不给行李牌也不给收据，对此它佯装不知，概不负责。若有可能，各乘客最好有一人作证，证明自己的行李和行李的总数，万一丢失，公司必须赔偿——不管公司怎样作弊。

于是，他们将我们九名乘客装进车里。车子过镇，上山，一路疾驶；从全面考虑，大家希望这一夜过得尽可能舒服一点才好，这是明摆着的。有一两位乘客想聊天，借以娱乐。有位老先生果然聊了起来。他住在俄亥俄州内地的一个农场上。他是去华盛顿（行车一夜，第二天一天，此事他至少提了二十五次之多）向政府索取五千元的，因为他战争期间② 在缅因州海岸外俘获了一艘英国双桅商船。这艘船大概是因为风停了而不能行驶，或者诸如此类的情况，他正好指挥一只小渔船驶到那里，靠上去将该英国船俘获，并将它押回港内，政府人员将其没收，把船上的货卖了三万元。我们这位老先生（当时当然并不老）没

---

① 指马匹。

② 指独立战争。

有巡航的证件，结果分文未得。他现在是去华盛顿打听打听，希望至少得到他自己该得的那一份。(可怜的老头！如果他能活到国会付钱给他，他就是长生不老了。)这位出名的老头还告诉我们说，他的妻子一共生了十三胎，按一年的十二个月命名，还多了一个——个个活蹦乱跳的。对于墨西哥战争[①]，老先生不知如何想才算恰当；不过他认为政府对在战争中致残的人，对阵亡官兵的寡妇，至少应发给相当的抚恤金。我们其余的人听了，也觉得这主张明智有理。这里，我要说一下，仅此一次，我这回去内地，过江过河，虽然估计到会发现知情达理的人，但是我毫无准备，竟会在这些人身上发现真正的理智气质——哪怕是穿的鞋子最毛糙，衣服最粗敝。一位讽刺家[②]在描写我们西部的风俗习惯这个大领域里施展了他的才能；他也可以在最上层社会这样做。但我完全相信，比较一下真正的男子气概和美国人所说的“精明能干”，那么，纽约、费城、波士顿、布鲁克林等地的小康公民(因为我不想多谈乡下)，尤其是这些地方的青年人，有居住密集，学校众多等等有利条件，他们却比不上西部人。西部人更加注重生活的现实，养成为自己考虑的习惯，而在城市里占主导地位的却是装腔作势和人为的风气。

上坡吃力，下坡轻快(开头的五十英里几乎全是上坡)，走过这大自然的巨大胸脯上的沟沟坎坎。天气非常冷，月亮时隐时现，不管何时停车，地上都是厚厚的一层白雪。调换马匹的地方(每走十英里调换一次)一般都是长长的一层楼的旧房子。这里的烟煤既多又便宜，炉火熊熊。入夜，群山环抱，大路险

---

① 指美国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1846—1848）。

② 似指查尔斯·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一书；惠特曼在《波兹与民主》一文中也有类似的看法。

峻弯曲，光秃秃的大树在我们四周隐隐呈现，旅客挤满了半个屋子，裹着以前从未见到的奇特的衣服——再加上炉火很旺，火光摇晃，把许多东西照得通红，在另一些东西上投下阴影——我可以对你说，这些短暂的停歇不是没有趣味的。依我看，或许可以给一位美国画家提供第一流的场景。这画家不是无休无止地一味模仿，甘居第二、第三，而是抓住这新颖而真正富于色彩的场面来创作他的作品。尤其是有一家叫“阿勒格尼”的客栈，我们在那里停过一个钟头，是刚过半夜。（不管是去是回，驿车都在夜晚过山，使这些客栈带有某种不可思议的特色——从日落到第二天日出是最忙的。）有十一二个贩牲口的大汉躺在栈里的凳子上，还有一些在烧得旺旺的炉火前。屋梁很低，被烟熏得很黑。我走到这长长的走廊的另一头，从门口望去，虽然模糊不清，月光下的景色却十分壮观。我们刚从一个十分陡峭的大山下来，旁边是绝壁，显然有几百英尺高。墓地般的寂静笼罩着这一片肃穆的景色；山披银装——参天大树显得阴郁而可畏；只看见最大的星星，它们的光芒十倍地明亮。此时此刻，一个人的心不可抗拒地向着上帝，呈现出的这一庄严景象不过是上帝显示的最微小的力量而已。信仰啊！如果我要叫一个不信教者改变信仰，我就在晴朗美丽的夜晚，当群星灿烂时，把他带到这山上来。

这样旅行，时间和距离都悄然过去，直到我们迎接清晨的曙光。再过半个钟头就到尤尼恩敦；它在阿勒格尼山脉的西侧——“全体乘客”到达那里，真是再高兴不过了。

月夜的白宫

这是一篇手稿，惠特曼曾打算以此为素材写一首诗。年份不详。

——**译者**

2 月 24 日。天气晴好。我到处漫步，有时是在月夜。今晚对总统官邸望了良久。白色的门廊——宫殿式的高大的圆柱，洁白如雪——墙也是一样——柔和的月光洒在白色的大理石上，映出奇特、淡淡、含情脉脉的影子，不是阴影——到处是月光织成的透明、朦胧、蓝色的薄网，悬在空中——明亮而特别浓的雾气在正门、圆柱、门廊周围缭绕——一切都是那么白，像大理石那么纯洁而耀眼，然而柔和——这是未来诗歌中的白宫，是梦和戏剧中的白宫。它就在柔和而丰富的月光下——那华丽的正面在树丛里，在铺天盖地的明月下，充满现实也充满幻想——在星星和天空下，树影，没有树叶，安静，只见树干和无数的树枝——这是国家的白宫，也是美和夜的白宫——大门、门廊旁边都有守卫，身穿草绿色大衣，不声不响，在那里来回走动——根本不阻拦你，当你走动时，他们只以锐利的眼睛看着你。

伤病员大军

惠特曼在内战期间当过战地记者；他写的这篇报道洋溢着对他人的关怀。他曾将此报道从华盛顿发往纽约、布鲁克林等地的报刊。此文发表在1863年2月26日纽约的《时代》上。

——**译者**

华盛顿及其邻近一带的军用医院和休养营地，收容的病人和伤员有时达五万人之多。各种各样的伤都有（有些人们熟知的伤，连相当大胆的人看上一眼也会昏倒）；各种各样的疾病好似一列长队，领头排在队首的是伤寒和腹泻。士兵的医院就是这样啊！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有多少妇女的眼泪，有多少漫长而使人警觉的时光和使人悬虑不安的白天，从美国中部、东部和西部各州集中到了这里啊！我们的纽约在考虑它的成千上万青年的健康状态——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以及整个西部和西北部也在考虑——新英格兰各州也在考虑。

最近两个月，我自愿去过其中几家医院，几乎每天必去，很像一个传教士。我去鼓励和慰问最贫困的病人和生命垂危的人。想在这种地方做些有益的工作，必须懂得很多，要非常机智。这些医院跟别的医院不同。绝大部分（应当说有六分之五）病人是美国的青年人。他们聪明，富于自主精神，富有同情心，习

惯于艰苦而健康的生活。所谓农民，指的主要是他们的儿辈——也就是说主要是城市的工匠和劳工，后来当了兵。凡此种种，都要心中有数。

我们北方城市的人，对于华盛顿和华盛顿附近一带的军用医院和休养营地所具有的突出特点，所知甚少或者是一无所知。其实不止两三所，也不止十一二所，而是大小不等的有五十来所。有的住了一千多病人。这里的报纸认为很有必要每天出一张医院指南——长长的一览表，就像纽约、费城或波士顿等地教堂的礼拜规则书那样。

政府方面（为了解决这可悲的困难，确实是想尽快地作出最大的努力）已安下心来，逐步采取办法，把医院设在几处兵营的一层楼的木屋里，再配备供做饭和其它用途的帐篷或小屋。从全盘考虑，这样做无疑最合乎需要，比用教堂和专利局之类的公用大楼要好得多。现已使用的小屋都是些一层楼的长形建筑，有时排列成行，一头朝大街，按字母顺序编号，如A病房，B病房，C病房，D病房；或者编为1病房，2病房，3病房，等等。当中的一座前面树着旗杆，是办公室所在，有房间供军医等人员使用。每一小屋或病房里放六十张帆布床，有时遇到紧急情况，便把这些床靠拢，一张挨一张，以便塞进更多的床位。有的兵营大些，病人当然也就多些。尽管是军用品，这里有些帐篷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要舒适一些。

每一病房有一位主任，一般是由护士担任，要照看十个病人或十二个病人。病房军医一般是负责两个病房，当然也因情况而异。有的病房有女护士；划给兵工厂用的几个病房的女护士相当不错。E病房里有个女护士是最出色的女护士之一。

几个星期以前，华盛顿的大楼之中最漂亮的那两层楼的宽敞的专利局，挤满了士兵，有的生病，有的伤势很重，也有的

生命垂危。他们被安置在三间很大的房间里。我去过好几次。虽说到处是病痛和死亡的迹象，不过那情景却显得奇特、庄严而具有某种魅力。我有时在晚上去安慰病情特别的病人。我发现，在当时有的病人需要得到一些快慰和友好的慰藉，因为在这之后他们便能好好入睡了。有两个大房间里放着一些又高又笨重的玻璃柜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器具、机器和要人动脑子想一想的新发明的小模型，也摆满了珍奇物品和外国赠送的礼品。柜架与柜架之间是横向的空地，大概有八英尺宽，很深，许多病人便被安置在这里；另外，大厅中央是长长的两排病人。许多人病势很重，作过截肢手术。大厅楼上是陈列室，也放满了病床。晚上，亮起了灯，那确实是一幅奇异的景象。有玻璃柜架，有病床，有病人，楼上是陈列室，地面铺的是大理石；有病痛，也有顶住病痛的各不相同的毅力；偶然也听见一些病人忍受不住而发出呻吟；有时，一个可怜的病人奄奄一息，脸色憔悴，眼睛无神，护士在他旁边，医生也在他旁边，可是他身边就是无亲无友——现在，在专利局已看不到这样一些情景，已把伤员从这里送走；现在这里又空了。

医院里这几千名精疲力竭的士兵各自的病情当然不同。回想起我的笔记本，我感到为难，不知道挑选哪些病人来说明这些年轻人的一般情况以及他们的种种经历。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吧，我从他们受的折磨中看见了坦率和刚强，所以不能再有更多的希求了。

就谈谈坎贝尔医院 6 号病房的病人吧。他是个青年，老家在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县，农民的儿子，大约二十一二岁；是个勇敢的美国小伙子，敏锐，富有同情心。在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卧床不起；有一阵子，我觉得他是好不了啦。顽固的腹泻已经把他拖垮。他的胃里不能有一

点食物，有一半的时间是呕吐不止。但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些。我来说说他的经历——仅仅是数千人当中的一例。

他上了前线，在团里的时候就已经病了一段时期，但他一直带病不下火线；参加了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一仗，不久就被送进了团的医院。病情恶化——什么东西也不能吃；医生对他说团的医院是没有办法了。可怜的小伙子又发高烧，得不到什么好的照料，甚至完全得不到照料（这大概也是没有办法）；躺在地上，一天比一天糟。到了十二月后半个月，更加衰弱，便把他从前线的法尔默恩车站送走，用的是敞篷平板货车（就是北方运猪的那种货车），在阿奎亚小港，又把他同其它病人一起扑扑通通卸在小船上，让他像一片瓦倒在那里。他已经虚弱得坐不起来，自己完全不能照顾自己了。没有人跟他说话，没有人帮助他，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同那么大一群病人在一起）不是根本无人过问他，就是像有那么两三次那样，受到无情粗野的对待。

在小船上，到了夜晚，天很冷，他想取出背包里的毛毯，取了半天，但是身体实在太虚弱。甲板上有一个工作人员忙来忙去，他请这个工作人员帮帮他，把毯子拿出来。那个人却反问他，难道自己就不能拿。他说，拿不了，已经折腾了半个多钟头，身体太弱。那人回答说，那就不用毯子得了，说完扬长而去。于是他在甲板上躺了一宿，又冷又沮丧，上面没盖的，下面没垫的，而两床好端端的毛毯却近在咫尺。这对他身体的损害极大——几乎叫他送了命。

到了华盛顿，把他抬上岸，又放在码头上，充其量也是照样跟那一大群病人在一起，得不到一点食物——嘴巴发干，没有一口水喝；没有人用亲切的手遮住他的脸，免得正午的太阳晒着他，最后总算用救护车把他送到了医院，行程两英里，给

了他一个床位（坎贝尔医院，6病房，49床；1863年1月和2月）；他倒在床上，上气不接下气。病房主任（后来把他调走了）来到他跟前，恶声恶气地叫他站起来。主任说，这是规定，任何人不得穿着衣服躺下，一定要坐起来，一定要先去浴室洗干净，把衣服全部换掉（如果实行得当，这规定是很好的）。于是把他带到浴室，用冷水擦洗他。几个狠心的服务员，过不一会就被惊呆了，因为那半冻僵而无生气的躯体突然软弱无力地瘫在了他们的手上。他们赶紧把他放到床上，显然已经失去知觉，也许命在旦夕。

可怜的孩子！长时间的疲惫，受到冷漠和粗野的对待，没有食物，听不到亲切的话语，也看不到亲切的举止；只有小军官的（也有几个大军官的）傲慢嘴脸和无礼又无情的言行，像刀刃一样扎进了他那敏感的心，结果送了他半条性命。现在他躺着，有时精神错乱，但很平静，再也不向任何人要什么东西，一连好几天，死亡逼得更近，肯定要降临到他头上了。他无所谓了，还不如说他觉得死了更好呢。他的心碎了。他觉得，挣扎着多活些时候已经毫无用处。上帝，世界，人们都离弃了他。周围的事太无情，对他残酷，倒不如永远闭上眼睛好。就在这时，我碰巧找到了他。有一天（大概是1月4日）黄昏，我经过6号病房，看到他那双没有神的眼睛，消瘦、蜡黄色的年轻的脸上露出悲观失望的表情。在医院里，要学会很快地察颜观色。我在他身边停下，跟他拉了几句家常（他没有回答）。我一边观察一边弄明白了，对这个病人首先要以爱相待，其次才是食物和药品。我一点也不大惊小怪，坐在他身边，聊了几句，引起他一点兴趣；我替他写了一封家信寄到马萨诸塞州去（普利茅斯L·H·坎贝尔收）；当我发现他有些过分激动，眼内有泪水，便叫他平静下来；送给他几件小礼物，并且告诉他，我不

久还会再来的。(他后来告诉我，我这次去看他正是时候，救了他一命；要是再多拖一天，也许就太晚了。)

我当然没有忘记他，因为他是个年轻小伙子，谁见了都会喜欢的。他的病情仍然很重——每天都吐得厉害，经常腹泻；医生说他还患支气管炎一类的病。有一阵子，我几乎天天都去看望他，叫他振作起来；给他带去一些小礼物，也给他一点钱(病房代售新鲜牛奶时，他喜欢喝一杯)。过了一两个星期，情形还是不见稳定——我不免有时觉得他是根本没有希望了。不过后来情况好转了——起了床，自己能穿衣服，每天的活动越来越多（2月21日）。他不会死，而会康复的。

一天晚上，我又从病房走过。他把我叫住——有话对我说。我坐在他床边，挺长的病房里灯光很暗，四周都是卧床的伤员。他对我说，我救了他的命，态度非常诚挚。对士兵医院的传教士来说，这才是千倍的报答——也是传教士永远不会忘怀的时刻。一个厚道、有优点、机智的人，要在如今这大千世界的任何地方发挥自己的作用，最好是投身到这些军用医院去，投身到这几千名非常可爱的青年当中去。军队很年轻——所以比我设想的更富于美国特色。读者，当你慢慢走过病房时，许多张病床上的许多男子汉的眼里露出恳求、缄默的目光，那目光紧紧随着你，我该怎样来形容这目光呢？除少数情况（同全部病人相比，是非常之少的）外，目睹这恳求的目光却不能答应这种恳求，是够叫人伤心的。我的做法往往是劝他们振作起来；不时给他们一点钱——按时给他们一些信纸和信封、桔子、卷烟、果子冻，等等。

军用医院里有许多事，应当欢迎批评；有的应当欢迎非常尖锐的批评。我已说过，政府为病人办事是急切的，也是慷慨的，可是要把工作落实到病人身上，还有待医院几百名不同级

别的军官去执行，而这些军官有时却完全缺乏优良的品质。每个部门都有暴君和不择手段的人，尤其是在那些有权势的部门。有时病房医生很马虎，粗野，任性，严格得不在道理。我发现有一个医生不准病人参加任何娱乐活动；我还发现，病人稍有违反规定，他就把病人送进禁闭室。总的来说，军官们——尤其是佩戴肩章或领章的新军官——架子实在太大。世界上的地方这么多，其中，在住着美国青年和自愿为国家效劳而受伤的士兵医院里不应当讲部队派头和军衔礼节。不过，这一点却没有办到。

阿伯拉罕·林肯

选自《典型的日子》。此文后来在别处转载过两次。转载的两文的内容与收进《典型的日子》的此文内容相差颇大。

——译者

1863年8月13日。我几乎天天看见总统,因为正巧,他住在城外,来来往往必须经过我住的地方。到了盛夏,他从不在白宫过夜。但在城北大约三英里处一个健身区有他的住处,即士兵之家,是合众国的一个军事组织。我今天上午八点半钟看见他骑着马经过弗蒙特大道来上班。总有骑兵队相随,大约有骑兵二十五人到三十人,军刀出鞘,笔直直地扛在肩上。有人说配备这样一个卫队是与他的意愿相违的,不过他的军师们作了如是的安排,他还是依从。这队人的服装和马匹并不炫耀。林肯先生的坐骑一般是一匹灰马,比较高大,缓缓而走。他一身是很旧的黑衣,上面有些尘土;头戴一顶黑色硬壳帽,这衣着同一般人一样平凡,是再普通不过了。一名尉官,佩带着黄色绶带,骑着马靠近他的左边;跟在后面的便是骑兵;两人一排,穿着有黄条子的外衣。他们一般是徐徐行进,跟在他们侍卫的那个人后面,按照他的速度行进。军刀和戎装当当作响,这支全然没有装饰的侍卫队朝拉菲耶特广场开去,并没有引起任何骚动,只有一两个好奇的生人

驻足凝视。阿伯拉罕·林肯那张深褐色的脸,我看得十分清楚,脸上一道道很深的皱纹。我觉得他那双眼睛总是满含深深的忧郁神色。我们已经很面熟,弯腰互相致意,而且致意是十分恳切的。总统来来去去,有时是坐四轮马车,放下了车篷。骑兵队总是跟随着,举着军刀。我常常注意到,他在夜间外出——有时上午回来得早——折道去K街国防部长的宽敞而漂亮的宅邸停歇,便在那里商讨大事。如果他是乘车,我从我的窗口便可看见;他不下车,坐在车内,斯坦顿①先生从宅里出来迎见他。有时,他的十一二岁的儿子骑着一匹小马在他右边陪伴他。初夏的时候,我偶而看见总统和他的妻子乘着四轮马车在下午过后到城里逛一逛。林肯夫人一身黑衣,戴着黑绸面纱。那车子是最平常的车子,只套两匹马,马也是再平常不过的马。有一次,他们经过时,离我很近;他们走得很慢,我可是把总统的脸全看清楚了。他虽然好像在沉思,却正好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他弯弯身,微笑一下,但在那微笑的深处我却看清了我已经说过的那种神情。这个人脸上的深沉、蓄而不露的表情,还不曾有哪一个艺术家捕捉到过,也不曾有哪一张画像捕捉到过。那包含的内容还不止这些。两三百年前就需要有一位伟大的肖像画家啊②。

---

① 当时的国防部长。

② 惠特曼在家书中也常有类似的描述。如:"我看见过总统好几次,站得离他很近,好好地端详了他。……他是个普通的人,中等身材,一身黑衣,不戴徽章也不佩装饰。"(1865年5月25日给他母亲的信,寄自华盛顿)"林肯先生貌似粗鲁,也常讲些从小县城的小酒馆里听来的故事(这是他的幽默之处),但是蕴藏在这后面的是实际的智慧之源。"(1863年3月19日信,寄自华盛顿)"我昨天晚上6点半钟左右看到了他——他坐在四轮马车里,两匹马拉车,有大约30名骑兵保卫。马车开始慢慢行驶,只有车夫赶车,身边没有仆人也没有步兵……"(1863年6月30日给他母亲的信,寄自华盛顿)。

林肯总统之死

1879 年 4 月 14 日在纽约，1880 年在费城，1881 年在波士顿所作的演讲。

——**译者**

十五年过去了，从那阴沉沉湿淋淋的一个星期六，那凉飕飕的四月的一天到现在，我心中常常怀着梦想和希望，要把阿伯拉罕·林肯的死，对他的死的特殊关怀和悼念仪式讲出来。现在有了这梦寐以求的机会；我却发现这是我的讲稿力所不及的。(要谈真正深邃的题目，为什么我的阐述是如此的不管用，为什么竟说不出适宜的措辞?)我梦想的恰当颂词仍然同以前一样没有准备好。我在这里讲话并不是为了讲话，完全是因为我感到有一种炽烈的希望，要详尽地说一说那一天和他的殉难。正是为了这，朋友们，我才请大家来聚集一起。岁月不留，又把这个时刻带了回来，那就让我们再纪念一次吧，哪管它是多么短暂。我本人希望而且打算每年 4 月 14 日或 15 日这一天，都邀集一些朋友，沉痛地回忆一下，直到我死去为止。这不是狭隘的宗派的纪念活动。它是属于美国各州的，既属于北方也属于南方；属于南方也许显得更加亲切和虔诚。因为他的真正本源

在南方[1]，他的祖先当年在那里留下了迹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他那堂堂男子汉的品质，他的知识的多面性，他那谨慎的外表和平易的言谈，他内在的毅力和勇气，也都是来自南方呢？虽然西部让林肯立住了脚，但是赋予他性格和品质的却基本上是南方，朋友们，这一点，难道你们不曾想到过？

今晚，我不准备重提脱离联邦的这次战争[2]，但是我要请你们简要地回忆战争前的社会情况。二十年来，尤其是战争真正打起来之前的那个四五年里，合众国的国事虽然没有出现军事骚乱，但那情形已不单是概观自然界的变异而引起的一个战役、一场长期战争或一系列的战争。南方的情绪炽热；北方的情绪则是麻木迟钝，不以为然和自认强大三者兼而有之，这是十分奇怪的。废奴主义者的纵火行为，政客们的卑劣和专横都为其它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所不及。另外，我也不应说漏的是各地人民当中的主体是诚实忠厚，然而胸中的愤怒狂涛与矛盾却比大西洋里最激荡的海浪更加汹涌。在政治方面的征兆还有什么比菲尔莫总统和布坎南总统[3]任职期间更为不详（尽管人们在当时还没有认清这一点）、更加事关重大的呢？选举出来的统治者们的虚弱和邪恶同样会伤害我们，正如旧世界[4]国家里的君主制度、皇帝和贵族，这已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旧世界，地底下的隆隆震动声到处可闻，停息了肯定还会再响。而在美国呢？虽然表面上还算太平，震动却实际上越来越剧烈，越来越显得

---

① 林肯出生在南方的肯塔基州，二十一岁时去到了西部的伊利诺斯州。

② 指南方十一个州提出脱离联邦，酿成南北战争（1861—1865）亦称“内战”。

③ 菲尔莫的任期为1850年到1857年；布坎南的任期为1857年到1861年。详见《第十八届总统选举！》。

④ 指欧洲。

风雨欲来，具有威胁性。

一切激动和混乱正酣之时，出了一个奇怪笨拙的人物；他起初在一旁徘徊，继而投身进去，注定是要起领导的作用的。我第一次看见阿伯拉罕·林肯的情景，我是不会忘却的。那准是在1861年2月18日或19日。是个相当舒适的下午，在纽约城；他从西部来到这里逗留几个钟头，然后再去华盛顿准备就职。我是在百老汇看见他的，也就是现在的邮政局附近。我想他大概从运河街来，到阿斯特旅馆停歇。附近的广场，人行道和大街一带到处挤满了人群，严严实实，有成千上万。公共马车以及其它车辆一律都绕道了，城里最热闹的地方此刻静得出奇。不多一会，有两三部很破旧的四轮马车，好不容易才驶过来，穿过人群，停在阿斯特旅馆门口。一个高个子从当中的一部马车里出来，安闲地站在人行道上，抬头望着这家气派的老旅馆的花岗石墙壁和高耸的建筑物——然后舒展舒展胳膊和腿，转过头来，花了一分多钟，慢慢地、和气地朝这沉默的一大群人打量一番。没有演说，没有祝贺词，也没有欢迎——据我所听见的，一个字也没有说。然而，寂静中隐藏着极大的不安。谨慎者担心当选的总统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和无礼——因为他个人在纽约城并不受欢迎，这个城市在政治上对他也很不满。但是大家一致默许的显然是：林肯先生的少数支持者如果当场完全没有表示，那些不支持他的大多数人也就不会有什么表示。结果是憋着气，长久的沉默，纽约城里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却像这番景象，还从来没有过。

我记得很清楚，拉法埃特[①]于1825年来美国访问，我就是

① 马奎斯·德·拉法埃特（1757—1834），法国政治家、将军；曾率法军援助过美国的独立战争。

在这一带看见他的。几年之后，我还亲眼见过、亲自听过安德鲁·杰克逊①、克莱②、威勃斯特③、匈牙利的柯素特④、威尔士的费利布斯·沃克亲王以及其它国内外名人在这里受到欢迎的热烈情形。人声之鼎沸，吸引力之大，都难以描述，它与世上任何别的声音不同。无数的人放开喉咙拼命欢叫，好似雷鸣！可是这一回既没有人的声音也没有别的声音。我从一辆马车顶上（因为人行道的拦石和人群挡了路，这辆马车就停在附近）把这全部情形好好地看了一番，尤其是林肯先生——他的外貌和步态，全然沉着冷静；不寻常的身高显得有些笨拙；全身是黑色服装，大礼帽往后仰着戴在头上；深褐的肤色。脸上有皱纹却很机智；一头蓬松的黑发，脖子很长有些不成比例；两手背在身后握着，站在那里观察人群。他好奇地望着像大海似的千万张脸，像大海似的千万张脸也好奇地望着他。双方都略带一点喜剧的甚至闹剧的情绪，正如莎士比亚在最阴郁的悲剧之中所流露的那种情绪。我看那前后周围总有三四万人，里面没有一个是他认识的朋友，而且我相信（在那时，骚乱是非常猖狂的）许多刺客的裤子后面的口袋和胸兜里都藏着匕首和手枪，等到人群冲散，发生骚扰，他们便立即下手。

但是，人群没有冲散，也没有发生骚扰。这位高个子又舒展了一下胳膊和腿，由几个不知名的人陪着，步子不紧不慢地走上阿斯特旅馆大门前的台阶，消失在宽阔的大门里了——这

---

① 美国第七位总统（1767—1845），于1829年—1837年任总统。一般认为他是美国普通平民的代言人。

② 亨利·克莱（1777—1852），美国政治家。

③ 丹尼尔·威勃斯特（1782—1852），美国演说家、政治家。

④ 拉约什·柯素特（1802—1894），匈牙利爱国者、政治家。

场哑剧就此结束。

此后的四年里，我常常看见阿伯拉罕·林肯。他在任总统期间经历了许许多多急剧的变化。但是以他为主的这幅图画却刻印在我的记忆里了，永远不会磨灭。当我坐在马车顶上仔仔细细地望着他时，我心中有一种模糊而不成熟、后来逐渐清楚的想法，那就是要把这个人未来的肖像画出来，必须有四种天才和四只坚强而有力量的手才能完成——需要在拉伯雷[①]的帮助下由普鲁塔克[②]、埃斯库罗斯[③]和米开朗基罗[④]等人的头脑和指触来完成。

现在——（林肯先生就这样去了华盛顿，处处在武装骑兵和好射手的布防下去就了职——这是我们历史上的第一例——我希望也是最后一例）现在是闻名的事件一桩接着一桩，十分急剧（我认为是闻名得不愿听到人们提起）——国旗在松特[⑤]遭到枪击——北方因惊怒而起义——看法分歧造成混乱——征调兵马——在布尔伦[⑥]的第一仗遭到惨败——以及北方的惊慌失措——脱离联邦的战争于是全面爆发。打了四年，战火纷飞，血流成河，日月无光，尸横遍野。谁来描绘这些岁月和这些情景？——鏖战——失利，计划和失败——阴惨的日子好像把我们的独立国地位笼罩在疑问乃至死亡之中——外国和外交官们

① 法国大作家（1494？—1553），写过《巨人传》等名著。
② 希腊历史作家、传记作家（46？—120？）。
③ 古希腊悲剧家（公元前525？—465）。
④ 意大利画家、雕刻家、诗人（1475—1564）。
⑤ 南卡罗来纳一地名；这里指南军向北军宣战，南北战争由此开始。
⑥ 弗吉尼亚州一地名。

的那魔鬼般[①]的嘲讽——欧洲的干预形同锡拉[②]一样可怕，各自由州处处是同情脱离联邦的各阶层人物，好似查瑞狄司[③]一样危险（其人数比想象的要多）——夏天的长途行军——比如1863年向葛底斯堡的突进，汗水烫手，中暑的极多——由胡克[④]率领在昌斯洛维尔[⑤]森林中进行夜战——冬日的扎营——军狱——医院（啊！啊！这些医院啊）。

是脱离之战吗？不，让我们称它为联邦之战吧。不管称它什么，它离我们还是太近——范围太大，阴影太靠拢——它的分枝尚未长出来（但一定会长出来的），远远地伸向未来——其中最有说明意义的枝椏尚未长出来。从这些场面和这四个年头的时代中会出现伟大的文学——这个时代把当地人民的感情、第一流的描绘和生与死的风暴压缩了几个世纪——这些场面和这四个年头是人们将来在历史、戏剧、传奇乃至哲学等方面加以利用时取之不尽的富源——是未来全美国的诗歌、艺术（也包括人的个性）的脊柱——我认为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这比荷马笔下被围困的特洛伊，比法国战争，甚至比莎士比亚的作品还要宏伟得多[⑥]。

我应当打住，不讲这些，而说一说我给自己规定和限制的

---

① 指德国民间故事《浮士德博士生平》里的魔鬼。浮士德将自己的躯体和灵魂都卖给了魔鬼，以满足自己的愿望。后来，德国大文豪歌德（1749—1832）也以此为题材写出了《浮士德》这一杰作。

② 意大利墨西拿海峡上的岩礁。

③ 该岩礁对面著名的大漩涡。

④ 北军将领（1814—1879）。

⑤ 弗吉尼亚州一地名。

⑥ 惠特曼在不少文章里提出过这个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是《民主展望》。

题目。关于林肯总统究竟是如何被害的，人们写得虽然很多，但是也许大多数人的头脑里都缺乏很具体的真相。我看了当时写下的笔记，后来多次加以修改，并作过最后的订正。

1865 年 4 月 14 日这一天，在全国都是很愉快的一天——精神上的气氛也是很愉快的——这漫长的风暴，凄惨黯然，兄弟自相残杀，充满鲜血、疑虑和郁闷，终于随着绝对的民族大胜利，日出东方，随着脱离主义的完全破产而成为了过去，结束了——我们几乎不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了！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① 的苹果树下投了降。南军的其它两翼部队也随之立即投降。不知当时这情形可是否真实。世界上本来有的是不幸，失败和混乱，难道从这些当中真地出现了可靠无误的计划，像上帝发射出来的纯洁之光一样的贤明领导真地出现了？所以我说这一天很吉利。出现了早吐芽的草和早开的花。（我记得我当时在那里停留，季节提前了，许多丁香花盛开着。这确实是出人意料的巧合，它无端地对发生的事件产生了作用，我看见绽开的丁香花，闻到这花的香味，我便由此想起那天发生的大悲剧②。没有一次不是这样。）

一些次要的内容，我不必多述。这桩大事正加快进行。华盛顿的小小午报《晚星》的销路很好，在第三版上足有一百多处显眼的广告中登着：**总统和他夫人将于今晚光临戏院……**（林肯喜欢看戏。我就看见过他好几次。他本人在几个世纪以来为真正的历史舞台所熟知的暴风骤雨般的话剧中一直担任主要

---

① 弗吉尼亚州一地名；南军将领罗伯特·李（1807—1870）于 1865 年 4 月 9 日在此向北军投降。

② 参阅惠特曼的长诗《当近日紫丁香在庭院里盛开》第一节的三句：当近日紫丁香在庭院里盛开/那颗硕大的星星在西边的夜空陨落/我哀悼，并随一年一度的春花永远哀悼。“星星”“陨落”即指林肯的殉难。

角色，此刻却兴趣浓厚、全神贯注地坐在戏院里观赏这些稻草做的傀儡，跟着他们可笑的动作、不合时宜的气概和浮夸的台词去转，我记得我曾觉得这真是有趣。）

这一回，戏院里挤满了人。很多女士穿着艳丽花哨的衣装，军官们穿着制服，知名人士和年轻人也很多；像往常一样，点着一组一组的煤气灯；人多气氛又欢乐，自然有吸引力；有香气，有小提琴和笛子奏出的音乐。（胜过这一切的是到处充满着深远而不很明确的奇迹——**胜利**，国家的胜利，联邦的凯旋，都洋溢在空气之中；这种想法和这种感觉比音乐和香气更加使人振奋不已。）

总统按时来到剧院，同他的妻子一起坐在二楼一个大包厢里看戏。这个大包厢由两个包厢合并而成，挂着国旗，很是隆重。这出戏有几幕几场——写得十分离奇，也有几分可取，至少可以使白天操心或者做生意劳神的观众们轻松一下，因为它对观众的道德品性、感情品性、美学品性或精神品性都没有丝毫作用——这出戏（《我的美国表亲》）里也有所谓的人物，此外还有一个北方佬；在美国北方当然是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剧本是写他在英国，用了各式各样的无聊的对白，情节，布景和魔术般的人物和场景，也算是一出现代的通俗戏。说它是喜剧也罢，叫它别的名称也好，或者说它什么都不是也行；演了大概两幕的时候，不知是为了衬托还是为了圆满了结——好像大自然和伟大的文艺之神在嘲笑这些可怜的戏子似的——加进了一幕，实在难以把这一幕说确切（因为戏院里的好些观众，这时感到眼前一片模糊，像在做梦，一团漆黑），所以我也只能这样描写得非常不全。戏中有一幕里是个现代的客厅，那位不可能有的北方佬对两位前所未有的英国女子说他不是富翁，所以打跟他结婚的算盘是万万办不到的；后

来话说完了，剧中的三个人都退了场，戏台上空了片刻。就在这时，刺杀阿伯拉罕·林肯的事件发生了。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其后果都是严重的；围绕这事件，这后果将把它对新世界的政治、历史、艺术等等的影响延续到未来的好多个世纪，但事实上，这重大事件，真正的谋害却是悄悄地、简简单单地发生了，跟最平常的事一样——好像植物生长时，一个花蕾打苞一样，一个豆荚开花一样。戏停了，撤景了，响起了嘈杂的声音；从这嘈杂的声音中响起了闷闷的枪声；当时观众当中没有几个人听见这枪声——但是顿时寂静了片刻——无疑出现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惊恐情绪——然后在总统包厢里装饰着并隆重地挂着星条旗的空隙处突然冒出一个人；他爬上栏杆，在栏杆上站了一会，跳到戏台上（高度大概是14英尺或15英尺）；他着地不稳，鞋跟绞到了挂满戏台的幕布（是一面美国国旗）里，一只腿跪倒了，定定神，站起来，好像无事一样（其实他扭了踝骨，不过当时没有感觉到）——于是这个叫布斯[1]的凶手，身穿棉布黑衣，没有戴帽子，一头乌亮的头发，眼睛像野兽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和决心；他镇静得出奇，一手举起刀——挨近舞台灯向前走——把他那张具有雕塑美的脸正朝着观众，壁虎似的眼里闪着光，像是绝望又像是疯狂——喊出了“这就是暴君的下场”，那声音坚定沉着——然后他不紧不慢地斜穿过戏台，到了后台不见了。（这可怕的场景——使戏台上的表演显得荒唐可笑——布斯事先是不是曾经一一排练过呢？）

片刻的寂静——一声尖叫——大叫一声**“杀人啦”**——林肯夫人把身子探出包厢，脸色惨白，嘴唇惨白，指着那个往后退去的人影，不由自主地喊，**“他杀了总统”**。片刻的奇怪而不

① 约翰·布斯（1838—1865），美国演员。

可信的焦急——然后是洪水暴发——然后是恐怖、吵嚷、失措交织在一起（屋后有急快的马蹄声）——人们穿过椅子翻越栏杆，乱成一团——混乱，恐怖，不可收拾——妇女晕了——虚弱的人倒了，被人踩了——惨叫声四起——宽阔的戏台上突然满台是形形色色的人，密密麻麻，挤得透不过气，像在举行什么可怕的狂欢节——观众一涌而上，至少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涌上去了——男女演员穿着戏装，脸上化着装，那极大的惊恐透过脂粉显露了出来——尖叫声，吵嚷声，乱七八糟的说话声——成两倍成三倍的增大——有两三人总算是把水从戏台送到总统包厢去了——有些人想爬到包厢去——等等，等等。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突然来了总统卫队的士兵和别的一些人。他们冲进来——（一共大约有两百人）——他们直捣戏院，走过层层看台，特别是上面的几层看台，他们火冒三丈，还真是用枪上的刺刀、步枪和手枪对准观众，嚷着：**“出去！出去！妈的——”**……那天晚上戏院里的混乱情形就是这样，至少当时的气氛大致是这样的。

外面也一样，是震惊和疯狂的气氛，人群暴怒，随时要伺机发泄，多次几乎错杀了无辜者。有一件事特别使人激动：那狂怒的人群就是不放过某男子，不知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那男子说了什么话，也可能是毫无理由，正要把那男子吊在附近的一个灯柱上，这时几名英勇的警察把他救了，把他围在当中，经历许多危险，一路推推搡搡，好不容易才慢慢地把他送到了警察局。这是全部事件中的一个恰当的插曲。人群涌来涌去——夜，喊叫，苍白的面孔，许多受惊的人想摆脱出去但又摆脱不了——那个受到袭击的男子尚未逃脱死亡的虎口，看上去像具死尸——坚定沉着的六名警察没有带任何武器，只拿着小警棍，严正而沉稳地挤过潮水般的人群——成了这场谋害大悲剧的一

段适当的附加乐章。他们把被护送的人交给了警方，让他在那里过一夜，第二天早上便放了他。

在这场大混乱中，在怒冲冲的士兵里，在观众和人群里，在戏和全体男女演员里，在胭脂瓶、亮晶晶的金属衣饰以及煤气灯里——国家最优秀最美好的生命之血慢慢从血管滴出来，唇上已开始出现死亡的小小的泡沫——死亡之液浆已开始在嘴唇上冒起了泡沫。

阿伯拉罕·林肯被杀害时肉眼所见的桩桩件件和四周之事，其真实情形就是这样的。脱离联邦的企图就此告吹；四年的战争就此结束。但是，主要的大事却在后来才微妙地、暗暗地发生，也许是在很久以后才发生——既不是军事的、政治的，也不是历史的（尽管重大）。我认为这一死亡之悲剧的某些次要和间接的后果才是最大的大事。刺杀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并不是说林肯先生像串珠子似的把这个时期的主要论点和人物都串在他事业的这根单线上了。也不是说他忽而乖僻忽而又不乖僻，给这共和国打上的记印比别人迄今打下的记印更加显著、更加经久（甚至胜过了华盛顿打下的记印）——依我之见，除这些原因之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个悲剧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还蕴于再珍贵不过的感受之中（而且全然是我们的亲身感受）——想象的和艺术的感受之中——文学的和戏剧的感受之中。指的不是一般的或浅薄的感受，而是说这种感受对于这个民族、这个时代都是非常珍贵的。事件众多，互相矛盾，却终于有了一个诗情最上上、独一、中心、图画似的结局。那使人迷惑、动乱而复杂的脱离联邦时期终于达到了顶点，好似一道闪电，在一瞬间便对它作了阐明——是一次简单而猛烈的行动。那么多的血腥和令人愤怒的问题达到了尖锐的极点并获得解决，这说明在无处没有的时间舞台上，一头是历史的

文艺之神，另一头是悲剧的文艺之神，等到顶峰的时刻到来，二神便突然鸣钟落幕，就此结束作者笔下那漫长剧情中的最后一幕，让它放光发热，画面生动，比虚构还要离奇。这光和热发得适当——这结束适当！会想象的人，要进行研究的人该是何等地喜爱这些事啊！美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所有的伟大之死，不论是远是近，罗马元老院里的凯撒也罢[①]，在暴风雨之夜死于圣海伦娜岛的拿破仑也罢，派里奥洛戈斯[②]殊死战斗倒在希腊人的尸骨堆里也罢，安详年迈的苏格拉底[③]饮下毒药也罢，都超不过脱离联邦战争的最后结局。这一结局就在一个人的一生[④]之中，就在我们之中，就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为三百万奴隶赢得解放的命运，终于分娩并诞生了我们这个真正自由的共和国。她的新生，从而使我们开始了同心缔结的联邦大业，并与之一同地久天长。

美国未来的爱国者和联邦支持者，不论是在美国的北方还是在南方，都受不到比这次更好的教诲。说到底，一个国家的最伟大人物的最终教益倒不在于他们的事业本身，也不在于事业对时代或国家的直接影响。英勇卓越的生——尤其是英勇卓越的死——的最终教益在于它间接地渗入了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经历种种曲折，世世代代无误地给那一时代的青年人、成年人的个性、也给全体人民的个性添加色彩和增强质地。这样一来，全体人民就有了粘结性，更加精深，更加潜在，强过任何成文的宪法、法庭或军队——也就是说，这死同人民完全是

① 凯撒死于元老院内。

② 希腊君主。

③ 希腊哲学家（公元前469—399）。

④ 指林肯的一生。

血肉相连，是人民之首要，是人民之必需。真怪（难道不有一点怪?)，战役，英烈，痛苦，鲜血乃至行刺竟然凝聚——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持久地凝聚起来——成为了一个国家。

我重说一遍——一个民族的伟大之死，每一个国家的戏剧性之死——都是它最重要的继承下来的价值——有时还超过了它的文学与艺术（正如英雄超过了他的最完美的肖像，正如战役本身超过了讴歌战争的最优秀的歌曲与史诗)。藏在一切悲剧——希腊大师们——一切大师们的名著的后面的要点岂不就在此？啊，如果古希腊人有林肯这样一个人，根据他又该写出何等的戏剧三部曲，何等的史诗来呀！那吟诵的诗篇又该怎样把他吟诵出来呀！这位有些古怪的高个子又将何等迅速地去到那个凡人使神精力充沛而神又使凡人立地成佛的地方呀!林肯，林肯的时代，林肯之死——与任何时代、任何死同样伟大——完全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土生土长的。(我有时确实感到我们美国的时代，我们自己的舞台——我们所认识并同我们握过手、谈过话的演员们——比埃斯库罗斯的任何作品都更具有命运色彩——比特洛伊城外的士兵更加英勇——为我们的民主政体提供了比阿加曼农[1]更加自豪的卒中之帅——同尤利西斯[2]一样有勇有谋的人中之楷模——比普莱姆[3]之死更加凄惨之死。)

过几个世纪之后（我认为，要把我们美国的生活，或者说要把民主政体的生活真正撰写出来，描绘出来，必须有几个世纪的时间)，一些重要的史学家和戏剧家会寻找某个人物或某个事件，这个人物这个事件的含意足够深刻；他们还会想起我们

① 攻打特洛伊城的希腊勇将。
② 即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
③ 特洛伊之王。

这个动乱不安的十九世纪（不止在美国，也遍及整个政治的、社会的世界）；他们会寻找某种东西来了结欧洲封建主义的灿烂过程及其洋洋大观和等级偏见（我们美国也不免是这渊远年代留下的后代）；他们会寻找某样东西来彻底证明合众国历史上这变革最伟大的（也许是这世界、这纪元最伟大的）一步——全部、绝对地废除并消灭了美国的蓄奴制度——那时，他们这些史学家们将寻找不到什么东西；对他们这一目的稍有裨益者，莫过于阿伯拉罕·林肯之死。

对文艺之神可贵的，对这个国家，对全人类，则是三倍的可贵；对这个联邦是多么宝贵，对民主政体是多么宝贵——难以表述的宝贵，永远宝贵——便是他们的这第一位殉难的首领。

在海边的一个冬日

原来的题目叫《在海边的一个晴朗的冬日》，是《花甲之年不停笔》中的一节；载1881年1月20日的《危机》第一期。

——译者

前不久，十二月的一天，天气晴朗，我坐上坎登至大西洋城这条老铁路线的火车，历时一个多钟头就到了新泽西的海边，在那里过了一个中午。我出发得很早，一杯美味的浓咖啡和一顿丰盛的早餐使我精力充沛（是我的好姐姐露亲手做的——食物可口之极，容易吸收，使人强壮，后来一整天都称心如意）。最后一段旅途，大约有五六英里，火车开进了一片广阔的盐泽草地；那里咸水湖交错，小河道纵横。营茅草的香味迎面扑来，使我想起了"麦芽浆"和我家乡[①] 南部的海湾。我本可以到了晚上再到这平展而芬芳的海边大草原尽情地游玩的。从十一点钟到下午两点钟，我几乎都在海边，或是在望得见大海的地方，听大海的沙哑的低语，吸入凉爽、使人愉快的清风。先是坐车，车轮在坚硬的沙地上匆匆驶了五英里，却没有什么进展。后来，吃过饭（还有将近两个钟头的余暇），我朝着一个方向走去（见

---

① 惠特曼生于长岛。

不到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小屋，看样子是海滨浴场的客厅；周围的景色，任我独览——离奇有趣，使人心旷神怡，无遮无挡——我前后左右，都是一片菅茅草和磁麻草——空旷，简朴而毫无装饰的空旷。船在远方，再望远处，只能看见一艘向这儿驶来的轮船拖着一缕黑烟；海船，横帆双桅船和纵帆双桅船更是清晰可见，其中大多乘着强劲的风、鼓扬着船帆。

海上，岸上，都充满了魅力，令人神往！它们的简朴，甚至它们的空旷，多么令人思量不绝啊！它们或间接或直接地在我心中唤起了什么呢？那伸延开去的海浪，白灰色的海滩、海盐，都单调而无知觉——全然没有艺术，没有歌词，没有话语，也不风雅，这冬日却是无法形容地令人鼓舞，冷酷然而看上去却是如此柔美，如此超乎世俗，比我读过的所有的诗、看过的所有的画、听过的所有的音乐都更加深刻而难以捉摸地打动我的感情（但是，我要说句公道话，这也许正是因为我已经读过那些诗，也听过那种音乐吧）。

海 边 幻 想

此文原来用的不是现在的题目，原是《花甲之年不停笔》中的一部分。该文的最后一段题为《海的幻想》；后来惠特曼删去了文中最后的一句："国家以及其它等等是什么含意，我都不想确定；我只想确定这广阔而孤独的海滩是什么含意——它就是没有被人发现过，没有被航行过、人迹也没有到过的海和岸。"惠特曼晚年时写的组诗《古稀之年》中有一首《啊，大海，你有高贵而像壳一样的嘴唇！》里也抒发了类似的感情。

——**译者**

我小时候就有过幻想，有过希望，想写点什么，也许是一首诗吧，写海岸——那使人产生联想和起划分作用的一条线，那接合点，那汇合处，固态与液态紧紧相连之处——那奇妙而潜伏的某种东西（每一客观形态最后无疑都要适合主观精神的）。虽然浩瀚，却比第一眼看它时更加意味深长，将真实与理想合而为一，真实里有理想，理想里有真实。我年轻时和刚成年时在长岛，常常去罗卡威的海边和康尼岛的海边，或是往东远至汉普顿和蒙托克，一去就是几个钟头，几天。有一次，去了汉普顿和蒙托克（是在一座灯塔旁边，就目所能及，一眼望去，四

周一无所有，只有大海的动荡)。我记得很清楚，有朝一日一定要写一本描绘这关于液态的、奥妙的主题。结果呢？我记得不是什么特别的抒情诗、史诗、文学方面的愿望，而竟是这海岸成了我写作的一种看不见的影响，一种作用广泛的尺度和符契。(我这里向年轻的作家们提供一点线索。我也说不准，不过，除了海和岸之外，我也不知不觉地按这同样的标准对待其它的自然力量——避免追求用诗去写它们；太伟大，不宜按一定的格式去处理——如果我能间接地表现我同它们相遇而且相融了，即便只有一次也已足够，我就非常心满意足了——我和它们是真正地互相吸收了，互相了解了。)

多年来，一种梦想，也可以说是一种图景时时（有时是间或，不过到时候总会再来）悄悄地出现在我眼前。尽管这是想象，但我确实相信这梦想已大部分进入了我的实际生活——当然也进入了我的作品，使我的作品成形，给了我的作品以色彩。那不是别的，正是这一片无垠的白黄白黄的沙地；它坚硬，平坦，宽阔；气势雄伟的大海永远不停地向它滚滚打来，缓缓冲激，哗啦作响，溅起泡沫，像低音鼓咚声阵阵。这情景，这画面，多年来一直在我眼前浮现。我有时在夜晚醒来，也能清楚地听见它，看见它。

裸身日光浴

此文最初发表时，题目为《病后的时光》，是《花甲之年不停笔》中的一部分；载1881年4月9日《危机》第二期。惠特曼于1873年1月23日中风，1876年又逐渐康复。

——**译者**

星期日，8月27日（1878年）——我又一天没有明显的虚弱和病痛的感觉。空气新鲜，我慢慢一跛一拐地走过这乡村的小路和田野，独自同大自然——开阔、无声、神秘、遥远但是摸得着而且动人的大自然——坐在一起；这时，平静和营养好似从天而降，奥妙地渗入了我的心田。我同这景色、这快活美好的日子合为一体了。我徘徊在清澈的溪水边。这里，溪水轻柔的汩汩声使我宽慰；那里，它那落差为三英尺、一泻而下的刺耳的哗哗声也使我宽慰。哦，忧伤的人们啊，你们身上潜在着可供挑选的资格，从河岸、树林和田野那里获取可靠的功效吧。两个月里（1877年7月和8月），我已经获得了这种功效，使我恢复了健康。每天过着隐居的生活——每天至少有两三个钟头是自由自在的，一丝不挂，沐浴日光，不言不语，毫无羁绊，没有书籍，不拘礼节。

我大大恢复了健康是靠什么，读者，我可不可以告诉你呢？

那就是将近两年来，我时而离开陆地时而回到陆地，不吃麻醉药也不吃内服药，天天都在户外。去年夏天，我在那条小河边找到一个特别幽静的小山洼。它原先是一个很大的泥灰岩采掘场，现在已经废弃，长满了灌木，大树，青草，还有一簇柳树，河滩蜿蜒，一股清清的河水从当中流过，有两三个小瀑布。每逢天热，我就来到这里避暑，直到今年夏天。在这里，我体会到了他老先生① 的话：一个人孤零零呆着时是最不孤独的。我从不曾跟大自然挨得这样近，大自然也从不曾跟我挨得这么拢。我还是照老习惯，几乎是自动地当场用铅笔把心情，情景，时光，色调和轮廓都记下来。我且来专门写下最近的一个愉快的上午。它是那么安静而纯朴，那么不同凡响而自然。

早餐之后一个多钟头，我一路去到前面提到的那个小山洼的幽深处。那里成了我、几只画眉鸟和猫声鸟的天地。西南风轻轻吹过树梢。正是我像亚当那样② 洗空气浴、擦洗浑身上下的好地方和好时光。我将衣服挂在附近的栏杆上，戴一顶宽边草帽，穿一双便鞋，多么惬意的两个钟头啊！先用硬而有弹性的毛刷擦胳膊，胸部和两侧，擦到皮肤发红——然后半截身子浸在清澈流淌的河水里——从容悠然，多多休息，多多停歇——每隔几分钟便光着脚在附近的黑淤泥里来回走动一阵，让脚在松软的泥土里洗泥浴——在清澈的流水里漂洗两三次——用香毛巾擦——在阳光下无所用心地在草地上漫步，时而停下休息，然后再用毛刷擦洗——有时我随身带着轻便小椅，因为我活动的范围很大，将近一百杆③，感到很安全，不受打扰（即便偶有

① 可能是指美国超验主义者、作家亨利·梭罗（1817—1862）的话。

② 指裸身。

③ 美国计量单位。一杆等于5.0292公尺。

打扰，我也毫不害怕)。

我在草地上慢慢地走着，灿烂的阳光照出我的身影，身影跟我一起往前走。我似乎同周围的每一样东西融成了一片，跟它们一样健康。大自然裸着身子，我也裸着身子。懒散了，轻松了，喜悦而平静了，就什么也不去想了。但我还是有兴致这样想过：或许我们心中对大地、阳光、空气、树木等所抱的亲善感情，仅靠眼睛和心智是领悟不到的，而要靠整个躯体去领悟，我既然不遮住眼睛，何妨也不遮住肉身呢？在大自然中畅快地、精神健全地、静静地裸着身子！啊，城里的贫病者、好色者如果能够真正地再一次了解你，那该多好呀！裸身岂不是下流？不，从本性说，是不下流的。下流的倒是人们的思想，人们的复杂头脑，人们的恐惧，怕丢了脸。心情不高兴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衣服令人讨厌而弃之不穿，而且衣服本身就不成体统。或许他或她(何止成千上万啊!)从来不配享受大自然赤裸的自由驰骋——从来不懂得什么叫纯洁，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忠诚、艺术、健康。(或许古希腊人所阐明的最优秀的哲理、美、英雄品质、精神的全部课程——文明世界所熟知的这各门学科中最高的高峰和最深的深海——正是来源于希腊人对于裸身的那种自然而虔诚的观念。)

最近两个夏天，我度过了无数这样的时日——我的健康能够得到部分恢复，多亏了这些时日。也许有些好心人认为，这样消度时光和思考，未免不高明和愚蠢。也许是这样吧。

栎树下的遐想——梦

6月2日（1878年）——东北部这场阴沉沉的暴风雨到今天已是第四天。前天是我的生日，现已进入六十岁的年头了。这几天又是风又是雨，我天天穿着套鞋，披着防雨的毡子，去到池塘，躲在一棵栎树下面；现在信笔写上几句。云块黑如烟，悄然无声，迅猛地滚过天空；嫩嫩的绿叶在我的四周摇曳；风不断地在我头顶上刮，嘶哑而又像音乐使人感到安慰——大自然的强有力的耳语。我独自一人坐在这里，缅怀自己的一生——事件和日期联系在一起，像链条上的环结，既谈不上是悲也说不上是喜，今日在这栎树之下，在雨中，心情平淡无奇得很不一般。

但是，我的这棵大栎树——茁壮，充满生机，青葱——树蔸有五英尺粗。我常跟它在一起，也常坐在它下面。旁边还有郁金香树——树中的阿波罗——高大优雅，却又壮健坚硬，那下垂的簇叶，那伸出的枝桠，都是无与伦比的；这美丽、充满生机、枝叶繁茂的生物如果愿意，简直可以走动。（前些日子我恍恍惚惚，像做梦，梦见我心爱的树走来走去、遛达来遛达去，好不奇妙——其中的一棵从我身旁经过时弯着身子对我轻轻说了一声：我们现在这样做可不一般，只是为了你呀。）

我 们 三 个

7月14日(1878年)——我的两只翠鸟仍常常飞到池塘来。今天风和日丽，气温宜人；正午，我坐在水声汩汩的小溪旁，用一支法国自来水笔沾在透明的水晶墨水瓶里，一面写下这篇短文，一面看这一对翠鸟嬉戏着斜斜飞过水面，飞得那么低，几乎擦破了水面。那里好像只有我们三个。将近一个钟头，我跟它们在一起，悠闲地看它们急飞而来，一掠而去，在空中嬉戏，有时飞到小湾的尽头，消失片刻，然后再飞回来；大都在我看得见的地方表演它们的飞翔，好似它们知道我领会并且理解它们的活力、灵性、忠诚，以及飞过广阔的草地、树林、蓝天而画出的个个图形，急速，渐渐消失，精美，好似电流流动而无声。这时，溪水潺潺，我四周的树枝在阳光下显出斑斑点点的树影，凉爽的偏西的西北风飕飕地轻轻吹过密林和树梢。

在这幽静之地的美不胜收的景物当中，我看见蜂鸟，长着暗灰色薄纱翅膀的蜻蜓，还有各色各样美丽而素净的蝴蝶，在草木和野花间悠闲地拍翅飞舞。毛蕊花已经冒出了它那宽大叶子的叶床，花茎有时有五六英尺高，现已点缀着金黄色的球形花朵。马利筋（我写此文的时候，看见一只很大的黑黄二色的东西停在上面）也开了花，红色的缘缨非常精巧；羽状的花一簇一簇，非常茂盛，那上尖下粗的花茎在风中摇曳。不论我是漫步还是坐着，到处都是这样的情景。最后的半个钟头，林中

有一只鸟不停地唱着简单、动听、有旋律的歌，唱了整整半个钟头。(我自信，有的鸟歌唱，有的鸟在附近飞翔嬉戏，都是特意为了我。)

威廉·柯伦·布莱恩特[1] 之死

纽约市——6月13日，乘下午两点钟的火车从费城西部来到泽西城，会到老朋友J·H·J夫妇，到了他们的那座大屋子；家大（人也慷慨），我感到安适，毫不拘束——86号街附近的五号大街那边十分安静，清风徐徐，俯瞰着公园周围稠密的树木——空间大，天空阔，鸟儿吱吱地叫，空气很新鲜，没有气味。上路前两个钟头，看见给威廉·柯伦·布莱恩特举行葬礼的布告，非常想去参加葬礼。大约三十年前我就已认识布莱恩特先生，他对我非常和善。多年来，我们总是断断续续地会面，一起聊天。我觉得他有他特有的社交方式，也很受人爱慕。我们两个都爱步行。我在布鲁克林工作时，他来看过我好几次，总是在下午大约过了一半的时候，我们一逛就是几英里，两个人一直逛到贝德福或者弗拉特布许，直到天黑。一边逛，他一边对我细述欧洲的风光——城市啦，面貌啦，建筑啦，艺术啦，尤其是意大利——他去过那里旅行。

7月14日（1878年）——葬礼——这位善良、纯

① 美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1794—1878），善于写描绘自然景色的抒情诗歌。

洁、高尚的老公民和诗人躺在棺木里，盖了棺——举行了他的葬礼。在精神上和感觉上，那场面都是庄严、感人至深、朴实的。白发苍苍的老者和名人聚集一堂，引人注目——圣歌以及其它乐曲都演奏得十分精心——时间快到正午，阳光射进色彩柔和的窗子，教堂里依然很暗——向诗人致了颂词，他酷爱大自然，他歌唱大自然的景象和季节——最后以下面这段恰如其分的著名诗行结束：

我望着光辉的天空，
　和周围的青山，
我想到在这土中，
　长眠而平平安安，
最好是在六月百花盛开，
小溪的歌声愉快，
　丛林的歌声欢悦，
挖墓人替我挖墓地，
将破开青山上的草皮。

草原平原尽入诗[1]

游历伊利诺斯、密苏里、堪萨斯以及科罗拉多之后……

我们的小孩子一出世就将看到这世界上最富裕、最先进的亿万人居住在这大草原、大平原和密西西比流域一带。这想法固然美妙，不过我不禁感到更加美妙的想法却是将美国所有这些无与伦比的地区熔入完美的诗歌或其它文艺作品的加工器里，全然是西部的，崭新的，无限的——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丝毫没有欧洲土壤、意识，没有那种固定的框框和千篇一律的内容的痕迹。我日日夜夜在这里游历——真是令人振奋！——不仅有空旷和浩瀚之感，还有当地的每一情景，处处都有独特的东西——仙人掌，石竹，野牛草，鼠尾草——向后倾斜的远景，在整个白天都呈环形的地平线，尤其是在上午——以前很少知道的清冽洁净而精细的食物，有益于肺部——大火在地面留下的斑斑黑迹与条痕——犁得很深的“防火”垄沟——沿路筑起的歪歪斜斜的挡雪板，以防铁路在冬天积雪——草原上的狗和成群的羚羊——稀奇的“干河”——时而看见一个“地洞”或畜栏——赖利堡和瓦莱斯堡——北部平原的小镇（如同在海上

① 伊利诺斯等州多草原；大平原一般指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平原地带。

的船只），伊格尔泰尔，凯奥蒂，夏延，阿加特，莫诺托尼，基特卡森——在这些地方总能看见蚁冢和野牛打滚的泥沼——总能看见成群的牛和成群的牧牛人（“牛仔”），他们对我来说真是一些奇怪而有趣的人，眼睛像鹰的眼睛一样锐利，皮肤晒得黝黑，头戴宽边帽——总是身不离马，放松的两只胳膊微微抬起，一面骑马，一面摆动着胳膊。

埃德加·坡的不同寻常[①②]

原载1882年6月3日《评论家》。

——译者

1880年1月1日。在诊断叫做人性的这种疾病时——姑且认为这就是我要谈的这个人及其作品的主要情绪吧——我认为诗人是当居首位，表现最为突出。包括音乐家、画家、演员等等在内，把艺术家看作一个整体，把其中的每一个人和全体看作诗歌这一飞转巨轮的辐条和轮缘，诗歌是整体的中心和轮轴，那么，我们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去仔细研究时代的成因、发展和记载时代的情况和弊端呢？

大家都公认，对于男男女女来说，什么也比不上生活完善而高尚，道德洁净无瑕，行动愉快得体，身体健康而纯洁，行为适度，同情心这种人的感情成分也要分寸恰当——在所有这些方面，生活都不紊乱，不停歇，不疲倦，直到最后。但是，对

---

① 惠特曼在不少诗、文中谈过这一观点。他认为文学的作用比政治更为深远："……要胜过以往，那就必须要有生气勃勃的然而还是未知的文学……"惠特曼还说过，如果美国能够出现几个真正的大诗人，那是"比美国全部宪法、立法和司法关系以及迄今的所有政治、战争、物质的经验更具有坚实性也更具有精神上的完整性"。

② 埃德加·坡全名是埃德加·爱伦·坡。通常简称爱伦·坡。

艺术家的感官来说，也还有另一种性格更为可贵（对明和暗交映的喜爱都极其强烈）。性格虽然达不到完善、美好、英雄式的程度，但它作为目标却是始终存在的。它屡经失败、忧伤、暂时的挫折，但一再重现：每每遭到忽视，但只要头脑、肌肉、声音听命于我们的意愿，仍然能被热情地坚持下去。这样的性格，我们或多或少可以从彭斯、拜伦、席勒和乔治·桑身上看到。但是我们从埃德加·坡身上却没有看到这样的性格。（这都是三天来断断续续读了他的一本诗集所得出的结论——我去湖边漫步，每次都随身带着它，一点一点地读完了。）爱伦·坡对这种性格作出的贡献无疑是他表现出了一种与它完全相反、根本对立的性格，因而对前者作了几乎是最恰当不过的阐明。

一眼就能看出的道德原则，具体的人和事及其英雄行为，朴素的心灵在坡的诗里是几乎没有的。他的诗句表现出技巧和抽象美的巨大才能，诗韵技巧过度，过分偏爱黑夜题材，每一页背后都隐隐现出恶魔般的阴影——总之，可以将其比作想象文学中的电光，亮得刺眼，但没有热量。诗人的生涯、对往事的回忆以及他的诗歌都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吸引力。对于能够领略其微妙的回溯和回顾的人来说，后者无疑是把诗人的出生同诗人的祖先联系起来，把诗人的童年时代同青年时代联系起来，把诗人的体魄同诗人所受的所谓教育联系起来，把诗人的学习同在那时的巴尔的摩、里奇蒙、费城、纽约文学界和社交界的朋友们联系起来——不仅是那些地方和情况本身，时而还在于，而且常常在于表现出的一种奇特的嫌恶和反应。

下面的话引自 1875 年 11 月 16 日华盛顿《星报》，也许有助于那些关心此事的人进一步了解我对这位有趣人物和我们这个时代影响的看法。那一天大概在巴尔的摩为坡的遗体举行了重新安葬的仪式，而且立了墓碑：

"'这个老灰胡子'①正在华盛顿访问，到了巴尔的摩，虽然身患偏瘫，还是同意蹒跚而来，在台上悄悄坐下，但拒不发言，说'我心情激动，今天止不住要来此纪念坡，我依从了；但我毫无发言的愿望，亲爱的朋友们，这我也是必须依从的。'这群人不拘礼节，在仪式完毕之后的交谈中，惠特曼说，'直至最近，我长期以来不喜欢坡的作品。我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诗歌，灿烂的阳光，徐徐的清风——纵然感情激动奔放之时，也是健康的力量而不是谵妄状态的力量——才永远具有永恒的美好品德。坡当然没有达到这种要求，但他的天才博得了一种特殊的承认；我也完全承认，我赞赏这一天才，也赞赏他。

"'有一次我做梦，看见海上有一只小船在深夜的风暴中破浪行驶。船上的帆和索具都不齐全，也不气派，很像我常见到的停靠在纽约周围或长岛海湾附近摇摇荡荡，悠然自在的精致小游艇——它现在帆破桅折，在这黑夜的狂风大浪中疾驶，难以控制。甲板上站着一个瘦小而漂亮的身影，很是模糊，他显然正在欣赏那恐惧、阴暗和混乱。他是这一切的中心，也是这一切的牺牲品。我在梦中恍惚看见的这个人也许就象征着坡，象征着他的精神，象征着他的命运，也象征着他的诗歌——这些全是阴暗的梦境。'"

还可以谈很多，但是我更加愿意探明我在本文开头所提出的看法。某一时代的能力，存在的缺点和潜流（比表现在外的最大的潮流往往更加重要），都是由这一时代极得人心的诗人们准确无误地表现出来的。十九世纪有迷恋绚烂而古怪的诗歌的爱好者——他们又表现了什么呢？诗歌文化往往不可避免地趋于病态、不正常的美——技艺主张和精雕细琢都使人厌恶——

① 指惠特曼。

摒弃第一手的永恒而民主的具体内容——身躯，大地，海洋，性爱等等——却代之以第二手乃至第三手的内容——这些对当前的病理研究又有何影响？

贝多芬的七重奏

除这篇短文外，惠特曼还写过另外一些谈音乐的散文，如《巴门诺克书简》；在诗歌中则有《神奇的小号手》、《风暴的得意音乐》等等。

——**译者**

1880年2月11日。今晚在费城一家歌剧院的休息厅里听了一场好音乐——乐队小，却是第一流的。音乐从未像今天这样铭刻在我的脑海，荡漾在我的心中，使我得到慰藉——从未像今天这样证明它那激励心灵的力量，简直无法用言词去说明它。由选择精良、配合完美的乐器（小提琴，中音提琴，单簧管，法国号，大提琴和低音提琴）来演奏贝多芬的一首七重奏名曲，尤其使我神往，感到了许许多多的奇迹。优雅而纵情，有时如同大自然在阳光下的山腰上露出欢欣的笑意；如风一般庄重、坚强而单调；法国号响彻枝叶交错的森林，引起渐渐消失的回声；波浪静静漂流，突然涌起汹涛，猛力扑打，轰隆作响，气势澎湃；发出阵阵短暂的打动人心的笑声；有时令人不可思议，好像大自然自己喜怒无常——但大部分是自然、平易流畅、无忧无虑的——往往是光着身子的幼儿玩耍或熟睡时的那种神情。甚至观看小提琴手们拉动琴弓是那样熟练也使我大受裨益——每一个动作都有意思。像我有时那样，我不禁海阔天空奇

想起来，好似满林子的鸟儿在歌唱，其中有一段朴素和谐的二重唱，就像两个人在不断于启示而无垠，但毕竟是向更加无垠更加富于启示的星系慢慢移近，他现在是不是正在这宇宙的星系间飘荡呢？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在一个明朗的夜晚，万籁俱静，人们得到了问题的答案；这是最恰当的答案。对我也是一样；每当某种特别可悲之事情或令人苦恼的问题使我闷闷不乐，我便等到有一天去到户外，在星空之下去寻找最后的无声的满足。

赞四诗人

载 1881 年 5 月 7 日《评论家》。

——译者

1885 年 4 月 16 日。看望了朗费罗，虽短暂却愉快。我本不配别人来看我，但是三年前我病在坎登时，朗费罗作为《伊凡吉林》的作者，一片好意，不辞辛苦来看过我，我当时不仅感受到愉快的冲动，而且也使我很尊敬他。他是我在波士顿去拜访过的唯一杰出的名人。他一脸微笑，洋溢着热忱，全然是老式派头，我不会过目就忘的①。

这里，我很激动，想插几句话，谈谈把诗歌这一文学的诞生标记打在我们美国第一个世纪的四大诗人身上。在最近的一个杂志上，本应当聪明些的评论我的人说我对几位第一流的诗人“抱着藐视、轻蔑和偏狭的态度”，——说我“嘲笑”他们，鼓吹说他们“无益”。如果有人想知道我现在对他们的看法，我过去长期以来对他们的看法和我长期以来所公开承认的事实，我完全愿意一谈为快。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爱默生、朗费罗、布莱恩特、惠梯埃开创了美国一代诗风更加难能可贵了。在我看来，爱默生无疑是居于首位的，其它三位，谁先谁后我便

① 原来还有下面一句：“我没见到爱默生，也从未见过惠梯埃。”

不知如何是好。个个都杰出，个个都全面，个个都有特色。爱默生的旋律优美，回味无穷；用诗写出哲理；他爱唱的诗歌像野蜂的蜜一样净如琥珀色。朗费罗的色彩丰富，形式和情节优雅——这一切使得生活美好，爱情细腻——可同熟悉自己领域的欧洲歌者一见高低，而且比他们当中任何一个的作品都美好而精致。布莱恩特使一个浩大世界中的国内的诗歌脉搏跳动了起来——他是河流树林的诗人，传达出旷野的，宛如带来干草场、葡萄、长着桦木的边区的芬芳——总是隐约地唱着哀歌——漫长的一生以赞唱死亡而开始，又以赞唱死亡而终结。在他的全部诗歌中或某些诗行中，不时接触到最高尚的普遍真理、热情和职责，接触到一种即使不如埃斯库罗斯[①] 那样激烈，那样命运攸关，但也同埃斯库罗斯一样严格而永恒的情操。惠梯埃的主题特别——（他对英雄行为和战争有明显的爱好，尽管他是公谊会教徒，他的诗歌有时就像克伦威尔的老将们的步伐那样整齐）——他身上充满热情与精神上的活力，从而创立了新英格兰——具有路德[②]、弥米顿、乔治·福克斯[③] 的凛然正气和热忱——我不应当说也不敢说是固执和严密——尽管毫无疑问这世界现在更加需要，而且更加需要的恰恰正是这种固执和严密。

---

① 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公元前 525？—456）。

② 马丁·路德，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者，创立了基督教新教。

③ 英国宗教领袖（1624—1691），教友会（即公谊会）的创始人。

终于拜望了爱默生

此文大约写于1881年9月17日。最初发表在1881年12月3日《评论家》第五期上，后收入《花甲之年不停笔》。

——译者

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出门来此，正是印第安之夏①，天气宜人，爽朗，不冷不热。是今天从波士顿来的（坐轮船航行了四十分钟，很是舒服；经过萨默维尔、贝尔蒙特、沃尔瑟姆、斯托尼布鲁克以及其它有声有色的小镇）。我的朋友F·B·桑波陪我来到他宽敞的住宅，S太太②和他们一家人盛情款待我。下午四点钟已过，我在几棵山核桃树和老榆树树荫下的门廊里写下这段记述，康科德河就近在咫尺。小河对岸的草地和山坡上，晒草工在收割装车，这大概是他们的第二季或第三季收成。到处是一片宝石般的绿色和一片迷人的棕色，小丘和草地上点缀着三四十个干草垛，装得满满的马车，耐劳的马儿，人的动作和草耙的动作慢而有力——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渐趋黄昏的下午，长长的荫影使黄色的日辉变得斑驳——一只蟋蟀唧唧叫，声

① 指晚秋；类似小阳春的天气。

② 指桑波太太。

音很尖，它是黄昏的信使。一条小船上有两个人，小船悄悄地沿着小河滑行，从石桥的桥拱下穿过。空中的水气形成薄雾笼罩下来，天空和四面八方的宁静，都充满在我心中，使我得到安慰。

同晚，我从来不曾有过比这更幸运的事：同爱默生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得的晚上，应当说我别无他求了。他一直平静地坐在我旁边，将近两个钟头，我正好可以在最好的光线下看清他的脸。S太太的后厅里全是客人；邻居们的脸充满生气而可爱；妇女大多很年轻，当然也有年老的。我的朋友A·B·阿尔柯特[①]和他的女儿露依莎早就来了。大家谈得很多，主要是谈亨利·梭罗[②]——从别人给他的书信和他给别人的书信中，隐隐约约看到了他的生平和命运的某些新情况——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玛格丽特·富勒[③]的信，其它还有霍雷斯·格林利[④]、钱宁[⑤]等人的信。有一封是梭罗本人写的信，尤为珍奇有趣。（在满屋子的人看来，我一定显得很笨拙，谈话我插不上嘴，不过瑞士有一句谚语说得好，我有"我自己装奶的桶"[⑥]。）我坐的地方安排得很好，可以正面看见E[⑦]而不会显得粗鲁无礼。两个钟头的时间，我就这样好好地盯着他看。他刚进屋时，对屋里的客人说话不多，很客气，然后坐在椅子上，把椅子稍稍往后一挪。

① 阿莫斯·布隆森·阿尔柯特(1799—1888)，美国超验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作家。

② 美国超验主义作家（1817—1862）。

③ 美国作家、评论家（1818—1850），她是爱默生的好朋友，争取女权的先锋。

④ 不详。

⑤ 威廉·亨利·钱宁（1810—1884），美国教士和宗教改革者。

⑥ 意即："我有我自己的心事"。

⑦ 即爱默生。

在整个谈话和讨论过程中，他一语不发地听，而且听得很仔细。一位女友轻轻地在他旁边坐下，万分留意。他的气色很好，眼睛有神，锐利而深邃。

第二天，在E家里又待了几个钟头，并在他家用餐。这是一幢常见的老房子(他在这里住了三十五年)，四周的环境开阔，摆设精致，屋里既宽敞又素雅大方；一切齐备，显示出一种令人敬仰的旧日的简朴——现代的奢华只是华丽矫揉而已，这种气派在他的屋子里或是绝无仅有，或是全无痕迹。这次用餐①(星期天，1881年9月18日)，最可贵的当然是见到了E本人。正如刚才所说，他的气色极好，眼睛有神，表情亲切，谈吐恰当适宜，该说的时候才说一言半语，总是带着微笑。除爱默生本人之外，还有E太太，他的女儿艾伦，儿子爱德华和爱德华的妻子，我们的朋友F·S夫妇以及其他亲戚和好友。爱默生太太重提头天晚上的话题(我坐在她旁边)，使我进一步更全面地了解了梭罗。几年前，E先生到欧洲去以前，曾邀请梭罗在他们家住过一阵子。

①·原来还有下面一段："这次不是我第一次和爱默生一起用餐。1857年，他到纽约讲学，我们一起在阿斯特旅馆吃过饭……"这次见到爱默生的情形，惠特曼还在他1881年9月19日的一封信里记述过。

康科德其它记事

晚上在桑波先生和桑波太太家里时，还回味着爱默生先生和爱默生太太令人难忘的家宴。虽然这些场景令人愉快地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但是在康科德的其它记事，我也不可忽视。我去了房东的旧住宅，穿过古老的花园，走进几个房间，只见环境优雅，草木杂乱；窗上小小的窗格，低低的天花板，芳香的气味，蔓草遮住了光线。我还去了离这儿不远的康科德战场，细看了法国人制作的“细心人”①的雕像，看了基座上的爱默生的题诗，在桥上逗留了许久，来到几个不知姓名的英国士兵的墓前——他们是在1775年4月仗打起来之后的第二天葬在这里的②。然后坐马车前往（感谢我的朋友M小姐和她的那几匹生气勃勃的小马，是她驾马车），约半个钟头到了霍桑的墓地和梭罗的墓地。我步出了马车，当然是步行上墓地去，在那里站了许久，陷入沉思。他们两人相邻安息在这个也算“寂静谷”③的公墓山上这树木茂盛的幽静之地。霍桑的墓地平坦，上面的爱神木十分茂密，沿边是凉亭，凉亭里写着个人简历。梭罗的墓

① 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一个勇敢机智的民兵。

② 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是于1775年4月19日在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打响的。

③ 出自美国早期小说家华盛顿·欧文（1783—1859）的《见闻录》中的《寂静谷的传说》。

前有一块精心制作的棕色墓碑，上有碑文。亨利[1] 的兄弟约翰也安葬在他旁边。人们对约翰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却夭亡了。我后来又去了华尔登湖[2]，一片湖水隐于树荫之中，十分秀丽，在那里停了一个多钟头。当年梭罗在此住过的那个孤零零的屋子，现在只是一堆表示纪念的石堆，标明原址而已；我也拾起一块石头加在石堆上。坐车往回走时，看见了“哲学学校”，但已关门，我也不想它为我开门。走不多远，在黑格尔学派哲学家威·托·哈里斯家作了短暂停留。他走出屋来，我坐在马车里，我们聊了一会，很有意思。在康科德坐车外出，是我不会很快忘记的，尤其是在明媚的星期日下午同我的朋友M 小姐和小白马出游的那一次。

① 梭罗是姓，亨利是名。

② 梭罗的名著《华尔登湖》即以此为背景。

朗费罗之死

原载1882年4月8日《评论家》，收入《典型的日子》时有删节。

——**译者**

坎登。1882年4月3日。我刚从那古老的树木生息之地回来。我喜欢不时离开门廊、人行道、报纸和刊物，到那里去。一个晴朗的上午我在松、杉的浓荫下和老月桂树与葡萄树的枝叶交错的深处，首先得知朗费罗去世的消息① 也是在那里。

地上清新的常春藤非常繁茂，在地面的枯叶中蜿蜒穿过。我没有更好的方式，便顺手拾了些常春藤轻轻地编成一个小枝，独自一人静静地回想了半个钟头，将小枝放在这位已故诗人的坟上，以表我的心意。

朗费罗的作品繁多，我觉得他诗歌表现的风格和形式都标志着当今时代，不仅卓越，而且作为诗歌总是给人们的心和趣味带来最可贵的东西，这也许是必然的。他这位诗人是一种中和剂，正是我们这讲究实利，自作主张、崇拜金钱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所最需要的，尤其是美国的当今时代所最需要的——这时代受到工厂主、商人、金融家、政客以及雇工的暴虐

① 朗费罗死于1882年3月24日。

控制——朗费罗作为注重旋律、谦恭和遵命的诗人为他们这些人也在他们这些人当中出现了——他是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以及北欧那往昔的柔美曙光的诗人——最有同情心和最温厚的诗人——也是妇女和年轻人的诗人。如果要我另外举出一个诗人比朗费罗为美国作出的成就更大，更宝贵，我还要想很久很久呢。

以前是不是出过这样优秀的直观鉴赏家和这样优秀的选诗人，我表示怀疑。据说，他翻译的许多德国诗歌和斯堪的纳维亚诗歌比原诗还要好。他既不冲，也不猛。他的影响像好酒，像空气。他也不是不热烈，而是永远生机勃勃，有情趣，好动作，讲风韵。他照顾一般的水平，很是出色，从不去吟咏异常的激情或人的越轨行为。他并不激进革命，进攻性的和新的，他都不写；他的诗中也没有无情的打击。相反，他的诗歌排忧愈伤，如果刺激人，那也是一种健康而适宜的刺激。愤怒也是温和的，间接的（如同《混血姑娘》和《见证人》中的那样）。

朗费罗的曲词中没有不当的忧郁成分。即便在他早期的译作“Manrique”里，那乐章也有如疾风恰似强潮，明朗而令人鼓舞。他的主题很多，死亡这一主题也并不回避，不过他写这一可怕主题的原诗和译诗之中有某种几乎是得胜的气势——像《最幸福的乐土》末尾处所争辩的那样：

然后那房主的女儿
　举手指着天国处，
说“你无比地满足，
　那里是最幸福的乐土”。

有人粗野地抱怨、责备朗费罗缺乏本土风味和特殊的独创

性，我只能说美国和世界最好还是衷心地感激这种责备——而且永远感激不尽——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产生的这样的歌手，都不会要求自己唱的音符要不同于别的歌手唱的音符。再补充一下，我曾听朗费罗本人说，这新大陆能称得上有独创性，能让人家知道它和它自己的英雄，则首先必需好好浸透人家的独创性，恭恭敬敬地考虑一下生于阿加曼农之前的一些英雄。

文　　论

李野光译

《草叶集》初版序言

（1855年于纽约布鲁克林）

美国不排斥以往或过去以各种形式或在别的政治结构或等级观念或古老宗教中所产生的东西……冷静地接受教益……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由于那个供应了它的需要的生命已经转化为新形态的生命但死肉仍然附着在思想、风习、文学之上而感到急不可耐……懂得尸体只能慢慢地从住宅的饭厅和卧室里抬走……懂得它还要在室内停留一会儿……它曾经是适合于它的时代的……它的事业已经传递给那位走上前来的强壮而漂亮的继承者……而他将是最适合于他的时代的。

在世界上古往今来的一切民族中美国人是具有最充分的诗人气质的。合众国本身实质上就是一首伟大的诗。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那些最大和最生动的东西，与合众国的更加巨大和更加生动相比，便显得驯顺而守规矩了。在人类的活动中，如今这里终于出现了与昼夜所传播的活动相当的东西。这里不仅是一个民族，而且是由多民族融为一体的民族。这里有了一种从某些必然不分特点与细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的事业，在广大群众中声势浩大地进行。这里有了一种永远象征英雄人物的慷慨气度。这里有灵魂所喜爱的粗人和大胡子，以及空旷、崎岖和冷漠。在这里，对于它的群众和集团的惊人的鲁莽作风所不屑为的小事的鄙视，以及它奔向前景的劲头，正以汹涌的气

势展开，到处是一片繁盛丰饶的气象。你看它一定要占有那一年四季的财富，永远也不会破产，只要地里长出庄稼，果园落下苹果，或者海湾生产鱼虾，男人能让妇女怀上孩子就行了。

别的国家通过它们的代表来显示自己……但是合众国的天才表现得最好最突出的不在行政和立法方面，也不在大使或作家，高等学校或教堂、客厅，乃至它的报纸或发明家……而是常常最突出地表现在普通人民中间。他们的礼貌、言谈、衣着、友谊——他们容貌的清新和开朗——他们那多姿多采而散漫不羁的风度……他们对自由的毫不松懈的执著——他们对任何不雅或软弱卑鄙的东西的反感——一个州的公民所受到的其他各州公民的实际承认——他们被激起的强烈忿恨——他们对于新事物的好奇心和欢迎——他们的自尊感和惊人的同情心——他们对于一种蔑视的敏感——他们所具有的那种从来不知道站在大人物面前是什么滋味的人的神态——他们的言语的流利——他们对音乐的爱好，男性的温柔和灵魂的固有美德的可靠特征……他们那温良的性情和慷慨——他们的选举的极为重大的意义——那种是总统对他们而不是他们对总统表示的尊敬——这些也是不押韵的诗。它等待着与它相称的大手笔来充分描写。

大自然和国家的广大如果没有一种渊博和大度的公民精神与之相适应，那就显得荒谬了。无论是大自然或富庶的各州，或者街道、轮船，发达的商业或农场，资金或学问，都不可能满足人的理想……诗人也满足不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国家常常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记，能够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高的威信……即从他自己的灵魂。这就是对个人或国家、对当前事业和壮观、以及对诗人们的题材的有益利用的总和。——仿佛还有必要一代一代地回溯东方的历史呢！仿佛那些可以论证的东西之神圣的美一定不如那些神话中的事物之美呢！仿佛人们不是从哪个时

代都可以出名呢！仿佛西大陆由于它的被发现而出现的开端，以及北美和南美迄今已发生的一切，比古代的小小剧场或中世纪茫无目的的梦游还不如呢！合众国的骄傲把城市的财富和技术、商业与农业的全部收益、幅员的广大或外表上取得的胜利留下来，去培育和欣赏那些完全长大了的人或一个完全长大了的、不可征服而又单纯的人物。

美国诗人们要总揽新旧，因为美利坚是一个多民族的民族。作为它们的一个诗人要同这整个民族相称才行。对他来说，别的大陆是作为贡物而来的……他是为了它们也为了他自己而接待它们。他的精神与他的国家的精神相适应……他体现它的地理和自然生活以及湖泊与河流。密西西比河每年的泛滥和多变的急流，密苏里河、哥伦比亚河、俄亥俄河、多瀑布的圣劳伦斯河，以及美丽雄伟的赫德森河，它们注入海洋，也同样流入他的心里。绵亘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内海以及马萨诸塞和缅因州附近海上的蓝天，曼哈顿海湾、查普林湖、伊利湖、安大略湖、休伦湖、密执安湖和苏必利尔湖上，以及得克萨斯的、墨西哥的、佛罗里达的和古巴的海上的蓝天，以及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附近海上那蔚蓝的一片，就像它与下面那片浩渺的海水相吻合那样，他也与那上下一片相吻合。当大西洋沿岸向前延伸、太平洋沿岸向前延伸时，他也很便当地同它们一起向北或向南延伸。他也从东到西跨越于它们之间，并且反映着它们之间的一切。一些坚实的生长物在他身上生长起来了，它们抵得上那些松树、雪松、铁杉、槲树、三羊槐、栗树、柏树、山核桃树、酸橙树、三角叶杨、鹅掌楸、仙人掌、野葡萄树、罗望子树、柿子树……以及像任何藤丛或沼泽那样纠缠在一起的缠结物……以及披盖着透明的冰和垂挂在枝头的冰凌、在风中锵锵作响的森林……山岳的腰部和顶峰……像无树平原或高地或

大草原那样芬芳而坦荡的牧场……到处是飞翔、歌唱和尖叫的声音，与野鸽、啄木鸟、果园黄鹂、大鹞、浪鸭、红肩鹰、鱼鹰、白鹮、印度雌鸡、猫头鹰、水雉、牢狱鸟、杂色雄鸭、乌鸫、模仿鸟、鹈鹕、秃鹰、夜鹭和鹰隼相应答。留传给他的有来自父母两方的世袭的面貌。进入到他体内的有现实的东西以及过去和今天的事件的本质——有气候和农矿产品的巨大多样性——土著的红种部落——进入新的港湾或在岩石海滨靠岸的久历风雨的船只——北部或南部的第一批殖民地——迅敏矫健的身躯和肌肉——一七七六年的傲慢的反抗，战争、和平以及宪法的制订，经常被饶舌者所包围但保持冷静而坚定的联邦——不断到来的移民——码头密布的城市和优良的船舶——尚未测量过的内部——圆木房子和林中空地，野兽、猎人和捕兽者……自由贸易——渔业、捕鲸业和淘金业——不断地孕育着的新州——每年十二月召开的国会，准时从各个区域和最远的地方前来报到的议员……青年机械工和整个自由美国的男工和女工的高贵品质……普遍的热情、友爱和事业心——女性与男性的完全平等……强烈的爱欲——人口流水般的运动——工厂和贸易活动以及省力的机器——新英格兰人的交易——纽约消防队员和野外打靶——南部种植园生活——东南部的、西北部的和西南部的特性——蓄奴制及其胆小而贪婪的卫护者，在它停止以前，或在舌头停止说话、嘴唇停止动作以前绝对不会停止的坚定的反对派。对于上述这些，美国诗人的表达将是卓越而新颖的，那将是间接而非直接的，非叙述式和非史诗式的。它的性质贯穿于这些之中，并涉及大得多的范围。让别的国家的时代和战争由人们去歌唱，让它们的纪元和人物得到描述并这样了结它们的诗歌吧。可是共和国的伟大的圣歌不是这样。在这里，主题是创造性的，并且具有远景。这里，在那些受人们

钟爱的石匠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果断而科学地设计，并在今天没有竖立石碑之处看见了未来的坚实而美丽的丰碑。

在世界各国中，其血管充满着新的素质的合众国最需要诗人，而且无疑将拥有最伟大的诗人并最大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的总统还不如他们的诗人那样能成为共同的公断人。伟大的诗人是整个人类中最稳定而公平的人。事物不是在他身上而是离开了他时才会变得怪诞、偏执或神志不清。任何本身出了毛病的东西都不会是好的，任何本身正常的东西都不会是坏的。他不多不少地赋予每个物体或每种质量以适当的比例。他是种种差异的仲裁人，他是关键。他使他的时代和国家彼此平衡……他供给那种需要供给的，他抵制那种需要抵制的。如果是在和平年代，就通过他表达出和平的精神，即宽大、充裕、节俭，建设规模宏大和人口众多的城市，鼓励农业、艺术和商业——照亮对于人、灵魂和不朽的研究——联邦的、州的或市的政府、婚姻、健康、自由贸易、水陆交往……没有什么太近，也没有什么太远……星球并不是离得太远的。在战时，他是最凶狠的战斗力。谁要是征募他，就是征募骑兵和步兵……他会拿来迄今最优良的成批的大炮。如果时代变得懒散而沉闷了，他知道怎样去唤醒它……他能用自己所说的每句话去鼓舞勇气。在平庸的旧习、恭顺和成规的羁縻下，无论什么趋于停滞，他绝不停滞。恭顺不能支配他，但他支配恭顺。他站在高不可及的地方扭开一盏聚光灯……他用手指转动枢纽……他能随时轻易地赶上和包围那些最快的奔跑者，把他们击败。世风日下，渐渐沦于背信、阿谀和挖苦，但他凭自己的坚定信念屹立不移……他摆出自己的菜肴……他提供可以增强男人和女人体魄的味美而富营养的肉食。他的脑子是最好的脑子。他不是辩论家……他是裁判。他不是作为一个法官而是像笼罩于一个无助者周身的

阳光那样进行裁判。由于他看得最远，他有最大的信念。他的思想是事物美德的圣歌。离开了他的平等立场来侈谈灵魂、永恒和上帝，他是不发言的。在他看来，永恒并不那么像一出有头有尾的戏剧……他在男人和女人身上看到永恒……他不把男人和女人看得如梦一般虚幻或微不足道。信念是灵魂的防腐剂……它渗透于老百姓中并保护他们……他们从不放弃信仰、期待和信任。一个无知者能够鄙视和愚弄一个最高贵的艺术天才，这显示了前者那难以形容的幼稚和无意识状态。诗人能确切地看出，一个并非大艺术家的人也完全可以像最大的艺术家那样神圣而完美……他随意运用那种毁灭和改造的能力，但从不运用进攻的才能。凡属过去了的终归是过去了。如果他不显露优越的典范并以他所采取的每个步骤来证明自己，他就不合乎需要了。最伟大诗人的存在所要战胜的……不是会谈、斗争或任何准备好的意图。他从那条路走过去了，你从背后看他吧！没有留下绝望、厌世、狡诈、排他、种族或肤色之耻以及对地狱的幻灭或肯定的一点点痕迹……从今以后再不会有人因无知或缺点或罪过而受贬抑了。

最伟大的诗人几乎不知道细小琐屑的事。如果他给过去认为是微小的东西以呼吸，那也会因宇宙的壮丽和生命而扩大起来。他是先知……他是独特的……他是自我完全的……别人也同他一样好，但唯独他明白这一点，而别人则不然。他不是合唱队中的一员……他不会注意遵守什么规章……他是总管规章的人。视力对旁的一切起什么作用，他对旁的人也起那种作用。谁懂得视力的难以理解的奥秘呢？别的感官确证它们自己，可这个感官除了他自己的证据外很难找到任何的证据，并且走在精神世界的各种特性之前。它的简单的一瞥就能愚弄人类的全部调查和世间所有的工具和书籍以及全部的推论。什么是不可

思议的呢？什么是未必可靠的呢？什么是不可能的或没有根据的或模糊不清的呢？只要你一张开那桃子大的眼睛，看看远远近近的一切，看看日落，让一切以惊人的神速轻轻地及时地进入，既不混乱也不拥挤和阻塞，那就行了。

陆地和海洋，动物、鱼类和禽鸟，天空和星辰，树木、山岳和河流，这些都不是小题……但是人民所期待于诗人的不只是指出那些无言的实物所常常具有的美和尊严而已……他们期待他指出现实与他们灵魂之间的通道。男人们和女人们对于美的察觉已足够深切……也许与他不相上下了。猎人、樵夫、早起者以及菜园、果园和田地的耕耘者们的热情和韧性，健康妇女对于刚强的体态和航海者、赶马人的爱慕，对于阳光和野外的爱好，所有这些都表明一种多样的对美的感觉和户外生活者身上的诗意所在。他们从来不能靠诗人帮助去发现美……有的人也许可以，但他们决不能够。诗的特性并不在于韵脚或形式的均匀或对事物的抽象的表白，也不在于忧郁的申诉或善意的教诲，而是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内容的生命，并且是寓于灵魂之中的。韵的好处是它为一种更美妙更丰饶的韵律播下种子，而均匀性能将自己导入扎在看不见的土壤中的根子里。完美的诗的韵脚和均匀性表现节奏规律的自由产生，并从它们像枝头的丁香或玫瑰那样精确而毫无拘束地长出蓓蕾，并且像栗子、柑桔、甜瓜、梨子的坚实形状那样构成自己的形状，并且放出缥缈的香气来。最精美的诗歌或音乐或讲演或朗诵的流畅性和装饰不是独立而是有所凭依的。一切的美都来自美的血液和一个美的头脑。如果这两种伟大之处联系在一个男人或女人的身上，那就够了……这一事实就会在整个宇宙中流行……但是那种插科打诨和表面虚饰即使搞一百万年也不会奏效。谁要是专事装饰和只求流畅，他就完了。你必须做的是：爱地球、太阳和动

物，鄙弃金钱，给每个乞求者以施舍，给愚人和疯子以保护，以你的收入和劳力为别人办事，憎恨暴君，不要争论有关上帝的事，对人民耐心而厚道，不要对任何已知或未知的东西或对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脱帽致敬，同那些有能力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同年青人和家庭主妇们自由相处，在你的一生每年每季地在户外朗诵这些诗，检查你从学校、教堂或书本上得来的一切知识，抛弃那些凡是侮辱你灵魂的东西，那时你的身体本身就会成为一首伟大的诗，不仅在它的言语上，而且在它嘴上和脸上的无声线条中，在你的眼睫毛之间和你身体的每个动作和关节之中，都有了最丰富的流畅……诗人不能把他的时间花在不需要的工作中。他必须懂得土地经常是翻好了和上了肥的……这一点别人可以不懂，但他必须懂。他必须立即着手创造。他的坚定的信念应该去统率他所接触到的每一事物的信念……还要统率一切感情。

已知的宇宙有了一个完整的热爱者，那就是最伟大的诗人。他消耗着永恒的热情，不考虑会碰到什么样的机遇或可能发生什么幸福或不幸的意外，并且坚持付出每日每时的珍贵代价。那些阻碍和打击旁人的东西反而鼓舞他奋勇前进并带来迷人的欢乐。别人接受乐趣的容量在他的容量面前微小得几乎要等于零了。当他看到破晓或一幅冬天的林中景致或正在玩耍的孩子们时，或者用他的手臂搂着一个男人或女人的脖子时，他就亲切地感觉到一切来自上天和神圣的幸福莫过于此了。他的高于一切爱情的爱是从容而宽裕的……他前面留有余地。他不是一个犹豫不决的情人……他是可靠的……他瞧不起忽冷忽热。他的经验和那一阵阵像骤雨般的激情不是徒然的。什么也不能使他感到震惊……苦难和黑暗不能——死亡与恐惧也不能。对他来说，抱怨、嫉妒和羡慕是早已埋葬的地下枯骨……他眼见它们

被埋掉的。他确信他的爱和一切完善而美好的东西必然会有结果，就像大海确信海岸和海岸确信大海那样。

美的成果不是或得或失的偶然之事……它是像生命一样必然发生的……它是像重力一样精确而绝对的。一道目光接一道目光，一种听觉接一种听觉，一个声音接一个声音，永远对人类与事物之间的协调惊诧不已。与这些相适应的不仅有那些假定能代表其余的人的委员们，而且同样有那些其余的人本身中的至善至美。这些都懂得群众生活中的至善至美的法则……懂得它的完成对于每一事物来说都是为它自己并且从它自己向前发展……懂得它是十分慷慨而公正不偏的……懂得在白天黑夜每一分钟、每一亩水陆面积，它都无所不在——天空的四面八方、人间的各行各业、世事的每一番变迁，它都无所不在。这就说明为什么关于美的适当表现有精确和均衡的问题……毋需让一个部分突出于另一部分之上。最好的歌唱家并不就是声音最柔润而洪亮的人……诗歌的愉悦也并不属于那些采用最漂亮的韵律、比喻和音响的作品。

最伟大的诗人用不着费力也丝毫不着形迹地能让一切事件、感情、景色、人物或多或少地在你听它们或阅读它们时影响到你的个人性格。要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要努力掌握那些紧随时代前进的规律。一定要明确这样做的目的和诀窍……而最好的并从而成为最清楚的暗示是最隐约的暗示。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是彼此脱离而是连接在一起的。最伟大的诗人使将要发生的同已经发生和目前存在的事物连贯起来。他把死者从他们的棺材里拖出来，让他们重新站起……他对已往的事物说：站起来，在我面前走走，好让我了解你。他接受教训……他置身于未来转化为今天的地方。最伟大的诗人不仅仅以其光芒照耀于性格、情景、感情之上……他最后要提高并完成一切

……他把那些谁也不明白其作用或它那边还有什么的顶峰显示出来……他只在那最终极的边缘上照耀一会儿。他在流露那最后一次隐约的微笑或蹙额时是最精彩的……这临别时一刹那间的表情会使一个目击者事后多年犹为之鼓舞或惶恐不已。最伟大的诗人并不作道德说教或运用道德……他了解灵魂。灵魂怀有那种除了自己的教训外永不承认别人的教训的无限自豪感。但是它也怀抱着与自豪感一样无限的同情心，这二者保持平衡，它们同在一起延伸，谁也不能走得太远。艺术的最深的秘密与这两者睡在一起。最伟大的诗人紧贴着躺在二者之间，它们在他的风格和思想中是至关重要的。

艺术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卓越和文字光彩的焕发，全在于质朴。没有什么比质朴更好的了……过分明确或不够明确都是无法补救的。使脉搏继续跳动，洞察理智的深渊，并将每个题目都说得清清楚楚，这种本领既不平常也并非罕见。但是在文学中要能以动物活动般地准确而又漫不经心、以林中树木与路旁小草的无可指摘的情趣来说话，那才称得上是艺术的完美无瑕的成就。如果你见过一位有这样成就的人，你就是见过了世上自古以来的艺术大师之一。你会满意地凝视着、思索着他，就像凝视着海湾里飞翔的灰色海鸥、英气勃勃的纯种马、高高地歪着脖子的向日葵、或者经天运行的太阳和跟在它后面的月亮那样。最伟大的诗人所特有的主要不是一种鲜明的风格，而是一条思想和事物的不增不减的渠道，同时是他本身的自由渠道。他向他的艺术宣誓：我不愿多管，我不高兴让我的写作中有什么雅致、新颖或着眼于效果的东西像帷幕一样把我和别人分隔开来。我不要任何东西挡在中间，哪怕是最华丽的帘子也罢。我要精确地说明我所说的那些东西的实质。让人家去吹捧、去震惊、去迷惑或安抚谁吧，我愿意抱着像健康、热度或冰雪所具

有的同样的目的，也同样不考虑别人的意见。我所体验和描绘的东西将从我的笔底不带任何笔墨痕迹地向外流淌。你要同我并肩站着向镜子里看去。

大诗人们的老练的血气和精纯的素养将由他们的从容自在来证明。一个英雄人物会随意跨过和走出那种不适合他的习惯、先例或权威。那些作家、学者、音乐家、发明家和艺术家的同类特性中，没有什么比从新的自由形式提出的默默挑战更好的了。在需要诗歌、哲学、政治、技术、科学、德行、工艺、一种适当的本国大歌剧、造船业或任何行业的时候，他永远永远是最能提供最富创造性和最实际的榜样的。最简洁的表达方式是那种找不到与它自己相称的领域并开辟这样一个领域的表达方式。

伟大诗人们给每个男人和女人的信息是：以平等的身分到我们这儿来吧，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我们，我们并不比你强，我们所拥有的你也有，我们所能享受的你也享受。你设想过只能有一个上帝吗？我们认定能有无数个上帝，而且一个并不与另一个相抵消，犹如一道目光并不抵消另一道那样……同时人们只有意识到自己内在的至尊时才能是好的或崇高的。你觉得风暴、肢解、残酷的战斗、遭难、自然力的肆虐、海洋的威力、大自然的运动，以及人类的渴望、尊严、仇恨与爱的剧痛——所有这些的伟大之处何在呢？就在于灵魂中有某种东西在说：愤怒前进吧，旋转直上吧，我到处在扮演大师，天空痉挛和海洋碎裂的大师，自然、情感、死亡以及一切恐怖和一切痛苦的大师。

美国诗人们将以他们的宽宏大量和慈爱以及对竞争对手们的鼓励而引人注目……他们必须包罗万象，没有什么垄断和秘密……乐于将一切传给别人……日夜期待着对手。他们不会重

视财富和特权……他们就是财富和特权……他们会察觉谁是最富裕的人。最富裕的人就是那种从自己的更大财富中拿出对等的东西来对抗他所看到的一切虚饰和炫耀之物的人。美国诗人不应该专门去描绘一个阶级的人或一两个获利的阶层，也不应该主要地描绘爱或者真理，或者灵魂，或者身体……不应该重视东部各州甚于西部各州，或重视北方甚于南方。

精密科学及其实践运动对于最大的诗人不是束缚而往往是鼓励和支持。那里是出发和永远令人回想之处……那里有最先将他高举和最好地回护他的双臂……他几经碰壁之后最终回到了那里。水手和旅行者……解剖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骨相学家、牧师、数学家、历史学家和词典编撰者不是诗人，但他们是诗人的立法者，他们的制作为每一首完美的诗的结构打好基础。无论有什么出现或被表达出来了，都是因为他们给送来了它的概念的种子……灵魂的看得见的凭证来自他们并站在他们身旁……各种各样的强健的诗人永远只能从他们的精液产生出来。如果父子之间必然会有爱的满足，如果儿子的伟大是从父亲的伟大而来的，那么诗人与真正的科学家之间也必然有爱。诗的美中包含着科学的繁荣和最高的赞赏。

保证有充沛的知识之流和对于质量和事物的深入考察是重要的。诗人的灵魂在这里依依环绕并膨胀起来，但它永远能支配自己。深渊是无法测量的，因而也是平静的。天真和赤裸的状态恢复了……它们既不谦卑也不鲁莽。那种关于特殊和超自然的以及一切与之纠缠或从中引伸出来的东西的整个理论都像梦一般消失了。以前发生过的……现在发生和可能或必然要发生的，一切都逃脱不了那些重要的根本法则……它们适用于任何情况和一切情况……不会加快也不会放慢……任何事务或人物的奇迹在那个巨大而清晰的设计中都是不能承认的，而那里

的每个动作、每片草叶、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身体和精神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一切，都是些完美得无法形容的奇迹，这些奇迹都是相互关联而又各有特性和各得其所的。而且要承认在已知的宇宙中有什么比男人们和女人们更神圣的东西，那也不合乎灵魂的实际情况。

男人们、女人们、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一切，都只能按其实际予以承认，同时对于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调查也不能中止，要十分公正地完成。在这个基础上，哲学家沉思着，始终面对诗人，始终注视着一切向往幸福的永久趋势，这些趋势和各种感官与灵魂所察觉的东西从来都是一致的。因为只有那些向往幸福的永久趋势能为那种明智的哲学作证。凡是不能充分做到这一点的……凡是不能与光和天体运动的法则起同等作用的……或是比不上那些与盗贼、骗子、馋鬼、酒徒终生（当然还有以后）相适应的法则……或是比不上时间的漫长阶段、地层密度的缓缓形成或慢慢隆起的东西——所有这些都不值得重视。凡是要把上帝摆进一首诗中或一个哲学体系中来与某个存在物或某种力量相抗衡的，同样不值得重视。明智与整体性是一个卓越大师的特点……只要在一条原则上糟蹋了，就全部糟蹋了。卓越的大师与奇迹无关。他由于成为群众中的一员而自己健康起来……他在非凡成就中看到缺陷。普通的基础产生完美的形式。服从一个普遍的法则是伟大的，因为这就是与它相适应。大师知道它是极其伟大的，知道一切都是极其伟大的……知道没有什么，举例说，比孕育孩子并把它们好好养大更为伟大的了……知道生存就像感知或说出来一样伟大。

在一些卓越的大师身上，政治自由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只要是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自由必然为英雄人物所信奉……但诗人从来是比别的任何人都更加支持和欢迎自由的。他们是自

由的呼声和讲解人。他们是若干时代以来最能与这个伟大概念相称的人……它已经被委托于他们，他们得维护它。没有什么比它更紧要的了，没有什么能歪曲或贬抑它的。伟大诗人们所采取的态度是鼓舞奴隶们，恐吓专制君主。他们的一回头，他们的一举手，他们的脚步声，都对后者充满了威慑，而给前者带来希望。你只要接近他们一会儿，那么尽管他们什么也没说没问，你就能学到关于美国的可靠的一课。那些虽有好心但一次挫折两次失败或者多次失败之后就垮掉了的人，或者受不了人民偶尔的冷淡或辜负的人，或者害怕权势者的凶暴威吓和经不起武力或刑罚考验的人，都是不可能好好为自由效劳的。自由只依靠自己，不求人，不许诺什么，冷静地堂堂地坐着，积极而泰然，从不丧失信心。战斗在进行，时而听到大声的报警，时而前进时而后撤……敌人得胜了……监狱、手铐、铁枷、脚镣、绞架、绞索和铅弹在履行它们的职责……正义的事业睡着了……强大的嗓子被它们自己的鲜血哽住了……青年人彼此遇见时都垂下眼帘俯视着地面……那么，自由从它的岗位上溜走了吗？不，从来也没有。如果自由要走，它也不是第一个或第二个或第三个要走的……它要等到所有其余的都走了之后……它是最末一个……当那些先烈的荣誉已经完全暗淡、消失的时候……当那些爱国者的巨大姓名在大庭广众之中受到奚落嘲笑的时候……当孩子们在洗礼中不再以他们的名字而是以暴君和叛徒的名字命名的时候，当自由者的法律已不大为人们所乐意接受而那些袒护告密者和血腥钱的法律反而使人们觉得香甜的时候……当我和你们出国到世界各地行走，看到那报答我们以平等的友谊和不称任何人为主人的无数兄弟而深受感动的时候——还有当我们看见奴隶而感到崇高的欢欣时……当灵魂退居深夜以冷静地省察它的经验，并对于那些把一个天真无助的人

推回到压迫者的掌握之中或任何残忍的卑下境况中的言论和行动为之心神恍惚时……当这些州的各个地方的那些本来能够比较容易表现可是还没有表现美国的真实性格的人——当成群的拍马者、傻瓜、不反对南方蓄奴制的北方人、政治寄生虫、希图自己在市政府或州立法机关或法院、国会、总统府获得肥缺的诡计策划者，他们无论弄到职位与否都受到人民爱戴和自然的尊敬的时候……当你是政府机关中一个受约束的拿着高薪的笨蛋、流氓，却胜于做一个自由但最穷困的机械工或一个可以不脱帽子并有着坚定的目光和坦白宽大的心肠的农民的时候……当某个市的、州的、联邦政府的或任何一种压迫能够以或大或小的规模试验一下人民的奴隶性而它本身不会在事后及时受到完全应当和万难逃避的惩罚的时候……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整个生命和男人们与女人们的灵魂从地球任何一个部分被全部清除的时候——那时自由的本能才会从地球的那个部分被清除掉。

由于宇宙诗人们的特质集中在真实的身体和灵魂中以及对事物的喜悦中，故它们在真实性上优于一切小说和传奇故事。在它们自我流露时，事实很快就纷纷显露了……白昼为更加神速的光线所照明……日落与日出之间的幽暗也要加深许多倍。每个明确的物体、状况、组合或进程都显出一种美来……乘法运算表显出它的美来——老年显出它的美来——木工行业显出它的美来——大歌剧也显出它的……海上那只庞大而漂亮的“纽约”号快船在扬帆疾驶时闪烁着无与伦比的美……美国各界和政府的巨大协调也闪烁它们的美……那些最普通而明确的意图和行动也同样闪烁着。宇宙诗人们穿过所有的干扰、掩盖、混乱和计谋向那些最初的原则前进。他们是有用的……他们从需要中消除其贫穷，从自满中消除其财富。他们说，你这个大老

板不会比别人了解或感知得多一些。图书馆的所有者并不就是那个买了它并付出了价款的握有合法所有权的人。任何人和每一个人都是图书馆的主人，他同样通过所有各种语言、科目和风格来阅读，而它们顺利地进入他的心中，在那里落户并努力繁殖丰腴、强健、充盈而硕大的成果……美国各州是强大、健康而完美的，不会以破坏自然标本为乐事，也决不容许这样做。在绘画、造型或木石雕刻中，或者在书籍报纸的插图中，或者在任何喜剧性或悲剧性的印刷品中，或者在纺织品及任何美化居室、家具、衣服的图案中，或者在檐口、碑牌、船头船尾上，或摆在人们眼前和室内室外的任何地方，只要歪曲真实形象，或创造非现实的存在物、地点和偶然事件，便都是一种可恶的背叛行为。至于人的形体，那尤其是伟大的，决不容许弄得滑稽可笑。对于一件作品，不容许有奇形怪状的装饰……但是，与大自然事物完全一致和出于作品本性以及不可遏制地从它而来并为作品的完整性所必需的那些装饰品，则是容许的。大部分不加装饰的作品都是很美的……夸张会在人类生理上受到报复。清洁而健壮的孩子只能在那些能让天然形态的标本经常公开出现的社会中孕育出来……这些州的伟大天才和人民决不能堕落到传奇故事的地步。一旦历史被恰当地加以阐明，就再也不需要什么传奇故事了。

伟大的诗人们也叫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心里没有什么诡计，言行光明正大而见知于人民。于是，人们就从心底里报以一种新的大方的喜悦和一种崇高的赞赏：为人公正多美啊！谁要是完全公正，他的所有缺点就都可以原谅了。从此让我们谁也别说谎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坦白能赢得内在的和外部的世界，一无例外，并且自从地球聚成一团以来，欺诈、伎俩、撒谎从没有吸引过它的一丁点物质和一丝儿光彩——从一个州或整个

共和国的宏大的财富和繁荣中，一个鬼鬼祟祟的或狡猾的人物是一定会被揭发并遭到鄙视的……我们看到灵魂从来没有被愚弄过，也永远不会被愚弄……没有受到灵魂嘉赏的繁荣仅仅是一股恶臭的喷发而已……从来也没有生长过一个本能地仇视真理的存在物，无论是在地球的哪个大陆上，或者是在哪个行星或卫星或别的星球上，或者是在小行星上，或者在太空的哪个部分，或者在任何具有密度之物中，或者在海水底下，或者在婴儿诞生前的状态里，或者在生命变化过程中的任何时刻，或者在我们所谓的死亡之后，或是以后生命力的任何一个中止或活动时期，或者在无论哪里的一个形成或改革的程序中。

极端的小心谨慎，最健全的官能，对于女人和孩子的强烈希望、鉴赏力和爱好，巨大的滋养性、破坏性和起因，连同一种完全的自然一体感和应用于人类活动的同一精神的适当性……这些都是从宇宙智能的漂游物中唤起来、成为最伟大诗人从他的母亲的子宫中和她从她的母亲的子宫中诞生出来时所获得的要素。小心谨慎很少有过甚之时。有人设想一个谨慎的公民就是那种致力于实际利益、很会为自己和家庭打算、并清白无累地终生守法的公民。最伟大的诗人看得见并且承认这些经济实惠，如同他看见饮食、睡眠的实惠那样，但是他对谨慎有更高的见解，而不仅仅认为只要他稍稍留心一下门闩就是立了大功了。生活谨慎的前提不在于它的殷勤好客或它的成熟和收获。除去作为丧葬费留下的一小笔专用存款，除去在自己占据的一片美国土地上拥有四周的几块护墙板和头上的几块木瓦，还有能维持简单生活的小康经济之外，作为人这样一个万物之长所必须严加谨慎而力戒放纵的是只顾赚钱，不避炎天寒夜和令人感到窒息的虚假欺诈的岁月的颠簸和折磨，或者不在乎营业室的细微末节，或在别人饿肚子时丑恶地大吃大喝……不惜

斲丧地球上的英华、花朵、大气、海洋的清香，以及你在青年或中年时期所遇到或与之打过交道的女人和男人的真正情趣，并由此产生一个缺乏高尚和天真的生命行将结束时所出现的疾病和殊死的反抗，以及关于一种缺乏宁静和庄严的死亡的可怕唠叨——所有这些都是对现代文明和深谋远虑的最大亵渎，玷污着文明所无可否认地在勾画的外观和结构，同时用泪水打湿了它在灵魂给予的亲吻面前迅疾地舒展开来的明朗的面貌……但是关于谨慎的正确解释还没有完成。一个十分受尊敬的生命的仅仅在财富和尊严上的谨慎，在那些或大或小的人物一想起还有适于不朽的谨慎时都同样悄悄地回避的情况下，就显得过于暗淡而不引人注意了。适用于短短一年或七十年八十年的智慧，与那种为期千百年并在某个时候带着大大加强了的力量、丰富的礼品和婚礼来宾般的满面春风从周围你所能看得见的地方愉快地向你跑来的智慧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只有灵魂是自行存在的……其余一切都有承前启后的关系。一个人的所为所想都会引起后果。一个男人或女人的一举一动不仅在一天或一个月或今生的某个阶段或死亡时影响到他或她自己，而且在以后整个来世中继续影响到他们。间接的总是与直接的一样伟大而真实。精神从身体所接受到的与它所付给身体的完全相等。没有哪一种言论和行动的名称……性病或污染的名称……手淫者的秘密……馋鬼与酒徒的腐败了的血管的名称……侵吞、诡计、背叛或谋杀……那些引诱妇女的蛇蝎般的毒汁……妇女们的愚蠢的依从……卖淫……青年人的任何堕落行为……不择手段的谋利……龌龊的胃口……官吏对人民、法官对犯人、父亲对儿子或儿子对父亲、丈夫对妻子、老板对他的学徒的苛刻行为……贪婪的表情或邪恶的企图……人们施诸自身的奸计……所有这些都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只把名字印在节目单上，而是准时演

出了并得到了回报，并且在进一步表演中又得到回报……而这些表演再依次获得回报。博爱或个人力量的动力也永远只能是最深邃的理智，无论它是否会引起辩论。毋需详加说明……增加、减少或分割都是没有用的。不论大小，不论有无学问，不分黑人白人，不论合法与否健康与否，从吸入第一口空气、经过气管直到最后气绝，每个男性或女性所发挥的有力、慈善而清洁的作用，在这个宇宙的不可动摇的秩序和它整个的领域中，对他或她都永远很有益处。如果野蛮人或重罪犯是聪明的，那很好……如果最伟大的诗人或学者是聪明的，那也完全一样……如果总统或首席法官是聪明的，也同样……如果青年机械工或农夫是聪明的，那也完全相等……如果妓女是聪明的，那也没有什么不同。好处总会到来的……一切都会到来。战争与和平的一切最好的行为……给予亲戚和陌生人、穷人、老人和不幸者、幼儿、寡妇、病人，以及给予所有被遗弃者的帮助……所有对逃亡者和奴隶脱逃的赞助……所有在遇难的船上坚定而远远地站在一旁让别人去坐上救生艇的自我克制者……所有为崇高的正义事业或一个朋友或一种主张的缘故而作出的物质和生命的贡献……所有被邻人耻笑的热心人的痛苦……所有母亲们的最伟大珍贵的爱和高尚的痛苦……所有那些在记载过或未经记载的斗争中受挫的人……那少数几个我们从中继承了一些史料的古代国家的全部光荣和好事……以及成百上千个我们不知其名称、时代和地点的更加强大得多的古代国家的全部好事……所有那些曾被勇敢地开创出来的事业，不论后来成功与否……所有那些在某个时候从人类的神圣情感或他的崇高言论或他的伟大双手的塑造中很好地受到了启示的东西……以及所有那些今天在地球表面的任何部分被很好地设想或完成了的东西……或者是在漫游的或固定的星球上被那些如我们一样的人所

设想或完成了的……或者是今后将要被你们或任何人很好地设想或完成的——所有这些，各自和全部地在它们当时或今天或今后都适用于它们所从中产生或将要产生的那些本体……你曾猜想它们都只能活过自己的一生吗？世界并不是这样存在的……没有哪些摸得着或摸不着的部分这样存在……没有哪个如今存在的结果不是从它长远的先前的结果而来，而那个结果又来自它的先行者，这样追溯下去就不能说这个发展中哪一点比另一点更接近其开端了……凡能使灵魂满足者都是真理。最伟大诗人的谨慎最终能适应灵魂的渴求和贪欲，它并不轻视那些较次的谨慎行为，如果它们与它的行为相一致的话；它什么也不阻止，不容许它自己或别的情况有所停顿，它没有一定的安息日或审判日，不把生与死、公正的与不公正的加以区分，对现在感到满足，对任何一种思想或行为都从自己方面来加以配合，不承认什么可能的宽恕或代替性赎买……知道一个从容地冒死丧生的青年是为自己采取了极好的行动，而一个苟且偷生舒适地活到老年的人也许一无所成，不值得提起……知道只有那样的人——他学会了宁取那些真正长命的东西，对身体和灵魂一样爱护，并且领悟到了间接的东西一定会随直接的而来，他所做的好事和坏事都会一齐向前并等待着再次与他相会——只有这样的人才别无什么伟大谨慎需要学的了，并且他精神上在任何危险中都会既不急躁也不回避死亡的。

对于一个想成为最伟大诗人的人，直接的考验就在今天。如果他不以当今时代犹如以浩大的海潮那样来冲刷自己……如果他不能将他的国家从灵魂到身体全部吸引住，以无比的爱紧紧缠住它，并且将他的传种接代的器官插入它的优点或缺点……如果他并非自己就是理想化了的时代……如果永恒没有向他敞开大门——这种永恒赋予所有时代、地点、进程、有生物和无

生物以相似的外观，它是时间的粘结剂，以今天的浮游形态从时间的难以想象的模糊性和无限里浮现出来，被柔韧的生命之锚所抓住，使现今这个点变为过去与未来的通道，并代表这个一小时的波浪以及它的六十个珍爱的儿女之一——那就让他沉没于一般的航程之中去等待他的发迹吧……不过对于诗歌及任何种类的作品还有一个最后的考验。一个有先见之明的诗人会为自己作出未来几个世纪的规划，并判断在时代变迁之后的执行者和执行情况。他的作品能通过这些变迁吗？那时它仍在不倦地坚持下去吗？那同样的风格和类似的才情特色那时还能令人满意吗？没有新的科学发现，或者新达到的更高思想、鉴赏和品行的水平，使得他的作品被人瞧不起了吗？千百年时间的进程有没有为了他的缘故而甘于左右摇摆呢？他是否死后很久很久还被人爱戴呢？年青男子时常想起他吗？年青妇女时常想起他吗？中年人和老年人想起他吗？

一首伟大的诗是为许多许多个时代所共有，为所有各个阶层、各种肤色、各个部门和派别所共有，为一个女人犹如为男人那样、为一个男人犹如为女人那样所共有。一首伟大的诗对于一个男人或女人不是结束而是一种开端。有人幻想有一天他能够以某种应得的权威坐下来，满足于一些解释，并就此觉得充分惬意了吗？最伟大的诗人不会走到这样的终点……他既不会停止也不会安于舒适。他的格调表现在行动中。他把他所吸引的那个人紧紧抓住并带到以前没有去过的生活领域中去……从那时起就不得休息……他们看见空间和难以形容的光辉，这种光辉使得已往的地点和光明成为死寂的真空了。他的伴侣注视星辰的诞生和运行，并领悟到某种意义。有时会出现一个从混乱与混沌中粘合起来的人……年长的那位鼓励年青的并指示他……他们两人将怎样无畏地一起出发，直到新世界为自己选

定一条运行的轨道，然后泰然自若地看着那些星星的较小轨道，并且迅速飞过那些不绝的圈子，永远不再安静。

很快就不会有牧师了。他们的任务完成了。他们还可以再待一会儿……也许一代或两代……逐步退出。一种更优秀的人将取代他们……一群群的宇宙之灵和先知会整个地取代他们。一个新的阶层会兴起，那时他们会成为人类的牧师，而且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牧师。在他们庇荫下建筑起来的教堂是男人们和女人们的教堂。那些宇宙之灵和新型的诗人将由于他们自己的神性而成为男人和女人以及一切事件和事物的解释者。他们会在今天的现实之物、过去和未来的征兆中找到他们的灵感……他们不屑于维护不朽或上帝，或事物与自由的至善至美，或灵魂的绝妙的美和真实。他们会在美国升起，并获得世界其他各地的响应。

英语是乐于表现庄严的美国的……它刚健、丰富而富弹性。它在一个历经变迁因而从来不缺乏政治自由思想（它是一切自由的主导精神）的种族的粗壮根株上吸收了一些更加精致、更加轻快、更加微妙、更加优美的语言的用词。它是一种有抵抗力的强大语言……它是一种明明白白的口语。它是那些骄傲而沉郁的种族以及所有勇于进取的人的语言。它是最适于表达发育、信念、自尊、自由、公正、平等、友好、充足、谨慎、果断和勇气的一种语言。它是一种颇能状人之所难状的表达工具。

没有哪种伟大的文学，也没有哪种同类风格的行为、讲演、社会交往、家务安排、公共设施、雇佣关系，或行政细则、陆海军行动指令，或立法、司法、公安、教育、建筑学、歌曲、娱乐，或青年人的服装时尚等等，能够长期逃避美国标准的敏感而热情的天性。这种迹象无论其是否从人们口头上出现，但在有的随即过去、有的固定而保留下来之后，它总是在每个自由

男人和自由女人的心中唤起一个疑问：它与我们的国家相一致吗？它合乎那些始终在成长的由兄弟、情人所组成、团结得很好、比一切旧的类型更壮丽、比一切旁的类型更丰富的巨大公社的需要吗？它是新从田野中产生或从海里取来在此时此地供我使用的吗？凡是适合我这个美国人的需要的东西必然适合可以作为我的一部分材料的任何个人或国家的需要。这适合吗？或者它与普遍的需要无关？或者它出于那些比较不发达的属于特殊阶段的社会的需要？或者出于那些为现代科学和社会形态所压倒了的陈旧乐趣的需要？这种东西清楚而绝对地主张自由并且不顾生死地要铲除奴隶制吗？它会帮助生育一个很体面而结实的男人，并且生一个女人来做他的完美而独立的配偶吗？它会改良风习吗？它有利于培植共和国的青年人吗？它能很快同那有着许多孩子的母亲的乳头上的香甜奶汁相融合吗？它也有那种年老而永远新鲜的忍耐与公正吗？它同样慈爱地对待那最后生育的和正在成长的，对待那迷路了的，以及那些除了自己的力量之外一切外界的攻击力量都瞧不起的人吗？

那些从别人的诗中蒸馏出来的诗篇可能会消失。懦夫一定会消失。一种生气勃勃的伟大期望只能由一种生气勃勃的伟大行为来满足。那许多低声细气地表示异议的东西，那些简单的反映工具，以及那些温文尔雅的作品，将匆匆流走，令人不复记忆。美国镇静而满怀好意地准备接待那些给它捎了话的来访者。给他们以许可证和欢迎的将不是才智。那些有才者，艺术家，足智多谋之士，编辑，政治家，学者……他们并非不受赏识……他们各得其所，各司其事。国家的灵魂也履行它的职责。它不放过伪装……没有什么伪装能瞒过它的。它什么也不拒绝，它容许一切。它只能迎合那些与它一样好和与它同样的东西。个人像国家一样是优等的，只要他也有构成一个优等国家的那些

品质。一个最大、最富、最自豪的国家的灵魂不妨去迎合它的诗人们的灵魂。这样的迹象是明显的。不用担心犯错。如果一方是真实的，另一方也必然真实。作为一个诗人的凭证是他的国家钟爱地吸收他，就像他自己吸收了它那样。

致爱默生

（1856年8月）

亲爱的朋友和导师，我谨送给你这三十二首诗，因为我无法满足于只寄给你任何一般的东西来表示我对你的来信的感谢。你在寄给我上述那封来信之前所读到的《草叶集》初版是十二首诗——我印了一千本，很快就卖掉了；现在这三十二首我已经制版，将印几千册。我非常喜欢写诗。我已经为自己安排旁的工作来面对面地与人民和合众国相接触，让他们听听一种粗野的美国语言①；但是我终生的工作是做诗。我要继续下去直到做满一百首，然后是几百首——也许一千首。我的方向是明确的。再过几年，我的诗集将每年销售一万或两万册——很可能还要多。我何必操之过急或加以迁就呢？在诗或讲演中我说一句两句已经应当说的话，坚持同多数人在一起，同那无数的普通人齐步前进，给每一个男人和女人提醒一点什么。

老师，我是个有完整信念的人。老师，我们从许多个世纪、等级制、英雄主义和传说中走过来，不是为了今天在这个国家停顿下来嘛。有时我想，如果要停顿的话，也是为了聚集十倍的动力而那样做的。好比自然，始终不屈不挠、不可抵抗而泰然自若地前进，美国也是如此。让一切都服从吧。让一切都恭

① 这里似指作讲演旅行，这是惠特曼多年梦想要从事的一种“工作”。

谨地跟随合众国各州和它们的政治、诗歌、文学、风俗的悠闲步履，以及它们培训自己后代的那种大方气派吧。它们自己的后代已经到来，刚好成熟了，明确了，在数量和能力上都够了，有了自己的语言，有了公开抓住他们所有的一切的强健手腕。他们恢复已被遗忘得太久的个性，他们的影子投射在职业中、书本中、大城市中和贸易中；他们已踏上国会大厦的台阶；他们扩大，成为一批更高大、更强壮、更坦率、更加民主的、无法无天的、绝对属于合众国本土的、长得很可爱的、更完全的、无畏的、洒脱而老练的、满脸胡须的新人。

很快，在无限的基础之上，合众国也在建立一种文学。据我看来，它也建设得完全可以实用了。这里的每个要素都是很好的。我每天都到曼哈顿岛、布鲁克林以及其他城市的居民当中，青年人当中，去发现他们的精神，并振作我自己。这些是会受到注意的；我自己在这里为人们所吸引，有甚于为那些作家、出版家、舶来品、重印品等等所吸引。在后者中间我只要冷漠地穿过，就对他们一清二楚，知道他们在像我这一类人之外起着不可缺少又非别的东西所能起到的作用。在诗歌中，对合众国的青年应有所描绘，因为他们能同世界上其他地方最优秀的青年相比美。

美国通过强大的英语遗产继承过来的现成的文学作品——全部丰富的传说、诗歌、历史、哲学、戏剧、经典、翻译，已经并且还继续在为另一种显然很重要的文学作好准备，那种文学将是我们自己的，有强大感染力的，新鲜的，朝气蓬勃的，将显示那充分成长起来了的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将提出事物的现代意义，将长得美丽、耐久，与美国相称，与一切家庭感情相称，与曾经一同作为男孩和女孩以及曾经与我们的父母在一起的那些父母的无可比拟的同感相称。

美国，即使是无可奈何也罢，又还能出现什么别的情况呢？那支巨大的英语潮流，那么可爱，那么不容争辩的，已给这里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益处，它本身也还会被人们满怀赞赏和感激地谈起的。可是美国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已经不小了。到处需要报偿；一个国家从来也不会无偿地向别的国家提供必需品。美国在它的政治理论方面，在通俗读物方面，在殷勤好客、幅员、天然魅力、城市、船舶、机器、金钱和信用等方面，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但它仍会随时像闪电般迅速地破产的，只要别人以告诫的口吻一质问：你哪里有什么精神上的表现呢？除了那些抄来和偷来的东西？你所许诺要产生的成批的诗人、学者、演说家在哪里？你乐意仅仅跟在别的国家后面吗？它们曾长期奋斗建立自己的文学，艰苦地开辟自己的道路，有的用不太完善的语言，有的凭僧侣的权术，有的只不过要努力活下去——可是为它们的时代、事业和诗歌做出了成绩，也许那是经历了若干个羞耻和衰落的年代之后才获得的唯一实在的安慰吧。你还年轻，有着最完美的本地口语，一种自由的出版制度，一个自由的政府，世界正把它最好的东西向你传递。既然世界那么公平地对待了你，从此你就应当公平地对待你自己。让那些不会为你放声高歌的歌唱家完蛋吧。把西部的门敞开。呼吁新的杰出的大师来领会新的艺术、新的完善典型、新的需要吧。听命于那个最强大的诗人，让他改变你的一片荒芜吧。那时你就用不着再抚养别人的儿子了，你将有你自己的继承人，你亲身生育的、血管里流着你自己的血液的继承人。

我冷静地面对这样的建议，并且看到愈来愈多的适用的回答。它们还没有表现出来，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过，以超出世界迄今所知的规模正在作好准备，只要那些表现一出来就带回家，使之与美国大众相符合的，就是那种不计支出和年限而

廉价得来的学校教育。美国从大量的重印出版物中，从流行作家和编辑手里吸取这样的教育。这样的供应和摘录是以符合美国特点的、大规模的、不顾一切的自由方式完成的。这里将取得在别处从不认为可能得到的成果；其方式也是十分壮观的。美国人民的天性都是完美的，势必产生英雄人物。在这方面很少有人能了解美国。

所有流行的对文学的滋养品都在应用。我不知道在美国有多少作家和编辑，但有数以千计的人在各自建立自己的阶梯去登攀巨人们将要达到的巅顶。世界上现有的二十四台用蒸汽开动的有两个、三个、四个滚筒的巨型印刷机中，美国占有二十一台。那出售书报的一万二千家大大小小的商店和同样数目的公共图书馆，任何一家都有足够的读物来培养一个能读美国书报的男人或女人——那三千种报纸，其中即使是不怎么好的也同样给人以营养——那各种各样充满强烈传奇色彩和广泛流传的故事小报——那些一分两分一张的日报——那些政治性的东西，无论属于哪一派的——农村里的周刊——体育报和画报——每月出版的杂志，包括大量舶来品——那些印数极大的伤感小说——廉价而花哨的故事、惊险小说和传说——一切都带有预示性；一切都在迅速地向前漂流。我看见它们由于某些原因在膨胀、扩大。我并不为它们的趋势感到不安，反而极为高兴。我看到那窜来窜去的机梭，还有无数活跃一时旋即消失的书本，在为一代男人和一代女人织着衣服，而他们并没有感觉到。在五十年里，那些通俗读物和作品有了多大的发展啊！今后五十年还将有多大的发展啊！让我们所固有的文学如蒸汽机、钢铁、玉米、牛肉、鱼类那样普遍而现实地成为美国的一个主要部分，这已经是时候了，应当产生第一流的美国人才。到那时候，我们用来制造新鲜的思想、历史、诗歌、音乐、讲演、宗

教、朗诵、娱乐的持续不断的材料，就会像那些长年存在的田地、矿山、河流、海洋一样不再被忽视了。有些东西已经完成，那是不可移易的；在那些东西中千万年的历史得到了证实。那些孕育了现代世纪的母亲们和父亲们并非白白生存过了；他们那时也有思想和感情。当然，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整个文学都有共同的显著特点，正如我们各个时代的人都有共同的人类特性一样。美国将保持粗犷而开阔。目前应当做的是从祖先摆脱开来，走向男人和女人——同样也走向联邦性质的美国；因为美国各个州的联盟对于它们的生命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身体各个部分的结合对于这些部分本身的重要。

一个深思的人了解人民比他们了解自己更容易一些。在普通人大军的灵魂之中常常蕴藏着一种素质，那是比任何可能表现在他们的统率者身上的东西更宝贵的。那是起决定作用的。在美国的任何一个部门，一个人如果只同一个小圈子或少数经过挑选的人交往，或者同伪造者、背信弃义者、奴隶主，或者同那些对于一个男人的身体感到羞耻的人，或者同那些对于一个女人的身体感到羞耻的人，或者同任何一个不是最勇敢最坦率的人交往，那他就是在消亡的斜坡上往下滑。同我们的天才比起来，一切外国文学的天才都是经过修剪和截短了的，并且基本上不尊重我们的习惯和美国的组织契约。那些在它们本国原是庄严而正当的旧的形式和旧的诗篇，到了这个国家就成为流亡者了；而这里的空气是非常强健的。许多东西在欧洲一些王国、帝国和类似的国家中，其狭小的规模显得恰到好处，并且拥有一小块足够的地盘，但到了这里就显得憔悴、矮小而滑稽可笑，或者找不到那样一个小得合适的天地来供它栖息了。那些输入到美国来的权威、诗篇、标本、法规、名称，今天对于美国的用处就在于将它们摧毁，从而毫无羁绊地向伟大的作品

和时代前进。

在我国或任何国家，只要没有革命者起来，在人民的支持下扫除那许许多多墨守成规的代表、当权的官吏、编书人、教员、牧师、政客，只要是这样，我觉得，那些掌权者就能名正言顺地代表那个国家，就仍然起作用，也许还起很大的作用。要取代他们，如果美国高兴这样做的话，条件已充分具备；而且，我认为果断地运用这些条件的时机已经到了。在这里，军队的灵魂也已经不仅把官员们的灵魂接管过来，而且越过他们前进，并把官员们的灵魂留在后面老远老远看不见的地方了；而军队的灵魂如今在没有军官的情况下集体前进。这里也有公式、俗套、空白表格和繁琐事务在堵塞代言人的喉咙，快把他闷死了。凡是人们最想听的东西，一定是那些说得最少的。连一本世界历史也没有。没有一本美国的，或者一本合众国组织契约的，或者华盛顿、杰斐逊的历史，也没有语言史或任何英语词典，没有伟大的作家；每个作家都自甘沦落，成为循规蹈矩的庸人了。诗歌中没有男子气和生殖机能，倒有些更像是阉割了的平庸的东西。我们的文学将被打扮成一个漂亮的绅士，不合我们生来的口味，不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它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摇头晃脑。它的服装和贵重的饰物说明他对自然多么无知。它的肌肤是柔软的；这越发表明他身上没有什么与自然相似之处了。除了在宗教会议和学校里经过了修剪的自然之外，还有什么呢？哪里能找到一个原始的、生机充沛的人呢？哪里还有一个监督者？在生活里，在诗歌里，在法典里，在国会里，在讲堂、戏院、对话和辩论中，没有一个人公然抬起头来证明他是他们的导师，使他们听命于他，并准备随时考试他们的上级。没有人相信这个合众国，大胆地把它体现在自己身上。没有人以严峻的否定神态环顾旁人，拒绝在任何条件下被收买去放弃自己的见解，或

者背离自己的灵魂，或背弃友谊，或卑视自己的身体，或脱离乡土与海洋。对于经典、文学、艺术、陆军、海军、行政部门，没有人提议让生活去救治，但是却有人提议由病人和垂死者去医治病人和垂死者。教堂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人民并不相信它，它也不相信自己；牧师们在不断地说那些他们自己很不以为然的东西，却回避那些他们明知属实的事情。这光景是很可怜的。我想在那欢乐的世界上再也不会如最近在合众国这样，有更多极不相称的人物在蓄意攫取政府机关的首要职位——让这样一些瞎眼僵尸去当法官——让这样一个无赖和盗贼当总统。

直到目前，大大助长了这种情况的是，人民还像一群大孩子，没有确定的鉴赏力，很少意识到他们自己的伟大，他们的命运，以及他们的巨大的步伐——他们仍贪婪地接受小说、历史、报刊、诗歌、学校、讲演中所介绍给他们的一切。通过这些以及其他的方式，它们的发展眼看就要形成一种足以自立的力量，然后以既定风格的面目出现。青年人会明白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并将得到它。他们只会追随那种在精神与他们自己契合并能引导他们的人。任何一个这样的人都会像五月的鲜花那样受到欢迎。别的人则只会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就合众国的青年来说，那一群对于打仗、做工、射击、骑马、跑路、指挥等等一无所能的花花公子中，究竟有什么可取的呢？——这些人有的还虔诚，有的精神不正常，有的则等于被阉割了——全都是第二手、第三手、第四手、第五手的旧货——由仆人服侍着，不是把这个国家摆在首位，而常常是把别的国家摆在首位，空谈艺术，为了怕人家说自己可笑而做出一些滑稽可笑的事来，一路傻笑着，蹦跳着，不断地脱帽行礼——没有一个是出于天性和自己的男子风度而行动、穿衣、写作、说话和恋爱的，可谁都谨慎地瞧着别人怎样行动、穿衣、写作、说话和恋

爱——将死的书本紧扣在自己和他们国家的身上，不喜欢这里的诗人、哲学家、学者，而像叭儿狗似的紧跟在敌对国家的诗人、哲学家、学者的屁股后面——喜欢这个合众国的绅士太太们的思想表达方式、标本和社会习俗，偷偷地与这个合众国的大众基层相对抗并从这一对抗中成长起来。当然，就曼哈顿岛、布鲁克林、波士顿、伍斯特、哈特福德、波特兰、蒙特利尔、底特律、布法罗、克利夫兰、密沃基、圣路易斯、印第安纳波利斯、芝加哥、辛辛那提、衣阿华城、费城、巴尔的摩、罗利、萨凡纳、查尔斯顿、莫比尔、新奥尔良、加尔维斯顿、布朗斯维尔、旧金山、哈瓦那，以及千百个现有和未来的相等的城市来说，他们和他们的同类永远也不会为美国新兴的诗歌辩护。当然，对他们的供养并不会停止，而且这些供养由于能增强男性和女性的身体会受到欢迎。当然，他们及其同类的被用来为别人效劳的那些东西行将告尽，到时候，他们会统统被抛弃，谁也不再有人谈起了。

美国就像它所正当向往的那样生育了自己的后嗣来从事所需要的手艺。对于自由，对于实力，对于诗歌，对于个人的伟大来说，是从来没有休息的权利的，几十年或几年都不行。要是成熟到不能进一步发展了，这就意味着快要灭亡。合众国的建筑师们给它打好了基础，然后向新的领域转移。他们所奠定的是一个完成了的工程；还有同样多的工作留下来没有做。如今需要别的建筑师，他们的任务同样艰巨，也许更艰巨一些。每个时代都总是需要建筑师的。美国还没有建成，也许永远不会建成；如今美国还是一张神圣而真实的草图。有三十二个打好了草图的州——三千万人口。几年以内就会增加到五十个州。再过几年将达到一百个州，人口达到几亿，全是最新式最自由的人。当然，这样的人将完全坚持最新式最自由的表达方式。

这里的诗人、这里的文学家将采用不同于别国的组织原则；不会有什么阶级给撇在一旁，让他们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游转，谦虚而体面地拼命搜刮韵脚，与白纸一样苍白、闭塞，只知道人类的古老图片和传统，而没有意识到他们周围的现实的人群——并不在彼此间进行同种繁殖，使得大家都长上瘰疬。整体的国土，整体的诗人！美国诗人和文学家正从旧的传统中自由地走出来，就像我们的政治已经走出来那样，他们不承认背后有任何东西比今天他们的东西更优越——只乐于承认合众国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茁壮的活生生的体态、性的神圣、女性与男性完全相适应的情况、整个合众国、自由与平等、真实的物品、各种职业、机械、曼哈顿的年青小伙子们、习惯、本能、行话、威斯康辛、佐治亚、高贵的南部心脏、热血、完全当家作主的精神、煽动叛乱的精神、西部人、土生土长的观念、用以观物的眼睛、各种成品的完美标本、自由的狂暴劲头、加利福尼亚、金钱、电报、自由贸易、铁和铁矿、毫不犹豫地承认那些美妙的不可抵抗的黑人诗歌、滨海各州的轮船、以及其他不可抵抗的美妙诗歌、后面拖着一列列车厢走遍内地各州的火车头。

还要说一句话，那是有个人曾经说过的，但没有得到承认，反而为文学界所排斥，从此默无声息，其后果又十分明显。由于不能坦率地、名正言顺地、泰然自若地谈论性的发展（这也是唯一的拯救办法），以及讲演和写文章的人都虚伪地装做看不见每个人都知道在起作用的东西，结果就出现了现代书籍、艺术、讲演等作品中那种无个性和模糊不清的状况；在男人们和女人们日常可见的生活中，过去一个时期以来他们大多像是中性的人；同样刺眼的是在今天这个正统社会中，如果将服装换一下，男人要充当女人，女人充当男人，都是很便当不过的。

背信的邪说以虚伪的面目蛊惑着大多数人；其余的人中在

流行着关于性的邪说。学者、诗人、历史家、传记家，以及别的人，长期以来在自己的写作中或者沉默或者顺从，与这条肮脏的法规同谋共事，以致书籍被俘虏过去了，那构成一个男人身分的东西，即性的东西，女人身分、母性、欲望、强烈的兴奋、性器官、性行为，这些都不能提了，都是可耻的了，都被赶了出来，只好偷偷地在文学领域之外发挥它们的作用了。这条肮脏的法规必须撤销。它阻碍伟大的改革。在这方面女人的权利也如男人一样，她们不应当有关于性的异端邪说，而应当有完全的信仰。妇女在美国已到了与男人实质地完全平等的时候，没有这种平等，我看男人中间也就不可能有实质的平等。到那时，丈夫气这个空碟子里才会装上一点东西了。目前这种不冷不热的情况，这种冲淡了的服从的爱，像在诗歌、小说等等中所表现的，是足以使一个男人作呕的；至于在美国到处可见的那种男人的友爱，出版物中连一点影儿也没有。我说男人和女人的身体这个主要的东西至今还没有在诗中得到表现；但身体是一定要表现的，性也是这样。对于美国诗人来说，如果要提出问题的话，那就是他们会不会在诗中歌颂自然即万物之母的爱欲的永恒的正当性，或者他们会不会继续胡说性爱生来就是淫猥的，并且充当一个懦弱而抱怨地自甘贬损的时髦诗人。这个问题在诗歌中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所有其余的表现只不过是它的伟大诗篇的边饰而已。所以我认为，任何的理论，不管怎样，如果不能公开接受并以明确的措辞当众说出一切现存的、精神的、实感的、合乎礼仪的、健康的、值得为之生存的、关于女人和男人的、美的、纯正的、可爱的、友好的、强有力的、有生命的和不朽的事物所赖以存在的东西来，它就会生机停滞，变得虚弱而陈腐。在今后一两年内，那种坚持对性的信仰并耻于让步的人将被证明其灵魂是真正勇敢的。

对于诗人和文学家——对于每个女人和男人，无论今天或任何时候，当前的环境，贫困、危险、偏见等等，就是我们亲身所处的环境，也只能从这个环境出发去毫不含混地说明未来。合众国，作为历史和外国精华的接受者，正着手草拟一个将提供千百倍报偿的计划。它请来了新旧世界所等待的美国大师们，这些大师所接受的既有好的也有坏的，既有博学也有无知，有白人的也有黑人的，有本地的也有外国产的材料，什么也不拒绝，将彼此不一致的东西强行合在一起，全部囊括起来，将它们集中在现时代和现今的地方，显示其适用于每个人和任何人的身体与灵魂，并指出那些先例的实际用途。美国将永远是激动而骚乱的。今天它正在形成，正在不是缓和而是愈益激烈地、任性地按照本国的原则在那么辽阔的地区之内形成！至于我，我是喜爱叫喊的、搏斗的、沸腾的日子的。

当然，我们将有一个全民族的性格，一个个性。到时候，只要时候一到，它就会出现。那个性格，连同许多别的东西，将照顾它自己；它是一种结果，并且还将引起一些更大的结果。由俄亥俄、伊利诺斯、密苏里、俄勒冈，由墨西哥海周围的各个州，由那些从欧洲、亚洲和非洲来的受到热情欢迎的移民，由康涅狄格、弗蒙特、新罕布什尔、罗得岛，由所有各种不同的利益、事实、信念、政党、起源——由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并且正在熔铸为一个坚强的性格，它适宜于为已经完成或将要完成的、一无例外的美国各州的自由女人和自由男人所广泛应用——他们每一个都真正是自由的，每一个都是独特的，堪称为活生生的州和人，但是每一个都依附于一种政治、习俗、言谈和个人风格的共同形态，犹如种族的丰富多样依附于一个共同的形体那样。这样的性格对于包括文学和诗歌在内的一切来说，都处于头脑和脊梁的地位。这样的性格，强壮，柔韧，公正，直

爽，属于美国血统，满怀豪情，毫无拘束，热情友好，能够始终不渝地站立在个性至上的广大基础上——这就是新的精神的美洲大陆，如果没有它，我看物质的大陆就不是完全的了，也许只是一具尸体，一个浮肿病人而已——这就是那个面对面地与合众国、与永远令人满意、永远无法测量的海洋和陆地相适应的更新的美利坚。

你发现了那些海岸。我说你在领导美国，在领导我。我说，谁也没有作出过、也不能作出比你所作的更大的贡献。别的人可以画出草图、建设城市，开采矿山，垦殖农场；你的工作则是作为一个最先出航的船长，忠实、直觉、坚决，提出头一个报告，但你自己将主要不是由任何的报告，而是由你过去多年以后的千百个海湾的航海者在他们到达或离开一个航站时才来加以说明的。

亲爱的老师，请接受我的这些陈述和信念，为了所有的青年人，为了一个在你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而有了你以后就变得最好了的保证；同时我们要求将你的名字置于我们的保管之下，我们懂得你所指出的东西，并且找到了在我们身上也指出了的同样的东西，我们将坚守它，并通过合众国来加以发扬。

华尔特·惠特曼

附：爱默生致惠特曼

（1855年7月21日于康科德）

亲爱的先生：——我并非看不见《草叶集》这个令人惊叹的礼品的价值。我发现它是美国迄今作出的最不平凡的一个机智而明睿的贡献。我十分高兴地读着它，因为伟大的才能总是令人高兴的。它满足了我经常对那个看似贫瘠而吝啬的大自然提出的要求，这个大自然仿佛由于过多的劳作，或者由于它的气质中的过多水分，使得我们西方的智慧变得迟钝而鄙吝了。我十分赞赏你那自由而勇敢的思想。我极为喜欢它。我发现了一些写得无比精彩的无与伦比的东西，它们真是恰到好处。我看到了那种论述上的勇气，它是那样地使我们感到愉快，并且是只有巨大的洞察力才能激发出来的。

我祝贺你在开始一桩伟大的事业，它无疑是从一个长远的背景出发的。我擦了擦眼睛，想看看清楚这道阳光是不是一个幻觉；但白纸黑字的书摆在我面前，它是千真万确的呢。它有最大的优点，那就是能够加强信念和鼓舞人们。

直到昨夜我从一张报纸上看到这本书的广告，才确信你的姓名是真的，可以据此给作者写信。

我希望见见我的惠赠者，并且很想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纽约一行，以表示我对你的敬意。

拉·华·爱默生

美国今天的诗歌——莎士比亚——未来

（1881）

看来似乎奇怪，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竟是自己所生产的诗歌。有没有这种诗歌，都是有来由的。像盛开的玫瑰或百合花，像树上成熟了的果实如苹果、桃子，不管树干有多壮，枝叶有多繁茂，这些终归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来说，只有当它把自己所代表的一切体现在创造性的诗歌中，它的完整性与伟大成就的标志才显示出来。而模仿是没有用的。

尽管在人们脑子里好像还没有明确什么是能够与新世界的现状或未来的必然情况相称的美学，我却很明白，只要美国在最高艺术领域中没有这样明确的本国文艺作品，它仅有的政治、地理、财源甚至智力方面无论有多么惊人和突出的优越性，都只能构成一个愈来愈发达和完善的身体，或者还有脑子，可是很少或者没有灵魂。虽然我们能将严酷的真理包上糖衣，并凭表面的花言巧语、否认和辩解逃避到国家精神的内部感觉中去，但这个空白还是明摆着的。存在着一片不毛之地。因为这个合众国的宗旨和比较成熟的目的不是建设一个只有政治和千百万人的物质舒适的新世界，而更加坚定的是要与科学、与现代化相并行建设一个社会民主和文学发达的新世界。如果合众国没有完成后者使之成为它唯一持久的纽带和支撑点，那么即使名

列前茅也是枉然的。

与第一流国家的诗歌密切相联的，如经纬交织在一起那样，是它的各种类型的个人性格和特殊的本地个性，它自己的男人和女人的面貌，以及在一切形态、一切习俗、一切时代的永恒法则下被充分认可了的它自己的形式、状态和习俗。现在美国的民主主义已经有必要从两个特殊方面即本民族诗歌和个性方面去确立自己，这两者生来是其自身精神的唯一表达者，能够不仅在艺术中而且在实际和日常生活中，在雇主同工人的交易中，职业与工资中，尤其是陆军和海军中，以微妙的方式焕发这种精神，并且将上述一切加以彻底的改革。我在哪里也没有找到那样一个条件，它深刻、强烈和真实到足以使集体或个人充分发展。在美国，一种能够很好地填补那个大空白、达到上述目的并激发其整体及各个方面的诗歌，其思想和个性应当包含着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现实与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和主要的事实。重要的交感神经系统对于骨骼、关节、心脏、血液、神经和生命力的功用，在于构成一个人——当然，是个不朽的灵魂——并使之进入时间和空间，这样的功用也就是诗歌对于单个的个性或一个国家的功用。

今天我们有了三十八个州，这些都是祖先的儿女，而且虽然年轻却是一宗古老财产的继承人。在那无数的情况中，有一两点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那就是由莎士比亚以及他的合法追随者瓦尔特·司各特和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描述的英国封建主义，连同它的专制、迷信、邪恶，有着十分卓越而强大的渗透一切的血脉、诗歌和习俗；乃至它的谬误也是很迷人的。看起来几乎好像只有欧洲那种封建主义，有如我国南部的奴隶制，才能产生最高大最可贵的个人性格——比别处的人有更强的力

量、信念和爱，有战无不胜的、支撑一切的勇气、雅量和抱负。这是莎士比亚及我所列举的另一些人对我们美国有着不可估量的宝贵裨益的地方。政治、文学、以及其他一切，都最后居于完美的全体人员的中心，（犹如民主与旁的事物处于同样的情况；）在这里封建主义是无匹的——这就是它遗留给我们的丰富而最为突出的教益——一堆外国营养品，有待我们加以检查、普及和扩大，并且重新呈现在我们自己的产品中。

不过还有许多严重而令人担心的缺陷、危险和恐惧。让我们稍稍站远一点来思考思考问题，但是仍要从一个中心思想出发，然后又回到那里。可能会发掘出两三个奇怪的结果来，像在天文学的法则中似的，那种看来很僵硬、很带破坏性的势力原来却暗中保存着最长远最巨大的未来的起源和生命。我们还要专门从西方观点粗略地考察一下上述各个作家。可能我们要利用英国文学中的太阳，以及属于他那个体系的当代最光辉的文坛明星，主要是作为木钉挂上一些标本供我们对国内情况进行考察。

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描写各种强烈激情的戏剧家，尽管地位很高（其跨度够广的了），可还是有几个可以与之匹敌的人，而且比不上那些最好的古希腊作家（如埃斯库罗斯）。但是在描写中世纪欧洲领主和贵族的那种对人类内心如此可贵的傲慢举止方面（骄傲！骄傲！也许是一切中最可贵的东西，它也最深切地感动着美国的我们——比爱还深切），他却允称独步，而且我毫不奇怪他那样使世界为之倾倒。

瓦尔特·司各特和丁尼生也像莎士比亚那样自始至终散发着等级社会的气味，而这正是我们美国人生来要加以消灭的。杰

斐逊对于“威弗利”小说① 的判决就是它们把耀眼而虚假的光辉和魅力对准和凝聚在欧洲的领主、贵妇人和贵族集团以及他们全部数也数不清的丑事上，而把受苦的被践踏的大多数人民弃置于湮没无闻之中。我不想在此回答这种锋芒逼人的批评，也不报答我和每个美国人从那位有史以来最高贵、最健全、最鼓舞人的传奇作家共同受到的好处，我要进而谈谈丁尼生和他的作品。

这是那样一种达到了很高（也许最高）水平的诗歌，它的言语悦耳动听，干净利落，纯正，而且常常像晚香玉一样芬芳，极为可爱——有时不然，但仍是暖房中的一朵山茶而从来不是普通的花朵——这就是一种有着强大生命力和内在美的诗，并在其高度的雅致中保持一种野外和野外生活者的风味。在这里古代诺曼底人的领主身份也与现在最优秀的英国种族的来源撒克逊人的气质交揉在一起——成为一种首先是在骑士、骑士风度和豪侠行为的传说中滋生的诗歌。英国最高层社会生活的习气——一种抑郁的、情深的、很有男子气但也很文雅的风度——像一种无形的气味渗透在每一页作品中；那种安逸，那些传说，那些旧习，那种堂皇的懒懒神态；那些织锦缎；那些古老的住宅和家具——坚实的橡木，不只表面镶着薄板而已——无处不有的发霉的奥秘之物；青葱的草木，墙上的常青藤，城堡周围的壕沟，外面的英国式风光，太阳光中在窗户内嗡嗡叫的苍蝇。从未见过谈民主的作品；不，一行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从未见过自由而天真的诗，只有累赘的、苦苦雕琢的、十分矫揉造作的东西——即使有时候主题是那样简单或者朴实，（一只贝壳，一片蓑衣草，少男少女之间一种最平凡的爱慕，）在韵律的

① 指司各特以“威弗利作者”为名发表的一系列历史小说。

安排上也要显示出旧式绅士的文雅来；也显示出身为国王扈从的桂冠诗人的最高卓越性；整部作品中的最好内容莫过于卷首“献给女王”以及《国王的牧歌》之前的题辞“谨以这些作为对他的纪念”（对阿尔伯特王子的纪念）了。

这就是对于这三位巨头随意作出的一个概括的评价，而他们被美国经过人口普查的五千万人中的男人、妇女和青年人所阅读，读者比其他所有作家的读者总和还要多。

我们听说，丁尼生和另一位描写大布列颠王国的当代文坛显要卡莱尔——有如法国的维克多·雨果——他们两人中没有哪一位在个人态度上是对美国友好或表示赞赏的；真的，是完全相反的态度。这不要紧。这就是说，他们（以及更多好心的人）不能跨越那个被美国安置在若干世纪之上的巨大革命拱门，那个奠基于现实、伸向无尽的未来的拱门；这就是说，他们至今不能消化那种影响到所有我们诗歌界和上流社会阶层的尚处于地下室阶段的高度生命力——伟大激进的共和国的无限剧烈性，连同它的胡乱的提名和选举；它的大喊大叫、根本不讲究语法的声音；它的斗争、错误、打嗝、厌恶、不诚实、鲁莽；那些可怕而多变的持续很久的风暴和紧张时期，(这在那些从正规大学教育出来的人看来是多么讨厌，) 以及从中与自然、历史和时间一起形成的比过去更强大并起而推翻过去、奋勇前进的民族；——所有这些他们都无法理解和洞察，我说这值得大惊小怪吗？幸喜我们这三十八个独立王国（还有许多要来参加的）以地球那样宏大而绝对的速度与规模在沿着它的路线前进，并且像地球本身那样根本不理会什么伟大诗人和思想家。不过，我们是不能忘怀于他们的。

对于封建主义及其城堡、宫廷、礼仪、人物，也是这样的

看法：无论它们或者它们在空中飞翔的幽灵怎样在一定距离之外如堪萨斯或肯塔基的流行生活和礼节中横眉怒目地注视着，但后者还无法拒绝或抛开前者。即使它干了那么些坏事，我们此时此地还是能从它几乎无法估价的往昔中获得许多好处来予以抵消。

那么，我是否满足于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共和国一般的内部基本养料全靠外国和上述敌对的来源供应呢？让我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吧：

多年以前我就认为美国人应当努力奋斗，建设自己的最高水平的文学。现在我仍然持这种看法，并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了。不过那些信念如今已被另外一些想法所调和，(这也许是年纪大了的结果，或者是长期病残的反映。)据我看，这个西方世界作为全世界的一部分，是同东方、同整个永远年轻可又很古老很古老的人类不可分割地熔合在一起的，就像时间一样——“继续同一个话题”，有如我们祖先的小说中一些章回的标题所使用的。如果我们不热心接受并完成古代文明所开创的东西，并且将它们的小小规模扩充到最广最大的地步，那么我们生在世上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当前美国的实际状况，我们生活中那些幼稚、粗糙而纷乱的实情，以及它们所有的日常经验，恰恰需要那个完全不同的幻想世界以其令人镇静的、形成对照的、甚至封建主义与反共和的诗歌和传奇故事来加以冲击和熏染。对于我们这些解放了的个性的巨大副产品，以及人性的粗鲁专断，大可以来一点这种合情合理的雅致的影响。我们首先要求个人和团体必须是自由的；接着，到一定时候，就必然需要提出：它们也不能太自由了。为了将来达到这一目的，虽然我们主要是寻求一种由我

们自己生产的伟大诗歌，但在那以前这些输入品还必须照样接受，不过谢天谢地，它们也并不很坏。当前人们内心深处的精神状态很奇怪地在反对和阻止它们被迫趋向于民主以及为民主所吸收，其明显的手法是倾向过去，在诗歌、故事、歌剧和小说中怀念过去，回到遥远的、背向的、僵死了的世界，好像他们害怕今天这些浩大、粗野、能吞没一切的潮流似的。那么，五十个世纪一直在成长、引进并被当作我们的花冠和巅顶接受下来的那些东西，就不能很快摧垮和抛弃了。

或许现在我们应当直接对那可尊敬的一方，即这些序论的真正对象表示我们的敬意了。不过我们必须再稍稍进一步作些探索。要了解那些友好的外国专家的好奇心和兴趣*，以及他们对于我们的局面的看法，这在我们的课题中并非不重要的部分。伦敦《泰晤士报》**说："美国诗歌是聪明的小学生的诗歌，可是它苦于始终致命地缺乏活泼性。布赖恩特作为诗人被朗费罗教授远远超过了；不过在朗费罗身上尽管有学者的优美而温柔的感情，其缺点倒比布赖恩特身上的更为明显。洛威尔先生在其诗情受到政治的鼓舞时是会充满美国式的幽默的；但是在纯诗歌领域中他并不比一个纽底格特奖金[①] 获得者更有美国特色。约昆·密勒的诗是流利、悠扬而和谐的，但从思想来看，他的那些写山岭的歌可能也能在荷兰写出来。"

除非在某种微不足道的偶然情况下，《泰晤士报》说，"美国诗从最早的阶段直到最近时期，好像是一种外来植物，它开着十分繁密而秾丽的花朵，但没有繁殖的性能。这就是它的先天缺陷的特征和检验。凡是大诗人都苦于他们的珍贵花朵被收

① 牛津大学的一种英国诗歌奖，设立于1805年。

集粘贴在标本选集上而受折磨和损害。美国诗人则在选集中比在他们自己的作品集子中显得要好一些。像他们的读者那样，他们已经抵不住英国文学的巨大势力范围的吸引。他们可以谈论原始森林，但是一般地说人们很难从其内在的征象来检验他们究竟是在赫德森河畔还是在泰晤士河畔写作……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太忠实地抓住了英国人的调子、神态和情绪，因而很容易为那些教养浮浅的英国知识界所接受，仿佛那是英国产品似的。美国人自己也颇为失望地承认，一种那样普及（如在美国）的文学好奇心和理解力并没有像美国已经接受英国文学那样地吸收英国文学并以一种独立自主的力量将它加以推进和发展。而诗人与读者一个样，两者都表现出获得了一笔非自己挣来之钱的影响。读者们作为一个民族已经要求它的诗人们有一种可以与古老的大布列颠文学相匹敌的也是诗人们自己的用词风格和形式上的对称美。而粗鲁，无论怎样新鲜活泼，总是那些阅读拜伦和丁尼生的读者群（无论其文化修养怎样肤浅）所不能容忍的。”

那位英国批评家尽管是上等人和学者，并且是友好的，但显然并不感到十分满足（也许他有点嫉妒），于是这样结束他的评论：“对于英国语言来说，如果能够为一种不是英国的而是美国的诗歌所丰富，那倒是一宗不可估量的财宝。”对于这篇既有激励也有抨击的评论，我们将进而发表更加明确、当然也更加直率的意见。

过去五十年到八十年大为流行并在目前达到了顶点的诗歌，无视于古代杰作或一切来自中世纪的东西，已经成为并仍然是一种（像音乐一样的）表面好听的辞句，它范围较窄，但公平地说也完全是悦耳的、逗人喜爱的、流畅而轻松的，在艺

术技巧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最重要的一点是，它零碎不全，是经过挑选的。它厌恶而胆小地不敢涉足刚健、普遍、民主的领域。

未来的诗歌（一个容易引起尖锐批评的用语，我自己也不怎么满意，但意义深长，所以我要使用）——未来诗歌的目的在于自由地表达激情（其意义远远超过一眼就能看到的外表），而且主要是唤醒和激发它，而不止于解释或加以修饰。像一切现代倾向那样，它直接间接地不断牵连读者，关系到你我以及每一事物的中心本质，即强大的自我。(拜伦的自我是一种带有高度迫切性的民主政治的冲刺，但它尽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却是苍白而内省的；根本不是适合一个强大、安全、自由、开朗的民族的历久不衰的诗歌。)同样，它更接近于外界生活的风景，(主要是回到往古的感情，）现实的阳光和微风，以及树木和海岸——接近于自然力本身——不是安闲地坐在客厅或图书馆里，听一个关于它们的讲得很有韵味的好故事。性格，一个比风格或优美还重要得多的特征，一个始终存在但如今才排到前列的特征——乃是进步诗歌的主要标志。它的同胞姐妹音乐已经在对同样的影响作出反应了。“当今的音乐，瓦格纳的、古诺的、甚至后期威尔第的，都倾向于自由地表达诗的激情，并且要求一种与罗西尼壮丽的急弦或贝里尼柔和的旋律所需要的完全不同的发声艺术。”

难道时至今日还没有发生变化，还没有与大师们告别吗？尽管老的作品在其同类中是那么可敬而无法超越，而作为研究科目又总是那样难以形容地珍贵，(对于美国人比对别的民族更是这样，）难道因此就不应当说由于现代思想结构的变化，第一流诗歌的基本理论也已经改变了吗？“早先，在所谓古典时期，”圣·佩韦说，“那时文学为一些公认的准则所支配，凡是创作出最

完美的作品，最美的诗篇，最明白易懂、最令人爱读以及在各方面都最完全的——如《埃涅阿斯纪》①，悲剧《耶路撒冷》② ——这样的作家就被认为是最好的诗人。而今天，需要有所不同了。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诗人应能在他的作品中最大地激发读者的想象和思索，最大地鼓动他们自己去抒发诗情。最大的诗人并不是写得最好的人，而是给人启发最大的人；不是其意思可以一目了然的人，而是给你留下很大的余地去渴望、去抒发、去研究，留下很多的东西由你自己去完成的人。"

使我们美国诗人为之苦恼的致命缺点，是精神上的从属性，缺乏具体的真正的爱国主义思想，却有过多的现代美学的感染，那是我的一位古怪朋友称之为"美病"的东西。波德莱尔说："对美和艺术的过分感受导致人们进入畸形的沉湎之中。在那些沉溺于对美的事物的疯狂贪婪的人的心目中，所有真理与正义的平衡作用都消失了。只有一种欲望，一种艺术官能病，它像癌症一样把伦理道德全吃掉了。"

当然，我们多产的诗作者们也作出了大量的某种贡献。我们也毋需到远处去寻找例证。我们看见，在每个风雅集团中有一批很有修养的、性情很好的人物，（事实上缺了他们"社会"就不能前进，）他们对某些问题、每种时势和某些职责是足以胜任的——能调制鸡蛋酒，能修理眼镜，能决定究竟是先上炖鳗鱼还是先来雪利酒，能靠修道士、犹太人、情人、帕克、普罗斯帕罗、加里班或其他什么人来扩大某某夫人的客厅场面，并且能在那些方面广泛地献出和巧妙地施展他们的灵活手腕与才

①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著名史诗。

② 即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5）的叙事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能，来为世界服务。然而，对于现实的危机，重大的需要和艰巨的事业，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他们则可能像没有出生似的一无用处。

或许诗人这个公认的概念会显得像是一种男性宫娥，他歌咏或弹唱着一种加了香料的思想，如陈旧的怀古之情，或在弥漫着时髦气息的场所、在深宵招待会上供人取乐。我想我已经十来年没看到一首新发表的健康、爽朗而淳朴的抒情诗了。不久以前，每隔三个月都有来自显要诗人笔下的作品出现，其中每一首的中心主题（完全是严肃的）都是某位已到结婚年龄的少女未能找到富有的丈夫，而找到了一个穷光蛋！

未来的诗歌，除了它那刚健的、露天的、能够消除上述情形的体质以外，将在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具有特性。科学，在根除了古老的陈腐之谈和迷信以后，正在为诗歌、为一切艺术、甚至为传奇故事开拓出一片百倍宽敞而奇妙的蕴藏着新的性能的园地。共和制正在普及到全世界。自由，连同支持她的法制，有一天会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如何会成为中心思想。只有到那时——尽管从前已有了那么多壮丽的事物，或今天还有这么多优美的东西——只有到那时才会出现真正的诗人，以及真正的诗歌。不是今天的杜松子酒和广藿香，不是对过去的屠杀和战争的颂扬，也不是以神为一方，以别的什么为另一方的争战——不是弥尔顿乃至莎士比亚的戏剧，尽管它们那么壮丽。一些完全不同和迄今未见过的只在想象丰富的文学中被热切召唤着的人群一定会出现。那自古以来所最缺少的，也许正好是最确实地预示着未来的。民主已被无边的潮流和强风推广到整个时代，像地球的旋转那样势不可挡，也像它那样行程远大而迅速。但是在艺术的最高阶层中，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它至今还没有一个与它相称的代表。

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一种最值得以崇高的热情和天才来从事的任务莫过于为美国这些州所已经提出的主题而胜任地歌唱了。它们的起源、华盛顿、1776 年、旧时代的形形色色、1812 年的战争和海战；社会运动的难以置信的速度和领域的宽广——将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融合和团结起来以显示本国的状态、形势、景象，从蒙托克到加利福尼亚，从萨昆奈到里约格兰德——如此规模宏大的设计，以如此迅速而巨大的改变面貌和处理人类与自由的重大问题的手段——这超过那些现成的构思、琢磨、爱情故事或纯粹为野心所驱使的战争有多远啊！我们的历史是那样地充满着突出的、现代的、新生的主题——它高于一切。古代伊利昂的围攻① 以及赫克托② 和阿加门农③的战士们的威力对于古希腊文学艺术和迄今所有文学艺术的影响，可能就是 1861 至 1865 年的阴谋分裂之战对于美国将来的美学、戏剧、传奇故事和诗歌的影响的一个佐证。

实用本身所能给今后两代将居住在这些刚刚命名的地域内的亿万人民作出的实际有效的贡献，莫过于让他们得到一种明智的、珍贵的本民族诗歌的陶冶——我有必要说明这是一种尚未出现的诗歌吗？不过我充分相信，到时候它会像大自然的风火水土那样大量供应的。(我们美国人被认为是最实用主义和最会赚钱的人。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我自己的看法是：我们也是最富感情、最有主观精神和热爱诗歌的人民。)

在今天以及未来的美国太空中等待着发射的新的天体的特

① 即古希腊人对特洛伊城的围攻。

② 上述战争中特洛伊军队中的勇士。

③ 上述战争中希腊人军队的元帅。

质是无限的。近来我在思索，我们这个三十八州的集体的最终意义是否并不仅仅在于它们本身之间实际的友爱——那唯一真实的联合（比外表上更加接近于完成）——而且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友爱——这个多少世代以来那么令人眩惑和深思的美梦！真的，我已经或希望看到，我们国家的特殊光荣不在于它的地理或共和体制的伟大，也不在于财富或产品，或陆军与海军的力量，或各个部门中可以与外国同类部门的显要人物媲美或犹有过之的显著人物——而愈来愈在于一种更为巨大、明智和广泛的把不仅美国人而且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全人类团结得日益紧密的伙伴之爱。那么，诗人们，难道这不是一个值得吟咏、值得为之奋斗的主题吗？为什么不从此把你们的诗情倾注给这个圆圆的地球、这整个人类呢？也许就这样，当代世界最光辉的顶点将被证明是那些欢乐而更崇高的彼此亲爱的诗人们的成长，他们在灵魂上属于一个共同的整体，不过是由每个民族按照自己的特点贡献出来的罢了。让我们大胆地干起来吧。让那些外交官仍像以前那样去周密计划，寻求有利条件，搞出政府之间的协议，并把它们综合起来形成文件吧。但我所追求的不是这样，也更为简单。我要从美国开始为这个目的而创造新的程式——国际诗歌。我已经感觉到，深藏于人性之中并使得人性最为可贵的诗歌，其无形的根源就是友谊。我已经感觉到，在爱国主义与诗歌（即使在它们过去的最壮丽的表现中）这两方面，我们囿于狭小的范围已经太久，现在是拥抱全世界的时候了。

不仅我们在西方建立的这个人类与人为的世界已根本背离迄今所熟悉的一切——不仅人们和政治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而且大自然本身，就其主要意义而言即它的创造，也不同

了。当然，是同一套旧的铅字，但要排出一种从未排印和出版过的文章来。因为大自然不仅客观地存在于它本身，而且至少同样存在于注视着它、吸引着它和置身于它之中的人、灵性和时代的主观反映中——它将时代和个人的独特的信念忠实地送回——它摄取而又很快献出任何民族或文学的特征，犹如一幅宽广而柔软的轻纱落在一张脸上，或者如浇塑的灰泥泼在一个塑像上那样。

大自然是什么？风雨雷电，大自然的无形的背景和幻象，对于荷马的英雄人物、航海者和诸神有什么意义呢？对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① 的漫游所经历的一切有什么意义呢？然后，对于莎士比亚的人物——哈姆雷特、李尔、英格兰——诺曼底人的国王们、罗马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大自然对于卢梭、对于伏尔泰、对于在小小古典式宫廷花园中的德国人歌德有什么意义呢？在丁尼生身上的那些预感中（请看《国王叙事诗》，摹写得多么豪华、芬芳，如金缕银绣般的大自然，它胜过一切，适宜于王子、骑士和无与伦比的贵妇人——愤怒或温和的都一样——正在古怪地调情的维维恩和墨林②，或者是厄棱③ 的死筏，或者格伦特④ 和他那受辱的厄尼德⑤ 与他自已在森林中的长途旅行，以及那位整天赶着马匹的妻子。）像所有进口的从卢克莱修⑥ 以来的伟大艺术作品、故事、制度中那样，经常有某种偷偷地不时渗透着的东西，那将有必要予以根除，因为这不仅不适合而且

① 史诗《埃涅阿斯纪》中的主要人物。

② 亚瑟王传奇中的情妇和情夫。

③ 上述故事中的一个女子。

④ 上述故事中的圆桌骑士之一。

⑤ 上述骑士之妻。

⑥ 卢克莱修（约前98—前55），古罗马诗人、哲学家。

有辱于美国的现代民主与科学，并且已为后者所否定了。* * *

虽然，诗的法则和领域将永远不是外部的而是内在的；不是宏观世界而是微观世界；不是自然而是人。我还没有谈到将来特别需要一种大智大勇的诗人在国家和民族面前高举永恒不朽的典范，并且无所畏惧地对抗贪婪、不义等各种各样永远不会绝迹的狡猾和专横——（我的意思是在其余一切都前进了之后，这仍是第一流诗人的责任；如同当年希伯来抒情诗人、古罗马的朱维纳尔①，无疑还有印度歌者，以及英国古时的德洛伊僧侣那样，）——抵制已经在美国开始露头的最大危机——政治上的腐败——我们称之为宗教而其实不过是蜡制或绣花的假面具的东西；——总的说来就是世界上最糜烂的、令人作呕的现象——一个巨大而多样的集合体，繁荣而充塞着金钱、物产和冒险生意——也富有平庸的才智——可是除了世上一切金钱和平庸才智之外，却没有一点正常的、旺盛的道德与美学的健康活动了。

那么，如果我说将来在东西南北到处会悄悄地但是确定地出现这样一类形式多样而精神一致的诗人——也不仅仅是最好的诗人，而且是更新更伟大的预言家——比犹太的预言家更伟大，也更热情——来对付和揭露那些灾难，像光线穿透黑暗那样，难道这仅仅是我的梦想吗？

我写这篇文章时，十九世纪的最后五分之一已经开始，而且很快就会消逝下去。如今以及将来一个长时期内，合众国为了使它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工业产品、死记硬背的教育、十分稠密的人口和智力活动具有自己的意义、明确性和存在的理

① 朱维纳尔（60—130），古罗马讽刺诗人。

由，它所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群民主的、土生土长的教师、艺术家、文学家的主要的中心现实（或者甚至是这一现实的观念），他们容忍和接受外来文化，但是已完全适应于西方、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时代、组织、差别和优越性。真的，我喜欢这样想：共和国的一整套实际的和政治上的成就主要是为几个未来的诗人和理想人物提供了基地和条件，这些人不仅关系到某一个阶级，而且关系到四五百万平方英里国土内的全体人民。

一种民族性格的发展是需要很长的过程的。只有通过凝神专注的想象才能从那些已知的东西中预见到未来。****民主政治，尽管迄今只注意现实，但并非只与现实有关，而是一种最大的理想——要以它来为现代辩护，要不仅能比得过而且能超越于过去之上。周密地总结一下美国的发展过程和迄今的情况，联系到它们的将来及必不可少的过渡，透过表面现象并深挖下去，我的看法是：一个重要的民族性格的基础和前提在于首先要不惜一切取得自由，要有最丰富多样的物质财富和产品，要有普及的教育和交通，而且总的说来要能闯过像我们在美国已经非正式地正在闯过的那些阶段和幼稚粗鲁的东西。

然后，也许作为整个事业以及未来主要成就的最重大的因素，还必须明确肯定，全合众国的本国中产阶级的人口——各地的普通农民和机械工——真正的、尽管默无声息的多数美国城乡人民，贡献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量宝贵的物资。就是这些还没有在文学艺术上得到表现的物资在各方面保证共和国的未来。内战时期我同军队在一起，接触到北方和南方的士兵群众，对他们研究了四年之久。从那以后，我对于国家的基本前途始终毫不怀疑。

同时，我们所能做的也许最好莫过于让自己多多接受那些

培育了我们的历史和各个国家的美学标本和供应品的熏陶，并且继续暂时模仿一下。那些惊人的宝库，回忆录，像洪水一般的文化之流啊！让它们继续流下去吧，自由地流到这里来吧。并且让来源更加扩大，不仅包括英国产的作品，像现在这样，也包括庄严虔敬的西班牙，文质彬彬的法兰西，精深的德意志，有丈夫气概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意大利的艺术风格，以及永远神秘的东方。要记住，在目前以及无疑还比较遥远的将来，一定程度的谦卑对我们还是很适宜的。那贯穿着整个最高文明时代的行程，不是期待我们对其诗歌、典籍、第一流建筑和不朽之作的宇宙列车作出头一次的贡献吗？这隐隐约约的一列从埃及、巴勒斯坦和印度到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然后继续向前；它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其标准也不低。我们同类中的佼佼者好像已经把道路踩出来了。啊，美国永远也不可忘记她应当感激和尊敬这样的范本和宝库——那些在她整个的辽阔领域中今天、天天、永远每时每刻地被利用着的别人的生命之血、灵感、阳光呀！

一切为我们的新世界服务，甚至那些挫折、逆风、逆流也是如此。经过多次的扰乱、动荡，大量的支援和补充，总的说来航船在正确无误地向目的地前进。这中间，莎士比亚跟任何人比起来都可能提供了和正在提供最大的帮助。

最后，顺便想到并对比一下那位我认为是今天所有用英语写作的民族中延续并代表莎士比亚的威望的人——即丁尼生，以及他的诗。我发现，在我品味他那些珍美的诗行时，要想不闻到那位伟大英国戏剧家在封建社会中期和晚期的全部光辉中所描写的它的风味、信念，熟透的顶点以及最后凋谢（我不敢说是腐烂）时的甜蜜，那是不可能的。而他们至今还怎样被人

们歌颂着啊——这两位诗人！那些国王和贵族多么高兴这样被唱着讲着呀！走他们的路——让他们的事迹和形象永远不变颜色——这就是夕阳西下时的辉煌夺目的美景！

同时，民主在等待着它的歌唱者到来，在宁静的微光中——但那是黎明前的曙色了。

*　几年前我见过这样一个题目："美国产生了什么伟大诗歌吗？"这是北欧某大学公布的一次有奖征文的题目。我从一张外国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并作了一条笔记；但由于身子瘫痪并长期卧床不起，这件事就放过了，而从那以后一直未能得到一篇应征的论文或有关讨论的报道，也不很清楚究竟有没有什么论文或讨论会，甚至连地点都记不起来了。那可能是在奥普沙拉，或者是赫德尔堡。也许某位德国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能提供详情。我想那是在 1872 年。

* *　那是布莱恩特去世时该报发表的著名长篇社论。

* * *　不管对于那少数的主要诗篇或其最佳部分该怎样评价，最大量的业已为人类性格所吸收的诗作肯定是起着闭塞、压抑、拘束和虚假的不可避免的作用——很少或从来不是开阔的大自然用以毫无例外地影响每个人的那种解放、扩大而欢乐的作品。

* * * *　难道没有像美国历史与政治哲学这样一种东西吗？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呢？……聪明人说，对于民族和个人都有两套目的——一套是从可以理解的动机，从学说、智力、判断、环境、怪想、竞赛、贪欲等等来行动和起作用的；而另一套则可能深深荫蔽着，无人想到，但常常比第一套更加有力，不容争辩，仿佛是从深渊中冒出来，不可抗拒地迫使人们和团体连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去说话和行动——迫使诗人去运用最火热的言语——迫使人类去追求最崇高的理想。真的，一个民族的生存和立身之道中的古怪现象，连同它所有惊人的矛盾，大概只能以这两套目的来

加以解释，它们有时是相互冲突的，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内起作用，但同时结合在民族和个人身上，产生最奇怪的效果。

让我们希望美国的一般民族性和立身之道中也贯穿着（真的，这难道还有疑问吗?）这种伟大的无意识的深不可测的第二目的。让我们希望，在当前所有的危机和缺陷当中，在自觉意图的全过程中，唯独它是永久的支配力量，注定要推动新世界去完成它未来的使命——去一代又一代地坚决执行那些使命；建立远远超过以前想象的现代理论；造就和培养作为共同典型的前所未有的高尚而强健的男人和女人；逐步而坚定地将来自所有各个州的多样性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友爱的、愉快的、有信仰的民族性——一种不但是有史以来最丰富、最有创造性和生产力以及唯物精神的，而且是结合得密不可分的民族性，从这种民族性的丰饶而坚实的主体之中，为了使之有明确目的和更加完整，良心、道德和一切精神属性必将像大厦顶部的尖塔那样升起，它们牢牢地立足于大地，但巍然高入云霄。

虽然它们这么伟大，并且将来还会伟大得多，但美国也仅仅是创造性思想的永恒进程中的一列台级而已。而我认为这就是它的最终而带永久性的价值。在这个崇高的进程中，在普遍法则中——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道德法则中——总有某种东西会使一切战争的胜利、和平的获益以及历史上和当今所有民族（包括我们民族）所引为骄傲的世俗荣耀都显得不能令人满足甚至空虚可鄙，除非我们从它们全部的无论怎样吃力、盲目或蹩脚的实际经历中经常看到历来所有各个民族都企图沿着其发展趋势奋力前进、不断前进，去实现它们的愈来愈高级的理想。

据我看来，合众国的光荣在于它诞生在现代和科学的光辉之中，并且牢牢地扎根于历史，因此它能如意地安排自己，而它的政治今后将按照那些普遍的法则产生，并且体现它们，实行它们，服务于它们。正如一个人只有深知自己尽管在一定意义上自我完整但仍不过是那个神圣而永恒的组合的一部分，并且他自己的生命和法则必须与自然的普遍法则、特别是那深于一切高于一切并作为人民与国家最根本活力的道德法则相配合而融洽地运行——这样的人才是伟大的人；同样，美国也只有深深懂得它与整个人类和历史的融洽关系及其在过去、现今和将来整个时间中因神的创造思想而提高了的全部法则和进程，它才能变得最伟大也最持久。这

样，它将向其使命的辽阔领域发展，并成为宇宙以及文明的例证和臻于顶点的部分。

既然不再把美国的出现看做一桩或一系列无论怎样伟大也不关紧要的事件，好像是在历史进程中偶然发生并被一些意外事变所形成的，或仅仅是先于别的国家和时代的现代改良的粗俗而侥幸的结果，因此我要最终把这些思想或探索像种子一样播下在我们共和国的成长中——那就是说，这里也像宇宙所有的部分那样，正常的法则（迟缓而可靠地栽种、迟缓而可靠地成熟）已经取得支配和统治地位，并且还要支配和统治下去；同时这些法则，就像寒来暑往或昼尽夜至的法则那样，再也不能为某种机会或任何运气或反抗势力所阻挠、回避或败坏了。

将1861至1865年道德上和军事上的可怕纷扰及其后果——当然还有我国过去一百年的全部实验，从它初期的运动一直到今天（1780—1881）——总括起来看，就是如今它们全都在发动合众国顺利地前进，同整个文明和人类相一致，并在主要方面作为它们的代表，作为领头的先锋，率领着现代和民主的船队，在未来的海洋航程中前进。

而合众国的真正历史——那次伟大的、浑身痉挛的、以胜利告终并且南方也最后得胜的统一斗争即内战以来的历史——就得再过数百年也许一千年以后才能写出来了。

关于新世界的文学

译者按：这是《民主展望》中有关文学部分的摘译，标题系译者所加。惠特曼的《民主展望》包括三部分内容，即“民主论”、“个人人格至上论”和“文学论”；前两部分曾作为两篇独立的文章于1867年和1868年先后在《银河》杂志发表，到1870年才连同第三部分合为一个整篇出版。这个文学部分作为《草叶集》初版序言的补充和延续，对于研究惠特曼文艺思想的发展无疑是重要的。

我们所谓的新世界文学更加明确地说是怎样的呢？我们在这里不是已经干得很好了吗？今天合众国不是正耻于使用比任何旁的国家都更多的铅字和印刷机，发行和吸收比别人更多的出版物吗？我们的出版家不是发胖得更快更结实吗？（在一种骗人和诡秘的法规掩护下，或者还不如说在没有法规的情况下，对于诗歌的、图画的、历史的、传奇性的作品随意进行掠夺，即不花钱也不作价——并且蛮横地拒绝任何一点点要求酬报的表示。）有许多人为这种欺骗所支配，但我的目的是要铲除它。我说一个国家可以掌握和发行浩如烟海的大量可读的印刷品、报纸、杂志、小说、图书、“诗”，等等——就像今天美国所拥有和发行的——它们无疑有自己的作用和价值——这里每年撰写

和出版成百上千种新书，在漂亮和博学方面的确很少有胜得过的，颇值得尊敬——此外还有更多甚至上百万册的印刷品（如上面所说那样剽窃和偷印出来的）同时投入市场——可是，这里所说的那个国家、地区，严格讲来可能根本就没有文学。

再谈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文学，尤其将来的民主文学，又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只能凭推理看出一些端倪，并且得追溯到过去。我们至多也只能提供一些设想、比较和探索。

为了达到这些备忘录的目的，作为历史和时代的教训，还有必要重申的是：一个国家和时代尽管在政治、物质、英雄人物和军功战绩等等方面有了成就，但其余一切仍将留在仔细看来还是粗鄙的阶段，如果没有一种典型的民族新文学使之充满生气的话。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使一个民族赫然成立，并终将有所阐述、证明和成就。确实，古代世界某些最富裕、最强盛和人口众多的集体，以及某些最杰出的人物和重大事件，并没有使自己成为对后世和现今的遗产。无疑，在那些国家、英雄业绩和人物中，不乏比传诸后世更伟大者，但他们全然没有流传下来，甚至连名字、年代或地点也没有。另外一些安全地传下来了，好像经过了历时百代的漫长航程似的。那些小小的船只，那些浮载着并且凭难以置信的侥幸性运送着它们（或者它们的精粹部分，它们的意义和本质）安全地渡过荒野、黑暗、昏睡、无知等等的，只是少数的记载——少数的篇幅虽小但包含着极大纪念价值的不朽文章，同时代的描写、风俗、方言和具有深刻推理、暗示和思想的信仰，足以永远吸引和感动那旧的和新的身体，旧的和新的灵魂！这些！仍然是这些！载着如此珍贵——比骄傲还珍贵、比爱情还珍贵的货物。人类所有最好的经验都包装好、保存好，运送到了我们这里。这些小小的船

只中，有的我们叫做《旧约》和《新约》，荷马，埃斯库罗斯，柏拉图，尤维纳利斯①，等等。多么可贵的小宝贝啊！我想，如果我们被迫要作出选择的话，我们能做到宁愿（尽管那是可怕的）丧失所有今天系在码头旁或浮在水上的一切真正的船只，并看到它们连同所载的货物全被打翻、沉落到海底，而不让你们，以及你们的同类，以及那些属于你们或来自你们的东西，被湮没或者消失。

由城市、民族或时代的天才们收集起来并赋予以艺术形式即文学形式的东西，也就是那个城市、时代或民族的特殊组合和外观，它的一般属性和感情的模式，它的信念，英雄，相爱者和神祇，战争，传统，斗争，罪行，激情，欢乐（或者它们的难以捉摸的精神），一直在向我们传递并启迪我们自己的个性，而它的经验——它们所供给我们的不可缺少的最高产品，如果被剥夺了，便在全世界的无限宝库中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为我们弥补起来，也永远不可变得了。

沿着时间的伟大道路，那些碑石——那些庄严美丽的模型为我们耸立在那里。那些火炬一直在为我们彻夜燃烧。雕刻着象形文字的无名的埃及人；捧着圣歌、格言和冗长史诗的印度人；具有如闪电般的灵性、像赤热的铁一般的良心、痛恨专制与奴役的哀歌和叫喊的希伯来先知；像只鸽子般俯首沉思着爱与和平的基督；创造着肉体与美学平衡的永久形态的希腊人；捧着讽刺诗、宝剑和法典君临天下的罗马人——那些有的已遥远模糊、有的较近而清晰的人物；形体消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的但丁；米开朗基罗，以及伟大的画家们，建筑家们，音乐家们；绚烂如太阳、作为封建主义暮年的歌手、五彩缤纷而挥洒自如

① 古罗马讽刺诗人（约60—约140）。

的富丽的莎士比亚；以及诸如德国的康德和黑格尔，他们尽管离我们很近，也正在那里跨越时代，然后再坐下来，像埃及诸神那样冷静而沉着。真的，如果我们再回过头去描绘这些以及他们的同类，把他们看作在那另一个天宇、在宇宙智力即灵魂太空中的自由轨道上运动的天体和天体系，那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你们强有力的光辉的人哟！你们在自己的天地里不是为了美国而毋宁是为了它的敌人即古老的封建社会而生的——而我们的天才却属于民主的现代社会。不过，你们能不能将你们的生之气息向我们新世界的鼻孔里吹入一点——但不要像目前这样奴役我们，而只是适应我们的需要培养一种像你们自己那样的精神——也许（我们可以胆敢这样说？）就为了支配甚至摧毁你们自己所留下的一切吧！就以你们的水平（不会更低，只会更高更宽），我们必须为此时此地而进行衡量和估价。我以无条件的毫不妥协的权威召唤各种的世界诗人。出来吧，西半球的可爱的民主暴君们！

我们以上面所说的各点颇费斟酌地表明我所指的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真正的文学是什么样的。经过这样的比较和考察，并且只从最佳产品的影响来评判，目前以多种形式遍布美国的广大出版界，同（譬如说）海洋中某个区域内那些散布很广、连绵起伏、给那露出半个脑袋从中游过的巨鲸当饲料的鱿鱼群比较起来，又有哪一点表现得更好呢？

然而毫无疑问，我们当今的所谓文学（像源源供应的小硬币）也在起着某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也许眼下还是需要的（犹如孩子们学习拼音那样的预备工作）。每个人都在阅读，而且的确几乎每个人都在写，要不是书本便是报纸杂志。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件大事。不过，这真正是在前进吗？或者说，是

不是前进了许久呢？日报、周刊的大量发行，印刷厂地下室里堆积如山的白报纸，以及那些声势浩大地推撞着的、我们随时可以站着观赏半个钟头的十滚筒印刷机：所有这些，看起来颇为动人。那么（尽管合众国在想象力领域中没有做过一件第一流的工作，培养出一位大文学家），那些主要的目标，即娱乐、逗笑、消遣、传播消息和谣言，写韵文和读押韵的东西，倒是达到了，而且是在极大的规模上达到了。如今在书里，在作家尤其小说家们的竞赛中，成功（所谓的）对于那些平庸之辈来说就在于感官刺激，偶然事件，挖苦嘲弄等等，以及对那种耽于声色之乐的外表生活的泛泛描写。对于这样的读物，或者它们中间那些最走运的东西，读者是无限的，并且能让你从中牟利；不过他们很快就终止了。而今天，或者任何时候，对于那些描写内部精神生活的作家，读者虽很有限，而且往往是慢吞吞的，但它们却能永远持续下去。

与过去相比较，我们的现代科学在飞跃发展，我们的报纸杂志也很起作用——但是理想的乃至平凡的浪漫主义文学我看却没有真正进步。试看那多产的一窝当代小说、报刊故事和戏院剧本等等吧。那同一根纠缠着的最高爱情故事的不尽的线索，显然是从十三、十四和十五世纪欧洲那边的阿马迪斯们① 和帕默林们② 继承来的。那些装束和交际规矩一直流传到今天，其适用性更加新鲜而多样了，省掉了恶龙和吃人魔鬼，可是那主题，我应当说并没有进步——仍然是那么令人激动，那么紧张

① 阿马迪斯是西班牙传说中的侠客，关于他的作品《阿马迪斯》从十三四世纪开始流传。

② 帕默林是《阿马迪斯》中的一个人物，十六世纪模仿《阿马迪斯》写了一套关于帕默林的故事。

——大体上照旧保留，不多也不少。

……

请注意（英国）这些州所经历过的道路和过程，它们如今轻松地站在那里，从此永远平等，永远紧密地形成它们今天的行列。那么，欧洲人的惊险故事呢？那些最古老的？亚洲的和非洲的？古老的历史、奇迹、罗曼司？还不如我们自己的真确史实。它们匆匆而来，令人难以置信，明亮如火。从哥伦布的事迹和岁月开始，直到现在，包括今天在内——尤其是最近的南北战争——我细心阅读它们，几乎对每一页都觉得要停下来看看究竟自己是不是错了，或者在梦中碰上了美妙的幻景。但这不是梦。我们置身、生活和行动在我们时代的物质主义的巨大潮流之中——在它的灵性之中。我们已经为我们自己创建了一个世界上最现实的国家。那些开创者已经逝去，到别的天体上去了——但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艰巨任务呢？

我认为合众国已经按照它自己所固有和正当的长远主张基本上完成了政治领域中的建设，连同那些毛病在内；这些是永远不会被推翻的，而且为其余的一切提供了基础。……对于新世界，经过两个预备性的重要阶段之后，我觉得，一个准备好了的第三阶段（缺了它，另两个阶段就没有意思了）已经以明显的迹象出现在我们眼前。第一阶段是设计并制定广大人民群众（当然是全体人民）在联邦国家和州、市组织中的基本政治权利……第二阶段是关于物质文明的……第三阶段来自前两个阶段，并使它们以及一切都辉煌灿烂，为此我要鼓吹，宣布一种本国的表现精神正在定形，业已成熟，并渗透于整个思想意识；它将适宜这些自治的、与众不同的、更加广阔、更加富足而自由的美国各州，由未来富有创造性的作家、诗人，由遍及全国而无一例外的众多男男女女的美国个性所证明，——也为

本国的语言、歌曲、歌剧、讲演、建筑的成长与繁荣所证明，——也为一个崇高而严肃的宗教民主国来证明，它将坚定地掌握指挥权，消除旧的，褪掉表皮，从自己的内部和重大原则出发来重建社会，使之民主化。

……

但是在某种（很重要的一种）意义上说，好的神学、好的艺术或好的诗歌，是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团结使各个种族相互友好并联系在一起——它在许多具体情况下，在对大家一律适用的法制下，是不论气候差异和时代区别的，并且不论是何原因，对人类共同的感情、骄傲、爱和精神都起作用。不过，即使这些，它们感动一个人最深的（也许唯一真正感动他的），也是通过来自他自己的国家、地理、环境、祖先等等的本乡风貌、趣味、爱好、厌恶、特殊事故和例证等的表现。精神与形式一体，并且比人们所设想的更多地决定于社会联系、本人和地域。有某种东西同一个民族——如条顿人、土耳其人、加利福尼亚人等等——的实际情况和个性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很难说出它究竟是什么，因为历史只能说明它的结果，它像某些人的面孔容貌那样是说不出来的。自然界虽属无情之物，也充满了这种情形——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一个秘密。这样东西扎根于无形之中，即地域、民族和国民性的最深意义之内；而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作家、诗人、历史家、演说家，乃至牧师和哲学家，其工作或其中的主要部分便是先吸收然后散发这样东西，并从中发为言论，产生成果，同时将它带入最高的境界。这里，也惟独这里，才有我们的真正宝贵和永久的诗歌、戏剧等等。

但是现在（从任何高于一半为了拼命赚钱、一半为了通过“娱乐”或出国旅游任意消磨时间的生存目的的标准来衡量），联系到爱国主义、健康、一种高尚的人格、宗教以及民主制度的

调整来考虑，所有这些至今来源于美国智力和我们的最好观念形态的成堆的诗集、杂志、戏剧，全是些无用的冒牌货。它们不能给任何人以力量和营养，表现不出有任何特征的东西，不帮助任何人作出决断和确定目的，而仅仅满足那些最低级的空虚心灵而已。

关于当前在美国剧院演出的所谓戏剧或戏剧表演，我应当说那是值得以同样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的，像午宴上的装饰性糖果或者大舞厅里窗帘或挂饰排列的问题那样——不多也不少。至于另一方面，我不想侮辱读者的智力（只要真正进入了这些展望的氛围中），认为有必要详细说明为什么我们的末流或者著名诗作者们所写的大量浮浅之作在哪方面也不能与这个国家的宏伟场面和需要相适应。美国要求有一种如她自己那样豪放、新颖、包罗一切的宇宙性的诗歌。它决不能轻视科学或现代性，而必须用它们来鼓舞自己。它必须将眼光专注于未来，而不要多往后看。它应该像美国本身那样把自己从过去即使最伟大的典范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并在尊重它们的同时充分相信自己和自己的民主精神的产品。它必须像她那样，将自己身上的人类神圣自尊（新宗教的主要基础）之旗作为前导，不顾一切地高高举起。人们对那些写共同人性在优越者面前恭顺谦卑的诗歌已倾听得够久了。但美国不倾听这样的诗。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坚强不屈的、气势磅礴的、充满自尊的颂歌；那时美国便会欣然谛听。

终于采掘出来的真正的黄金宝石也不是任何一个人所指望的地区都能生产的。今天美国诗歌表现上的尚未成熟的天才（逃避那些进口的高度精致和镶金边的主题，以及那些令传统出版家高兴的浮华不实的伤感作品，在那些小圈子里引起微妙的情感震动，但保证不致擦破那些最精心制造的微妙细腻的敏感

表皮），至今还在遥远的地方睡觉，幸而没有为那些小圈子、那些艺术作家们、沙龙清谈家和批评家们或大学校的讲师们所承认和伤害——它睡着躺在那里，在一旁，也不留心自己，在某种西部方言中，在密执安或田纳西当地人的敏捷应答或竞选演说中——或者在肯塔基或佐治亚或卡罗林纳——或者在曼哈顿、波士顿、费城或巴尔的摩的技工的俚语、地方歌曲或隐喻中——或者在缅因州林区——或者在远处加利福尼亚矿工的棚屋里，或落矶山脉的那边，或太平洋铁道沿线——或者西南部或加拿大青年农民或大湖区船夫的胳膊上。这是简陋而粗糙的育儿林；不过只有从这样的开端和这里土生土长的根株上，才有可能得出、培植并且到时候开放出真正美国香味的花朵和结出确定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果实来。

我说，对于美国各州来讲，那将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耻辱——我说对任何一个幅员辽阔、物产丰饶、富于创造力和拥有能够出色地实干的人民而出类拔萃的国家，那将是一种耻辱，如果它不能同样以其独创性的文学艺术风格和不断产生的与自己相称的精神和艺术杰作而兴起并高出于别国之上。除了我们国家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没有在某种（即使很小）的程度上使自己独具特色的。苏格兰人有他们自己所固有的描述其历史与现实以及性格的歌谣，爱尔兰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东西。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也有它们自己的。那么，美国有什么呢？在它的四年内战中有着史诗、抒情诗、故事、歌曲、图片等等的极为丰富的矿藏；还有（我有时想）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世所罕见的丰富多样的物质——但是，一个与此相称的、本土的、富于想象的灵魂，以及相应的第一流作品，却至今（我们必须经常重申这一点）仍没有出现的迹象。

……

一种质地强劲的乐观和信念，一种户外的健康感，可能成为未来美国作家高尚品性的准备。对于一位伟大文人的部分考验，应当是他身上毫无一点来自清教徒、黑暗势力、天生堕落及其同类的隐秘、苍白、邪恶、犯罪、冷酷的成分。伟大的文学家还应当以他的天真愉快，他对自然规范的遵循，他对上帝的无限信仰和他的虔诚而著称，并且在他身上没有怀疑、厌倦、滑稽、揶揄或任何不自然的流俗之气。

……

当前的文学尽管能很好地适应某些流行的要求，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漂亮的文字，但它是十分矫揉造作和脱离实际的，而且很欣赏那种病态的东西。它需要适应和表现自然，表现自然的精神，并懂得和服从它的规范。我认为，一般地说，自然问题与审美、情感、宗教等问题有关——而且牵涉到幸福。一个天生和养育得很好、在适当的户内与户外和谐、活跃、向上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民族，可能会从那些环境中发现只要活下去就足够了，并且会在它同天空、空气、水、树木等等以及无数通常景象的关系中，在生活本身的实际中，以一种日夜感觉到的胜过财产、娱乐以及甚至充分的智力、博学或艺术感所能给予的欢愉而生气勃勃的狂喜之情，去寻找并创造幸福。

在这些州的预言性文学中（读者对于我的冥想可能不得要领，除非他能够认可这样一个观点，即一种新的文学，或许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特别是一种新的诗歌，在我看来是美国民主政体的唯一可靠而有价值的支持者和表现者），自然，真正的自然，以及久已不存在的真正自然的观念，必须首先完全恢复、扩大，必须为诗歌提供弥漫一切的气氛，以及对一切高级文学作品和美术作品的考验。我不是指英国诗人的那些光滑的人行道，修整得极好的篱笆、花束和夜莺，而是指整个地球，连同它的

地质史；指宇宙，它携带着轻如羽毛、滚过无边区域的火和雪，尽管它们的实际重量何止亿兆吨……

我们向这种真正在上升的自然评价的高地出发，去观察我们的前景，一面呼吸着最稀薄的空气。我认为所谓的唯心主义似乎是要指出（谨防过分，甚至总要为其对立面所制约），对于我们新世界的形而上学，它那感染一切的文学基础，应当怎样进行探究并受到重视。

未知之物和幻想的不断上升的微妙化的观念，必须以权威性予以提出，因为它们是已知之物和现实的合法嗣子，至少与其父母一样伟大。让我们不要害怕嘲弄和虚张声势的外观，要站稳我们的立场，永远也不放弃，去面对现实主义愈益增长的漫无节制和傲慢不逊。对于那种如今是胜利的叫喊、官能、科学、肉感、收入、农场、商品、逻辑、智力、示威、坚固的永久产业、钢筋砖石建筑，或者甚至树木、土地、岩石等等的外表实在，不要怕，我的弟兄们，姐妹们，要以平静果断的声音喊出每个拟想中的灵魂内心深处的信念——那些幻想！那些幽灵！全部的虚构！的确，我们决不能谴责外表，也不能绝对否定它，因为它有必不可少的意义；但是我们如此清楚地看到，当其在灵魂中向我们已能设想的高级精神观点迁移时，尽管它在目前情况下似乎很明显，却完全可能、而且一定会垮下来，并流于消失。

我欢呼现时代我们美国的浩如烟海的、多彩多姿的、紧张的实干精力，对于实际事物的需求，甚至商业中的实利主义。但是我要诅咒那种只能让这些东西和运动止于自身而不上升到思想意识的时代和国家。像燃料之于火焰，火焰之于天空，财富、科学、实利主义——甚至我们所如此珍重的民主——也应当这样供养人类的最高思想，供养灵魂。飞翔是无限制的，神秘是

深不可测的。人，尽管这么渺小，却能膨胀到可觉察的世界之外，对抗并超过时空，冥想着一个伟大的观念。这样，而且只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精神，才能升高到客观自然之上，并为它作证，证明尽管它本身没有什么，却令人难以相信地、神妙地适用，不可缺少，那么真实。而且由于客观自然的意向无疑是封闭和隐藏在这儿某处，——而这儿某处有着这个地球及其多种形态，白天的日光，夜晚的黑暗，以及生活本身连同它的种种经验所为之存在的东西——因此伟大的文学，尤其诗歌，也就必须在此获得灵感和跃动的血液了。那时我们便可以得到一种与人类不朽的灵魂相称的诗歌，它在吸收物质及自然界的物质外观的同时，将首先直接间接地具有一种令人自由、流动和扩大的宗教性质，并因科学而欢欣鼓舞，令道法因素产生实际成果，激发人的志气和对于未知事物的深思。

这一过程迄今仍是间接的，特殊的，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诗人和任何方面的美学工作者密切而凭直觉地观察着自然所呈现的种种外观和形态，声色逸乐，男人和女人身上的美妙之处，感情在现实和历史中的实际作用——并且首先从自然和人类的充满力量(这对艺术家的感觉最为宝贵)的个性发展——从这些之中，并抓住它们的内涵，凭他天才的魔力，以奇妙的距离和间接方法，将它们及其同类在文学艺术中表现出来。(不用枉费心机企图以烦人的笨拙方法像实物照像那样去重复物质世界的创造。这是意象创作的才能，它能与物质创造相匹敌，并且可能胜过它。当一个文学艺术样品的其他部分都已具备齐全时，只有这种才能可以将生之气息灌注其中，并赋予它以个性。

"就一本书来说，人们要提出的真正问题是：它能对人类灵魂有所助益吗?"国会图书馆馆长在1869年10月向纽约社会科学大会宣读的一篇论文中曾这样说。这不仅仅是一位伟大文学

家和他的书所作的声明和暗示，而且是每一个伟大艺术家都要表示的意见。看来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得首先由它们的艺术质量、它们创造形象的才能，以及它们的戏剧的、描绘的、情节构造的、言词悦耳的等等方面的才能来考验。然后，如果它们要求承认为第一流作品，还得由它们的最高意义上的（并且往往是间接的）伦理原则的基础和影响，以及令人感到自由并为之振奋和膨胀的能力来作严格的判断。

在宇宙的种种目的中，有一种道德目的，它使所有各个地区的气象，所有矿物、植物和动物界的群体——所有人类的实际成长和发展，以及政治、宗教、战争等方面的全部历史为之生动活泼，但其结果和证明还必须耐心等待，需要凭直觉、信念和个人癖性方能实现，而这些是许多人尤其知识分子所没有的——在最大的文学家及其产品或为数众多的产品中也是如此。这是对一种一流文学或美学成就的最终、最深刻的评量和考验，而当它获得理解并实行之后，我说便一定会带来比迄今所知者更为卓越的作品和书籍。瞧！自然，（这唯一完全而实际的诗篇，）它冷静地存在于神圣的设计之中，包含一切，满足，不在乎一时的批评，或这些暂时的喋喋不休的口头评论。看哪，朝着灵魂的自觉，朝着永久的个性，思想，有某种东西，在它面前甚至连民主、艺术、文学等等的庄严性也显得渺小，变得片面、有限——某种充分令人满足（而别的东西则不能令人满足）的东西。那个某种东西便是全，而全的观念，由永恒以及它自身灵魂的观念伴随着，喜气洋洋地、坚不可摧地、永远航行于空间，访问每一个领域，像船行大海那样。而且再看呀！一切物质、一切精神中的脉搏在永远跳跃着——这是生命在事物中的永恒跳动，永恒的收缩和舒张——从中我感到并懂得死亡并不是结束，像人们原先所想的那样，而毋宁是真正的开端并

且什么也不会丧失，也不可能丧失，也永远不会死，灵魂不会，物质也不会。

在这些州的将来，一定会出现好得多的诗人，并且做出关于死亡的伟大诗篇来。生命的诗是伟大的，但是必须有写生命的意义，即不仅写生命本身而且要超越于它的诗篇。我赞颂过荷马，犹太民族的宗教行吟诗人，埃斯库罗斯，尤维纳利斯，莎士比亚，等等，并且承认他们的不可估量的价值。然而，（也许在某方面上述第二位应当除外，）我认为，为了未来的民主的需要，一定会出现（我胆敢这样说吗？）比这些人更高的诗人——他们不仅具有宗教热情和以赛亚[①]的放纵，具有写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戏剧人物那样的丰富才能，而且与黑格尔模式及现代科学相一致。美国和世界都需要这样一批诗人，他们永远与人的理性和身体的存在，与时间和空间的合奏，与大自然这个围绕着他、逗弄着他的庞大而多样的现象（它等于但并非就是他的一部分）如此地密切联系和相互吻合，以致彼此基本上融洽、满足和相安无事。如今被科学吓跑了的那个十分古老的信仰必须恢复，由那原来引起分裂的同一力量带回来——恢复后将获得比过去更深、更广、更高的威势。无疑，这种普遍的厌倦，这种怯懦的恐惧，这种在死亡面前的颤抖，这些低级的、堕落的观点，将不会永远像过去那样对未来社会的普遍精神起支配作用。古罗马的卢克莱修[②]所崇尚的、但对于他的时代和后人来说又过于盲目而消极地追求的东西，必然要被未来的某位大文学家尤其诗人所完成，后者在完全作为诗人的同时将以唯灵主义吸收科学知识，并且从它们以及他自己的天才中创作出关于

① 公元前七八世纪希伯来大预言家。

② 古罗马诗人、哲学家（约前98—前55）。

死亡的伟大诗篇来。那时人类将真正的科学和满怀的热情面对自然，面对时间和空间，并接受他的为生活这个幸与不幸的主宰而准备的正当位置。到那时，那长久以来所缺少的东西便会有了，而船只便会得到它以前所没有的一个舵轮。

对于高级文学作品还有别的标准和建议。真正能够对社会和政治领域起平衡和稳定作用的，主要不是法制、警察、条约，以及对惩罚的畏惧，而是人性中潜在和永恒的关于公正、刚直、礼节等等的直观感觉。的确，这种自我提供的永久的规则、指控和监督对于民主是必不可少的；而民主文学的最高最广的目的很可以引出、培育、维护并加强社会和个人身上的这种感觉。优越的自我对于一般的低劣自我的支配，可以由文学家在其作品中间接又可靠地予以帮助和巩固，为个人与集体的民主形成一个伟大热情的主干，而一种伟大的指导精神将寓于其中，并与之偕行。

过去历程的回顾

（《十一月的树枝》[1] 序言，1888）

凡是听到过的歌曲，或一切（经历过的）忠诚的爱，或最美的生活插曲，或水手们、士兵们在海洋或陆地上遭遇过的艰险场面，其中最好者也许是它们的梗概，或其中任何能在事后许久重温的那些已经过去并丧失了原有刺激性的实际经历的东西。灵魂是多么喜爱在这样的回忆中漂浮啊！

所以我如今在老年的黄昏时刻——我和我的书——坐下来闲谈——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仿佛是走完了旅程——（一种历时多年的各式各样和时断时续的旅途游览——或某种漫长的航海旅行，其中不止一次好像到了最后的时刻，好像我肯定要下沉了——可是我们穿过一切险阻，终于胜利地到达了港口）——在完成了我的诗篇之后，我非常想按照它们（在当时是无意识或多半无意识）的意图再来看看它们，并对它们所致力体现的那三十年岁月作某些说明。因此，这篇序言可能要把最初的目的和想法同后来常常引起奇怪结果的经历像经纬一般交织起来谈谈。

在经历了七八个阶段和不断的斗争，为时长达三十年之后，（如今我已年近七旬，主要是在回忆中生活，）我把这部殚精竭

① 这是一本一百余页的集子，其中包括那组题为《七十生涯》的诗。

虑得以完成的《草叶集》当作我自己的认证的名片，留给新世界未来的世世代代，如果我可以贸然这样说的话。至于我没有赢得我所在的这个时代的承认，却退而转向对于未来的心爱的梦想——预期——（“雷格纳死了，但歌曲还活着”①）——至于从世俗的商业观点来看，《草叶集》还不只是失败而已——公众对于这部书和我这个作者的批评首先是流露了明显的恼怒和轻蔑——（“我发现到处有你的敌人”——1884年5月28日一封由波士顿的W.S.K，写来的信中说）——而且单单为了出版这本书我就成了两三次相当严厉的官方特别打击的对象——所有这些也许并没有超出我应该有的预料。我一开始就作了这个抉择。我既不要求悦耳的颂扬，巨额的酬金，也不要求现在各种学派和组织的赞许。如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了的，整个事业给我的最大安慰（通过少数世所罕有的最亲爱的朋友和支持者——由于为数这么少就更加显得忠实而不屈不挠——这个小小的方阵哟！）就是我没有为自身灵魂之外的任何势力所阻止和歪曲，完全凭我自己的意愿说了我要说的话，并且把它无误地记录了下来——至于其中的价值就只有让时间去评断了。

对于这个评断的估计，威廉·奥康纳和勃克博士② 比我自己要有把握得多。不管怎么说，我把《草叶集》和它的理论看作试验性的——就如在最深的意义上我对我们美利坚共和政体本身及其理论的看法一样。（我想我至少有足够的哲学知识而不会对什么事物或结局绝对地确信无疑。）其次，一本书就是一次

---

① 引自英国诗人约翰·斯特林（1806—1841）的长篇歌谣《弹竖琴的阿尔弗烈德》。九世纪末丹麦人侵扰英国海岸，将英国守卫者雷格纳杀死。后来英格兰国王阿尔弗烈德扮作弹竖琴者在丹麦人宴会上歌唱雷格纳，并终于打败了丹麦人。

② 惠特曼的两位好友；勃克博士写的《惠特曼传》于1883年出版。

出击——是否能获胜并在目标、退路和工事等方面制服对手，这得由今后至少一百年的时间来提供圆满的答案。我着重考虑的一点是我已经确实赢得了自己的听众，这足以弥补一切别的缺陷和阻难而有余了。实质上，这是一开始就有了并且坚持下来了的主要目标。现在好像这个目标已经达到，我确实已心满意足地不再考虑那些本来十分重要的缺陷，因为现在显得不重要了。公正而冷静地回顾我的全部意图，我觉得它们那时都是可信的——无论有什么后果我都接受。

以坚持不渝的个人雄心和努力奋斗，作为一个年青小伙子与旁人一道进入争取奖赏和政治、文学等方面效益的竞赛——参加伟大的混战，既为荣誉本身也为了做出一些贡献——为那些理想而追求和斗争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在三十一岁到三十三岁时仍然醉心于一个特别的热望和信念。或者，十分确切地说，那个一直在我从前的生活中飞掠着或者在两旁翱翔的始终不很明确的热望已经坚定地进入前列，确定了它自己，并且最后统治了其余的一切。这就是想要发愤以文学或诗歌的形式，将我的身体的、情感的、道德的、智力的和美学的个性，坚定不移地、清楚地说出并忠实地表现出来，表现在它所处时代和当今美国的根本精神和事实之中并与之保持一致——并且在一种远比迄今所有诗歌和著作更坦率而丰富的意义上开拓这个与时间地点相吻合的个性。

简单地说，也许这就是或者意味着我所努力要做的一切。时当十九世纪，地处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它们所提供的领域和观点，《草叶集》本来只是或力求成为纯属一个忠实无讹而固执己见的记录。它在一切之中提供一个作家个人的本性、热情、观察、信念，以及思想，这些都几乎毫未受到任何来自别的信念或别的本性的固定色彩的渲染的。人们唱过大量的歌曲，美丽

无比的歌曲，不适合这里而适合别的属于另一种精神和历史阶段的国家的歌曲；但是我只根据美国和今天的情况来歌唱，并进行取舍。现代科学和民主好像在向诗歌挑战，要它在表现中把它们置于与过去的歌曲和神话相对照的地位。据我现在看来（也许太晚了），我曾无意中接受了这个挑战并企图作这样的表现——这是今天我肯定不会做的，因为更加懂得它的含义了。

为了给《草叶集》这部诗作提供基础，我抛弃了旧世界诗歌中的传统主题，使之在作品中没有出现：没有那种陈腐的装饰和关于爱情或战争的精彩情节，或者旧世界赞歌中的高大突出的人物；我可以说没有任何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没有传说或神话，或传奇故事，没有婉词雅语，也没有脚韵。只有在今天日趋成熟的十九世纪、特别是在今天美国的无数的事例和实际职业中的最广大的普通人和人的个性。

与过去的诗相比较，我的诗每一页背后的思想所构成的一个主要对照是它们对上帝、对客观世界的不同态度，更多的是那个正在歌唱和谈论着的自我（通过反省、坦白、假定等等）对他自己及其同类的起了很大变化的态度。现在肯定是美国首先在诗歌的范围和基本观点上开始进行这种调整的时候了；因为别的每个方面都已经改变。我写这篇文章时，就从一本流行的英国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华滋华斯的论文，其中有这样的话："几个星期前一位法国批评家说，由于明显地倾向于科学及其囊括一切的威力的趋势，诗在五十年之后就会没有人读了。"但是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一个更加坚定、更加大大开阔、更加新颖的领域才刚刚开始出现——不，应当说已经形成——而这个领域是天才的诗人必须迁入的。不管过去多年的情况怎样，现代世界的想象功能的真实用途是给事实、给科学、给普通人类以最终的生动表现，赋予它们以属于每一真实事物和仅仅属于那

些真实事物的光辉、荣誉和最高的显赫形象。没有那种唯独诗人和别的艺术家才能给予的最终的生动表现，现实就会显得不完整，而科学、民主以及生活本身也会终于落空的。

很少有人欣赏我们时代的道德革命，而这种革命比起物质的、发明创造的和战争所引起的革命来要深刻得多。如今十九世纪行将结束（前两个世纪的种子正在结出果实来*）——各国人民大众的兴起和疆界线的变迁——美国的历史性的和其他突出的事实——蓄意脱离联邦的战争——那些状若星云的部队的暴风雨般的冲击和突袭——这样的激动和骚扰将来再也看不到了——不可能有整个军事战线上、整个文明世界中更加全面的变化了。因为所有这些新的和进化的事实、意义、目的，新的诗歌信息、新的形式和表达，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的书和我自己——我们硬是跨越了一个什么样的时期啊！从 1850 到 1880 整整三十年——以及这些年的美国！我们大概真正会是骄傲而又骄傲的，如果我们按照那个时期的精神从它采集了够多的东西来将它的一些些生气吹入未来的话！

就允许我为了我自己的目的或任何别的目的不敢在此或任何地方试图提出诗的定义，或解答什么叫诗这样的问题吧。像宗教、爱和自然一样，既然这些字眼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就都给它们各自一个充分准确的含义，但是我觉得没有哪个现成的定义能够充分概括“诗”这个词的含义；也没有任何规律和惯例能够这样绝对地通行，总有某些重大的例外会起而蔑视和推翻它。

还必须认真记住，第一流的文学并不是单凭它本身的光辉发光；诗歌也不是。它们是在客观环境中成长，是在演变的。那真正的生命之光常常很奇怪地来自别处——出于不可解说的来源，故充其量也只是像月光似的和相对的。我知道，有一些仿

佛永远适宜于诗人的带支配性的主题——如过去的战争，《圣经》的宗教狂热和崇拜，经常是爱、美、巧妙的故事情节或沉思的激情等等。但是，初听之下觉得奇怪的是，我想说还有某种远比这些主题扎得更深、耸得更高的东西能作为现代诗歌的最佳因素。

一切旧的富于想象力的作品按其性质都有赖于一系列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往往自己不加说明而为作品提供重要的基础，因而对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草叶集》也是这样，在它诞生之前就预先确定了某些不同于任何别的作品的东西，并且事实上就是这种先决条件的产物。的确，我应当说，如果不能首先使这一预备的背景和心理特性相印证的话，要想读懂这本书将是徒劳的。想想今天的美国——这合为一体的三十八个或四十个独立帝国的事实——六七千万彼此平等而有其自己的生活、感情和未来的人民——这些数不清的现代的、美国的、在我周围沸腾着的大众，而我们就是其中不可分离的部分！再比较起来想想过去或现今欧洲诗人们的小小的环境和局促的领域，无论他们有多大的天才。想想至今为止在一切情况下都缺少或没有认识到的像今天此地所有的群众性、活力和空前的激动人心的事物。看来仿佛是，一种带有适合于人类灵魂的伟大性和无限性的宇宙与动力特征的诗在过去是从来不可能的。肯定地说，一种能为民主群众所用的具有绝对信心和平等的诗歌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评价第一流诗歌时，一种充分的民族性，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否定或缺乏民族性，（在我看来如某些时候歌德的情况，）往往（如果并非常常的话）是第一个要素。只要你有一点点洞察力就能在一定的距离外看到他们国家或环境的实际情况，连同当代人类精神状态及其暗淡或光明前景的色彩，这些都躲在

每个诗人背后，并构成他们的特征。我深深知道，我的《草叶集》是不可能从任何别的时代、别的国家，而只能从十九世纪后半叶，从民主的美国，以及从全国联邦武装的绝对胜利中产生、形成和完整起来。

不论我的朋友们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反正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在描绘的才能上，在戏剧性的安排上，特别是在语言的旋律以及所有传统的诗歌技巧上，不仅那些今天居于世界读物前列的天才作品，而且还有许多别的作品都超过了（其中有些是不可估量地超过了）我已经或能够达到的全部成就。不过，在我看来，像自然诸物一样，美学的主题以及所有思想与灵魂的特殊开拓，都不仅与它们自己固有的品质有关，而且与它们的观点**的同样重要的性质有关；现在是时候了，应当将一切主题和事物按照美国和民主的出现所显示的情形来加以反映——以一个不仅仅是过去的感恩而虔诚的继承人而且是伴随新世界诞生的孩子的声调来歌唱这些主题——通过今天的创始和合奏来描绘一切，而且这样的描绘和合奏是美国前景中富于想象的文学所首先要求的。不是要以一种大家都赞许的风格来表达某些精选的幸运或悲惨的故事情节，或者幻想，或者美好的想法，或者事变，或者礼仪——所有这些都已经大量而精致地写过，大概再也不能超越了——但是以这种美学形式表现的物象、感情、故事情节、思想等等，尽管我们的国家和时代并不需要，而且恐怕永远也不再需要比它们已经从历史遗产中获得的更好的东西了，可是还得说明，就在对待这些东西上也有一种主观的和当代的观点，唯独这种观点适合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不同于以往一切的新的天才和环境；同时，这样一种关于现今和过去生活与艺术的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它们的与西方世界相适应的唯一同化手段。

的确，而且不管怎样，用一个特别的说法，难道时候还没到来，(如果有必要直说，即使不为别的也是为了民主美国的缘故，) 还不十分需要对诗歌的全部理论和性质来一次重新调整吗？问题是重要的，我可以把我的论点翻过来重说一遍：难道我们时代和共和国的最好思想没有在孕育一种超越古今的诗歌的诞生和精神吗？有效地加强并在道德上巩固我们的国家（就物资建设而言已经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因素，并且由于它们所要引起和促成的一切，以及到了将来，还要更加伟大得多）——与科学所提供的宇宙学说和具体现实相一致，并以它们为基础，为今后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的唯一无法驳倒的基础——将二者的影响都植根于现代情感与想象活动之中，并支配一切先于它们和反对它们的东西——难道这不是一个急剧的发展和向前迈进的一步、或者是最好诗歌的一根不可缺少的新的脊柱吗？

新世界高兴地接受古代诗歌，连同欧洲封建时代的丰富的史诗、戏剧、民谣——一点也不想让那些声音从我们耳边和生活中消失，或者取代它们——而是将它们真正当作不可缺少的研究对象和影响、记录与比较。但是，尽管那些诗歌对于今天的我们有着文学黎明时期曙光的意义——尽管今天旧世界或新世界各个国家、社会集团或任何男人和女人的个性的最好部分也许都来自它们——尽管，如果有人叫我举出当前美国文明从各个历史时期继承的最宝贵遗产，我说不定只会举出那些从东方和西方输入的古老或不那么古老的诗歌——但是还有些严肃的话和账目保留在这里；有些尖锐的看法必须讲一讲。那些从外国或历史上接收过来并且今天包围和渗透着美国的伟大诗歌中，有哪一种同这个合众国相一致或基本上能为它今天或将来所应用呢？有哪一种诗歌不是以对民主的否定和侮辱为立足的基点呢？对于我们这个拥有科学昌明和历史新生的文学新纪元，

它所作的竟是这样一个评论，说我们主要的宗教和诗歌作品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也不是与我们的情形相适合的，而是由遥远的历史时期从它们的落后和黑暗处或者至多是朦胧的微光中提供给我们的！那些作品中究竟有什么东西这样专横而轻蔑地统治着我们全部的进步文明和文化呢？

即使莎士比亚，像他那样普遍影响着当代文学艺术，（它们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他那里来的，）也主要是属于被埋葬的过去了。不过他占有着从那个过去的某些重要方面说来值得骄傲的显著地位，成了人类历史上至今出现过的最崇高的歌手。不管怎样，（莎士比亚笔下的）一切都关系到并且有赖于环境、标准、政治、社会学和种种信念，而这些是从东半球完全消失了并且在西半球从来没有过的。它们作为诗歌的权威类型，在美国也只如它们所描写的人物和习俗那样还有某种意义。的确可以说，人类的感情、道德和美学在本性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这些方面，旧的诗歌，无论其产生年代，仍适用于我们的时代和一切时代；它们作为过去的写照仍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愿意最大限度地承认这些看法，然后在这里把一些严肃的乃至极为重要的观点说出来。

我的确在别的场合表示过我对于那些永远不可胜过的诗歌遗产的尊敬和颂扬，把它们那些难以形容的珍贵之处看作美国的传家宝。现在必须坦率地谈谈另外一点。要是我不曾在那些诗歌面前表示过敬意，充分明白它们从形式到思想的伟大壮丽之处，我就不可能写出《草叶集》来。我在书中阐明的那些判断和结论，是通过这些古老作品的陶冶和教诲如通过任何旁的东西那样而得出来的。犹如美国被充分而公正地看作过去的合法成果和进化的收获那样，我也敢于这样看待我的诗。毋需停下来加以证实，可以断言旧世界创造了神话式的诗歌、小说、封

建主义、征战、等级制、改朝换代的战争，以及一些美妙非凡的人物和事件，而这些都是伟大的了；可是新世界需要更加伟大的吟咏现实和科学、吟咏民主的平常而根本的平等原则的诗歌。在这一切的核心，作为一切的对象的，是人，他那崇高的精神发展就是旧世界或新世界的诗歌和其他一切所直接间接地倾向之处。

继续这个题目，如朋友们不只一次建议的——或许是我上了年纪喜欢啰嗦——进一步谈谈《草叶集》孕育的过程，尤其是我怎样开始写作。勃克博士已经在他的书[①]中详细而公允地描绘了我在诗歌领域的准备工作，包括特殊和一般的耕耘、栽培、播种以及占领场地，直到一切都充实了，扎根了，并准备好不顾成败着手自己的职业。直到这以后我才认真探索诗歌艺术。我从十六岁那年开始就拥有一个结实的写了满满一千页的八开本笔记簿（至今还在），里面是瓦尔特·司各特的全部诗作——一座取之不尽的诗歌矿山和宝库（尤其是那些丰富无边的笔记）——五十年来它对我一直是这样，至今还是如此。* * *

后来，每隔些时候，夏天和秋天，我常常外出，有时长达一个星期，深入乡村，或者到长岛海滨——在那儿面对野外的风光，我从头通读《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并专心钻研（这或许比在图书馆或室内读书对我更有利——读书因地点不同而大有区别）莎士比亚、莪相[②]，凡能得到的荷马、埃斯库罗

① 指勃克博士所写作《惠特曼传》，出版于1883年。

② 据说是公元三世纪苏格兰的一位说唱诗人，但《莪相作品集》实际上是苏格兰作家麦克菲森（1763—1796）所译述的关于盖尔英雄莪相的传说。

斯、索福克勒斯、古老的德国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古代印度诗歌以及另一两种包括但丁作品在内的最好译本。碰巧，后几种书我当时是在一片古老的森林中阅读的。我头一次通读《伊利昂纪》(勃克莱的散文译本)是在长岛东北端的“东方”半岛上，在一个两边是海的荫蔽着的沙石凹地里。(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居然没有为那些声威赫赫的大师们所吓倒。可能因为我是在大自然面前，在太阳底下，面对辽阔的风光和远景或滚滚涌来的大海在读它们的。)

到最后，连同许多别的作品，我读了爱伦·坡的诗——但我并非这些诗的赞赏者，尽管我常常看到在那狭窄的旋律领域之外（那旋律像一种永恒的和谐悦耳的铃声，从降 b 调上升到 g 调)，它们是些表现人类某些病态的优美动听得也许无人超过的词句。(诗歌领域是非常宽广的——它容得下一切——拥有那么多的大厦啊!)但是我从坡的散文中作为回报得到了这样一个想法（至少就我们的情况、我们的时代而言)：不能有长诗这样的东西。同样的想法我以前一直在琢磨，但是坡的论点，尽管很短，却为我提供了总结和证据。

另一个问题早已得到了解决，大大清除了场地。在我的事业和探索(我怎样才能最好地表现我自己的特殊的时代和环境、美国、民主呢?）逐渐形成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提供答案的主干和中心，必然是一个彼此同一的肉体和灵魂，一个个性——这个个性，我经过多次考虑和深思之后，审慎地断定应当是我自己——的确，不能是任何别的一个。我还强烈地感到（无论我是否说明过)，为了充分而真实地估价现在、过去和将来两者都是必须着重考虑的。

可是，这些以及许多别的想法都可能终归落空（几乎一定

会落空），如果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巨大而可怕的、直接与间接的刺激促使了我进而面向全国发言的话。确实，我说，尽管我早先已经开始，但只有从南北战争的爆发，以及它像闪电般地让我看到的一切，连同它所探测和唤起的内心震动，（当然，我指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内心，我也从别人以及千百万人身上明显地看到了同样的情况）——我是说只有看到战争的情景和场面那种强烈的火焰和刺激之后，一种原始而热烈的诗歌的合理必要性才明确地显露出来了。

我深入弗吉尼亚战场（1862年底），以后即住在军营里，眼见过一些大的战役及以后的日日夜夜——分享过所有的动摇，失利，绝望，重新燃起的希望，鼓起的勇气——随时准备着舍生冒死——这也是事业——这样痛苦可怖的岁月延续了几年，从1863到1865年，那个从此才真正统一的联邦的实际分娩的岁月（有甚于1776—1783那几年）。要是没有那三四年以及它们给我的经验，《草叶集》如今也不会存在了。

然而，我也是有意要指出或者暗示某些尖端特征的，这些我后来看出（尽管当初并没有看见，至少是没有明确看见）从一开始就是《草叶集》中那些作品的基础和冲动的对象。我自己原先用以描绘如现在终于确立了的这些特征的字眼就是“暗示性”这个词。我很少作过什么整饰和最后加工的事，即使有一点的话；而且按照我的计划也不能这样做。读者总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像我发挥了我的作用那样。我并不怎样力求说明和展示自己的主题或思想，而主要是引导你读者进入那个主题或思想的气氛中——让你去自己飞翔。另一个动力性的词是“伙伴之爱”，它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并且比以往的用法带有更加庄重而肯定的意思。其它带暗号性的词要算“鼓舞”、“满

意”和“期望”了。①

任何某一位诗人的主要特征永远是他所赋予对人类和自然的观察的精神——即他琢磨他的对象时所居的心境。这些东西传达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多大的信念呢？这诗歌给带到了多新近的年代呢？歌唱者具备有哪样的资质和特殊风味——他的风格的特色是什么呢？古今艺术家——如希腊美学家、莎士比亚——或者我们当代的丁尼生、雨果、卡莱尔、爱默生——肯定与这样的问题有关。我说诗歌或任何别的文学作品能够为读者作出的最有深远意义的事不是仅仅满足其智力的需要或提供一些精美有趣的东西，甚至也不是描绘伟大的激情或者人物和事件，而是给他注满刚强而高尚的男子气概和虔诚，把一副好心肠作为一宗基本财产和习惯传给他。那个有教养的世界长期以来在变得愈来愈厌烦无聊，并在把这笔财产全部留给我们这个时代。幸喜人类身上总是有一种原始的取之不尽的快活精神，我们永远可以求助于它，依靠于它。

至于本地的美国个性，尽管一定会到来，而且会是大规模的，但鲜明而理想的西方性格典型（与十九世纪美国人情的实用政治乃至赚钱的特点相符合，就像标准的骑士、绅士和战士是欧洲封建时代的理想人物那样）至今还没有出现。我自始至终让我的诗歌着重表现美国的个性并加以扶持——这不仅因为那是大自然所有普遍化的法则中一门伟大的功课，而且是作为与民主的平均倾向相抗衡的力量——还有别的理由。我蔑视那些冒名文学的和其他的常规，公然讴歌“人类自身的巨大骄傲”，并容许它或多或少成为我的几乎全部诗歌的一个主题。我想这份骄傲对于一个美国人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这并非与服从、

① 这几个词的原文是 Goodcheer，Content，Hope。

谦卑、尊敬和反省等品质不一致。

民主已经被那些有权有势的大人物阻挠和坑害到这种地步，以致它的最初的本性快要去拥抱、适应和产生落伍者了，从而把一切贬低到一条僵死的水平线上。我的诗歌的雄心勃勃的理想是要帮助形成一个伟大的集合体国家，也许那只有首先形成无数充分发展的全面的个人方能做到。尽管平等博爱的原则和普及教育很受欢迎，但我们也看到了一种与它们相伴而来的不良倾向。人类身上，他的灵魂深处，有某种影响着一切并以其特殊成就最后完成他的尊严的根本的内在因素——一种为封建主义的古代诗歌和民谣所不断涉及和达到并且常常成为它们的基础的东西——而现代科学和民主却好像正在威胁着它，也许要根除它。不过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际完全不同。从整体上说，新的势力的确在为前所未有的伟大个性开辟道路。今天在这里完全一样，个人力量是一切事物的决定因素。包括从《伊利昂纪》到莎士比亚的那些时代的描写，好在再也不能实现了——但是那些勇敢而高尚的人性因素并没有改变。

劳动的男人和劳动的女人始终寸步不让地存在于我的每一页作品中。我要用古希腊和封建时代的诗人们所赋予他们笔下的神一般的或贵族出身的人物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境界，来赋予美国普通的民主个人——的确，他们要比那些古人更骄傲，更有现实基础，也更加丰满。我是要说明，我们今天在这里是有资格达到最高最好的地步的——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具备这样的资格。我还要使我的言辞（在开始之前我就这样对自己说）在精神上成为富有朝气的诗篇。（它们主要是在我生命中阳光灿烂的早晨和午前奠基而写出的。）我要使它们完全像属于男人那样也属于女人。我愿意不带任何私好和偏颇地把美国整个地写进我的诗中。今后，如果这些诗还在流传（并有人阅读），

那一定要既在北方也在南方，既在大西洋沿岸也在太平洋沿岸——在密西西比流域，在加拿大，在缅因州，在得克萨斯，以及在普格特海峡的两岸。

从另一个观点看，《草叶集》公开承认是写性和色欲，甚至是写兽性的——尽管那些意思并没有在字面上出现而是隐藏在背后，要到适当的时候才会冒出来；并且一切都被力求提高到一种不同的光景和气氛之中。至于这个特征之所以在少数诗行中给故意写得露骨一些，我只想说明，那是因为这些诗行只有这样才能给我的整个计划增添生活气息，如果加以省略就会使大部分作品都等于白写了。虽然会有困难，但我看还是迫切需要让高等的男人和女人在思想上和实际上改变一下对于性感的思想和行为的态度，因为性感是作为性格、个性、激情的一个因素以及文学中的一个主题而存在的。我不想对问题本身进行辩论；它不是孤立的。它的活力完全在于它的种种关联、地位和重要意义——像一部交响乐中的谱号那样。从根本上说，我上面所指的那些诗行，以及用以谈论它们的那种精神，是渗透于全部《草叶集》的，作品必然与它们共命运，犹如人的身体和灵魂必然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一样。

尽管社会与个人的某些事实和征候永远是普遍的，但在现代习惯和诗歌中对它们的正常承认却极为罕见。文学在经常请医生进来诊察和听取病情，同时又常常在应当“大胆裸露”的地方加以回避和设法隐瞒，而这种裸露是对严重病情作出认真诊断的基础。关于今后《草叶集》的版本（如果还应当出的话），我趁此机会以三十年来所确定的信念和审慎的修订肯定那些诗行，并为此尽我的言语之所能禁止对它们作任何的删削。

还有最后一个目的，那是包罗一切和有关全局的。自从那

个可以称之为思想或思想萌芽的东西在我年青的心中正式开始时，我就有了一个渴望，想为那个奠定美国道德基础的完整信仰和认可（用弥尔顿那一著名的夸耀的话说，是“认可上帝对人类的作法”）作一个很好的纪录。我那时在青年时代就像如今老年时一样对这一点感到十分必要：要创作一首诗，其每个思想或事实都直接间接地等同于默认一个明确的信念，即相信每种程序、每个具体对象、每一个人或别的存在物的智慧、健康、奥秘和美，不仅从整体而且从各别观点来看都是如此。

虽然我不能理解或加以澄清，但我仍然充分相信自然界的整体或各别中的一个暗示和目的：我相信，无形的精神成果恰如有形之物那样真实而明确，会通过时间最终归于一切实际生活和完全的唯物主义。我的书理应充分正当地散发欢愉和喜悦，因为它是从这些因素中成长起来的，并且从最初开始时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慰藉。

《草叶集》的一个原始动机是我确信（至今仍如当初那样坚定）美国的登峰造极的成长是神圣而壮丽的。要帮助推动和爱护这种成长——或者唤起人们对它或其必要性的注意——这就是这些诗篇初始、中期和最后的目的。（事实上，当你认真计算并统计到最后时，会发现只有忠诚地翻耕人性的绵亘无边的普通休闲地——而不止于一般意义上的“好政府”——才是这个合众国成立的理由和主要目的。）

据我看，任何地位、文化或财产——过去诗歌的直接或间接的脉络——的孤立的优势对于共和主义的天才都是可厌的，也不能为他的适宜的诗作提供基础。我明白，凡是已被确认的诗歌都在歌颂过去的光荣业绩和为人们所缅怀的往事上有其突出的优越性。然而我的诗集是一个未来的候选人。不管怎样，如

泰纳[1]说的，“一切独创性的艺术都是自我调整的，没有任何独创性艺术能够从外部加以调整；它自己带有平衡力，不必向别处去要——它靠自己的血液生存。”——这对我经常遇到的挫伤和郁郁不得志的自负之心是一个安慰。

既然现在主要是企图作个人的陈述或论证，我不妨从我年青时精读的《古代画家纪事》中借用下述轶事作进一步的说明：佛兰德斯画家鲁本斯[2]有一次在古修道院画廊闲逛，遇到一幅出色的画。他沉思地看了好一会，并且听了跟随他的那批学生的评论，然后回答学生们的问题（这幅作品属于或接近什么流派），说道：“我想这位无名的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的画家，虽然给世界留下了这份遗产，但不见得属于哪个流派，甚至可能除了这一幅之外没有画过别的东西，而这是一件个人创作——一个人的毕生之作。”

《草叶集》当真（我不妨经常重申）主要是我自己的激情和其他个人本性的流露——自始至终是一种尝试，想把一个人，一个个人（十九世纪下半叶在美国的我自己），坦白地、完满地、真实地纪录下来。在当代文学中我找不到类似这样使我满足的个人纪录。但是我并非想把《草叶集》特别当做文学或这方面的一个标本为详加讨论，或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有人坚持要把它看成文学作品，或看成是试图写这样的作品，或者是志在艺术或唯美主义，那他是不会了解我的诗的。

我说，历史上从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或环境如此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完全属于它们自己的诗人和诗歌，像我们美国这个国家和民族及其环境今天和未来需要这样的诗人和诗歌似的。

① 泰纳（1828—1893），法国哲学家、文学评论家。

② 鲁本斯（1577—1640）。

再说，只要美国继续吸收旧世界的诗歌并受它支配，又得不到本国诗歌来表达、描写、渲染和解释它的政治上的成功并给它以特别帮助，它就不能发展为第一流的国家，并仍然残缺不全。

在我此生悠闲的黄昏时刻，我向你读者作了如上的一番啰嗦、思索和回忆：

懒懒地随着退潮向下流荡，
这样的微波，略带梗塞的声音，从岸上引起回响。

作为结束，这里向正在应时兴起的西方艺术天才指出两点：第一，赫尔德[①] 给青年歌德的教导说，真正伟大的诗歌永远（有如荷马或《圣经》的赞美诗）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产物，而不是少数有教养的卓越人物的特权；第二，最强有力和最美妙的诗歌还有待人们去吟唱。

* 就连当今美国的酝酿期和萌芽期，也可以追溯到——我认为是主要奠基于——英国历史上的伊丽莎白时代，即弗兰西斯·培根和莎士比亚的时代。说实在的，如果我们认真追溯，还有什么发展或成就不能往后归根，直到消失于——或许它的最令人迷惑的线索消失于——历史的渺茫的地平线呢？

** 依照伊·康德的意见，是唯一的根本实体使得其余的实体得以形成并具有意义。

*** 瓦·司各特爵士的《诗歌全集》；特别包括《边地歌谣集》，

---

① 赫尔德（1744—1803），德国文艺理论家，“狂飙运动”理论倡导者，与狄德罗、歌德、莱辛等均有交往。

其次是《特里斯特雷姆爵士》、《末代歌者之歌》、《来自日耳曼人的民谣》、《玛密恩》、《湖上美人》、《罗德里克先生的梦幻》、《岛屿的领主》、《罗克比》、《特里尔曼的婚宴》、《滑铁卢战场》、《无畏的哈罗尔德》，全部的戏剧；种种导言，大量有趣的笔记，以及有关诗歌和传奇故事的小文章，等等。

洛卡特的1833（或1834）年的版本，包括司各特晚年的丰富的校订和注解。所有的诗歌我都通通读过，其中的民谣和《边地歌谣集》反复读了多遍。

附　录

惠特曼生平及创作年表

李野光编

1819 年

5 月 31 日诞生于纽约长岛亨廷顿区的西山村。父亲华尔特尔·惠特曼是建筑木工；兄弟姐妹共八人，华尔特排行第二。

1823 年

惠特曼一家迁到布鲁克林，最初住在渡口附近的前街。

1825 年

法国革命活动家、美国独立战争志愿参加者拉法耶特(1757—1834)访问布鲁克林，7 月 4 日在一公共场所偶尔抱了华尔特一会儿，诗人终生引为荣耀。

1825—1830 年

在布鲁克林公立学校上学。

1830—1831 年

先后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和一家医生诊所当勤杂工。

1831—1835 年

先后在《长岛爱国者》报，沃辛顿印刷公司和《长岛之星》报当印刷工学徒和排字工。

1833 年

惠特曼一家迁回乡下，但华尔特继续留在《长岛之星》报。

1835 年

5 月 12 日至翌年 5 月在纽约市一些印刷所工作。

1836—1838 年

先后在长岛的东诺威奇、汉普斯特德、巴比仑、朗斯瓦普、史密斯镇等地的乡村学校教书，在史密斯镇时积极参加当地辩论协会的活动。

1838—1839 年

在亨廷顿创办和出版《长岛人》周报。

1839—1840 年

在长岛贾梅卡《民主党人》报当排字工，并在该报发表诗歌和小品文。

1840—1841 年

参加为民主党人范布伦竞选总统的活动，同时继续在《民主党人》发表诗作。

1841 年

5 月赴纽约，在《新世界》当排字工；6 月在市府公园一次民主党人集会上发表演说；8 月开始在《民主评论》发表短篇故事。此后数年常给纽约几家著名报刊如《百老汇日报》、《美国评论》、《纽约太阳报》、《哥伦比亚杂志》等投稿，到 1945 年已发表 15 篇以上的短篇故事和速写，以及中篇《弗兰克林・伊凡斯》(1842)。

1842 年

先后在《曙光》和《饶舌者晚报》当编辑。

1843 年

任《政治家》编辑。

1844 年

任《纽约民主党人》编辑，10 月到《纽约镜报》工作。

1845—1846 年

在《长岛之星》报工作。

1846—1848 年

任布鲁克林《每日鹰报》编辑，成为歌剧爱好者。

1848 年

1 月离开《鹰报》，2 月 11 日与弟弟杰夫赴新奥尔良，就任《新月》编辑；5 月 24 日辞职北返，沿密西西比河经大湖区和赫德逊流域，6 月 15 日抵布鲁克林。

1848—1849 年

主编“自由土地”派的《布鲁克林自由人》报，1849 年 9 月被迫辞职。

1849 年

6 月由颅相学家劳·福勒看了颅相；在家开办印刷所和书店。

1850—1854 年

在布鲁克林经营房屋建筑，参加木工劳动。1850 年与父亲重访西山村故居；发表《起义之歌》等短诗四首。1851 年 3 月 31 日在布鲁克林艺术协会发表讲演。

1855 年

5 月 15 日申请《草叶集》出版许可证；6 月 4 日左右《草叶集》初版自费出版。7 月 11 日左右父亲去世。7 月 21 日爱默生发来祝贺诗集出版的“感谢信”。9 月 17 日蒙·康韦来访。12 月 11 日爱默生来访。

1856 年

2 月在布鲁克林再次会晤爱默生。8、9 月间《草叶集》二版自费出书。11 月阿尔科特和梭罗来访。《论第十八届总统选举》于是年写成，但未能出版。

1857—1859 年

任布鲁克林《时代日报》编辑。1859 年夏天失业，常去纽约浦发夫餐馆访问，陷入“第一次精神危机”，写组诗《芦笛》和《亚当的子孙》。

1860 年

《草叶集》三版由出版商塞瑶—埃尔厥奇在波士顿出版。3 月诗人赴波士顿看清样，与爱默生讨论“性诗”，拒绝后者关于撤销《亚当》组诗的建议。在波士顿时结识奥康纳和特罗布里奇。

1861 年

塞瑶—埃尔厥奇出版社破产，《草叶集》印版落入一不法出版商手中，被不断偷印盗卖。

是年 4 月内战爆发，诗人立誓要“锻炼出一个纯洁而强壮的身体”；开始访问纽约医院的伤兵，同时逐渐脱离与浦发夫餐馆的联系。

1862 年

12 月 14 日得到弟弟乔治受伤的消息，立即赴弗吉尼亚前线寻访；年底回华盛顿，与奥康纳重逢。

1863—1864 年

定居华盛顿，成为陆军医院的义务护理员，同时在军需处做抄写工作以维持生计。1863 年结识布罗斯。1864 年夏因病回布鲁克林，在家休养半年。

1865 年

1 月被任命为内政部印第安事务司办事员。4 月林肯被暗杀，诗人着手写挽诗《紫丁香》。6 月底被内政部长哈兰无理解雇，随即转为司法部长办公室职员。10 月《桴鼓集》及续编（林肯挽诗）出版。

1866 年

奥康纳为抗议哈兰对诗人的解雇而写的《鬓发苍苍的好诗人》出版。

1867 年

《草叶集》四版问世，威廉·罗塞蒂发表评论文章。布罗斯的第一本传记《略论作为诗人与人的惠特曼》出版。《民主展望》第一部分《民主论》在《银河》发表。

1868 年

威廉·罗塞蒂编选的《惠特曼诗选》在伦敦出版。奥康纳出版《木匠》，隐约地把惠特曼写成现代基督。《民主展望》第二部分《个人人格至上论》发表。

1869 年

安妮·吉尔克利斯特夫人读到惠特曼的诗。

1870 年

吉尔克利斯特夫人的文章《一位英国妇女对惠特曼的评价》在波士顿的《激进者》月刊发表。《民主展望》初版出书。

1871 年

《草叶集》五版及小册子《向印度航行》问世。收到史文朋的一首颂诗、丁尼生的一封表示友好的信和吉尔克利斯特夫人的求爱书。在"美国学会"展览会上献诵《毕竟不只是要创造》(即《展览会之歌》)。《民主展望》译为丹麦文。

1872 年

在达特默斯学院毕业典礼上献诵《像一只自由飞翔的大鸟》(即《母亲，你与你的平等的儿女》)。因黑人选举权问题与奥康纳发生严重争吵。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症象后终于发病；写下第一个遗嘱。

1873 年

1月23日晚上中风，得偏瘫症。2月间弟媳玛莎病死。5月母丧。6月离职到新泽西州坎登镇休养，从此寄居在弟弟乔治家达十年之久。结识青年作家特罗贝尔。

1874年

7月被解除政府机关职务，陷入贫病交困之境。发表《红木树之歌》和《哥伦布的祈祷》。

1875年

结识青年印刷工哈利·斯塔福。在斯塔福农场度过夏天，健康状况好转。11月与布罗斯访问华盛顿，参加爱伦·坡的公葬仪式。

1876年

由于《西泽西新闻》1月26日的一篇文章，英美两国文化界发生关于惠特曼在美国是否受歧视的争论。建国百周年纪念集出版，包括上下两卷，即《草叶集》六版和《双溪集》。罗塞蒂与吉夫人在英国推销两卷集，予诗人以有力支援。9月，吉夫人全家到达美国，寓居费城，惠特曼常往访问。

1877年

1月，在费城托马斯·潘恩纪念会上发表讲演。2月，纽约朋友们为诗人举行招待会。赴纽约埃索浦斯访问布罗斯家。5月至7月，英国青年作家爱德华·卡彭特、加拿大医生理查德·布克博士先后来访，后者成为诗人晚年最密切的朋友。

1878年

夏末，诗人朗费罗来访。

1879年

4月在纽约发表纪念林肯的演说。6月7日吉夫人一家动身返英，行前在纽约与诗人单独晤谈一次。9月赴西部旅行，所到之处包括托皮卡、洛基斯、丹佛、犹他、内华达；归途在圣路

易斯弟弟杰夫家滞留三个月，翌年 1 月返抵坎登。

1880 年

6 月赴加拿大访问布克博士，并乘船往圣劳伦斯旅游，10 月回到坎登。

1881 年

4 月赴波士顿发表纪念林肯的讲演，回访朗费罗。7 月与布克博士访问长岛故乡。8 月再赴波士顿，看《草叶集》七版清样，访问康科德，受到爱默生夫妇款待。11 月《草叶集》七版由奥斯古德出版公司在波士顿出版。

1882 年

1 月 19 日奥斯加·王尔德来访。2 月费城“坏书查禁协会”宣布《草叶集》七版“有伤风化”，5 月奥斯古德决定停止出书，印版交作者处理，后由戴维·麦凯重印，并出版《典型日子》。

3—4 月朗费罗和爱默生相继去世，惠特曼为文悼念。

1883 年

布克博士在诗人自己协助下写成的传记《华尔特·惠特曼》出版。

1884 年

春天，以《草叶集》新版收入购得坎登米克尔大街 328 号住宅，随即迁入。6 月卡彭特再次来访。

1885 年

英国批评家埃德蒙·戈斯来访。朋友们鉴于诗人外出艰难，捐赠一辆小马车和一匹小马。

1886 年

5 月收到英国朋友们捐赠的 850 美元；不久波士顿朋友们捐来 800 美元，供诗人购置避暑别墅。年底又收到英国《蓓尔

美尔》报送来的80英镑新年赠礼。

1887年

4月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剧院发表纪念林肯的演说，门票收入600美元。艺术家托马斯·伊金斯等为诗人画像。

1888年

6月初瘫痪症再次发作。开始受到特罗贝尔的经常照顾并逐日记录谈话，同时在他帮助下编辑出版《十一月的树枝》和《诗文全集》。

1889年

经过将近一年的蛰居后开始坐轮椅出户。6月奥康纳去世，后不久诗人为其小品故事集作序。

1890年

4月在费城最后一次发表纪念林肯的讲演。8月写信答覆西蒙兹，驳斥所谓《芦笛》有同性恋情绪的说法，并声称自己有过非婚生子女。10月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

1891年

5月在米克尔大街328号举行最后一次生日晚会。12月17日感冒，得肺炎；24日立最后一次遗嘱，指定布克博士、哈内德律师和特罗贝尔为遗著负责人。出版《再见吧，我的幻想》和《草叶集》临终版。

1892年

3月26日去世，30日葬入哈雷墓地自建的茔穴。

1898年

惠特曼散文全集在波士顿出版。

1902年

《惠特曼全集》十卷由遗著负责人监督在纽约和伦敦出版。

1921年

《惠特曼编余诗文》两卷由埃·哈罗威等人编辑出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惠特曼精选集
作者＝李野光编
页数＝７３０
ＳＳ号＝１０８５０５７３
出版日期＝１９９７年０３月第１版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向世界致敬！（１８５６）
大路之歌（１８５６）
横过布鲁克林渡口（１８５６）
回答者之歌（１８５５）
我们的古老文化（１８６０）
欢乐之歌（１８６０）
大斧之歌（１８５６）
展览会之歌（１８７１）
红杉树之歌（１８７４）
各行各业的歌（１８５５）
转动着的大地之歌（１８５６）
候鸟集
常性之歌（１８７４）
开拓者！啊，开拓者（１８６５）
法兰西（１８６０）
流星年（１８６５）
百老汇大街上一支壮丽的行列（１８６０）
海流集
从那永远摇荡着的摇篮里（１８５９）
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时（１８６０）
泪水（１８６７）
给军舰鸟（１８７６）
在船上的舵轮旁（１８６７）
黑夜，在海滩上（１８７１）
为所有的海洋和所有的船只歌唱（１８７３）
在海船后面（１８７４）
路边集
一首波士顿歌谣（１８５４）
欧罗巴（１８５０）
我坐着观望（１８６０）
鹰的调戏（１８８０）
戴假面具者（１８６０）
难道你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时刻（１８８１）
致合众国（１８６０）
桴鼓集
啊，诗歌，先唱一支序曲（１８６５）
一八六一年（１８６１）
敲呀！敲呀！战鼓！（１８６１）
黎明时的旗帜之歌（１８６１－１８６２）
百岁老人的故事（１８６１－１８６２？）
骑兵过河（１８６５）
在宿营地忽明忽暗的火焰旁边（１８６５）
父亲，从田里上来（１８６５）
一天夜里我奇怪地守卫在战场上（１８６５）